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未来与科幻


e-BOOK
网络资源 电子图书

未来与科幻

[美]大卫·W·赫尔

人类知识每隔十年便翻一番。这种速度可能会更快些，但我并不为之惊讶。我已目睹了未来正向现实冲击而来。坐在舒适的客厅里，我看到了登月的足迹。我也看到，电脑遍及各地，每张办公桌上，乃至大多数的家庭，通过电话形成一张联结数百万台机器的大网络，这张网络又造出一个广袤的控制论下的大宇宙，在那里几乎可以找到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在那里，我在约纽城内十多岁的儿子可以同时和来自德国、旧金山和澳大利亚的伙伴一起玩游戏。我也看到心脏、肝脏的移植手术变得如此寻常，除了需要寻找器官捐献者，移植手术已不再成为报头话题。同样，我也看到激光从单纯研究到不计其数的 CD 片、打印机，更不用说价格并不昂贵的用于手枪的瞄准器。我看到试管里孕育出婴儿，看到哺乳动物的复制，看到微波炉，看到便携式移动电话，看到轨道中的哈勃望远镜，看到即将揭开人类生命物质奥秘的人类基因工程的实施。

我爱这一切。

并非每一个人都这样——对不同层次的人来说，变化是令人不安的，每一项新的发明，每一步新的发展都意味着增加一份负担，增加一份需要学习的东西，也同样增加一份担忧。用一个术语来讲，这叫“未来恐慌”——一种恐惧和神经的反应，一种由于担心自己无力接受或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的隐忧。

然而，不论怎样我都并不认为自己也患了未来恐慌症。相反，我始终生活在一种对未来的憧憬之中。对我来说，发展的速度永远是不够快的。

很难说清，我对未来的热爱是我阅读科幻作品的结果还是科幻作品为我灌注了激情。

我记忆中最早的书籍是一堆满是灰尘的平装书，其中一些我现今仍保留着。这些书是我父亲年轻时所藏，大部分是五十年代的科幻小说。然而那细小而不规范的字迹却把我的思绪从现实生活中带到遥远的未来，带到另一个空间或带到围绕着其它恒星运行的星体。有时，我一天能读完两三本书，顾不上学校的功课，全然沉醉于幻想之中。据说，这种美妙的感觉正是科幻的特征。我也建议培养这种美妙的感觉，因为它或许就是抵御和治愈未来恐慌症的一剂免疫药物。“读两本科幻书籍，并在清晨打电话给我。”

伴随着全方位的知识爆炸，及其对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只有那些思维开阔，敏捷，热爱未来，适应力强的人们才可能在即将来临的新世纪中获得成功。从亚里斯多德以来，并不是任何男人与女人都理解这个世界。任何将这个信息宇宙荒谬地部分进行量化的企图，必定是对人类自尊的极大挫伤。无论任何人，他的一生，都环绕着这个信息宇宙。科幻作为一种体裁鼓舞人们预先把握技术，把握超感觉的和道德的变化，它

为未来提出警示，它是路标，是灯塔，至少应当是一张不完善的神秘深处之地图——是一个背景。

未来正向我们冲刺而来，阅读科幻可以说是安然徜徉未来的最为重要的活动。

豹
王晋康

三

第二天一早，田延豹就乘车去比雷埃夫斯港。港口船舶管理局的一名职员接待了他。那人叫科斯迪斯，大约 50 岁，身体健壮，满脸是黑中夹白的络腮胡子。

田延豹问：“科斯迪斯先生，请问最近是否有一艘游艇在这儿注册？游艇的主人是鲍菲·谢，美国人。请你帮我查一下。”

科斯迪斯惊奇地回答：“鲍菲·谢？就是人人谈论的那个豹人？不，没有，如果他在这儿注册，我一定会记得。”

“也许他是以田歌的名字注册。”

科斯迪斯立即说：“有！有一艘最新式的太阳能金属帆游艇，船名就叫田歌号，是利物浦船厂的产品。三天前，不，是四天前在这儿注册的。”

“这只游艇目前在哪儿？我的堂妹田歌告诉我，为了躲避记者，船上将实行无线电静默。但我急于找到它，我有十分重要的事。”

科斯迪斯笑道：“这不难。如今的船上都有黑匣子，持续向外发出无线电脉冲，以便卫星定位系统能随时对每一只船精确定位。我来帮你查一下。”

“太感谢你了。”

科斯迪斯立即向利物浦船厂查询了该船的无线电脉冲参数，接着又同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联系。卫星很快给出回答：田歌号目前正泊在克里特岛的伊拉克利翁港口。科斯迪斯兴致勃勃地查找着——查到豹人的下落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碰上的运气，他可以拿这则消息去卖一个大价钱。

田延豹问明后由衷地一再表示谢意，临走时犹豫了一会儿，才又启齿道：“科斯迪斯先生，我还有一个冒昧的请求：能否请你为田歌号的方位保密？你知道，我妹妹是鲍菲·谢的恋人，她现在并不知道所谓豹人的消息。我想慢慢告诉她，使她在心理上能够有所准备。”

科斯迪斯原打算送走这位中国人就去挂通电视台的电话，但来人的恳求打动了他的心，他只迟疑了一下，便爽朗地说：“好，我会用铅封死这个爱饶舌的嘴巴。祝你和那位小姐好运，你是一位难得的好兄长。”

“谢谢，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表达我的感激。”

这些天，费新吾一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边焦急地等待着田歌和谢教授的消息，一边努力查找和浏览有关基因工程的资料。他感慨地想，他早就该学一点基因工程的知识了。过去他总认为那是天玄地黄的东西，只与少数大脑袋科学家有关，只与科幻时代有关。他没有想到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它就会

逼近到普通民众的身边。上午他接到田延豹的电话：“老费，查询很顺利，我已得知这只船泊在克里特岛的伊拉克利翁港。我正在联系一只水上飞机赶到那儿，届时我再同你联系。”

从屏幕上，田延豹的表情比昨天略显轻松一些，费新吾也舒了口气。挂上电话，他回头坐到电脑前查了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拿起话筒，屏幕仍是关闭状态，他马上猜到了对方是谁。果然，他听到了那个尖锐的、让人感到烦躁的声音，这次却是用汉语说的：“费先生和田先生吗？还记得我吧，我说过要同你们联系的。”

费新吾又是鄙夷又是气愤地说：“我也正要找你呢，你在电子函件中说了不少不负责任的话。”

那人笑道：“我知道我知道，非常抱歉，我想以后你会谅解我的苦心。你愿意同我见面吗？我会把此事的根根梢梢全部告诉你。”

费新吾没有犹豫：“好的，我们在哪儿见面？”

“到奥林匹亚的宙斯神殿吧。”

“到奥林匹亚？那儿距雅典有6个小时路程呢。”

“对，那样才能避开记者的耳目。另外，我很想把这次意义重大的谈话放到一个合适的历史背景中。奥林匹亚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发祥地，那儿的宙斯神殿可以说是西方神话的源头。我想，万神之王一定会乐意聆听我们的谈话。晚上6点在宙斯神像下见面，好吗？再见。”

放下电话，费新吾不由沉吟着，电话中仍是那个神秘人物的声音，但似乎那个人变了，自信，从容，如上帝般睥睨众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急于见到此人，揭开这折磨人的秘密。

费新吾走前没忘在录音电话中给田延豹留话：“小田，我去赴一个重要约会，今天不能赶回了。你那儿如有进展，明天中午给这儿打个电话。我会及时从那儿往旅馆打电话索取你的留言。”

他匆匆披上一件风衣，租了一辆雷诺牌轿车，立即向伯罗奔厄撒半岛的皮尔戈斯城开去。

奥林匹亚是最能引发黍离之思的地方。这儿是历史和神话古迹的存放所，巍峨壮观的体育馆、宙斯神殿和赫拉神殿都已塌裂。这些建筑中以宙斯神殿最为雄伟，它建于公元前468—457年，是典型的多利亚式石柱风格。殿内有高大的宙斯神像，左手执权杖，右手托着胜利女神。人们走进神殿时，眼睛恰与宙斯的脚掌齐平，这个高度差形象地表现了那时人类对众神的慑服。

但这个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神像早已不复存在，它被罗马的征服者运走并在一场大火中毁坏。费新吾走进大殿，只看见了残破的基座和横卧的石柱，他浅嘲地想，也许这正象征着众神在人类心目中的破落？

落日的余辉洒在残破的巨型石柱上，为这片属于历史和神话的场所涂上庄严的金粉。穿着鲜艳民族服装的希腊儿童在石

柱间玩耍，手里拿着一种叫“的的乌梅梅利”的冰淇淋。费新吾看到一辆富豪车停在停车场里，一个老人下车，匆匆走进神殿、他不由大吃一惊——那正是失踪了三天的谢教授。

费新吾犹豫了几秒钟。因为牵涉到同那个神秘人物的约会，他不知道这会儿该不该同教授打招呼。但他随即想到，谢教授恰在此时此地出现，绝不会是巧合。很可能也是那个神秘人物约来的，与今晚的谈话有关。于是他迎上去唤了一声：“谢教授！”

谢先生没有显出丝毫惊奇，看来，他果然知道今天的约会。他微笑着同费新吾握手，手掌温暖有力。费新吾细细端详着他，这是一个超越时代的强者，他只手掀起了这场世界范围的风暴，也几乎成了世界公敌。但从他的表情中看不出这些，他的目光仍像过去那样从容镇定。

教授微笑道：“你早到了？”

“不，刚到。”

教授点点头，转身凝望着夕阳：“多壮观的爱琴海落日。在这儿，连夕阳的余辉里也浸透了历史的意蕴。”

费新吾不想多事寒暄，他直截了当地问：“你知道今晚的约会？你知道那个可恶的神秘人物是谁吗？”

谢教授微微一笑，拉着他走到宙斯神像台基附近的一个僻静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微型录音机，按一下按键，里边立即响起那个尖锐的声音：“你愿意同我见一次面吗？我会把此事的根根梢梢全部告诉你。”

费新吾惊呆了：“是你？那个神秘人物就是你？”

谢教授平静地说：“对，是我，我使用了简单的声音变频器。很抱歉，这些天让你和田先生蒙在鼓里，但听完我的解释后，我想你能谅解我的苦心。”

费新吾脸色阴沉，一言不发。他恨自己的愚蠢，他早该看透这层伪装了，但在感情上，他顽固地不愿承认这一点。他无法把自己心目中“明朗的”、令人敬重的谢教授同那个“阴暗的”、令人厌恶的神秘人物叠合在一块儿。过了很久他才声音低沉地问：“那么，飞机上的邂逅也是你预先安排好的？”

“对，我一直想找一张‘他人之口’来向世界公布这个成果。这人应该是一个头脑清醒、没有宗教狂热和禁忌的人，应是生物学界圈子之外的人，应同体育界有一定渊源并在事发时最好正在雅典奥运会上。还有一点不言自明、这人最好是我的中国同胞，是一个中庸公允的儒者。去雅典前我特意先到北京去寻找这个人，我很快发现你是一个完美的人选，所以我未经允许就把你拉到这场风波中了。务请谅解，我当时不可能事先公布我的计划，因而不可能征询你的意见。”他稍停顿了一下，“我在两封电子函件中说了些不合事实的话，也是想尽量树立你的权威发言人地位。这个身份以后会有用的。”

此前的交往中，费新吾一直很尊敬谢教授，但在两个真假形象叠合之后，他不自觉地产生了疏远和冷淡。他淡淡地说：

“可能我并没打算当这个发言人。”

“当然，等我把真相全部披露后，要由你自己作出决定。田先生呢？”

“他找田歌去了。教授，请讲吧。”

谢教授微笑道：“实际上，我已经把真相基本上全倒给你了。我之所以把此事的披露分成人工授精——嵌入人类基因——嵌入猎豹基因这样三个阶段，只是想把高压锅内的过热蒸汽慢慢泄出来。即使这样，这次爆炸仍然够猛烈了！”他开心地笑起来。

费新吾皱着眉头问：“谢先生，你真的认为人兽杂交是一种进步或是一种善行？”

教授笑道：“人兽杂交，这本身就是一种人类沙文主义的词汇。人类本身就诞生于兽类——回忆一下达尔文在揭示这个真理时遭到多少人的切齿痛恨吧！人体与兽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追溯到细胞水平，所有动物（包括人类）都是相似的，更遑论哺乳动物之间了。在 DNA 中根本无法划定一条人兽之间的绝对界限。既然如此，坚持人类隔离于兽类的纯洁性又有什么意义呢？”

他停了停，接着说：“当然，这种异种基因的嵌入不是没有一点副作用。生物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立体网络，任何一个微小裂缝都能扩展开去。但我想总得有人走出第一步，然后再去观察它引起的震荡：积极的或是消极的，再决定下一步如何去做。我很高兴你是一个圈外人，没有受那些生物伦理学的毒害，那都是些逻辑混乱的、漏洞百出的、不知所云的东西。科学所遵循的戒律只有一条：看你的发现是否能使人类更强壮、更聪明，使人类的繁衍之树更茂盛。你尽可拿这样的准则来验证我的成果。”

费新吾几乎被他的自信和雄辩征服了。谢教授又恳切地说：“如果你决定开口说话，我并不希望你仅仅当我的代言人。你一定要深入了解反对我的各种观点，尽可能地咨询各国的生物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未来学家们，甚至包括神学家和生物伦理学家，再由你作出独立的思考，然后把你认为正确的观点告诉世人。你愿意这样作吗？”

费新吾对他的建议很满意，立即回答：“我同意。”

“好，谢谢你的社会责任感。”他自信地说，“我相信一个头脑清醒、中庸公允的儒者会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当然现在没必要谈这一点。一会儿我就交给你 10 盘光碟，有关的资料应有尽有。”

费新吾说：“你能否用尽量浅显的语言，向一个外行解释一下，怎样把外来基因嵌入到人类基因中？”

教授微笑道：“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难。你要知道，归根结蒂，基因是无生命物质靠‘自组织’的方式诞生的，所以基因之间的联结‘天然地’符合物理化学规律。染色体有三个主要部分；两端是端粒，它们就像鞋带两端的金属箍，作用是

防止染色体之间互相发生融合；中间是可以复制的 DNA 短序列；另外还有被称作‘复制起源’的 DNA 序列，它负责发动染色体的复制；上个世纪末科学家就多次做过实验，把端粒去掉，再把剩余的染色体分成数段，放在合适的环节中，这些染色体片断又会精确的按着原来的顺序结合起来。猎豹和人类同属哺乳动物，各自控制肌肉生长的基因非常相似，所以相互置换是很容易的。”

他大致讲述了基因嵌入的体过程，问：“顺便问一句鲍菲仍同田歌在一块儿吧？”

费新吾吃惊地问：“这些天他同你也没有联系？”

“没有。我曾事先嘱咐他必须随时同我保持联络，但整整四天了，他没有这样做。恋人在怀，老爹就抛到脑后了。”他笑道。

“费新吾却笑不出来，他的心一沉，问：“谢夫人知道儿子的秘密吗？”

“知道。除我之外，她是唯一的知情人。鲍菲本人并不知情。”

“这些天谢夫人没有电话？”

“没有。”

费新吾的心又是一沉。沉默片刻，他觉得最好还是直言相告，便说：“那么，难道你们两人都没有想到，这几天已经披露的真相，至少是揣测，会对豹飞造成多大的心理压力？你们两人都没有设身处地地为他想一想？”

谢教授的脸红了，目光中也有了一些惶惑，他勉强笑道：“谢谢你的提醒，他目前在哪儿？”

费新吾告诉他，田歌号游艇正泊在克里特岛的伊拉克利翁港，估计田延豹这时早与他们会合了。谢教授说：“去饭店休息吧，我已预订了两套房间。到那儿后我再通过希腊政府的熟人同儿子联系，明天早上我们赶过去。”

开车去饭店的路上两人都陷入沉思，没有多交谈。费新吾苦笑着想，看来，他已无意中看到了这项技术的第一个副作用：谢氏夫妇对儿子似乎没有多少亲情，谢豹飞只是他们的一个实验品而不是他们的嫡亲儿子。在保守儿子的隐私和炫耀成功两者之间，谢教授选择的是后者。如果说当父亲的天生粗心，当母亲的也该想到啊。

饭店十分豪华，凭栏俯视，室内游泳池绿波荡漾。房间墙壁是灿烂的金黄色，挂着用紫檀木框镶嵌的杭州丝绣，地上铺着法国萨冯纳利地毯，天花板上悬着巨型镀金水银灯。卧室也相当宽敞。费新吾无心体会这些富贵情趣，他立即向雅典的那个旅馆挂了电话，录音电话中仍是自己当时的留言，田延豹竟然未同他联系，这是不太正常的，按时间他早该同田歌会合了。

会不会出了什么意外？虽然他一再宽解是自己的多虑，但心中的忐忑感却驱之不去。他在豪华的雪花石浴盆里匆匆冲了

澡，然后摁灭壁灯，躺在床上。

他刚蒙眬入睡，响起了急骤的敲门声，一个人扭开房门进来。是谢教授，他的面色苍白，虽然还维持着表面的镇定，但已经不是那个从容自信、有上帝般目光的谢教授了。费新吾的心跳加快了，急忙问：“出了什么事？”

谢教授简单地回答：“凶杀。官方已经派来直升机接我们过去，飞机马上就到。”

费新吾匆匆穿上外衣，追问道：“是谁被害？”

“田歌和鲍菲，两人都死了，田先生……已被拘留。”

这几天，“田歌号”几乎游遍了爱琴海的每个角落，穿行在历史与神话、海风和月光中。船上实施着严格的无线电静默，甚至连电视都基本不看，所以外界的风暴丝毫没有影响船上的伊甸园气氛。富丽堂皇的游艇，强健美貌的恋人，细心的希腊女仆……田歌过的是公主般的生活。她虽然出生在一个相当富裕的中国家庭，被父母捧在手心里长大，但这两天她才知道“富裕”和“豪富”的区别。

上船的第一天，田歌偎在鲍菲怀里，在他耳边轻声说：“鲍菲，我的心早已属于你了。正因为我爱你太深，我想提出一个要求，你能答应吗？”

“你说吧，我一定答应。”

田歌羞涩地说：“我不是守旧的女人，可是我想守住我的处女宝，直到我结婚的那一天。请你成全我的心意，好吗？”

谢豹飞高兴地答应了，这话正合他意。在潜意识中他一直希望把这一天尽量往后推，他想起温哥华的那名黑人妓女，想起自己在旧金山、香港和曼谷的几次艳遇。这几次男欢女爱的结局都是狂乱的，轮廓模糊的。他不明白为什么在每次狂欢后，尤其是闻到血腥味后，他血液中的狂暴就会迅速膨胀，完全冲溃了理智。现在，面对着像薄胎瓷器一样美丽脆弱的田歌，自己会不会再次陷入那种癫狂？

这些天他的表现完全是一个地道的绅士，白天他们尽情玩耍，晚上则相互吻别，各回自己的房间。能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终日耳鬓厮磨，他体内的情欲之火日渐炽烈。在拥抱中田歌能感觉到这个男人变硬的肌肉，每一次无意的碰撞都能激起神经质的战栗。有时田歌暗自想：“要不就放纵一次？”不过她总能及时收敛心神。

这天晚上两人吻别后，田歌躺在那张宽大的双人床上，凝视着窗外的明月。今天正是月圆之夜，她几乎能听到月球引力在自己体液中激发的潮汐声。现代人类学的研究复活了古代的天人感应思想，比如人们发现，妇女经期就与月亮盈亏有直接的关系。在大洋洲及南美洲的一些原始部落里，妇女经期严格遵照月亮的时刻表：满月时排卵，新月时来经。现代人已被房屋和灯光隔断了与月亮的天然联系，不过人类学家做过实验，让城市妇女睡在一间按月光调节灯光的屋内，半年后她们竟完全恢复了自然经期。人类学家还证明，满月会引起大脑左右半

球电磁压差的显著变化，因此，在满月期间，狂躁病患者、癔病患者、梦游症患者发病的可能性会增大。

田歌不知道该不该把责任推给满月，但无论如何，今晚她体内的情欲之河比往日更加汹涌。她眼前一直晃荡着那具猎豹一样刚劲舒展的躯体：宽阔的肩头，修长强健的双腿，微凹的腰弯、凸起的臀部……随着她的回味，心底会泛起一波波的震颤，但她终于克制了自己的欲望。

她忽然透过窗户看见恋人的身影，他正倚在栏干上，仰着脸呆呆地看着月亮。田歌悄悄开门出去，从后边揽住他的腰部。这次谢豹飞没有热烈地拥抱她，他的身体显得僵硬，定定地盯着满月，像是在竭力回忆一个前生之梦。他的嘴里有很浓的威士忌的味道。田歌探头看看，发觉他的表情似乎在生气，也许是为了自己的拒绝？她温柔地说：“天晚了，回去休息吧。”

她调皮地把他推回他的房间，与他再次吻别，回到自己的床上。半个小时后，刚刚入睡的田歌被门锁的扭动声惊醒了，赤身裸体的谢豹飞披着月光走进她的房间。田歌面庞发烧，忙起身为他披上一件浴袍。谢豹飞顺势把她紧紧搂在怀里，他的肌肉深处泛起不可抑止的震颤。在这一瞬间，田歌再次泛起那个念头：“要不就放纵一次？”但她仍克制住自己，柔声哄劝道：“鲍菲，你答应过的，请你成全我的愿望，好吗？”

没有回答，田歌突然发觉恋人变了，他的目光十分狂热，没有理性。他抽出右手，一把撕破田歌的睡衣，裸露出浑圆的肩头和一只乳房。

田歌怒声喝道：“豹飞！……”她随即调整了情绪，勉强笑了笑，“豹飞，你是喝醉了？我知道这几天你一定很难受，你冷静一点儿，好吗？我们坐下谈话，好吗？”

谢豹飞仍一言不发，轻易地拎起田歌，大踏步地走过去，把田歌重重地摔到床上，然后哧啦一声，把她的睡衣全部扯掉。

田歌勃然大怒，抓起毛巾被掩住身体，愤怒地喊：“豹飞！……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娼妓？女奴？”

谢豹飞又一把扯掉毛巾被，把田歌按在床上，绝望的田歌抽出右手，狠狠地给他一记耳光。这记耳光似乎更激起了谢豹飞的兽性，他贪婪地盯着月光下白皙诱人的躯体，喉咙里咻咻地喘息着，扑了上去。

他很快制服了田歌的反抗，半个小时后，他才支起身体。身下的田歌早已停止了挣扎，头颅无力地垂在一旁，长发散落在雪白的床单上，下体浸在血泊中，散发着浓重的血腥味。谢豹飞并未因兽欲已经发泄而清醒，血腥味刺激着他的神经，在他意识深处唤起一种模糊的欲望；他要咬住这个漂亮的脖子，体会牙齿咀嚼的快感。

全身的血液一阵又一阵凶猛地往上冲，在癫狂中他喃喃地笑着，低下头咬紧猎物的颈项……

田延豹租用的水上飞机溅落在田歌号附近的水面上，他发觉情况异常，一架警用直升机降落在这艘游艇上，警灯不停地闪烁着，警察的身影在艇上来回晃动。一艘快艇驶过来，靠近他的水上飞机，一个长着黑胡子的希腊警察在船舷上大声问他是谁，来这儿干什么。然后他用无线报话器同上司交谈了两句，探过身子大声喊道：“请田先生上船吧！”

田延豹交代飞机驾驶员停在此地等他，急忙跳到船上，他心中那种不祥的预感更强烈了。他急切地问：“先生，出了什么事？田歌还好吗？”

这位警察一言不发，仔细地对他搜了身，带他来到游艇。在餐厅里，警官提奥多里斯更加详细地询问了他的情况，尤其是追问他为什么“恰在这时”赶到凶杀现场。田延豹的眼前变黑了，声音暗哑地连声问：“是谁被害了？是谁？”

提奥多里斯遗憾地说：“是田小姐被害，凶手已被拘留。是船上的女仆发现的。可惜我们来晚了，你妹妹是一个多可爱的姑娘啊。”

提奥多里斯警官带他走进那间豪华的卧室，蜡烛形的镀金吊灯放射着柔和的金辉，照着那张极为宽大、洁白松软的卧床。那本该是白雪公主才配使用的婚床，现在，田歌却躺在白色的殓单下面。田延豹手指抖颤着揭开殓单，田歌的头无力地歪着，黑亮的长发散落一旁，脖颈处有两排深深的牙印，已经变成了紫色的淤斑。她眉头紧皱，惨白的脸上凝结着痛苦和迷惘。也许她至死不相信命运之神竟对她如此残酷，不相信她挚爱的恋人会这样残忍。

再往下是赤裸的肩头，田延豹不忍再看下去，轻轻放下殓单，声音嘶哑地说：“替她穿上衣服吧，她不能这样离开人世。”

警官同情地看看他，点头应允，退出房间，让希腊女仆过来帮忙。

收拾完毕，田延豹走出停灵间，他问提奥多里斯警官，凶手在哪儿，他想同他谈一谈。他苦笑道：“放心，我不会冲动。告诉你，我也是曾杀入世锦赛百米决赛的运动员，我想以同行的身份同他谈一谈，以便妥善了结此事。”

提奥多里斯犹豫片刻后答应了，带他走进隔壁的房间。谢豹飞被反铐在一张高背椅上，头发散乱，脸上有血痕，赤裸的身上披着一件浴衣。警官告诉田延豹，他们赶到时，谢豹飞精神似已错乱，绕室狂走，完全没有逃跑的打算，不过警察在逮捕他时经历了相当激烈的搏斗。警官小声骂道：“这杂种！真像一头豹子，力大无穷。”

田延豹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他的面前，冷冷地打量着他。凶手紧咬着牙关，嘴巴残忍地弯成弓形，目光空洞狰狞，没有理性的成分。

田延豹冷冷地说：“谢先生认出我了吗？我是田歌的堂兄，也是一名短跑选手。小歌是我看着长大的，看着她从一个娇憨的步履蹒跚的小丫头，长成快乐的豆蔻少女，又长成玉洁

冰清的美貌姑娘。我总是惊叹，她是造物主最完美的杰作，集天地灵秀于一身。坦白地说，没有哪个男人不会对她产生爱慕之心。但我不幸是她的堂兄，只好把这种爱慕变成兄长的呵护，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她，不让她受到一丝伤害。后来她遇上了你，我庆幸她遇见了理想的白马王子，我这个兄长可以从她的生活中退出来了。但是……”

在他沉痛地诉说时，提奥多里斯一直鄙夷地盯着谢豹飞，他看出田先生沉痛的诉说丝毫未使那个杂种受到触动，他的目光仍然空洞狰狞。田延豹停顿下来，艰难地喘息着，忽然爆发道：“我宰了你这个畜生！”

他猛地一下扑了过去，精神迷乱的谢豹飞凭本能作出反应，敏捷地带着椅子蹿起来，但手铐妨碍了他的行动。在0.1秒的迟缓中，田延豹已经掐住他的脖子，两人连同椅子轰然倒在地板上。提奥多里斯和另一名警察先是愣住了，因为田延豹一直在“冷静”地谈话，没料到他会突然爆发。他们立即跳起来，想把两人拉开。但田延豹的双手像一双铁钳，两个人无论如何也拉不开。眼看谢豹飞的脸已经变色，眼神也开始发散，提奥多里斯只好用警棍对田延豹的脑袋来了一下。

田延豹休克过去了，两名警察这才把他的双手掰开。谢豹飞卡在椅于中间，头颅以极不自然的角度斜垂着，就像一株折断了的芦苇。提奥多里斯急忙试试他的鼻息，翻看他的瞳孔——他已经死了，他是被高背椅硌断了脖子的。提奥多里斯懊丧地向警察局通报了情况。

两个小时后，又一架直升机悬停在游艇上空。游艇上已经没有可停机的空地，所以直升机悬停在空中，放下一架软梯，费新吾和谢可征从软梯上爬下来，旋翼气流猛烈地翻搅着他们的衣服。当他们站在两具尸体前时，谢教授努力克制着自己没有失态，只有手指在神经质地颤抖着。

四

对田延豹的审判在雅典拉萨琼法院举行，能容300人的旁听席里座无虚席。这是一桩十分轰动的连环案，其中身兼凶手和被害人双重身份的鲍菲·谢既是百米王子，又是世界上第一位“豹人”，这自然引起新闻界极大的关注。田歌小姐虽然没有什么知名度，但这两天通过报纸电台的宣传，包括展示那些偷拍的热恋镜头，美貌的田歌小姐已成了公众心目中最纯洁可爱的偶像。这种情绪甚至压倒了谢豹飞的名声，对田延豹的量刑无疑是有利的。

大厅中有一处记者席，各国记者云集此地，有美联社、路透社、共同社、俄通社……自然也少不了新华社。不过，由于凶手和死者都是中国人或华裔，这种情形对中国记者来说多少有些微妙，所以他们小心地保持着同其他记者的距离，沉默着，不愿与同行们交谈。

审判厅前方的平台上放着三把黑色的高背皮椅，这是三名法官的座席。平台前边是证人席，小木桌上放着一本封皮已旧的圣经。左面是被告席，田延豹已经入席，他显得十分平静超脱，给别人的强烈印象是：他心愿已了，以后不管是上天国还是下地狱都无所谓了。

费新吾坐在旁听席的第一排，一直同情地看着他，眼前不时闪过田歌的倩影，笑靥如花，俏语解人，水晶般纯洁……有时他想，换了他在场，照样会把那个该千刀万剐的凶手掐死！他回过目光，扫了一眼前排的一个空位，那是谢先生的位置，大概今天他不会来了。

那天他们赶到田歌号游艇，目睹了一对恋人惨死的场景。作为凶手的田延豹没有丝毫歉疚，目光炯炯地盯着死者的父亲：作为苦主的谢教授反倒躲避着他的盯视，只是失神地看着死去的儿子。田延豹被押走后，费新吾陪教授到岛上开了房间，他想尽量劝慰这个被丧子之痛折磨的老人。

谢教授沉默着，步履僵硬。等待者退出房间，他痛心地说：“都怪我啊，没有及早发现豹儿是个虐待狂症患者，以致酿成今天的惨剧。”

费新吾心中渐次升起复杂的情感：怜悯、鄙夷夹杂着愤恨，因为他十分清楚谢教授的这个开场白是什么动机。他冷淡地问：“谢豹飞仅仅是一个虐待狂？”

“对，美国是一个奇怪的社会，性虐狂和受虐狂比比皆是，他们有时会做出种种不可理喻的怪诞举动。据统计，在满月之夜发病率会更高一些，昨天是满月之夜吧。但我没发现豹儿也受到社会习俗的毒害，我对他的教育一直是很严格的。”

费新吾已经不能抑制自己的鄙夷了，他冷冷地问：“你是想让我相信，他只是人类中的精神病患者，与他体内嵌入的猎豹基因无关？”

谢教授一愣，苦笑道：“自然，我想你总不会相信，一段控制肌肉发育的基因能影响人性。”

费新吾大声说：“我为什么不相信？什么是人性或兽性？归根结蒂，它是一种思维运动，是由一套指令引发的一系列电化学反应，它必然基于一定的物质结构。人性的形成当然与后天环境有很大关系，但同样与遗传密切相关。早在20世纪末，科学家就发现有XYY基因的男子比具有XY正常基因的男子易于犯罪，他们常常杀死妓女，在公共场合暴露生殖器；还发现人类11号染色体上的D₄DR基因有调节多巴胺的功能，从而影响性格，D₄DR较长的人常常追求冒险和刺激。其实，人体的所有基因与人性都有联系，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作为一个杰出的学者，你会不了解这些发现？你真的相信猎豹的嵌入基因丝毫不影响人性？如果基因不影响性格，那么请你告诉我，猎豹的残忍和兔子的温顺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难道后者是由神学院礼仪学校教出来的？”

这些锋利的诘问使教授的精神突然崩溃了，他没有反驳，

低下头，颤颤巍巍地回到自己的卧室。从那天晚上后两人没有再见面。第二天一早，费新吾就从这家旅馆搬走了，他不愿再同这位自私的教授住在一起，而且在那之后一直没有同谢教授接触。这会儿，费新吾盯着旁听席上的空座位，心中还在鄙夷地想，对于谢教授来说，无论是儿子的横死还是田歌的不幸，在他心目中都没有占据重要位置，他关心的只是他的科学发现在科学史上的地位。

国家特派检察官柯斯马斯坐在原告席，他看见被告辩护人雅库里斯坐在被告旁边，便向这位熟人点头示意。雅库里斯律师今年 50 岁，相貌普通，像一只沉默的老海龟，但柯斯马斯深知他的分量。这个老家伙头脑异常清醒，反应极为敏锐。只要一走上法庭，他就会进入极佳的竞技状态，发言有时雄辩，有时委婉，就像一个琴手那样熟练地拨弄着听众和陪审团的情感之弦。还有一条是最令人担心的：雅库里斯接手案件前有严格的选择，他向来只接那些能够取胜的（至少按他的估计如此）业务，而这次，听说是他主动表示愿当被告的律师。

不过，柯斯马斯不相信这次他会取胜。这个案件的脉络是十分清楚的，那个中国人的罪行毫无疑问，最多只是量刑轻重的问题。书记员喊了一声：“肃静！”接着两名穿法衣的法官和一名庭长依次走进来，在法官席上就座，宣布审判开始。

柯斯马斯首先宣读起诉书，概述了此案的脉络，然后说：“这是一个连环案，第一个被害人是纯洁美丽的田歌小姐，她挚爱着自己的恋人，却仅仅因为守护自己的处女宝就惨遭不幸，她激起我们深深的同情和对凶手的愤慨。但这并不是说田先生就能代替法律行施惩罚，血亲复仇的风俗在文明社会早已废弃了。因此，尽管我们对田先生的激愤和冲动抱有同情，仍不得不把他作为犯罪嫌疑人送上法庭。”

柯斯马斯坐下后，雅库里斯神色冷静地走向陪审团，作了一次极短的陈述：“我的委托人杀死谢豹飞是在两名警察的注视下进行的，他们都有清楚的证言，我的委托人对此也供认不讳。实际上，”他苦笑了一下，“田先生曾执意不让我为他辩护，他说他为田歌报了仇，可以安心赴死了。是他的朋友费新吾先生强迫他改变了主意，费先生说，尽管你不惧怕死亡，可你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女儿在盼着你回去！法官先生，陪审员先生，我的陈述完了。”

他突兀地结束了发言，把两个女儿的“盼望”留给陪审员。

柯斯马斯开始询问证人，警官提奥多里斯第一个作证，他详细叙述了当时的过程。

柯斯马斯追问：“着过田歌小姐的遗体后，被告的表情是否很平静？”

“对，当然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平静只是一种假象。”

“他在要求见凶手谢豹飞时，是否曾说过：放心，我不会冲动，我想以同行的身份同他谈谈，以便妥善了解此事？”

“对。”

“也就是说，他曾经成功地使你相信，他绝不会采取激烈的报复手段，在这种情形下你才放他去见鲍菲·谢，对吗？”

“是的，我并不想以失察而受上司处分。”

柯斯马斯已在公众中成功地立起“预谋杀人”而不是“冲动杀人”的印象，他说：“我的询问完了。”

律师雅库里斯慢慢地走到证人面前：“警官先生，被告在杀死鲍菲·谢之前，曾与他有过简短的谈话，你能向法庭复述吗？”

待提奥多里斯复述了被告当时的谈话后，雅库里斯接着问：“那么，在田歌死后，他才第一次向世人承认，他也曾暗恋着漂亮的堂妹。但他用道德的力量约束了自己，仅是默默地守护着她。把爱情升华成悄悄的奉献，我说得对吗？”

“对。当时我们都很敬重他，他是一个正人君子。”

雅库里斯叹道：“是的，一个真正的君子。我正是为此才主动提出作他的免费辩护律师。法官先生，我对这名证人的问题问完了。”

警官退场后，雅库里斯对法官说：“我想询问几个仅与田歌被杀有关而与鲍菲·谢被杀无关的证人。这是在一个小时内发生的两起凶杀案，一桩案件的‘果’是另一桩案件的‘因’，因此我认为被询问者至少可以作为本案的间接证人。”

法官表示同意，按他的建议传来游艇上的女仆。

“请把你的姓名告诉法庭。”

“尼加拉·克里桑蒂。”

“你的职业。”

“案发时我是田歌小姐和鲍菲·谢先生的仆人。”

“请问，依你的印象，他们两人彼此相爱吗？”

“当然！我从没见过这么美好的一对情侣，这艘昂贵的游艇就是谢先生送给田小姐的，我真没有料到……”

“在四天的旅途中，他们发生过口角吗？”

“没有，他们总是依偎在一起，直到深夜才分开。”

“你是说，他们并没有睡在一起？”

“没有。律师先生，我十分佩服这位中国姑娘，她上船时就决定把处女宝留到婚礼之夜再献给丈夫。她对我说过，正因为她太爱谢先生，才作出这样的决定。在几天的情热中她始终能坚守这道防线，真不容易！”

“那么，案发的那天晚上你是否注意到有什么异常？”

“有那么一点。那晚谢先生似乎不高兴，表情比较沉闷，我曾发现他独自到餐厅去饮酒。田小姐一直亲切地抚慰着他。我想，”她略为犹豫了一下，“谢先生那晚一定是被情欲折磨，这对一个强壮的男人来说是很正常的，但谢先生曾赞同田小姐的决定，不好食言。我想他一定是为此生闷气。”

听众中有轻微的嘈杂声。律师继续问：“后来呢？”

“后来他们各自睡了，我也回到自己的卧室。不久我听见小姐屋里有响动，她在高声说话，好像很生气。我偷偷起来，

把她的房门打开一条缝，见小姐已经安静下来，谢先生歪着头趴在她的脖颈上亲吻。我又悄悄掩上门回去。但不久，我发觉谢先生一个人在船舷上狂乱地跑动，赤身裸体，肚皮上好像有血迹。这时我忽然想到了电视上关于豹人的谈论，虽然谢先生那时一直隐瞒着姓名，但我发现他的相貌很像那个豹人。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虽然已事隔一月，回忆到这儿，她的脸上仍浮出极度的恐惧，“谢先生刚才亲吻的姿势非常怪异，实际上他不像是在亲吻，更像是在撕咬小姐的喉咙！”

她的声音发抖了，听众都感到一股寒意爬上脊背。女仆又补充了一句：“我赶紧跑回小姐的屋里，看到那种悲惨的景象，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谢先生曾是那样爱她！”

雅库里斯停止了询问：“我的问题完了，谢谢。”

由于本案的脉络十分简单，法庭辩论很快就结束了。检察官柯斯马斯收拾文件时，特意看看竟代替不了法律。看来，在雅库里斯的辩护生涯中，他要第一次尝到失败的滋味了。

田延豹在离席时，面色平静地向熟人告别，当目光扫到检察官身上时，他同样微笑着点头示意，柯斯马斯也点头回礼。他很遗憾，虽然不得不履行职责，但从内心讲，他对这位正直血性的凶手满怀敬意。

第二天早上九点，法庭再次开庭。身穿黑色西服的谢可征教授蹒跚地走进来，坐到那个一直空着的位子上。很多人把目光转向他，窃窃私语着。但谢教授却在周围树起了冷漠之墙，高傲地微仰着头，半闭着眼睛，对周围的声音听而不闻。

法官宣布开庭后，雅库里斯同田延豹低声交谈几句，站起来要求作最后陈述。他慢慢走到场中，苦笑着说：“我想在座的所有人对被告的犯罪事实都没有疑问了。大家都同情他，但同情代替不了法律。“早在上个世纪，在廉价的人道主义思潮冲击下，大部分西方国家都废除了死刑，唯独希腊还坚持着‘杀人偿命’的古老律条。我认为这是希腊人的骄傲。自从人类步入文明，杀人一直是万罪之首，列于圣经的十戒之中。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杀死一只猪或羊不是犯罪而杀人却是罪恶？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实际是不能证明的，是人类社会公认的一条公理，它植根于人类对自身生命的敬畏。没有这种敬畏，人类所有法律都失去了基础，人类的信仰将会出现大坍塌。所以，人类始终小心地守护着这一条善与恶的分界线。”

检察官惊奇地看着侃侃而谈的律师，心里挪揄地想，这位律师今天是否站错了位置？这番话应该是检察官去说才对头。

雅库里斯大概猜到了他的心思，对他点点头，接着说下去：“所以，如果确认我的委托人杀了人——不管他的愤怒是多么正当——法律仍将给他以严厉的惩罚，我们，包括田先生的亲属、陪审员和听众都将遗憾地接受这个判决。现在只剩下一个小小的问题——”

他有意停顿下来，检察官立即竖起耳朵，心里有了不祥的

预感。不仅是他，凡是了解雅库里斯的法官和陪审员也都竖起耳朵，看他会在庭辩的最后关头祭起什么法宝。

在全场的寂静中，雅库里斯极清晰地、一字一顿地说：“只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被告杀死的谢豹飞究竟是不是一个人？”

庭内有一个刹那的停顿，紧接着是全场的骚动。检察官气愤地站起来，没等他开口，雅库里斯立即堵住他：“稍安毋躁，稍安毋躁。不错，在众人常识性的目光中，鲍菲·谢自然是人，这一点毫无疑问。他有人的五官，人的四肢，人的智力，说人的语言，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但是，正如大家所知，当他还是一颗受精卵时，他就被植入了非洲猎豹的基因片断，关于这一点，如果谁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质询在座的两个证人：谢可征教授和费新吾先生。检察官先生，你有疑问吗？请你回答：有，还是没有？”

庭内的注意力全部转向谢可征和费新吾，但谢教授仍是双眼微闭，浑似未闻。柯斯马斯不情愿地说：“关于这一点我没有疑问，可是……”

雅库里斯再次打断了他，顺着他的话意说下去：“可是你认为他的体内仅仅嵌有极少量的异种基因，不会超过人类基因的十万分之一，因此没人会怀疑他具有人的法律地位，对吧？那么，我想请博学的检察官先生回答一个问题：你认为当人体内的异种基因超过多少才失去人的法律地位？百分之一，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五十？奥运会的百米亚军埃津瓦说得好，今天让一个嵌有万分之一的猎豹基因的人参加百米赛跑，明天会不会牵来一只嵌有万分之一人类基因的四条腿的豹子？不，人类必须守住这条防线，半步也不能后退，那就是：只要体内嵌有哪怕是极微量的异种基因，这人就应视同非人！法官先生，陪审员先生，我想本法庭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问题，我代表我的委托人向法庭提出一个从没人提过的要求：在判定被告‘杀人’之前，请检察官先生拿出权威单位出具的证明，证明鲍菲·谢具有人的法律地位。”

柯斯马斯暗暗苦笑，他知道这个狡猾的律师已经打赢了这一仗。两天来，他一直在拨弄着法庭的同情之弦，使他们对不得不判被告有罪而内疚——忽然，他在法律之网上剪出了一个洞，可以让田先生从网眼脱身了。陪审员们如释重负的表情便足以说明了这一点。其实何止陪审员和法官，连柯斯马斯本人也丧失了继续争下去的兴趣，就让那个值得同情的凶手逃脱惩罚，回到他的妻女身边去吧。

雅库里斯仍在侃侃而谈：“死者鲍菲·谢确实是一个受害者，另一种意义的受害者。他本来可以是一个正常人，虽然也许没有出众的体育天才，但有着善良的性格，能赢得美满的爱情，有一个虽然平凡但却幸福的人生。但是，有人擅自把猎豹基因嵌入他的体内，使他既获得猎豹的强健肌肉，又具有猎豹的残忍，因此才酿成了今天的悲剧。那个妄图代替上帝的人才是真正的罪犯，因为他肆意粉碎了宇宙的秩序，毁坏了上帝赋

予众生的和谐和安宁。”他猛然转向谢教授，“他必将受到审判，无论是在人类的还是在上帝的法庭！”

雅库里斯的目光像两把赤红的剑，咄咄逼人地射向谢教授。但谢教授仍保持着他的冷漠。记者们全都转向他，闪光灯亮成一片。旁听席上有少数人不知内情，低声交谈着。法官不得不下令让大家肃静。

很久谢教授才站起来，平静地说：“法官先生，既然这位律师先生提到了我，我可以在法庭作出答辩吗？”

三名法官低声交谈几句，允许他以证人的身份陈述。谢教授走向证人席，首先把圣经推到一边，微微一笑：“我不信圣经中的上帝，所以只能凭我的良知发誓：我将向法庭提供的陈述是完全真实的。”他面向观众，两眼炯炯有神，“这位律师先生曾要求权威单位出具证明，我想我就具备了这种权威身份。我要出据的证言是：的确，鲍菲·谢已经不能归于自然人类的范畴了，他属于新人类，我姑且把它命名为后人类，他是后人类中第一个降临于世界的。因此，在适用于后人类的法律问世之前，田延豹先生可以无罪释放了。”

他向被告席点头示意。法庭上所有人，无论是法官、被告、辩护律师、陪审员还是听众，都没有料到被害人的父亲竟然这样大度，庭内响起一片嗡嗡声。

谢教授继续说道：“至于雅库里斯先生指控我的罪名，我想请他不要忘了历史。当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后，也曾激起轩然大波，无数‘人类纯洁’的卫道士群起而攻之，咒骂他是猴子的子孙。随着科学的进步，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羞于当‘猴子的子孙’了。不过，那种卫道士并没有断子绝孙，他们会改头换面，重新掀起一轮新的喧嚣。从身体结构上说，人类和兽类有什么截然分开的界限？没有，根本没有，所有生物都是同源的，是一脉相承的血亲。不错，人类告别了蒙昧，建立了文明，从而与兽类区别开来，但这只是对精神世界而言。若从身体结构上看，人兽之间并没有这条界限。既然如此，只要对人类的生存有利，在人体内嵌入少量的异种基因为什么竟成了大逆不道的罪恶？”

“自然界是变化发展的，这种变异永无止境。从生命诞生至今，至少已有百分之九十的生物物种灭绝了，只有适应环境的物种才能生存。这个道理已被人们广泛认可，但从未有人想到这条生物界的规律也适用于人类。在我们的目光中，人类自身结构已经十全十美，不需要进步了。如果环境与我们不适合——那就改变环境来迎合我们嘛。这是一种典型的人类自大狂。比起地球，比起浩茫的宇宙，人类太渺小了，即使亿万年后，人类也没有能力改变整个外部环境。那么我要问，假如十万年后地球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类必须离开陆地而生活在海洋中，或者必须生活在没有阳光，仅有硫化氢提供能量的深海热泉中，生活在近乎无水的环境中，生活在温度超过 80 的高温条件下（这是蛋白质凝固的温度），上述这些苛刻的

环境中都有蓬蓬勃勃的生命，换句话说，都有可供人类改进自身的基因结构。如果当真有那么一天，我们是墨守成规、抱残守阙、坐等某种新的文明生物替代人类呢，还是改变自己的身体结构去适应环境，把人类文明延续下去？”

他的雄辩征服了听众，全场鸦雀无声。谢教授目光如炬地继续说下去：“我知道，人类由于强大的思维惯性，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接受这种异端邪说，正像日心说和进化论曾被摧残一样，很可能，我会被守旧的科学界烧死在 21 世纪的火刑柱上。但不管怎样，我不会改变自己的信仰，不会放弃一个先知者的义务。如果必须用鲜血来激醒人类的愚昧，我会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儿子，甚至我自己。”

记者们都飞快地记录着，他们以职业的敏感意识到，今天是一场历史性的审判，它宣布了“后人类”的诞生。谢教授的发言十分尖锐，简直使人感到肉体上的痛楚，但它却有强大的逻辑力量，让你不得不信服。连法官也听得入迷，没有试图打断这些显然已跑题的陈述。谢教授结束了发言，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听众，高傲的目光中微带怜悯，就像上帝在俯视着自己的羔羊。然后他慢慢走下证人席，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他的陈述完全扭转了法庭的气氛，使一个被指控的罪人羽化成了悲壮的英雄。

三名法官正低声交谈着，忽然旁听席上有人轻声说：“法官先生，允许我提供证言吗？”

大家朝那边看去，是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妇人，鬓发花白，穿着黑色的衣裙，看模样是黄种人。法官问：“你的姓名？”

“方若华，我是鲍菲的母亲，谢先生的妻子。”

费新吾恍然回忆起，这个妇人昨天就来了，一直默默坐在角落里，皱纹中掩着深深的苦楚。他曾经奇怪，鲍菲的母亲为什么一直不露面，现在看来，这个家庭里一定有不能向外人道及的纠葛。谢教授仍高傲地眯着双眼，头颅微微后仰，但费新吾发现，他面颊上的肌肉在微微抖动着。

庭长同意了妇人的要求，她慢慢走到证人席，目光扫过被告、检察官和陪审员，定在丈夫的脸上。她说：“我是 28 年前同谢先生结婚的，他今天在法庭陈述的思想在那时就已经定型了。那时，我是他的一个助手，也是他坚定的信仰者。当时我们都知道基因嵌接术在社会舆论中是大逆不道的，所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率先去做的人不会有好结局。但我和丈夫义无反顾地开始去进行这件事。

“后来，我们的爱情有了第一颗果实，在受精卵发育到 8 胚胎期时，丈夫从我的子宫里取出胚细胞，开始了他的基因嵌接术。”她的嘴唇颤抖着，艰难地说，“不久前死去的鲍菲是我的第 7 个儿子，也是唯一发育成功的一个。”

片刻之后人们才意识到这句话的含义，庭内响起一片嗡嗡声。妇人继续说，声音充满了苦涩：“第一颗改造过的受精卵在当年植入我的子宫，我也像所有的母亲一样，感受到了体内

的神秘变化，我也曾呕吐，嗜酸，感受到轻微的胎动。体内的黄体酮分泌加快，转变成强烈的母爱。我也曾多次憧憬着儿子惹人爱怜的模样……但这次妊娠不久就被中止了。超声波检查表明，他根本不具人形，只是一个丑陋的、能够生长和搏动的肉团而已！”

她沉默下来，定是回想起当年听到这噩耗时五内俱焚的痛楚。不管怎样，那也是她身上的一块血肉。听众都体会到一个母亲的痛苦，安静地等她说下去。

停了一会儿，她接着说：“流产之后，丈夫立即把这团血肉处理了，没有让我看见，但我对这团不成形的血肉一直怀着深深的歉疚。直到第二个胎儿开始在腹中搏动时，这种痛楚才稍许减轻一些。可是，第二个胎儿也是同样的命运。这种使人发疯的过程总共重复了6次。6次啊，这些反复不已的锯割已经超过我的精神承受能力，我几乎要发疯了。

“不过我并不怪我丈夫，他探索的是宇宙之秘，谁能保证没有几次失败？等第7颗胚细胞做完基因嵌接术，丈夫不愿我再受折磨，想找一个代理母亲，我坚决拒绝了。我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子让别人去孕育。还好，这次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我满怀喜悦，小心翼翼地把这个体育天才养育成人。不过，坦率地讲，我心里一直有抹不去的可怕预感，这种预感一直伴随着鲍菲长大。这次儿子来雅典比赛，我甚至不敢赶来观看，鲍菲在赛后曾欣喜地告诉我，说他遇到了世上最美的一个姑娘。我也为他高兴，谁料到仅仅三天后……”

她说不下去了。法官们交换着目光，都不去打断她。妇人接着说：“一个月前我来到雅典，儿子和田小姐的尸体使我痛不欲生。但你们可知道，我丈夫是如何安慰我的？他说，有人说鲍菲的兽性来自嵌入的猎豹基因，他要把第八颗冷藏的胚细胞解冻，进行同样的基因嵌接术，让他按鲍菲的生活之路成长，以此来推翻或验证这种结论。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我们之间的婚姻已经完结了。不错，谢先生是在勇敢地探索他的真理，百折不回，但这种真理太残酷，一个女人已经不能承受了。在那次谈话后，我立即返回美国。谢先生，”她转向旁听席上的丈夫，“你知道我回去的目的吗？我已经请人把最后一颗胚细胞植入我的子宫，但没有做什么基因嵌接术。我要以59岁的年龄再当一次母亲，生下一个没有体育天才的、普普通通的孩子！”她回过头歉然道，“法官先生，我的话完了。”

法官休庭两个小时后重新开庭，法官和陪审员走向自己的座位，两名法警把田延豹带到法官面前。法庭里非常寂静，听众已经经历了几次感情反复，鲍菲母亲的话把谢教授的悲壮形象重重地涂上黑色。现在听众们紧张地等待着判决结果。

法官开始发言：“诸位先生，我们所经历的是一场十分特殊的审判。诚如雅库里斯先生和谢可征先生所说，在所有人类的法律中，尽管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但的确有两条公理，是法律赖以存在的，不需求证的公理，即：人的定义和人类对自

身生命的敬畏。现在，这两条公理已经受到挑战。”他苦笑道，“坦率地说，对此案的判决已经超出了本庭的能力。我想此时此刻，在新的法律问世之前，世界上没有任何法官能对此做出判决。刚才的两个小时内，我们已经尽可能咨询了世界上有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生理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们的观点大致和谢先生关于后人类的观点相同。所以，我即将宣读的判决是权宜性的，是在现行法律基础上所作的变通。”

他清清嗓子，开始宣读判决书：“因此，根据国家授予我的权力，并根据现行的法律，我宣布：在没有认定鲍菲·谢作为‘人’的法律身份之前，被告田延豹无罪释放。鉴于本案的特殊性，诉讼费取消。”

退庭后，记者们蜂拥而上，包围了田延豹和他的辩护律师。几十个麦克风举到他们的面前。费新吾好不容易挤到田延豹的身边，同他紧紧握手，然后又握住雅库里斯的手，由衷道：“谢谢你的出色辩护。”

雅库里斯微笑道：“我会把这次辩护看成我律师生涯的顶点。”

他们看见谢豹飞的母亲已经摆脱记者，走到自己的汽车旁，但她没有立即钻进车内，而是抬头看着这边，似有所待。田延豹立即推开记者，走过去同她握手：“方女士，我为自己的冲动向你道歉。”

方女士凄然一笑：“不，应该道歉的是我。”她犹豫了很久才说，“田先生，我有一个唐突的要求，如果觉得不合适，你完全可以拒绝。”

“请讲。”

“田小姐是回国安葬吗？是火葬还是土葬？”

“回国火葬。”

“能否让鲍菲和她一同火葬？我知道这个要求很无礼，但我确实知道鲍菲是很爱令妹的——在猎豹的兽性未发作之前。我想让他陪令妹一同归天，让他在另一个世界里向令妹忏悔自己的罪恶。”

田延豹犹豫一会儿，爽快地说：“这事恐怕要我的叔叔和婶婶才能决定，不过我会尽力说服他们，你晚上等我的电话。”

“谢谢，衷心感谢。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他们看到一群记者追着谢教授，直到他钻进自己的富豪车。

在他点火启动前，新华社记者穆明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谢先生，你还会冒天下之大不韪，继续你的基因嵌入研究吗？”

那辆车的前窗落下来，谢教授从车内向外望望妻子、由延豹和费新吾，斩钉截铁地吐出了两个字：“当然！”（全文完）

马少皇 张晓雨 图

科学、科幻、和平与发展

比尔·伍

许多年来，科学幻想一直是与现代化的进程紧密相联的，这种联系始于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时代。从那时起，新科技的先锋便肩负起了科幻创作的重任。

可以说，科学的进步与科幻的遐想在那个世纪是相互交织的。

稍早些，在不同文化中出现的科幻大都是有关机械装置的构想，然而，在科技发展很不发达的当时，这些故事只能显得曲高和寡，最多被当作些新鲜玩意儿罢了。到了十九世纪，科技的发展大大加快了步伐，从而为现代化创造了大气候。二十世纪的科幻成长体现出它与科技进步及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同步性。

在全球现代化方兴未艾之时，科学幻想在社会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其中之一就是以故事的形式向读者展示貌似真实却又并不存在的新兴科技，寓新观念、新思想于其中，激发读者的想像力，培育他们丰富的遐想。这种近乎于享受的感觉常常能给予年轻人以鼓舞，鼓舞他们为将可能性化为现实性而努力，为使自已成为科学家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年轻人逐步成长，而且有可能成为科学家。

事实上，我孩童时代最亲密的伙伴中就有人已经成了一名宇航工程师。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科幻作品，因为少儿时期的他就曾大量阅读过各种科幻书籍。这个例子并不是唯一的。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从科幻中汲取着精华，并在其感召之下致力于科学的研究。

然而，从火的利用到核能的利用，科技的发展一方面给人类文明带来了辉煌的成果，另一方面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于是，科幻的另一个作用就在于警示人们应当正确合理地利用新科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类悲剧性的故事读起来虽然令人感到不悦，却往往发人深省。幼稚的读者有时会把这种科幻错误地阐释为人类面对自己的命运束手无策：相反，理智的读者却能从中悟出这样一个道理——这类作品的创作旨在让读者对那些潜在的问题引起注意，而那些潜在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通过预先发现以及采取相关的预防措施是可以避免的。

诚然，不同行业的科学家以及研究文化价值和社会发展的学者，对于各领域的发展状况的认识，比起科幻作家来说要深入得多。有许多科学幻想以巧妙叙述故事的方式对未来作出预言或是预言式的遐想，可这些预言并没有成为现实，而且现在看起来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应该这样说，科学幻想及其创作者肩负的重要使命远非于此。

科幻的真正贡献在于它能通过讲述动人的故事，让读者贴近未来。科学性文章和学术讨论都不可能如此生动地描绘新科

技给人们生活方方面面造成的影响，只有借助于故事中的主人公，才有可能让读者意识到现代化进程中无限多样的可能性的存在。

（本文作者系美国著名科幻作家）

时间的彼方

赵海虹

我站在时间的彼方
凝望你离去的方向

1. 林凯风：我看到了一桩杀人案的现场。

会议结束，代表们纷纷取下同声译机，起身离座而去，只有我仍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在我宣读了论文《从自然界的不明声影现象谈四维空间双向视频交流的可能性》之后，威廉·布朗笑着对代表们说：“林先生搞错了，现在召开的是世界物理学年会，不是科幻大会。”

学术观点不被人认同、理解居然是一件这么痛苦的事么？

有人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抬起头，看到了我的老师亚历山大。自从两年前我离开他的研究所回到中国，我们就一直没有再碰面。望着这张熟悉的笑脸，我的不安忽然消失了，心头又涌出无限的勇气。

“我没有看错你呀！”亚历山大先生说，“你果然是个敢想、能想的小子。”

在亚历山大先生门下当学生的时候，他时常说，科学工作者要敢想，也就是不受前人思想体系的约束，敢于挑战旧观念；同时又要能想，即新观点的提出要重事实，要符合逻辑，不违背事物的发展规律。我一向把这四个字视为自己的座右铭。

“但仅仅想是不够的，下一步要将理想变成现实，让现实来说话，才能真正地令人信服。”亚历山大先生又告诫我说，话中充满了鼓励之情。正是这句话支持我完成了四维空间双向视频交流仪的设计和制造工作，在三年之后也就是公元2024年4月，正式进入了对该项发明的改进期。

我们生存的自然界存在许多奇特的声影现象，如“投影石”——这种古怪的石头在闪电作用下，会在空间产生出活动的影像。此外，天空、岩石、山谷、大地都可以产生“投影效应”，有时还会有其它时代的声音被释放出来。

前辈科学家们认为这是一种音响与图像的天然录放现象。因为地球是个大磁场，在磁场强度较大的环境里，在适宜的温度、湿度条件下，人物的形象和声音就很可能被周围的建筑物、岩石、铁矿甚至天空记录并储存起来；在同样的条件下，也许它们又能把这些记录下来的图像和声音像录像机、录音机一样重新放出来。

可事实上，自然界的不明声影现象并不仅是图像、声音的录放。

不明声影现象中最有趣的莫过于“影像战争”——天空中浮现出战争的场面，有时还伴有震天的声响。如公元1642年

12月24日零点到凌晨一点在英国的凯东地区，两个多月前发生的埃奇·希尔战役在空中重演，当地的牧羊人、农民和旅行者仰望天幕，目击了皇家军队被立宪党人击败的全过程。这种情况用“大自然的天然录放功能”来解释还是行得通的，但另一桩实例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公元1574年2月1日夜，五名法国警卫看见头顶上发生了一场奇怪的战争，地方司法官记下了他们的报告。就在20天后，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爆发了莫克之战，战况与2月1日的幻景完全相同。这次的“影像战争”是“现在”看到了“未来”，又如何能说是影像的“录放”呢？

我认为，自然界的不明声影现象如影像战争，实质上是地球磁场把某个四维空间中的声影“现场直播”到另一个四维空间所造成的。既然是直播，当然没有先后，既可由“现在”看到过去，也能由现在看到“未来”。而在“现在”看到影像战争的同时，这场战争在它自己的时空里也正在发生。

我们早已理解的那种现场直播，能让北京的观众看到在巴黎的足球赛，那种现场直播是跨越了地域的三维空间的直播。“过去”、“现在”、“未来”只是三个概念而已。我们之前当然有过去，我们之后当然有未来，所以宏观上时间是一个整体，无论过去、现在、未来都在同一条轨道上，这使得四维空间的直播成为可能。

单向的直播如果可能，那么双向的呢？三维空间的双向视频交流[电视电话]已由英特耐特网于本世纪（二十一世纪）初在全球范围内实现，那么四维空间的双向视频交流呢？就理论角度而言，单向直播既然可能，双向交流也能发生。

许多人认为这种想法很荒谬：“难道我们看见影像战争的同时，那些‘影像战争’也能看见我们？不可能。”

确实，历史上记载的多次影像战争都是单向的直播，而非双向视频交流，但是这其实与进行直播的空间的磁场强度、自然环境条件有关。如果强度够大，自然条件适宜，同样可以进行跨越时空的两地互送、同时直播——四维空间双向视频交流。

1875年1月27日，德国上西西里亚地区，50多个农民在田间劳作时看见了“影像步兵团”。当地驻军派遣支队前往闹事地点。两军在田野上摆开作战队形，一个戴红帽子的“影像军官”骑着马离开队列迎着支队指挥官走来，双方相互敬礼。当普鲁士指挥官询问对方是何人，有何贵干时，对方没有回答。当他拔出手枪射击时，对方突然不见了。

这就是历史上发生过的四维空间双向视频交流的实例，这事件背后隐藏着多少自然的秘密。我虽潜心钻研，也只摸索到在同一地点进行跨越时空的双向视频交流的方法。可喜的是，我的仪器可以通过控制磁场强度和小范围内的温度、湿度及其它环境条件来选定双向视频交流的对象（具体时间）。

我在不同地点不同环境采用四维空间双向视频仪做了实

验，都取得了成功，但效果却不尽相同。有时出现的影像很淡，声音很轻[我相信他们看到我也是如此]。有一次效果却很好，影像中出现的人看上去如同真人，而非虚影，他甚至还向我问路呢。

最近我偶然从新出版的《默》周刊上读到一篇文章，介绍D市附近的西汉墓穴。该墓穴是二十多年前发掘出来的，现已建成小型博物馆，内分上下两层：上层为出土文物陈列室；下层为墓室，按原状陈列棺槨等物。有趣的是，文章作者提到该墓穴在发掘之初出现过奇特的声影现象。太好了，这是我的资料中未能掌握的一个例子。而我认为，在出现过不明声影现象的地方做实验可能会取得很好的效果，于是我与中国科学院联系，由他们出面，安排我到西汉丹阳王墓博物馆进行实验和研究工作。

奇怪的是，博物馆并未有墓穴中的不明声影现象的记录，我希望不至于是那位记者在信口开河，我郑重其事地来做实验是因为我信任《默》周刊这家世界一流的杂志。

我把四维空间双向视频交流仪的“交流对象时间”定在公元1998年7月28日，也就是这个墓穴被发掘之初，刚刚打开墓门的那一天傍晚。地点放在西汉丹阳王棺槨所在的一号墓穴中。我并未指望能看到什么有趣的场面，可当交流仪开始工作后，我却看到了一桩杀人案的现场。

这是发生在二十六六年前的杀人案。

在我身前约两米处，躺着一具尸体，这绝非是墓穴的真正主人汉朝的丹阳王，而是一个刚刚被杀的男子。他仰卧在地上，脸略偏向我的方向，昏暗的光线下我依然能感到这是一张了无生气的死者的脸。他身上的某个部分在流血，他的头就枕在这片不断扩大的血泊之中。

然后我听到脚步声，一个姑娘随声走进了墓室，她手中的小电筒的光柱正好照在了死者的脸上。

姑娘惊愕而悲痛地叫着：“周明！周明！你怎么了？”她用一种惶然不知所措的目光环顾四周，立刻看到了我：“你是谁？是你杀了他？”

“不是我，对于你来说我只是一个影像，并不是实体。”我的话虽然没有说服力，但事实可以告诉她我说的是真话。我走向那具尸体，对我而言，那同样只是个虚幻的影像。我把手按上那个死者的前胸，于是我的手穿越了那个影像，我知道在那个姑娘的空间看到的会是相反的情况——我的手在死者的胸部消失了。

姑娘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尖叫声，这情景肯定比发现死尸更让她害怕。

忽然从她身后的暗处闪现出一个高大的身影，那人挥舞着一根短棍，一下打在她的头上。她应声而倒，可能被打昏了。

我没能在墓室幽暗的光线中看清来人的脸，但他对于我的存在显然惊恐万状。他挥舞着短棍向我劈头盖脸地打来，当然

他会发现我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而我站在原处不闪不避，他的攻击落了空，神情却更惶恐，有几棍打在了墓穴的石壁上，石壁微微震动——这下糟了，“转播空间”的平衡状态被破坏后，空间中的各种微粒失去了传导功能——他的影像消失了，那具尸体和昏倒在地的姑娘也消失了，墓室又回复成了今日的墓室，虽有些阴森但却是间平常的古代墓室。二十六年前发生的恐怖事件在现实的空气中烟消云散，刚才我看到的一切已恍若一个虚幻的梦境。

我的心情却无比沉重。我亲眼目睹了一次犯罪案件的发生，有人被杀，有人遇到了危险，而我却无能为力。如果因为这是上个世纪发生的事就认为与我无关，这不是我处世的态度。

我向博物馆的负责人了解在发掘工作中是否出现过诸如谋杀之类的恶性事件，负责人对此毫无所知，并对我会有这种想法感到十分不解。然后我向D市公安局了解情况，公安局方面却拒绝提供相关资料，声称那属于机密。我这科学家的身份对公安局毫无影响力，我又无法向他们解释需要这些资料的原因——事实是即使我想解释，也没有人会相信。

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却忽然想到了《默》周刊上那篇介绍西汉丹阳王墓的文章，文章的作者仿佛掌握了许多内部资料，我何不向她打听一下？该文作者陈平是《默》周刊的专栏作家，早年曾在周刊海外部当记者，现在就住在离D市不远的旅游城市。我通过《默》周刊编辑部获得了她的电话号码。

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声，听不出有多大年纪，但略有些低沉，带着几分沧桑感。

“我是《默》周刊的读者，想找陈平小姐。”

“我就是陈平。有什么事么？”

“我对你在周刊今年11月号上发表的文章《汉墓中的秘密》非常感兴趣，我想……”

“您贵姓？”陈平忽然激动地打断了我的话。是的，我认为她的声音非常激动。

“我叫林凯风……”

电话那一头忽然沉默了，我感到那沉默中仿佛隐藏着什么。这种奇怪的气氛也感染了我，我不敢再说了，我有种感觉，好像我一不小心就会说错话。

“你好。”那声音如同悠长美丽的叹息，“我知道你需要什么，我可以给你一个地址。”

陈平告诉我，她的地址是D市市内建国路38号5幢502室，还约定了一个时间：1998年7月29日下午2点左右。她告诉我只管去那个地方，她会事先与屋主联系。非常明显，这是让我使用交流仪在那个地点与那个时间进行双向视频交流。可是，她又是如何知道我正在进行的实验呢？

我相信不久就会找到答案。

2. 沈孟华：这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 我的世界在一夜间崩溃。

我轻轻敲门，门内传来纪滨松教授的声音：“进来。”

“教授，有什么事么？”我兴致勃勃地推门而入。“周明说你叫我。”

“啊，你坐。”纪教授五十出头的年纪，面容清癯，头发略显斑白，但体型仍维持得很好。他是我在××大学考古系攻读“汉唐考古”专业的指导老师，也是世界著名的考古学家，近年来有两次重大的考古发现，令世界瞩目。“孟华，这次暑期考察西汉丹阳王墓墓址的人员已初步决定了。这次的考察不是清理已发现的古迹，而是寻找一处可能存在的文化遗址，要有做无用功的准备，所以人员的选取要少而精。”

“噢，我知道。”我应声时情绪有些低落——难道我落选了？97至98学年的暑假，纪教授计划带队去我国北方的D市附近考察，寻找他求证得出的西汉丹阳王墓。教授是我最崇拜的考古学的前辈，即使此行不能发现汉墓，我仍珍惜每一次能向他学习、与他共同工作的机会。

“考古队初定五人：我和苏项教授，本系讲师周明，博士生吴欢，还有你。”纪教授望着我喜形于色的脸，犹豫了几秒钟，“有老师告诉我，你和吴欢在谈恋爱，你们若一起加入考古队恐怕会因私废公，影响工作，认为应该让你们中间的一人退出。你怎么想？”

我的脸倏地红了，但此时我仍清醒地意识到，不能失去这个机会：“纪教授，如果你觉得我和吴欢有资格加入考古队，就请你让我们都参加。我们绝不会因个人的事影响工作，我保证……也代吴欢保证。”

“好，我信任你们。”纪滨松教授微微一笑，眼角细细的鱼尾纹中流露出慈祥神情，“孟华，你是我最出色的学生之一。我很欣赏你以前的成绩，同时我也希望你的独立、坚强会使你在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功。”

“教授……”我望着我的恩师，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能不住地点头。我投入纪教授门下已近两年，这两年来他以诲人不倦的精神帮助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纪教授似随口询问：“周明的准备工作干得怎么样了？”

“他正忙着呢。他说还要联系D市平阳县下属乡政府，请他们在未来的工作中给予我们相应的帮助。”

“噢，”纪教授闻言站了起来，“这事不是苏教授负责的么？”

“苏项教授这几天高烧未退，周明是苏教授的学生，想主动替老师分担一点工作。”

“嗯，”纪教授沉吟后说，“你跟小周说，让他别莽撞，一切听苏教授的。虽然要与地方联系，但又不能给他们增添过多负担，这个度怎么把握得斟酌。总之，不必操之过急，我看

还是让苏教授来处理好了。”

“好，我会跟他说。”

我们考古队的大客车在D市郊外两百多里的荒山里绕了好几天，一直未能发现纪滨松教授所说的那座汉墓的半点蛛丝马迹。

我的队友都是非常出色的专家，对考古工作十分投入。虽然几天的工作一无所得，但大家谁都没有抱怨，也没有产生急躁情绪。考古，实在是一项需要长期投入的事业。

昨天此地发生了里氏4.2级地震，震级不算大，考古队客车里的各种精密仪器在防震系统的保护下完好无损。但由于事出意外，也给我们造成了恐慌。

当时我和吴欢正在离大车两百米开外的一座山丘下，地震发生时，引发了小规模的山体塌陷。而对于紧靠着山丘的两个人来说，这已不亚于山崩地裂。在那世界末日般的两分钟里，我感到吴欢一直用他坚实的臂膀保护着我，在他的怀中我觉得安全，甚至觉得这一刻真的世界灭亡也没有什么关系。

地震的余威过去之后，惊魂未定的我们突然发现山丘塌陷之处露出一个墓穴，封门的大石已倒在一边。是神秘而威力无穷的大自然为我们打开了这扇通向古代的门，从那里涌出一股古墓中常有的阴秽之气。

今天古墓中的秽气大多散去，我们五人考古队小心翼翼地进入墓穴中考察。我们已通过移动电话与附近的乡政府联系，他们立刻派人来保护文物发掘现场。

这是一座大型土坑竖穴木椁墓，墓室庞大，底口南北长25.2米，东西宽18.6米，深3.8米，坐北朝南，平面呈“凸”字形。分墓道、甬道、外回廊（外藏椁）和前室、后室（正藏）等部分，是汉代按“天子葬”形制修的陵墓，墓中有陶、铜、铁、玉、漆器，玛瑙饰件及丝织品等各种随葬物。这是考古学上的又一重大发现。

今天中午，当我走出阴森的墓室回到灿烂的阳光下，想起昨天地震时的景象，不由生出一种再世为人的感觉。吴欢恐怕也有相同的感触，他抬头望一眼天空，舒了口气，说：“我们结婚吧。”

两年的恋情因为昨天的意外有了结果，我并不觉得突然。欢乐的浪潮在我的胸中激荡，传遍我的全身，使每一个细胞都仿佛受了这种情绪的感染。

“好啊，说定了，这次工作结束就结婚。”我吻了他。他有些不好意思，脸都红了。我就是喜欢他这种样子。

周明在一边看得真切，略显忧郁的脸上也添了一丝笑意。“恭喜你们了。”他说。

“嗯。”吴欢应了一声便逃回车上去了。周明又回复了那种忧郁的神情，他低声对我说：“孟华，傍晚收工以后，你找个机会下车，我在那里等你，有要紧事和你商量。”说着，他指了指墓室。

什么事这么神秘呢？周明的表情却让我不好意思追问，他是我的好朋友、好同事，我当然不能拒绝他的要求。

傍晚时分，我们劳累了一天回到大客车上，睡在简陋的高低铺上消解疲劳。

纪教授一边捶着酸痛的腰背一边问：“周明呢？他怎么还没回来？”

我想起白天周明的话，灵机一动，说：“他那个工作狂，大概还在墓室里，我去看一下。”

“如果他还在那儿就让他回来。墓室昨天才打开，空气不太好，不宜在里面工作太久。”

我轻快地跳下车，小跑着向墓室入口奔去的时候，并未想到自己是在奔向地狱。

墓室中十分幽暗，但仍然可以辨别地上的人形。“周明！周明！你怎么了？”我打开随身带的小手电筒，电光照见了不断扩大、正向我脚边淌近的血泊。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但仍坚持用颤抖的手执着电筒照到了周明的脸——那脸上分明写着“死亡”两个字样。

一股刺骨的寒意顺着我的脊梁往上爬，如同一条冰冷的毒蛇钻进了我的体内。

忽然，我感到一种奇特的气氛，猛一抬头，看到不远处站着一个人。

“你是谁？是你杀了他？”此刻我心中的愤怒战胜了恐惧。

“不是我，对你来说，我只是一个虚像，并不是实体。”那人又走近周明身边，蹲下来，把手放在周明的胸前，随后他的手仿佛融入了周明的身体。真的，他的手真的消失了，如同一个虚影。

我惊叫了一声，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周明的死，这个奇怪的“影人”都令我不知所措。墓室外有乡政府派来的民兵，他们没有听到我的叫声么？我定一定神，鼓足勇气准备冲出去求救，但头部突然受到重重的一击，我在剧痛中失去了知觉。

我在一些奇怪而熟悉的声音中缓缓醒来，发现自己正坐在机场候机大厅的座位上。虽然还是清晨，但机场里人影穿梭，广播正报告日期和各次航班。我舒展了一下麻木的四肢，左手无意中碰到了一只放在我身边的黑色皮箱。我环顾四周，我附近没有人，这箱子……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不正是我放在考古队大客车里的书箱么？

我伸手到衣袋里一摸，我的一大串钥匙还在，我找出箱子钥匙，试了试。箱子“咄”的一声开了，我小心翼翼地把箱子打开一条缝，一看之下我不由大吃一惊，立刻关上箱子，但心中的恐慌令我呼吸急促，难以自控。

镇静，镇静，我一定要镇静下来。让我仔细想想，为什么我会在机场，为什么身边会带着一箱西汉丹阳王墓中的珍贵文

物？

为什么？为什么？

头脑里的记忆渐次清晰起来：周明的死，神秘人的影像，我被人打昏……这一切原来并不是噩梦，这一切都是真真实实在昨夜发生过的事。

“小姐，你要搭哪一班飞机？”

我闻声抬起头，面前站着一个相貌普通的中年男子。我不认识这个人，但他却紧盯着我惶恐的眼睛，仿佛在发掘什么东西。

“你就是沈孟华吧？我是D市公安局的便衣，我们接到报案电话，城郊一个考古队发现重要的古代墓藏，但一人被杀、一人失踪，最有价值的文物失窃……”

不用听完他的话我就能了解到自己的处境——我被人陷害了，待在这儿只会被捕。如安了弹簧似的我猛地跳起来，抱着箱子向候机大厅外跑去。感谢我的父母，他们给了我运动员那样优秀的体质，大学时代我就是短跑冠军，干上考古这一行后又时常翻山越岭，经常锻炼——任他是谁，要追上我，没那么容易。

我得逃走。

我不是不相信公安局，但眼下的情况实在对我不利，我满身是嘴也说不清。

黑皮箱的重量使我的速度慢了许多，但我不愿放手。也许是出于一个考古学者的本能，我把文物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珍宝，对这样的珍定，我怎能随手扔下？

我气喘吁吁地跑上街头，路边停着一辆摩托车，车上坐着一个帅气的鬍发男青年，正在吃面包。我直冲到他身边，坐在摩托车后座上，口中说：“快开车！求求你，快开车！”

男青年带着笑意的目光从我脸上扫过，随后停在追赶我的便衣身上。“遇到麻烦了，嗯？”

“求你了！”我焦急万分，“待会儿向你解释，你先帮帮我吧！”

“你抓紧我，走！”男青年大笑着发动引擎，摩托车顺着大道风驰电掣而去，把那个便衣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摩托车开得像风一样快，我不知道这车将会驶向哪里，就如我无法了解我的命运通向何方。

“刚才追你的是便衣吧？”驾车的男青年问。

“你怎么知道？”我一不小心漏了嘴，话一出口就后悔了，生怕他会把我赶下车，那我又能到哪里去呢？

男青年哈哈大笑起来：“你可真好骗，看起来不像能干什么坏事的人呀！”

我紧紧闭上嘴，不想再说错话。

“你放心，我阿洛是D市有名的好汉，绝不会出卖你的，遇上我算你走运了。”阿洛用手拨了一下鬍发，如同洗发水广告中常有的动作，“怎么样，你要去哪儿？”

“我……你能帮我找个地方么？”我并非信任这个有点儿流气的鬍发帅哥，我实在是走投无路才落到向陌生人求助的地步。

“你信得过我呢就跟我走。”阿洛爽快地说，“可话又说回来，你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啊？”

“我……找到住处后再告诉你。”

这套房不大，但空落落的，没怎么装修布置过。但无论如何，进屋时我松了口气——公安局的人大概一时不会找上门来了吧？惊魂未定的我直到此刻才能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从昨天到今天，这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我的世界在一夜间崩溃。

昨天还是前程似锦的女研究生，今天却成了在逃的杀人嫌疑犯兼文物盗窃犯。

纪教授会怎么想？吴欢会怎么想？

他们会相信我是无辜的么？

直到这时，我才有时间痛哭一场。可身边坐的却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我也没想到我会把发生的事除了“虚影人”的部分之外都向阿洛和盘托出，或许是因为害怕，我需要一个能帮我冷静地分析局势的人。况且，我的情形已经不可能比现在更糟了。

“看来是有人存心想陷害你呀。”阿洛沉吟半晌说，“既然真凶已经栽赃，你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在市公安局有个铁哥们儿，我让他帮着打听一下，如果情况真的很糟，你就只好避避风头了。”

“避一避？那真凶呢，就让他逍遥法外？”

“你别激动，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嘛。干着急又有什么用！”

“我老躲着也不是办法，迟早会被找到的。”

“你以为我让你在这儿躲一辈子？傻瓜！我能让你出去！明白么？出国、出境，外国那么大，他们怎么找你呀？”

我脑子里“嗡”了一声，暗叫：不好，这次真的跟错人了。但我要不露声色，不能让他发觉我对他的怀疑。“怎么出去呢？”我一定是一脸忧愁，这倒不是装的。

“我给你弄份外国护照，换个身份，换个名字，这不难。”

如果出去，只怕再也不能回来了……这个阿洛到底安的是什么心？

我只有再进一步地试探了：“可是，那得要很多钱吧？”

“你不是有那个箱子么？海关检查挺严的，你那箱货色只怕不容易弄出去，不如换几个钱使吧？”

“这样做我可不就真成了文物盗窃犯了！”我忍无可忍地迸出这句话。

“别，我可没这么说。我也没逼你，我只是给你提个建议。喏，这间房归你了，钥匙也给你。那间是我的屋，以后有事招呼一声就是了。我还有事，出去一下，你先歇着，别胡思乱想。”阿洛扔下一把钥匙，转身走了。我下意识里觉得他英俊的脸变

得极其阴森可怖，我已经猜到他的打算了。

阿洛走后大约有十分钟光景，我提起箱子，轻轻推开门。离开这里我去哪儿呢？但无论如何，这里是待不下了。

“有事么？”一个声音问。

我这才发现走廊的楼梯口坐着一个与阿洛差不多年纪的青年。“阿洛怕你出事让我关照你的。”

“啊，没事。”我抑制住心头的紧张，缓缓退回屋内，关上了门——该死，我已经被看住了么？阿洛果然不是个好东西。

怎么办？

我环视我所在的房间，这里有一扇窗户，大小足够让我出入的。我到窗口仔细观察了一下周边情况，窗口旁有一条粗粗的水管，假如顺着它爬下去，这四楼的高度并不算个问题。正好窗下是一条冷僻的小巷，动作快些不会被人发现。

稍加考虑之后，我决定从窗口爬水管逃走。这个黑皮箱在行动中会是一个大难题，我只得把床单撕成长布条，像绑孩子似的把皮箱捆在背上。即使如此，我爬水管时仍感到万分艰难。我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我人摔了倒没什么，可这箱子若摔了，我就成了国家的罪人。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小巷中响起了脚步声，我正处在不上、下不下的尴尬境地，真不知如何是好，惶惶如热锅上的蚂蚁。这时一个声音说：“要不要我帮你下来呢？”我随声望去，见是一位长发飘飘，身穿一套牛仔服，背一只旅行包，充满青春气息的女大学生——我后来才知道她叫陈平。

3. 陈平：对于一个对未来充满美好憧憬的少女来说，突然要面对一个青春已逝的中年时的自己，这是一个多么沉重的打击！

我漫步在这城市的大街小巷，口中哼着一首初中时的老歌《一个人游游荡荡》。

“一个人游游荡荡，一个人独自迷惘……”

我挺喜欢这个城市，大学一年级全年的打工费换来这么好的一次旅行还是值得的。

我晚上住在姨婆家，她那么大年纪一个人住也挺孤单的，我的到来给她增添了几分欢乐。她是真心实意地欢迎我，还说：“怎么不带个同学来呢？”

不知不觉中，我走进了一条寂静的小巷。“咦，走错了吧？”我从旅行包里找出D市的旅游图，找了老半天都找不到自己现在的方位。这“竹枝巷”太小了，地图上没标出来。这下可惨了，只能到处瞎撞一气，希望能赶快找到大路。

一阵细微的摩擦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一抬头就看到一位半长头发的矫健女士，背上扎着一个大皮箱，正顺着—根楼

房背面的水管向下爬。

嘿，这年头还真有青天白日打家劫舍的女飞贼呀！

我心头一紧：怎么办？当然不能让她得手了就逃走，凭我这点资本，能和她干一仗么？我可没练过什么空手道、柔道的，论武器也只是一把有点儿钝的小水果刀。

眼看女飞贼就要爬下来了，我的心紧张得怦怦直跳，但我仍用尽量平静的口吻说：“要不要我帮你下来呢？”

女飞贼看了我一眼，我连忙挤出一个微笑来。她迟疑了几秒钟，就顺着水管滑下地，落地时我托了她一把，她轻声说：“谢谢。”这倒让我惊讶了——这是被人抓住的女飞贼的举止么？

“我知道你认为我是贼，她说，“可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她一边说一边把皮箱从身上解下来，又掏出一串钥匙，极其熟练地拣出其中一把，插入皮箱的锁孔，我听到锁打开时发出“嗒”的一声。她飞快地按上箱锁拔出钥匙：“这个箱子是我自己的。”

我冷眼看着这一切，心中没有放松警惕。

“我是××大学的研究生，这是我的证件。

“××大学”这个名字让我生出兴趣来——我就是××大学的学生，要检验她说的话并不难。

我打开她的研究生证：“沈孟华，女……”啊，我想起来了，这个沈孟华是大学女子百米纪录保持者，现在虽已升入研究生部但仍相当活跃。我曾在操场上见过她，虽只一瞥，她矫健的风姿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好吧，我信了。”我也取出自己的学生证以示公平，“我们是校友。”

“××大学，外语系国际新闻专业九七届，陈平。噢，陈平，我知道你，我在校报上读到过你的文章《真正的三峡》，那是篇很美的文章，我现在还记得。”

“嗨，”我拍了拍沈孟华的肩膀，“我相信你不是梁上君子，不过你能多少解释一下为什么会从水管上爬下来吗？”

“但我得赶快离开这个地方，我真的很急，我有苦衷……”沈孟华的表情带着深深的恳求之意，她深锁的眉头有一种忧郁的美。

我最经不起别人软语相求了，就这样把沈孟华带到了建国路38号5幢502室——我姨婆家。

“事情就是这样。”沈孟华说完叹了口气，“希望你能相信我。”她把头埋在了双臂之间，忽然闷闷地哭了，“可你怎么会相信我呢？我都觉得自己说的是梦话。怎么会有那种‘虚影人’呢？又不是科幻电影——你一定这么想吧？”

“不。”

“你不用骗我。你一定不相信我，即使相信我不是坏人也怀疑我精神有问题，对么？本来我应该是最幸福的人了，昨天那可可怕的事发生之前……我男朋友向我求婚了……我本来要

做新娘……现在却成了被追捕的杀人嫌疑犯……”

我轻轻拍拍沈孟华抽动的肩膀，一如过去我向家人、朋友倾诉烦恼时，别人对我的抚慰动作，尽管她算得上我的大姐姐了，虽然如此，我仍忍不住想好好安慰她——她甚至告诉我她是被追捕的杀人嫌疑犯，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又是对我多大的信任呀！连这种事都告诉了我，又何必在“虚影人”的事上撒谎呢？再说，要撒谎至少也拣个能让人相信的吧？——所以，我想我可以相信她。我就是在力图相信她，想证明她的清白的这种心理的驱使下展开了分析：

“如果先把虚影人事件和整个谋杀事件分开，事情就清楚多了。首先，虚影人事件也许只是一个偶然发生的巧合，与杀人案件并无直接关系。至于出现活动的人物影像这种事是自然界经常发生的神秘事件之一，天目山的善真洞就曾有人看到几个古装将领来回走动达一分钟之久，然后又消失了，故宫里雷雨天据说也曾出现过一队翩翩起舞的宫女幻影。你遇到的也许就是这种现象。”

“我听说过你讲的那种事。”沈孟华停止抽泣，抬起头来，“那是大自然对于音响与图像的天然录放，可我见到的虚影并不是单纯的‘声影的播放’，他能看到我，能和我交谈……”

“我认为这是一种‘现场直播’，只有我们能看见虚影的情况如同单向直播，他们也能看到我们的情况就是双向视频……”我发现沈孟华在用一种很奇怪的眼光看着我，便有些不好意思地住口了，“对不起，我扯远了。”

沈孟华擦干眼泪，“噗嗤”一声笑了：“你是为了安慰我吧？尽讲些科幻小说似的奇怪话。”

也许吧，我心想。别人总说我具有科幻头脑，也许真的可以当个科幻小说家呢。

“如果排除‘虚影人’事件，剩下的案件也就相对单纯了。你说7月27日你们的考古队在地震后发现了西汉丹阳王墓，28日进入墓穴开始具体的考察工作，并且和当地乡政府联系，让他们负责保安工作。可28日傍晚，你走进墓室时周明已被谋杀，这就证明是你们考古队的人作的案。你想想，古墓由于地震的巧合才刚刚出现，知道这一情况的除了考古队员之外就只有当地多政府负责保安的人员。可如果是本地人作案，又如何会知道你放在大客车上的书箱是哪一只呢？作案者绝对是对你情况熟悉的人。”

沈孟华瞪大了眼睛，满脸的不可思议。

“你在第二天清晨被伪装成潜逃者并被送到机场，一大早就有便衣来抓你，然后又有人搭救你，你发现救你的人对那箱文物有野心，就逃了出来……可是，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发生得太顺理成章了么？”

“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看这便衣会不会是凶手的同伙假扮的，他和什么阿洛根本就是一丘之貉……阿洛想让你出境……他们不仅想要文

物……这就是了！杀害周明的人不仅想要文物，还想拉你入伙，把你逼上梁山。只要你一出境，就真的成为潜逃出境的文物走私犯，不得不听他的话了。你是学考古的……干那个也算是充分利用你的专业特长呢……”

“别乱说！”沈孟华忽然间生气了，“什么‘是考古队内部的人作案’，什么‘拉我入伙’……我们这个队里都是中国考古学界有名的人物，都是我最好的师长、朋友，怎么会是走私犯呢？”

“你再想想。”我同情她，若我处在她的境地，也不愿意怀疑自己身边的朋友。

沈孟华又深深地埋下头，许久没有出声。终于，她轻轻地说：“对不起。”

我向她伸出手去，她握住我的手，热泪滴在我的手背上。

“其实，我的结论也和你一样，只是我不愿面对这个事实。我实在不愿意怀疑他们呀……”

她的悲伤感染了我，我不由想到她的未来。我该怎样帮助她洗刷冤屈呢？如果那个“虚影人”能为她作证就好了——当然，现实不是科幻小说。

沈孟华洗澡的时候我偷偷拿了她的钥匙，轻轻打开那个黑色的皮箱。

我说想看看文物，沈孟华却不肯。这些考古学家都把古物当成命根子，生怕别人看一眼都会看坏了。如果不是职业特性使她对文物如此热爱，只怕她不会在机场被追逐时仍未放弃这箱文物。如果我的假设正确，便衣是走私犯同伙假扮的话，那么他们早先的计划大约是在机场就收回文物，然后由阿洛把沈孟华送出境外。但没想到她的职业本能使她抱着箱子一起逃走，而这意外的变化使阿洛泄露出他对文物的野心。他一时性急，让沈孟华警觉了，于是她悄悄逃走。

其实，我想看箱子里的东西还有另一个原因：我还未百分之百完全信任沈孟华，我还要求证。虽然这种不信任令我产生负疚感，但我仍然打开了那个皮箱。

开箱之后，屋内光彩耀目，各种玉器、玛瑙、宝石流光溢彩，还有看上去薄如蝉翼的汉代丝织品——沈孟华没有骗我，一切都是真的。

我知道不是考古学者确实没有资格动文物，但那面镶嵌着五彩宝石的美丽铜镜是如此精致，我忍不住拿起来，仔细地看看。

这是一面小圆镜，白玉做的手柄，白银做的底面，上刻象征祥瑞的云朵等纹样，四粒琥珀色的玛瑙围着一颗又圆又大的“猫儿眼”宝石。我又把镜子转到正面，铜镜的清晰度与现代人使用的镜子相差太远了，但照着古铜镜让我仿佛化身为古代的女子，正对镜贴着花黄……

“对不起，请问你是谁？”

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声音着实让我吓了一跳，我随声望去，

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陌生男子不知何时站在我的房中，离我仅三步之遥。我吓得失了神，“啊呀”一声，手松了，铜镜掉在了地上。我倒吸一口凉气——闯祸了，我急忙拾起铜镜，只见白玉手柄上出现了一条极其明显的裂纹。

糟了，糟了，将我卖了都赔不起呀。

怎么办？权宜之计，只有还镜回箱，就当没有这回事儿。

等我手忙脚乱地处理好镜子、箱子和钥匙，这才想起那个莫名其妙出现在屋里的陌生男子。

我再回头，他还在那里，我不是在做梦。

我揉揉眼睛，也许是我产生幻觉？我记得我把门锁得好好的，姨婆外出未归，沈孟华正在洗澡，没人把他放进来呀。

“你不要害怕，对你来说我只是一个幻影。”那陌生男子说。他短短的黑发紧贴着头皮，一件颇为随便的衣裳穿在他身上却有说不出的风度，还有他的那双黑眼睛，让我觉得十分亲切。

我忽然明白了，他就是沈孟华在古墓中见到的“虚影人”。她经历中最难以置信的部分是真实的，她没有撒谎。细看之下，我发觉这个陌生人的影像与真实世界中的真实的人体还是有区别的，他的影像仿佛是照片放久了之后有点褪色失真，给人一种虚幻的感觉。

不知为什么，我一点儿也不怕他，反而想接近他。我走上前去，好奇地去拉他的衣袖——却拉了个空，我的手穿入了虚影之中，未能接触到实物。

“虚影人”有些不好意思，他干咳了一声说，说：“请容我解释。我是一个物理学家，正在研究四维空间双向视频交流这方面的课题，我所在的年代是2024年，但却能看到你们1998年发生的事，具体地说，这种工作原理……”

“我明白，就是利用地球磁场在特殊强度下的传导功能，以这个小小空间为工作区域，同时向两个时空直播对方时空发生的事——”我简直是兴致勃勃。

“哎？”“虚影人”颇有几分意外。

“这并非回到过去或到达未来。我们仍在自己的世界里，只是通过一个小小的区域，看到时间的彼方发生的事情。”

“虚影人”沉默了半晌说：“没想到呀，”他的目光中荡漾着热情与感动，“在上个世纪末就有人能理解我。我的知音竟然在这里。”

我的脸红了，有点儿不好意思，但我听他这样说好像挺高兴的。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呢？”我问。

“啊，”“虚影人”神情严肃起来，“我在一次实验中目睹了一桩发生在你这个时代的杀人案件的现场，地点是D市附近的西汉丹阳王墓一号墓室中，时间是1998年7月28日晚7点13分左右。当时我看到墓室里躺着一个刚刚被害的男子的尸体，随即一个姑娘被人打晕，昏倒在旁。由于关键时刻影像

消失，我一直非常着急，希望立刻找到那位姑娘……”

“你找到她了。”我打断他的话，“她叫沈孟华，就在我家，一会儿你就能见到她。可我奇怪的是，你怎么会知道，在此时此地可以找到她呢？”

“是一位记者告诉我这个时间和地点。她叫陈平，你认识么？”

我的脑中顿时“嗡”了一声，我几乎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他是在2024年和我说话，而他知道的陈平是26年后的我。

人类总是习惯于区别现在和未来，总认为自己的人生之路走到哪里，整个宇宙的时间也就走到哪里。其实未来与历史一样必定存在，但让19岁的我就知道45岁的自己已然在未来的世界里生活着、呼吸着，这是一件多么难以想像却又是多么合情合理的事！对于一个还对未来充满着美好憧憬的少女来说，突然要面对一个青春已逝的中年时的自己，这是一个多么沉重的打击！

“我……不认识。”我的声音变得那么生涩，那么不自然。

“她或许是那位姑娘的朋友。这案子在1998年发生，结果当然也早就有了，总有人知道内情的。”

“你……那个陈平长得什么样？”我痛苦而又有些提心吊胆地问。会不会已经满脸皱纹了呢？曾有人说过：在青年时有一种永恒的感觉，仿佛时光漫漫，永无止境，没有任何征候会使我们预感到有朝一日，自己行将落伍，沦入老境——这也许正是我的写照。在19岁的青春少女眼中，45岁是一个一切都已然结束了的年龄。

“我没有见过她，只通过一次电话，也听不出她的年纪。”

听了这回答，我暗暗松了口气，但又仿佛有点儿失望。

“我叫林凯风，很高兴认识你。没想到你居然也知道四维空间双向视频交流的原理，知道么，你比我这个时代的许多科学家都还要开明呢。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么？”

不，我不想说出我的名字。我尤其不想让他知道，让他想到在他的时代里，我已是一个中年女性。虽然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但我不想让他产生这类联想。

“嗯，你可以叫我小林。”我临时编了个名字，根本就是借用了他的名字。

“小玲么？”林凯风笑了，“我会记住的。对了，你和那位‘沈孟华’是朋友么？”

“可以算是吧。我也是刚认识她，不过我们是同一所大学的。”

“同学？”

“校友，她是研究生，我才大一，差得远了。”我觉得自己这种斤斤计较的作法实在很可笑，好像沈孟华比我大五岁是万万含糊不得的首要问题——我实在是一想到“45岁”就会心虚，心痛。

正在这时，沈孟华一边用大毛巾擦头发，一边走了进来，

她看到林凯风时一声尖叫：“是你！”我连忙把她拉到一边，细细耳语，向她交代了来龙去脉，最要紧的是让她不要泄露了我的名字。

4. 林凯风：我脑海中如电光 一闪——就是他了！

我驾车向市郊方向驶去，车上放着“四维空间双向交流仪”——这是一台由无数金属线缠绕、上有许多按钮及两个小型液晶屏幕的金属盒，只要按下启动按钮，盒顶正中就会打开，升起一个晶莹的球体。我全靠它了。

下一站是西汉凡阳王墓博物馆。方才 D 市市内的实验非常成功，我达到了我的目的，找到了古墓杀人案的目击者沈孟华，并共同制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我也很高兴能遇上小玲这样的姑娘，她对我的实验原理了解得深刻透彻，没想到 1998 年居然就有我的知音了。

发生在上个世纪的这场文物盗窃杀人案颇有几分神秘。根据小玲的分析，案犯应该是考古队的成员，这次作案的目的——一是可能因行踪败露而杀周明，二则为盗窃文物，三则是要不择手段地把沈孟华拉入犯罪集团。而临时召来的所谓乡政府的保安人员也很有问题，说不准也是走私人员冒充的，不然就很难想像案犯能单枪匹马杀死周明、打昏沈孟华后，再把她和一箱珍贵文物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到 D 市机场。

在我离开建国路之前，沈孟华和小玲冒着很大的危险给 D 市公安局以及汉墓附近那个乡的乡政府打电话联系。结果她们发现 D 市公安局从未接到有关方面报案，而乡政府也从未派人保护墓藏。也就是说，现在考古队是陷于一伙文物走私犯的魔掌中，而考古队员中有一个人很可能就是整个案件的主谋。

这个考古队人员少而精，自纪滨松教授以下，苏项、周明、吴欢和沈孟华都薄有声名。而周明已经被杀，嫌疑就落到了纪滨松、苏项和吴欢三人头上。要怀疑这三个人，对于沈孟华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无论如何她始终坚持：吴欢不是凶手。他对她的人格有百分之百的信心，这种毫无保留的信任令我感动。事实上，本来我认为吴欢才是最有嫌疑的人，因为凶手对沈孟华是怀着相当好感并不择手段地想把她拉上自己的那条道路。可既然沈孟华这样相信她的未婚夫，我也应该试着去相信吴欢，这也许可以对案件的分析有所帮助。

我又把实验地点放在发生过凶杀案的丹阳王一号墓，时间是 1998 年 7 月 29 日下午 3 点，我想先看看情况。真巧，我看到离我不远的地方蹲着一个男青年，手中拿着工具正在清理墓道。按沈孟华提供的情况判断，这个人就是吴欢。

吴欢非常机警，我的脚步声很轻，但他依然听到了。他猛地转向我，带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愤怒问：“你！你是谁？是你杀了周明对不对？”

我是在墓穴中“凭空”出现的——吴欢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怀疑我就是杀死周明的神秘凶手。

“不，你误会了。”我急忙解释，“我不是凶手也不是窃贼，我甚至不是你这个时空里的人。我是一个未来世界的物理学家，借助一种奇特的手段向你传导我的声音和图像，我本人还在2024年……”

“你不用编造什么科幻电影的情节了！我是一个尊重事实的科学工作者。我想知道的是，你是不是杀害了我的队友？你把另一位女队员带到哪里去了！”吴欢一边说一边向我猛扑过来。

我叹了口气，任由他的影像如一片雾气般从我身躯中穿过。还是让事实来告诉他——我们在彼此的时空，都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像。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匆匆走进墓室，正好目睹了这奇特的一幕，他倒退了两步，神色惊骇已极。他不禁脱口而出：“是真的！”

我脑海中如电光一闪——就是他了！

显然，打昏沈孟华的那个“高大的黑影”并不是这个中年人本人，但却是他的同伙。那人在执行任务之后，向这个中年人报告了墓中发生的奇怪的故事——也就是关于我的“虚像”的出现。当然，这个故事被视为无稽之谈，但肯定也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现在，当他亲眼目睹了“虚影人”的存在，同伙那令人不解的奇怪报告得到了证实，“是真的”三个字自然就冒了出来。

那个中年人被我吓跑了，也许他是想多找些人来壮胆。无论如何我已经能猜出他的身份了，他并不是“保安人员”，而纪教授不戴眼镜，那么他就是苏项。

所有事件的策划者是××大学考古系教授苏项。

惊魂未定的吴欢仍呆呆地站在我身后——穿过别人的身体，这种感受确实是一种少有的新鲜经历。“真的是个幻影，太不可思议了。”他口中喃喃道。

“周明是谁杀的？孟华又到哪里去了？”他仿佛是在问自己。

我觉得有些不忍，不论他信不信我都应该告诉他真相：“沈孟华被人诬陷，现在已逃到安全的地方。你现在身在贼窝，你的队友苏项可能就是所有变故的策划者，而所谓的民兵可能都是走私集团的人假扮的。”

“什么？”吴欢瞠目结舌地望着我。

“沈孟华让我告诉你，叫你放心，她现在没有危险，也会尽快把你救出险境。你赶快通知纪滨松，苏项的形迹败露后也许会狗急跳墙的。”

“你……”吴欢仍有些犹疑不定，但他对沈孟华的关心连傻瓜都看得出来，“孟华她……没事么？”

“她没事，你倒要小心。”我急急地说，“你赶快按我说

的去做，去通知纪教授。我也要去通知沈孟华，你一定要支持到她赶来呀！”

我关上了交流仪，吴欢焦急的面容在空气中消失了。我又赶回了D市建国路。所幸我可以把交流仪的“交流对象时间”调节得早一些，就不必担心路上耽误太久。

当我的身影又在屋中出现时，坐在地上的沈孟华一下子跳了起来：“他怎么样了？大家怎么样了？”

“你的未婚夫没事。但我怀疑苏项就是你们考古队的内贼。”

“是……苏老师么？”沈孟华叹了口气，但内心深处又觉得这未尝不是最好的结果——至少她的爱人和恩师都是无罪的。

站在一边的小玲和沈孟华轻声商量了一会儿，她们马上就取得了一致。沈孟华拿起电话听筒，开始拨号。

“我们打算报告公安局，尽快赶到古墓去。”小玲对我说，“谢谢你的帮忙。”

我望着她，顿觉语塞。她是一个这样聪慧的姑娘，如果是我这个时代的姑娘，我会爱上她的。

我忍不住伸手去抚她长长的黑发，我本不是个孟浪轻浮的人……但还是忍不住。虽然这只是她投射于2024年的一个虚影，我仿佛依然能感觉到手指所触之处轻滑如丝的感觉。她默不作声地拉住我的手，说是拉住，只是她手的影像触到了我的手背，明明只是个虚像，可为什么我的手背一下子火红发烫了呢？

“公安局的车马上就到，我们带上文物，和他们一起去古墓，快！”沈孟华一放下电话就冲着小玲大声催促起来。

我们立即分开。小玲有些不自然地说：“再见。”

“再见。”我忽然激动起来，“我……等会儿再到古墓去，我们还会再碰面，一定！”

5. 沈孟华箱子里的文物 是假的？不，不！

激烈的枪战刚刚结束，公安人员中有一人牺牲，两人受重伤，伤员已火速送往附近医院抢救。假冒的“保安人员”——走私集团的成员三人被击毙，两人受伤被俘，没有一人漏网。但是，主要嫌疑人苏项却在枪战中身亡，给案件的后期侦破留下了很大的困难。

我们来得还算及时，纪教授和吴欢虽然已被犯罪分子绑在车里，但幸未被害。我为纪教授和吴欢解开绳索，一时间泪水涟涟。想起我这一天中的奇特际遇，我为自己能恢复清白、脱离危险并最终解救自己的师长与爱人感到无比欣慰。

吴欢顾不上让被绑许久的肢体舒活筋络，就把我紧紧抱在怀里。我们分开还不到一天，可我们曾经走得那么远，几乎就

要永生永世不能再相见。

纪教授望着我们，带着一种长辈的理解之情笑了起来，但随即他又神色黯然地说：“没想到，苏项这样的人居然会……”

“不要再提那个人了。”我恨恨地说，“他杀了周明。”根据被捕的假保安人员坦白的情况，苏项是某国际文物走私集团的成员；在考古队发现古墓后，他假装与附近乡政府联系，其实是去通知同伙假扮保安人员来“保护”古墓。周明对他产生了怀疑，但又没有确凿证据，他与我约好谈话后就被假保安杀害。苏项对我早有企图，于是借此机会，嫁祸于我，打算先让我“畏罪潜逃”到国外，自然也就不得不上他的贼船。由于“虚影人”林凯风的偶然出现，引起了犯罪分子的恐慌；然后我又出逃，使他们人财两空；最后林凯风再次亮相，苏项慌乱中说漏了嘴，暴露了自己。作为国际犯罪集团的重要成员，他惯于铤而走险，与前来的公安人员展开枪战，枪战中，他误中同伙的子弹身亡——可这果真只是单纯的误杀么？会不会是集团成员杀人灭口之举？那“莽撞”的同伙也在枪战中被我公安人员击毙，使这“流弹”之谜成为永远的悬案。

苏项虽然人品可憎，但在学术上确有建树。我想到以前共同工作时也曾蒙他指教，又不禁心下惻然。纪教授与他共事多年，心中一定更不好过，他站在苏项的尸体旁边，呆呆出神。

我把黑皮箱交给纪教授：“老师，您瞧瞧，丢失的重要文物是不是都在？”

考古队的大客车上就有一间实验室，配备有各种考察文物确切年代的仪器。纪教授把箱子带进实验室，大概是要细细检查。

本来只需作个初步的鉴别即可，不会花很多时间。可纪教授进了实验室之后很久还没出来，我觉得事情不对，忍不住呼喊：“教授！教授！出了什么事么？”吴欢也跟着叫：“纪教授，你还好吧？”

实验室的门开了，纪滨松教授面色灰暗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箱文物是假的。”他说。

箱子里的文物是假的？不，不！

吴欢见我神色异常，上前扶住我说：“孟华，别灰心，这不怪你。文物迟早会找回来的。”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难道我在机场拿到箱子的时候，里面装的就是假文物了么？或是在阿洛家被调包的？想来前者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我要看看。”虽然我这样说好像是不相信纪教授，很不礼貌，但我觉得文物的丢失都是我的责任。我的心情在好不容易回复乐观振奋之后又一次变得沉重了。

果然，这些文物是仿制品，没有多少价值。但我心中有个疑问：丹阳王墓虽然一直以来就是我们考察的目标，但真正出土却是前天夜里的事，昨天才开始进墓室考察，今天清晨文物

的仿制品就已出炉，被装进我的皮箱，并和我一起被送到机场——这速度快得也有些离谱了吧？

陈平凑到我耳边说：“事情不对头。”

我霍然转向她。她的表情严峻，显然不仅仅是为箱中的文物是仿制的——我体会到了这一点。

“对不起，我曾偷偷打开过你的箱子，因为我那时还不能完全相信你。”

“接着说。”我的呼吸急促起来，我感到她要说出什么惊人的事情了。

“因为林凯风的出现，我吓了一跳，摔坏了一件文物。”她说。

我瞪了她一眼：这个毛手毛脚的丫头，居然损坏了文物，然后大约想蒙混过去。但已有一股朦胧的光亮照进了我的心里，我隐约捕捉到了她话中的线索：

“你是说——”

“可是那件文物，现在却完好无损，这不奇怪么？”陈平满脸是疑惑，她拿起一把放在假文物面上的小铜镜，“这个玉手柄本来被我不小心摔坏了，出现了一道极其明显的裂纹。可这一把却浑然一色（虽说是假玉），没有任何细小的纹路。这还不能说明问题么？”

“你是说，我带来的文物是真的？”

“是”

“可现在却变成了假的。”

“对”

“怎么变的呢？”我的身子冰冷——天，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纪滨松教授刚刚把箱子里的文物调换了。现在让公安人员去搜一搜，真的文物一定还藏在实验室里。”陈平这两句话说得十分响亮，吴欢、纪教授和两个公安人员显然都听到了。

纪教授回了回头，他脸上那种万分惊恐的表情深深刻在了我的记忆之中。他仿佛是一个建筑师，眼见自己多年辛苦设计建造的宏伟大厦在面前轰然倒塌，神经系统几乎要炸裂开来。毫无预警的沉重打击使我脑子里一阵茫然，一片空白。

纪教授转身向树林中跑去。两位公安人员立即追赶：“站住！快站住！不然要开枪了！”

枪声响起的那一瞬间，我真以为是公安人员开的枪。我的心像被人狠狠扎了一刀……啊，我曾经尊敬的前辈，我曾经崇拜的恩师！

国际文物走私犯罪集团的首犯纪滨松是自杀身亡的。他以“世界著名考古学家”的身份掩护自己，向国外走私了大批价值连城的中国古代文物。今年夏天，他就开始寻找他在考古研究中考证的西汉丹阳王墓，并为走私工作做准备。苏项是他的帮凶，也是事情败露后代他承担全部责任的替死鬼。纪滨松很欣赏我在考古学上的才华，也喜欢我的年轻漂亮，于是设计要

把我拉入他的团伙。整个计划都由于我的机警、林凯风的参与、陈平的细心而彻底失败了。

那个夏天的故事还有一段感人的尾声。案子水落石出后，林凯风的影像又在古墓中出现。我把案件的新发展告诉了他，林凯风说：“好，案子结了，我的任务也结束了。”

“真是谢谢你了。”我和吴欢说。

林凯风望着陈平，陈平默默无语。

我为他们感到难过。他们两人的爱情故事还来不及开始，就已经结束了。这情形就像一首徐志摩的诗：“你我相逢在黑暗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在对方的生命中，他们注定只能充当一个匆匆的过客。

还是陈平先开了口：“我承认我对你有好感，虽然说不上是爱情，但多少有点儿喜欢。可是我们并不是一个时空的人，现在的你，还在用尿布片儿呢……啊，多可笑。”陈平笑了起来，笑声有点儿怪。她笑出了眼泪，可那眼泪就止不住了……

陈平转身跑出墓室。而林凯风站在时间的彼方，凝望着她离去的方向，很久，很久……

6. 陈平：君不见，高堂明 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每当在昏暗的光线下照镜子，我就仿佛看见年轻时的面容从镜中倏地滑过，滑入一个不可知的时空中去了。

打开灯，一切都变得那么现实，那些年轻时的魅影也在灯光下蒸发得一干二净。

刚才我接到林凯风的电话，他说想要登门拜访。我没有拒绝。我倒想看一看，26年的时间，是否已使我记忆中的形象与现实走得很远。

他还是我当年看到的他，我却已不是19岁时的我。但这26年来，我走着自己选择的道路，我的人生充实而丰富。我早有了许多别的故事，而这，都需要付出时间来换取。

回想我的人生，我心怀坦荡，无怨无悔。

只在方才照镜的那一刻，恍然觉得时间的流逝如李白的诗歌：“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我也有了第一根白发。

想当初见到林凯风的时候，我19岁，他28岁，我还是那么稚嫩；如今回到他的时空，他仍是28岁，我却已45岁了，变成一位饱经沧桑的成熟女性。

我们在和永恒的时间捉迷藏。

我把灯光调得很亮，不怕它照出我脸上的每一道沟壑。我深知它是我所有宝贵岁月的徽章，记载有我不想忘却的回忆和我曾为之奋斗过的理想。

不过，林凯风并不知道我是谁，岁月的刻刀早已让我改变了容颜。春华已成秋叶，既有凋零，亦有成熟。

啊，他来了，真是我记忆中的模样。不，其实那记忆早已模糊，只是现在又陡然清晰明朗起来。是他走入了我的记忆。

我把他迎进屋里，为他沏了一杯绿茶。我实在不知道要说什么好。

他的目光却一直追随着我，他像是在——观察我。

“请用茶。”我说，我毫不畏惧地正视他年轻的容颜——对现在的我来说，他是多么的年轻呀——而年轻又是多么的美好！

他用双手捧起茶杯，低头喝了一口茶。他仿佛有点犹豫，但终于下定决心，抬头望着我说：“四个小时前，我刚见过你。”

我一惊，但马上又恢复了平静，我等待着他把话说完。

“26年来，你好么？”

这一瞬间，一股暖流涌进了我的心中，我禁不住热泪盈眶。这是感动的泪水，这是幸福的泪水。我举起手中的茶杯：

“以茶代酒，让我们为‘时间’干杯。”

“干杯！”

哥斯拉

胡承斯 杨霞 编译

深夜，在波翻浪涌的太平洋波利尼西亚海面，一艘日本远洋渔船在风雨之中飘摇。雷达显示，海底有一个巨大的不明物体在缓缓靠近。每个人都在这神秘的气氛中陷入了莫名的恐惧，恐怖尽头就是死亡：巨大的不明生物轻而易举便将这艘渔船击沉海底，船员们成了它果腹的美食。对这个怪物来说，鱼与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巴拿马的雨林区也发现了巨大的脚印，是恐龙复活？难道又一个恐龙时代即将来临了吗？

满世界都豪雨如注，与太平洋相距遥远的乌克兰也是一样。

在曾发生核电站泄漏事故的切尔诺贝利，年轻的科学家尼克在雨中工作。他的任务是美国军方指派的：研究受核辐射而产生变异的蚯蚓。尼克单纯快乐，跟电影里大多数美国一样。当他在雨中观察蚯蚓时一架直升机从天而降，悬浮在面前。

在一处医院里，日本渔船上唯一的幸存者躺在病床上，神志不清。一群神秘人物在这位老人身上作放射性测定，领头的神秘人物向老者再三询问，老人只是惊恐万分地重复着三个字：哥斯拉……哥斯拉……

哥斯拉是日本渔民中传说的一种海怪的名字。现在，传说成为现实，巨大的怪物正四处活动，并留下踪迹。尼克降落在中美洲的某地，希斯上校带着他突破记者的包围，引他来到一个大坑。尼克四面环顾，发现自己就站在一个巨大的三趾脚印里！

循着脚印，吉普车直奔海边，那里停靠着一艘被怪物袭击过的渔船，船体上几道巨大的裂口正与脚印上几个脚趾相吻合。尼克与美国军方一千人以及两个恐龙专家赶到时，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他们的领头人正是在日本渔民病床前出现过的一名神秘人物。他自称是保险公司调查员，这船是在他们公司投保的。但他的沉稳干练和神秘举止与一个保险公司的调查员相去甚远。

尼克在船体的破口处找到怪物留下的一丝新鲜残肉。

一个研究蚯蚓的家伙能拿这东西干些什么呢？同伴们实在不知道小小的蚯蚓同恐龙般的巨大怪物会有什么联系。

世界上正有大事发生，而一家忙碌的电视台，上上下下都在为不能采访到重大新闻而犯愁。漂亮善良的奥莉更有自己的苦恼，她不想老在名记者查尔斯手下打杂，尤其是为这个刚愎自用而又自私的家伙充当助手。

又一个风雨之夜。怪物在美国海岸出现，制造了又一起船毁人亡的悲剧。

它终于要登陆美国了！

经过对遇难船只上那丝残肉的分析，尼克反对怪物是一只

从白垩纪残存至今的恐龙的说法。他认为，海怪不是恐龙，而是南太平洋上由于法国数次进行核试验，由核污染引起基因突变的蜥蜴。他宣布，这是一个因基因突变而产生的新的物种，当然是一种可怕的物种。

哥斯拉登陆这天也在下雨。湿淋淋的码头上一派繁忙景象，浓重的鱼腥味四处飘荡。

漂亮的木板栈桥伸到海中，一个老头在雨中垂钓。他高兴地感到竿上沉重的分量，一条大鱼！只是这条鱼可能过于巨大，竟从他手里拖走了鱼竿。老头空着双手，怔怔地估摸大鱼的重量。海水像隆起的山丘一样鼓涌起来，这片海水的山丘向岸边沉沉地逼近。栈桥像用纸片折成的一样，迸散飞扬。

就从这一刻，怪物在码头上现身了。它是现代版恐龙，一头两百英尺长的巨大蜥蜴。人们不知道它为何长途奔袭，最后选择了纽约，也许是因为世界上只有这个地方巨大的森林般的建筑才与它的身材相配。

电视台老板仍在电话里不停抱怨，没有惊人的事件与报道，而海怪巨大的恐怖身影正从他身后的窗外走过。惊恐的女秘书提醒他，大新闻出现了，但他回头却没有看见。

新任市长里梅在广场上举行就职仪式，这个肥胖的政客正向冒雨前来捧场的人们表示感谢。怪物巨大的脚步声传来，新市长眼巴巴地看着自己治下的城市陷入一片恐怖与混乱之中。

美国人看到过许多巨兽在城市里肆虐的电影，现在，一只真正的怪兽降临了。快乐的美国人在大街上感到它的脚步声像地球心脏一样震荡，高楼大厦、汽车……像积木一样在怪物脚下粉碎。人们在怪物的阴影笼罩下东奔西逃。

奥莉正在向电视台同事维克多夫妻倾诉她在新闻界的失意，突然，电视上出现了有关怪物的报道，尼克与军方同事追踪怪物足迹的场面出现在屏幕上。这个熟悉的身影令奥莉更加伤感。她向两个朋友追忆自己消逝的爱情，原来，尼克是她大学时代长达四年的恋人，是事业的选择使他们天各一方。

此时，怪物令人恐惧的阴影笼罩了他们。

就在他们眼前，街道上的小汽车在怪物的咆哮冲击下像小甲虫一样翻飞，高大的楼房被怪物从中间洞穿，满街奔逃着惊恐的人群。维克多丢开两个女人，扛起摄像机迎着怪物冲了上去。怪物巨大的三趾脚掌泰山压顶一般向他踩下去，但他却奇迹般地躲过了劫难。怪物威风凛凛走过街道，留下大片的废墟。记者这才有些清醒，恐惧地大叫起来。

城市陷入一片混乱，新任市长里梅面对记者仍宣称在四年的任期中，将使这座城市更加繁荣。保险公司那个神秘人物走到里梅市长面前，告诉他，这个城市百分之三十的产业都在他的公司投保，所以，他将尽一切力量提供帮助。说话时，他把一个窃听器安装在了市长身上。市长带着窃听器进入指挥部，于是，那里的一切计划都被保险公司的神秘人物监听去了。

恐怖阴影笼罩下的纽约人去楼空，只留下武装到牙齿的军人；还有好事的记者们。维克多抢到的怪物镜头在电视台播出了，奥莉再次从电视上看到恋人尼克的身影。两人分手多年，她还只是电视台名记者手下一事无成的小人物。维克多的妻子告诉奥莉，最接近机密中心的尼克也许能够成全她实现多年以来的梦想。她还帮助奥莉移花接木，在大记者采访证上换贴了奥莉的照片。奥莉犹豫不定，上路去寻找尼克。她不知道前面等待自己的是获得独家新闻一举成名，还是失去了多年的爱情。

军队严阵以待，怪物却在摩天大楼森林里消失得无影无踪，经过反复搜寻，才发现怪物钻入了地下。

尼克对指挥官说，在城市地下巨大的迷宫里，搜寻是徒劳无益的，应该引诱怪物自动出现。

于是，几大卡车鱼倾倒在城市中央。深夜，大雨如注，把浓烈的鱼腥味播散到下水道里。大蜥蜴果然出现了，贪婪地吞食那大堆鲜鱼。尼克冒着生命危险拍下了它的照片。指挥部下达了消灭大蜥蜴的命令，步枪、机关枪、火箭炮、坦克便一齐开火，可唯一的效果只是激怒了怪物，令许多士兵丧命在怪物的巨掌之下。武装直升机出动，在摩天大楼的峡谷里追逐怪物。飞机上发射的导弹没有击中怪物，反而摧毁了著名的克莱斯勒大厦。因为怪物是冷血动物，体温太低，寻热导弹便奔向了灯火灿烂的摩天大楼。最后，几架直升机也被怪物粉碎在街道上，变成了几堆熊熊的烈焰。怪物又从人们眼皮底下溜掉了。

尼克采集到怪物的血液样本。他反复琢磨，这个新的巨无霸物种为何要从太平洋穿越中美海底，到大西洋岸登陆，闯进这个摩天大楼组成的大森林？一个奇异的想法闪过他的脑海。

尼克走进一家药品商店，买走了全部检测早孕的药液。

奥莉推门走进药店，问他：你有多少情妇遇到了麻烦？

尼克没有料到此时此地竟见到奥莉，惊喜万分。一对毕业之后八年未通音讯的情人就此相逢。

尼克见奥莉胸前挂着的采访证，祝贺她当上记者，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奥莉想要否认也来不及了。两人来到尼克的临时住处，尼克用检测早孕的试液，对怪物的血液样本进行检测。预料当中最可怕的结果成了现实：怪物怀孕了！尼克来不及与奥莉深谈，赶往试验室作进一步的试验，并要奥莉等他回来

尼克离开后，奥莉发现尼克桌上摆放着她的照片，心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时，一盒写着最高机密字样的录像带吸引了她的目光，她不由自主便把录像带塞进机器放了起来，录像带上记录着怪物出现以来的全部资料。一心渴望在新闻界取得成功的奥莉明白自己的机会终于来了，成功的诱惑太难于抵抗，她拿了录像带赶回电视台。

城市的地下迷宫里，军人们在四处搜寻怪物的踪迹。指挥部里，市长、军方高级将领都在费尽心思猜测，怪物下一步将干什么。

激动的尼克冲进了指挥部。怪物血样的化验结果证明了他的推想，大蜥蜴是到纽约的钢筋水泥丛林里产卵来了。尼克的想法受到了恐龙科学家的质疑：既然这是第一头变种生物，那它如何受孕，它是蜥蜴里的圣母玛利亚吗？尼克的回答很简单，这个对人类生存造成巨大威胁的新物种是单性繁殖。根据蜥蜴的习性，它已经或将要在纽约城里某处产下十二枚巨卵，但他的想法却受到了别人的讥嘲。这一切，通过市长身上的窃听器，都在保险公司那伙神秘人物的掌握之中。

就在这时，奥莉偷走的绝密材料在电视台播出了。

满以为自己会一炮走红的奥莉发现，自己的报道被查尔斯——那个无耻的名记者给剽窃了，同时，她还因此失去了刚刚重逢的恋人尼克。知道已经铸成大错的她，身不由己还是赶往指挥部，结果正碰见因泄露机密而被除名的尼克搭乘出租车离开。奥莉向尼克承认错误，并告诉他，这些年，自己远未取得成功，还没有当上记者，只不过是电视台里的勤杂人员罢了。尼克还是伤心地乘上出租车离她远去。

天正下着雨，奥莉眼前一片迷蒙，分不清是眼泪还是雨水。

维克多驾车跟踪尼克的出租车，以记者的职业敏感，他觉得自己可能会发现点什么。直觉很快就印证了。出租车没有去机场，却拐上了一条僻静的马路。

尼克也发现出租车没有走去机场的路，高叫停车。结果门锁落了下來，他想打开车门也不能够了。车一直开到一座仓库前才停下，司机打开前后座的隔离窗，回过头来。尼克认出，他就是保险公司那伙神秘人物的头头。

那人向他出示了法国情报局的证件，并自我介绍说是菲利普侦探。尼克遇上了一个间谍。他被带进了仓库，里面有一支精干的小部队。菲利普要他合作，一起去寻找怪物产卵的巢穴。菲利普还告诉尼克，他的任务就是为法国过去的错误做弥补工作，为了保全国家的形象，他只能偷偷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尼克答应合作，并在地图上标出了最可能接近怪物巢穴的地铁站口。

维克多趴在窗户上偷听到这一切，回去叫上懊悔不已的奥莉，带上摄像机一同去地铁站口跟踪菲利普与尼克一行人。

在地铁站里，他很快就发现了法国人与尼克的行踪。而在地面上，失去怪物踪迹的人们，又沿用尼克的老办法，在广场上堆起了鲜鱼。于是，正为即将孵化的卵储备食物的怪物又从地下出动了。这次，强大的火力跟踪追杀，怪物无路可逃，跃入了一个深深的湖泊。水下，有潜艇严阵以待，声纳锁定目标，鱼雷发射。怪物却出乎意料地径直游向潜艇，结果，潜艇用自己的鱼雷结束了自己。另一艘潜艇的两发鱼雷又奔袭而来，怪

物巨大的身躯沉沉地翻倒在深深的湖底。

指挥部里一片欢呼，沮丧万分的里梅市长又振作起来。人们都忘记了尼克的警告。

在地下，一条条鱼给尼克与菲利普一行指出了方向。最后，他们从一座摩天大楼的地下室爬进大楼内部。踩着脚下成堆的死鱼，尼克的预言被证实了。但这些卵远远超出尼克所预言的数字，更糟糕的是，一颗颗巨卵已经开始孵化了，而他们并没有带上足够摧毁两百枚巨卵的炸药，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巨蜥破壳而出。它们一出壳就有十来英尺长，而且都因为饥饿而特别富于攻击性。尼克一行人被困在了巨蜥阵中间，跟踪而至的记者维克多与奥莉也身陷绝境。巨蜥们纷纷破壳而出，令人恐怖的叫声在麦迪逊广场的圆形大楼中回荡。

在成群怪物的攻击下，菲利普的部下一个个丧身于巨蜥口中，最后，只有他与尼克在大楼里左冲右突。面临绝境的他，意识到必须把这里的消息通知给美国军方指挥部，但他却找不到联系的办法。正无计可施时，维克多与奥莉从上一层楼面跌落到他们面前。

尼克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情境下与旧日恋人再次相见，对她的怨气自然烟消云散。

聪明的奥莉想起了二个联系方法。他们来到麦迪逊广场的电脑控制中心，奥莉通过电脑与电视台的转播间取得了联系，但转播间的工作人员不敢按她的吩咐把消息发布出去。维克多灵机一动，把摄像机转向了咆哮着左冲右突的巨蜥群，工作人员这才同意由奥莉进行现场电视报道。

这时，里梅市长以为已经大功告成，要让市民尽快返回家园。作为一位新任市长，他太需要做点事情来证明自己了。原先怀疑尼克的恐龙科学家这时提醒希斯上校应该寻找恐龙的巢穴，军队这才再次行动起来。

奥莉的宿愿终于实现了，却是在几乎没有生还希望的情形之下。她从容地整理好发型，拿着话筒走到了镜头面前。她的形象取代了名记者的图像，出现在纽约城所有开着的电视机上。她从容镇定地把尼克博士请到了电视镜头前，现场采访。秘密终于对所有人公开了。尼克告诉公众，多年来，他都在从事受核污染而产生基因变异的生物编目工作，这所谓的哥斯拉不是日本渔民传说中的海怪，也不是史前恐龙的遗存，而是一个新的物种。目前，一头巨蜥产下的两百多枚卵已经孵化，如果不立即加以消灭，一年下来，它们将繁殖为四万头。要不了多久，它们就会代替人类成为地球新的主宰。尼克警告说，已经孵化出的这些怪物又饥饿又凶残，不能让它们冲出大楼，所以大楼必须摧毁。

结束特别报道时，奥莉镇定自若地强调即使他们没有撤出，大楼也应该毫不犹豫地加以摧毁。看来，奥莉是第一次当记者，也许是最后一次了。电脑上传来消息：战斗机已出动，六分钟内这幢大楼将不复存在。巨蜥们已经把电脑室四面包

围，他们无路可逃了。菲利普挥枪一阵猛烈扫射，打碎了一面钢化玻璃墙，四个人顺着绳索滑到楼下。曲折的楼道中，他们眼看要被一群巨蜥追上，尼克急中生智，掀翻了一个个堆满足球网球的货架，巨蜥们纷纷摔倒在地，他们才幸而脱险，终于来到通向大楼出口的大厅里。但是，大厅里黑压压地挤满了准备冲出大楼的巨蜥，封住了他们的逃生之路。

而战斗机正呼啸而来，离开火的时间只剩最后三十秒钟了。

又是菲利普挥枪打下大厅顶上一盏盏吊灯。粉碎在地上的盏盏吊灯使巨蜥受惊，让出一条窄窄的通道。四个人这才逃出了大楼。

导弹从机翼下飞掠而出，这座巨大的圆形大楼在凶猛的爆炸中腾起了烈焰。四个死里逃生的人趴在地上，看着一群巨蜥都被埋葬在了废墟里，这才缓过一口气来。

可是，据悉已被潜艇炸死在湖底的大蜥蜴又出现了。它俯身在废墟上，发出了悲怆而又残忍的嗥叫，大街上立时弥漫开血腥的气息。四个人跳上一辆出租车开始拼命奔逃。绝望的大蜥蜴愤怒追赶，巨大的身躯所到之外，楼倒人亡。有时，他们觉得摆脱了怪物的追击，可它又赫然出现在面前的道路上，这让人相信，怪物是有智慧的。当四个人庆幸面前再没有出现它的身影时，它却设下埋伏，小汽车径直开进了它张开的血盆大口。这时，尼克抓到了一段断头的电缆，闪着火花的电缆刺向怪物的上颚，使它大张巨嘴，出租车才得以飞驰而出。在指挥部的命令下，出租车驰向布鲁克林大桥。大桥上，怪物终于陷入了圈套，整个身子都被大桥上像网一样密集的钢缆罩住了。

怪物愤怒而又绝望地咆哮，整个纽约之夜都在这咆哮声中颤抖。指挥部调遣的战斗机适时赶到，一排导弹击中怪物的半边身子，又一排导弹击中它另一半身子。垂死挣扎的怪物挣脱了钢索，跃上街头，但它已经筋疲力竭，心有不甘地倒在了地上。

尼克走到怪物身边，看着这个曾对人类生存构成毁灭性威胁的庞然大物在越来越微弱的呻吟声里闭上了眼睛。怪兽像非洲鼓一样的心跳声也消失了，世界平静得就像这种声音从未出现过一样。转眼之间，劫后的大街上拥满了欢呼的人群。

尼克被记者包围，但他深情地看着奥莉说，不，我的新闻只提供给一个记者。这回，奥莉扬眉吐气，炒了自己老板的鱿鱼。命运让一对有情人又走到了一起。

欢乐的人群里却没有了菲利普的身影。

维克多为自己摄制到的历史性场景而得意洋洋，不想，摄像机里却没有了录像带。这时，尼克的手提电话响了，从欢乐的海洋之外传来了菲利普那饱经沧桑的声音，他感谢尼克的合作与支持，同时，他告诉尼克，录像带在他手上，回去作一些必要的删改后，就寄还回来。

奥莉问尼克，那个法国人是干什么的？尼克淡淡地答道：

保险公司的调查员。

《独立日》 原班人马再推科幻巨片：《哥斯拉》

一个遥远神秘的日本传说

哥斯拉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一首日本渔歌里。那是渔人传说中一种恐怖怪物的名字。

同时，哥斯拉在此之前已是一个不朽的电影角色，在全世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它是由日本的 TOHO 公司于 1954 年首先塑造出来，推上银幕，同年在 GOJIRA 与观众见面。TOHO 公司至今仍享有制作版权。该片的美国版本于 1956 年上映，片名为《怪物之王哥斯拉》。影片使雷蒙伯尔和塔卡西·希姆来迅速走红。哥斯拉这个形象在 22 部影片中都有出色的表演。其中包括新近日本排行榜上的《哥斯拉与莫斯拉》和《哥斯拉与德斯托若亚》。事实已证明，哥斯拉这个形象已不只是一个出色的攻击者，多次目睹哥斯拉出击的东京人就是最好的见证人。

哥斯拉这个不朽的形象激发了爱马里奇与德夫林。两位电影界的大腕希望继《独立日》之后再次联袂合作，拍摄一部刷新全球票房纪录的大片。

德夫林说：“由于《独立日》带来的惊人反响，罗兰和我有幸到全球各地宣传促销。每到一个国家人们都会提出这样一个相同的问题：我们下一部作品能否像《独立日》一样杰出？这当然是个难于回答的问题。而哥斯拉这样一个显得有点离谱的题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进行新的尝试的好机会。它使我们能把事业做得更大，更富挑战性，更具有惊人的魅力。”

哥伦比亚—三星影视公司曾与爱马里奇和德夫林接触过，但他们两位并没有立即投入影片的拍摄。“有四次这样的经历，”爱马里奇回忆说，“当时，我还不能肯定，自己能否完成一个远离矫揉造作风格的宏大制作。但当我更仔细地琢磨这件事情时，我就更多地感到了这是个极具诱惑力的好差事。”

“哥斯拉的挑战性在于，当人们一想到它，就立即会勾起愉快的怀旧情愫，而这种情绪让人们不会过于认真。于是，问题就从脑海中浮现出来，怎样重新塑造哥斯拉的形象？”德夫林补充说，“我们感到只有利用先进的特效技术才能达到预期中的效果。”

“怪物顶尖大片”诞生记

爱马里奇称《哥斯拉》是“怪物顶尖大片”。他说，“我们希望拓展每一种视觉效果局限。电影拍摄技术年年都在更新，我们每拍一部片子都采用了新的拍摄工具。在许多方面，这部片子实际上比起《独立日》要复杂许多。简直是浩繁的工

程。”

“这样一部片子是对我们实力的验证，”执行制片人尤特·爱马里奇补充说，“拍摄涉及到各种不同视觉和机械效果的影片，使我们感到非常愉快，因为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进行更高层次探索的良机。”

在《独立日》的摄制中，制片人采用了多种特效以展现其中的巨怪，包括模型、动画电子模特和电脑生成图像。随着拍摄进程的展开，电脑生成图像对于合成这个新怪物果然表现出了极大的优势。

比尔·费伊解释说：“同《独立日》一样，对于《哥斯拉》，我们的原则也是用最好的技巧获得最佳的效果。我们发现电脑生成动画技术拍摄哥斯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是任何其它处理方式所无法比拟的。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而我们更拥有一流的能够熟练操作这些新技术的艺术家。”

“当特效制作取得进展，尤其是引进了电脑生成图像技术使制片人能够重新塑造并在很大程度上重新阐释，从而给怪物哥斯拉这个形象注入新的活力时，那是令人振奋的。”德夫林忙不迭地插话说，“我们之所以花这样的代价来做这一切，是怀着对哥斯拉的钟爱与崇敬之情。我认为只要你是满怀爱心去完成这些作品，你就自然而然地体味到这个题材的喜剧意味。”

德夫林对该电影表现出的个人热情直接源自于他少年时代的经历。

“我是在洛杉矶长大的。那时，星期六的下午就会上映有关哥斯拉的老片子，随后才是星际旅行系列片。我就是泡在这些电影里度过星期天的。”

爱马里奇说，他沉迷于哥斯拉时并没有想到要重拍这部片子。

“我没有想重新塑造一个与从前不同的哥斯拉。我们保留了原电影故事的基本轮廓，怪物是由核辐射导致的。这就是我们从原片中获得的所有东西。接下来，我们便问自己：这样一个怪物，这样一个故事，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该怎样去做？我们把从前那个哥斯拉暂时抛在一边，然后问自己：什么叫恐怖？什么又叫新颖？哥斯拉打乱了一个城市忙碌有序的生活，但它的真正可怕之处在于：它像一个落入陷阱的动物那样疯狂挣扎：在于你必须面对一个巨大而变幻无常的怪物。我们把创新留给了帕特里克·塔托坡罗斯。”

爱马里奇指派帕特里克·塔托坡罗斯完成塑造哥斯拉造型的任务，《独立日》中的外星人形象就是由他设计制作的。

出生于法国的帕特里克在戛纳与爱马里奇和德夫林会面，两位制片人当时正在戛纳为《独立日》做宣传。但接踵而来的促销旅行与影片引起的轰动，削弱了爱马里奇与德夫林立即着手拍摄下部大片的兴致。

最后，是帕特里克的设计草图重新激活了爱马里奇与德夫

林对《哥斯拉》的热情。

“他们告诉我说，当他们第一眼看到那些草图时，顿时就对电影生出新的展望，草图本身就给你以信心。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感到自己就是它的一部分。”塔托坡罗斯如是说。

爱马里奇委托塔托坡罗斯依据草图制作了一尊模型，期望这个新的怪物能向哥斯拉版权的所有者 TOHO 施展魔力。

“TOHO 对于爱马里奇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想做这个片子，不能离开 TOHO 的祝福。”费伊回忆说，“我们在日本与 TOHO 的经理们会面，随身带去了那个模型。我们在模型上盖了一块黑布，将其放在桌子中央。它静静地立在那里，仿佛正把我们对电影的新的理解与看法娓娓道来。直到最后，我们才轻轻揭起了那块布。”

给哥斯拉的新造型掀开神秘面纱这戏剧性的一幕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谁也没有吱声，”爱马里奇回忆说，“只是盯着看，接下来是好几分钟的沉默，然后他们才说，明天你们能再回来吗？”

怪物和爱马里奇的魅力感染了 TOHO，当制片人踏上归途时，他们已经取得了对方对新影片想法的首肯。

德夫林说，他们通过《独立日》同日本观众建立了极好的联系，这为《哥斯拉》的制作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我们在日本宣传《独立日》时，日本人民和新闻界都作出了热烈的反应，”德夫林回忆说，“这大约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总统决定使用核武器，而后又为他的决定和因此引起的毁灭性灾难感到之际舍己拯救家人。我相信，这两个方面唤起了日本人民的特殊感情。正是那些对《独立日》表现出特别兴趣的人们十分欢迎《哥斯拉》的到来。”

《哥斯拉》摄制拾趣

影片首先是在纽约拍摄，97年5月转到曼哈顿市内和附近地区，然后回到洛杉矶。选择纽约拍外景是因为它的城市景观十分宏伟，从华尔街到中央公园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为怪物提供了一个恢宏的活动场景。

“我们需要一个与哥斯拉相配的外景拍摄地，继东京之后，只有纽约有那样的规模与气势，”费伊解释道。爱马里奇又补充说：“的确，有些城市和它们的轮廓线可以用其它外景拍摄来代替，但纽约绝非这样的城市。它无疑是美国的一大杰作。”

但这并不是说，在纽约拍摄该片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每部影片都会生出些节外生枝的事情，”爱马里奇谈起话总是富于哲理，“有许多电影是在美国拍的，而怪物本身，即使它真不在那儿，可它实在是个庞然大物，我们做片子时不得不去拍更多的建筑群，城市街区。比起做《独立日》来工程

要浩繁得多。有许多预先希望能在纽约完成的工作，事到临头却根本完成不了。电影中的混乱场景全是人工制作的。”

具体而言，纽约城只允许他们在晚上八点清理了街道以后才能拍摄。所有的摄影机、灯光、卡车和相关设施、人员必须在这之前准备妥当。一个标准的电影日通常需要大约 12 个小时。纽约城的特殊规定加上十分短暂的春天夜晚，倘若爱马里奇和手下没有将一切做得这样井然有序，这样富于成效，很难想像他们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

“我们有许多不同的、大的外景拍摄基地，尤其是在纽约。实际上，我们是在纽约完成大的外景拍摄，而把更棘手的制作拿回洛杉矶去完成。”电影摄影师耶里·斯特哥尔解释说，“每一个镜头都牵涉到一大批特别的人员，机动升降架和灯光更是必不可少。不论在什么地方拍摄，都得把笨重的设备转移到那儿去。”

哥斯拉一路远征，摧毁万物，在街道上留下了堆堆瓦砾，根据拍摄角度的需要，美术部门总是不得不反反复复进行布景。这种复杂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于要拍摄什么，在事先必须有清醒的把握。

斯特哥尔和他的同仁们以军事行动般的周密来迎接这种挑战。“我们的时间十分有限，因此事先必须把街道布置和装饰妥帖。由于我们是在纽约主干道上拍摄，做好预先计划显得尤为重要。麦迪逊大街的灯光照明是一项浩繁的工作，罗兰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减少镜头交切。我们对于这一切的安排完全不敢有任何疏忽。在如此短的时间完成这些复杂的工作正像是一次军事行动。”

制片人助理彼得·温瑟尔和视觉效果监督沃克尔·恩格尔从直升机上俯拍，形象地展示了怪物哥斯拉眼中的曼哈顿。

作为第二摄制组的制片人，温瑟尔也参与拍摄了一些不那么有吸引力的，更富于尘世感的城市景观。这个紧凑的摄制组整日在城里奔波，模拟摄制直升机穿越城市时在街道上空陡直飞行的场景。从地面，到天空，再到地面，大幅度跳跃摇拍的镜头栩栩如生地展示了哥斯拉登陆纽约时威风凛凛的气势。一连串静止感光镜头将纽约城和城里的那些世界著名的胜地历历再现在人们不断延伸的视线面前。

塑造哥斯拉形象一系列复杂的效果由恩格尔负责。恩格尔因成功制作了《独立日》的惊人特效获得“学术奖”。《独立日》中的数字化机械特效超过了单纯的真实表演，但在《哥斯拉》一片中，情形却有所不同。

“刚开拍《哥斯拉》时，我跟第一摄制组交道颇多，而且整个现场表演拍摄，尤其是外景拍摄干得挺棒。我那样做是为了以后很好地配合哥斯拉进入背景。”恩格尔如是说。

爱马里奇千方百计运用各种特效技术，从很多方面都可以说爱马里奇与哥斯拉是有缘的。

恩格尔曾经说过：“与罗兰的合作，至少从视觉效果这方

面来看，他帮了我的大忙。因为他十分清楚怎样将视觉特效放进现场表演中去。同时，与罗兰很容易沟通，他会把他的想法明明白白地表述出来。”

爱马里奇过去由于有从《星门》到《独立日》的拍摄经历，这就使其对怪物历险片的拍摄有了充分的把握。这在《哥斯拉》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单是第一周的拍摄，每一天动用的临时演员就达 100 至 200 人之多。护航军用运输工具种类繁多，吉普车、坦克和各种武器，构成的阵势十分浩大。

在纽约城，几乎每一拍摄片断都有很多个照明源，与之相配的机动升降架直插云霄。仅纽约富尔顿鱼市的镜头就动用了七部摄影机，同时捕捉几百名临时演员的表演场景。

“影片的大部分是在夜晚和雨中拍摄的，因此观众见到哥斯拉时有朦胧的感觉，”德夫林说，“黑夜和雨为我们展现出一种难以通过制作而达到的效果。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效果来表现哥斯拉的神秘与危险。看不清的东西往往比看得清的东西更能给人造成悚然的感觉。”

当哥斯拉真的临世时，德夫林对观众承诺：“他肯定比过去影片中的哥斯拉更加凶悍，壮观，令人惊愕。哥斯拉——一个敏感的，一个致命的，一个风驰电掣的杀手。”

宇航员信箱

山东烟台三中高一(3)班王晓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宜四中高九九级(2)班张杨、广西钦州二中初三(5)班方建潇问：能否介绍一下“阿尔法磁谱仪”的有关情况？

答：阿尔法磁谱仪(AMS)是一种当前最先进的粒子物理传感器，是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领导的一个大型国际合作科学实验项目，其国际合作伙伴来自芬兰、德国、意大利、中国、罗马尼亚、俄罗斯、瑞士、法国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它含有一块巨大的永磁体，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承担了永磁体的研制任务。

AMS计划的科学目标是增进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并以此加强人类对宇宙起源的了解。具体地说，AMS的科学目标是寻找反物质和暗物质的宇宙射线。科学家普遍认为，宇宙起源于150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根据粒子物理学理论，在任何时候，粒子产生的同时必有“反粒子”产生。按照这个理论，大爆炸理应产生同样数量的物质和反物质。反物质的原子核由反质子和反中子组成，带负电荷。迄今为止人类尚无法证明反物质的存在。暗物质是目前困扰天体物理学和宇宙论的另一大难题。天文学上把宇宙中用光学望远镜或射电望远镜都看不到的物质称作暗物质。暗物质在银河系和宇宙中大约占90%。

从理论上讲，倘若反物质存在，当它与物质发生碰撞而互相湮没时，就会有一种高能粒子射线——伽玛射线产生。阿尔法磁谱仪的基本原理就是在太空中放一个磁场很强的磁铁，当带电粒子穿越这个磁铁时，受磁场作用，其运动轨迹会发生变化。通过研究粒子运动轨迹的变化情况，科学家们可以搜寻反物质和暗物质的踪迹。AMS地面系统的设计和制造主要由芬兰负责。此次发现者号航天飞机携AMS设备进入太空，如能通过全面性能检测，美国宇航局将把它转移并安装到国际空间站上，并在那里工作大约3~5年时间。参与寻找反物质计划的科学家说，AMS在国际空间站上服役期间，将有上百亿个质子穿过探测器。只要太空磁谱仪能发现一个反氦核，将可推断宇宙中存在反星系；发现一个反碳核，就可推断有反星球存在。

四川省中江卫校唐雪问：在空间站上，刮胡子、刷牙、洗脸跟在地面上有什么不同？

俄罗斯宇航员伏·列别杰夫答：在空间站上，我们使用带有须渣收集器的特制刮脸刀刮胡子，然后通过一根密封管将刮下来的胡须渣子让吸渣器吸走。如果让它们在空间站飞舞是非常危险的。

在太空中刷牙多半不是用牙刷，而是用湿毛巾清洗牙齿。试想一下，如果单独用牙刷的话，就会把事情弄糟。比如说需要先把牙刷取来挤上牙膏，人在事先装了水的缸子里含口水，再刷牙齿，刷完以后还要用水漱漱口，环节这么多，出漏子的机会也多，而且脏水怎么处理也是个大问题。专家还告诉我

们，使用毛巾刷牙还能起到按摩的作用。当然，如果发现口腔内存在有害病菌，我们也会使用电泳牙刷挤上特制宇宙牙膏彻底刷一次牙，以达到消灭病菌的目的。

在空间站上洗脸与在地面上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并不真用水洗，而只是用湿毛巾擦，擦擦脸，擦擦头发，最后还要将毛巾缠在刷子上完成头发的梳理。

辽宁省沈阳铁西区张安慧问：日本是个很发达的国家，它有没有自己的航天中心呢？

答：日本有两座自己的航天中心，它们分别是鹿尔岛航天中心和种子岛航天中心。日本宇宙事业开发团自 1969 年创立以来一直非常重视航天中心的进一步建设和发展。

鹿尔岛发射场，又称内之浦发射场，位于日本九州的鹿尔岛县境内，有两套发射设施，分别用于发射 L 阳 M 系列火箭（L 和 M 系列火箭都是日本研制的试验火箭）。这座发射基地所处的位置，能把卫星送上倾角为 30 度的地球轨道。

种子岛发射场位于九州南端的种子岛，与鹿尔岛发射场毗邻。它有供 N 系列和 H 系列运载火箭发射的设施。种子岛的光学、无线电测位跟踪站和遥测数据接收站设在竹畦岛，距种子岛 22 千米。

令人鼓舞的好消息

我国载人航天预定明年实现

我国是继美、俄之后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在世界航天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目前又正在研制宇宙飞船，预定明年实现载人航天。明年恰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中国成为继俄罗斯、美国之后第三个太空大国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

我国十分关注国际载人航天的动向，也非常重视这个领域的研究和开发。在国家制定的《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中已经明确提出：加强研究载人航天技术，保持我国在这个领域里的国际地位。实际上，早在三年前的 1995 年我国航天专家就曾透露，中国已经掌握了太空飞行技术。掌握航天器的回收技术是载人航天的前提，自 7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发射了 17 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已成功回收了 16 颗，说明我们已经具备了载人航天技术的基础。

载人飞船是指能够保障宇航员的外层空间生活、工作并能返回地面的航天器，它是运行时间有限，不具备再补给能力，仅能一次使用的返回型宇宙飞船。这种飞船既可独立进行航天活动，亦可作为往返于地面和空间站之间的渡船，还能与在太空中运行的航天器对接后联合飞行。我国载人飞船的具体名称及其特点尚未向世人公布。

我国也十分重视宇航员的培训。从 1967 年开始，全国共挑选了一百多名优秀航空飞行员加以训练，到目前已有多名入

选宇航员，其中两名于去年底在俄罗斯加加林宇航员培训中心以优异成绩结业，已熟练掌握了俄国太空船联盟号的驾驶技术，完成了太空飞行的准备工作。

我们企盼 1999 年早日到来，期待着自己的宇航员飞向太空那激动人心的时刻。

(李彦卓 供稿)

仙乐

李思 山西省榆次市一中文补(1)班 030621

学校还没有正式开学，只有几个兴趣小组活跃在校园里。

阿仙抚弄着心爱的小提琴，望着窗外。

再过一个月就是国庆文艺会演了，压轴戏毫无疑问是阿仙的小提琴独奏，可到现在还找不到新颖的曲子，这时她忽然想起了勇子。勇子是阿仙的好朋友，爱好特广，除了是乐队的主力外，还是天文组的副组长，可就是做事毛手毛脚的——这不，说要帮阿仙找乐谱，现在天都黑了也没露面。“真讨厌，跑哪儿去了？”阿仙正在嘀咕，门“吱”的一声被推开了，勇子兴高采烈地跑进来：“阿仙，我去天文台了。”也不管阿仙正撅嘴生气，勇子一口气喝完了桌上的汽水，继续说：“真是棒极了，金都 D—80T，天狼 F—100T 金天王，精确的天象盘，各种滤光膜，星坐标，寻星镜，立像天顶镜……”一口气说了一大串名词。主楼顶上那圆顶的天文台还没有装备完善，学校就破例向天文组开放了，这也难怪他那么高兴。阿仙瞟了瞟满头是汗的勇子，扔给他一册线谱本：“去音档室抄几支曲子吧！”说完抱起小提琴推门走了，只剩下张大了嘴的勇子目瞪口呆。

勇子抱着线谱本爬到四楼音档室，管理员早走了，摸摸冰冷的锁孔，勇子叹了口气：“明天恐怕阿仙要生气了。”无奈地晃晃头正要下楼，忽然想起，上面就是天文台，此时天色已晚，正是观星的好时候，何不一试？三步并做两步，勇子上了楼顶，放眼一看，嗨！八月末的星空真是异常璀璨：天琴和天鹰快到天顶了，东边无幕上飞马座将去犹存，瑰丽的“七姐妹”在远处微笑，仙后座呈现出大大的“W”，北赤附近的一等毕宿五是那样明亮，远处的天蝎尾巴拖着奇异的光……勇子揉揉酸痛脖子，掏出钥匙打开了天文台的门。

可以开合的顶壳边缘镶着一圈白色的灯管，这下面将要安放一台大折射望远镜。今天上午吴主任把钥匙交给天文组之前详细讲解过天文台的运作方法，下午他们又自行熟悉了一番。勇子轻车熟路地走近前窗，摁下一个按钮，前窗的弧形玻璃提升上去了。他坐到工作平台前，把旋上高分辨物镜的 F—800T 天狼望远镜伸出窗外，接着固定好寻星镜。他已经不是第一次用望远镜观看星空了，可仍是那么欣喜。窗外的星群仿佛更是快乐，在深邃的天幕中眨着眼。他不经意中又看到昂星团的“七姊妹”。勇子忽然想起何不趁此把以后要画的星图画下来？随手一摸，只有阿仙的乐谱本。“顾不得那么多了，就画在这上面吧。”勇子展开乐谱本，调好三角架的高度，抬起镜头，满脸的庄重。

“赤道经 4 时 20 分，北赤纬 10 度。”左手调动镜身焦距，透过寻星镜，那是与御夫座相接的金牛座，锁定目标范围为金牛座。勇子接通了电子调焦仪，把星等标对照表摆到面前，

将《帕洛玛天图》展开到金牛座，铺在平台上。“金牛座，三等星。”右手在五线谱的第三线涂了一个点。金牛座有很多疏散星团，镜头转向距地球400光年的昴星团，“金牛17，四等星。”在五线谱的第四线涂了一个点。“金牛19，六等星。”在线谱的第一下线涂一个点。“金牛21，五等星。”在第五线上涂一个点。“金牛23，五等星。”第五线上涂一个点……乐谱本翻过了一页，为了明晰，每到三个三等星就在中间画一条短线。很快几个小星团的描绘完成了，乐谱本翻过了三页。镜头向左转，一颗蓝白色仿佛带着面纱的星出现在视野里，“昴宿增十二，五等星。”对照着《帕洛玛天图》，勇气在第五线上用一个圆圈代表这颗似有气壳的恒星。镜头从左上角转向下方，那是另一个疏散星团，“金牛，一等星。”这是第一颗画在第一线的星……乐谱本又翻了三页。勇气伸了个懒腰，已经午夜了，一颗流星划过夜空，勇气随手在乐谱本上划了一条长线……

放开望远镜，总算从沉迷中醒来，实在是困了，勇气连打了几个哈欠，收起乐谱本，把仪器归回原位，又摁了一下按钮，前窗的弧形玻璃合拢了。锁好天文台的勇气转身向楼下走去，路过音乐室时，顺便把乐谱本放到自己的桌上，念叨了一句：“明天向阿仙道个歉吧！”便一路数着星星回宿舍去了。

“要是勇气没找到曲子，今天就不理他。”阿仙一边推门一边嘀咕。门开了，勇气桌上那个乐谱本映入眼帘，翻开看看，嗨，抄了整整六大页！“倒还勤快！”阿仙禁不住夸了一句，把乐谱夹在窗前的谱架上，拿起自己的小提琴，正要开始拉，却不由得皱紧了眉头：这是什么怪曲谱啊！开头没有任何注明，整个一大节中有许多不规则的小点，有的地方莫名其妙地出现起伏和波澜，倒像是未经雕琢的草稿。没法，只有对付了。阿仙拉出了第一个音，接着试探着又拉出几个音节，音调滑向低沉。阿仙忽然感到一种深沉的颤动传遍全身，她的手不由自主地拉下去。第二个小节从弦上飘出了，激越的旋律荡漾在她的四周。当第三个小节飘出时，阿仙已经无法摆脱这种神秘的魅力，心中的震颤仿佛就是琴音的共鸣。曲调转向流畅，一个个小节从弦上流出，不等长的音节就由阿仙凭着灵感任意发挥。何等奇妙的感觉！从没有练过的曲子竟汹涌而出，每个流出的音符都含着独特的韵律，没有堆砌，没有雕琢，各个音符无拘束地结合在一起，却构成最完美的组合……阿仙心中惊叹不止：这绝对超越了创作的极限，这是天然的音乐！勇气呀勇气！看不出你还是个天才哩……

此时，勇气走向音乐室，隐隐约约的音乐声传入耳中，一种飘然的感觉伴着乐声荡漾，推开音乐室的门，勇气呆住了，阿仙面对着乐谱站在窗前，手里的小提琴正淌出那妙不可言的曲子，伴着浮动的光华，勇气脑海里浮现了深邃的天幕，璀璨的群星……勇气随着那奇妙的音符，不由得闭起眼，在星云中穿梭，神游于飘动的浮光里。睁开眼，只见阿仙的右臂高高抬

起，琴弓在弦上猛地一划——一颗亮丽的流星划过静谧的夜幕，音乐戛然而止。

屋里不知何时聚满了人，全身浸满幸福的感觉难以言表。阿仙向勇子捧起乐谱，语调中带着无法形容的感激：“你的乐谱……”勇子盯着乐谱，回答里透着不可思议：“我的星图……”泪水在激动中流过脸颊融入嘴里，竟是甜的。大家的心里只有两个字：

仙乐！

信息斗士与机器人

[英]南希·克雷丝著 谭建华 杨霞译

· 主持人的话 ·

这里介绍的是一篇刚在美国杂志刊出不到两个月的作品。如果说，怡雯主持的这个栏目在追求什么变化的话，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们在谋求作品的多样性——多种题材选取、多种写作风格——基础之上，现在对及时性给予更多的考虑，希望对本刊读者迅速掌握国外科幻创作的最新趋势有所助益。

“科幻之窗”是一个眺望异域风景的好地方，同时也是一个有关国外科幻创作的信息库。长期阅读的读者，当会更多体会到我们的编辑意旨。

《信息斗士与机器人》这篇小说，有比较完整的科技内容，但更突出的却是“信息斗士”艾伦·哈勒这个时代弄潮儿，在信息社会中的真实处境。这种真实既体现于外在的描绘，更体现在作品所涉及的内心层面。这点虽然着墨不多，但却传达了更多的信息。

客机即将降落洛根机场。艾伦·哈勒将他领带下端的尖角翻转过来，看看缝缀在那儿的PID上显示的他亲人的图像。只要图像不是黯淡无光或者一动不动，那就说明亲人们平安无恙，大可放心了。

“啊哟！瞧瞧，您的这个是什么玩意儿呀？我可以请教一下吗？”邻座的老太太终于抓住机会跟这个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人搭上话了。艾伦差点儿便要一口回绝。这时，他的手表报告：还有三分钟即将着陆。三分钟，干吗不同这位亲切的老太太谈谈，消磨枯坐的时光呢，也许碰巧还能搞到一点有用的信息。

“这个叫PID，就是‘个人图像显示器’。这是我的妻子凯瑟，这两个是女儿和儿子，还有两个是我得力的助手。他们的衣服上都分别安装了一种名叫‘个人电场交流器’的设备，用来显示本人身体的电场状态，同时也发射并接收安装了‘个人电场交流器’的其他人的电场状态，显示在PID上。您瞧，我妻子的图像有一种稳定的颤动，她可能正坐在终端屏前翻阅资料。女儿苏瑟蒂的图像振荡得很厉害，表明她正在作高速运动，也许在打网球吧……”

“您让您的亲人身上成天带电？”

“没事，这是……”

“你就像一个老大那样成天监视他们……”

艾伦一见飞机已经停稳，便不顾老太太瞪着的双眼，拿起他的东西向舱门口走去。艾伦已养成争分夺秒的习惯，乘飞机总要订购能最先下机的座位。当别人还在收拾行李时，他已下到机场，大步向出口走去，同时还接通了他的助手的电话。

“乔恩，有收获吗？”

“一个三级机会，让汽车商大有可为啦。一家叫无花果布丁的公司推出了一种名叫‘消息筛选’的新产品，可以根据顾

客提示的要点在网络上不停地搜寻，将各种新产品的信息同顾客原来的爱好比较，用统计法替顾客作预选。据他们说，成功率可达 93%。”

“真的吗？太棒了！”

“值得一干。”对方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无花果布丁”，真叫得怪。这一定是个老头儿的主意。上一代人不是把一种水果的名字用来叫他的计算机吗，还有把一种热饮料的名字用来为一种人机对话语言命名的呢。老家伙们真有一套。对，值得一干。

“您的汽车在这儿等您啦。”他的手表提醒他并在表面上显示了图像。“谢谢。微型全球定位系统乐于为您效劳。”

艾伦在人群中左闪右避，不停地向外走去。驾驶员也在用定位系统跟踪着艾伦，已把车门打开。这是乔恩典型的缜密计划安排，体现了最高效率。艾伦不用浪费口舌，坐上车后，便在膝上摊开了他的网形网络。

网形网络是他的哈勒企业公司即将上市的最新产品，是他的王牌货，用光纤织成的网形布，又轻又软。不用时可以像手巾那样折叠起来，使用时能够像眼下流行的终端那样接收大量信息，能够显示各种各样复杂的图像。终端用他的语音启动，也可用特定的触摸指令启动，又快又准，既可以灵活地与他的 PID 联结，也可以联结其它资讯设备。网形网络体现了高新科技的最尖端成就，肯定会让一切跟哈勒企业有联系的人发一笔大财。

艾伦向网络下令：“显示乔恩资料。”网络上立即出现了有关“无花果布丁”的资料：股票收益、年度报告、内部分列报告，还有根据哈勒投资算法由乔恩作出的评价。在信息领域中，乔恩算是最出色的了。当然，他自己，艾伦，又要胜他一筹。不错，“无花果布丁”的资料看起来好极了。

他的手表又提醒他了：“五分钟内将抵达计划第一站。”

电话铃响起，正值网形网络在使用之中，电话便自动转入网络，凯瑟的影像出现了。

艾伦发出指令：“凯瑟资料。”

凯瑟的声音说道：“嗨，亲爱的，计划变动了。”

艾伦目光依旧审视着无花果布丁的资料，口中回答说：“传过来。”

“这都是苏瑟蒂闹的。她闯入了丹佛少年溜冰冠军赛半决赛。”

“好样的。”艾伦心中念叨，妈的，我女儿真了不起，只是查利要差点劲……“我会去电祝贺她。”

“好的。不过她要乘星期二早上 9 点 20 分的航班，那时，我要到阿尔布开克去为达林顿案件出庭。你可以送她上飞机吗？”

“等一下。”艾伦调来他的经过最新修订的日程安排，“哎呀，不行。帕蒂拟的日程，从星期一晚上到星期二下午在布鲁

塞尔，然后到伦敦一家生物工程公司作短暂停留，再从那儿飞回家。”

“好吧。”凯瑟的口气依旧是愉快的，艾伦就爱她这一点。“我会安排司机去送她上机场，让肯宁太太送她上飞机。只好这样弥补了。嘿，咱俩星期三上街好好吃一顿再狂欢一夜的计划没变吧？”

“我查一下。好，看来可以。5点钟，芝加哥广场见。”

“我一定来。”凯瑟回答，“你给查利去一个电话，好吗，就在今天。”

“查利怎么啦？”

“还是那样。”凯瑟的声音表现出忧郁。

“没问题。我跟他打电话。别担心。”

“你现在正要诺瓦欣去吧？”凯瑟无疑收到了有关他的日程安排，同样他也是了解她的动向的。“诺瓦欣是一家生物机器人制造公司吧？”

“是的。”艾伦回答道，“帕蒂再三催我去一趟，其实我对激进的技术没有多大的信心。信口开河许愿，说的是月球，送来的实际上是小行星。我没抱多大的希望。”

“这才是我的男人。鞭策他们吧。我爱你。”

网形网络上消失了凯瑟的影子。手表提示他：到计划中的第一站还有两分钟。

尽管没来这儿时，他并没抱多大的期望，但实际看到的情形却把他深深地打动了。

一走进这幢不惹眼的混凝土大楼，艾伦立即感受到如潮水般汹涌的信息流，令他意识到这儿无疑是处于信息前沿的。

迎接他的是一位近40岁的印第安血统的女士，上着红衬衣，下着宽松的卡叽长裤，行动敏捷轻灵，一双黑色的大眼显示了她的智慧。“艾伦先生？我是司克卡·古朴塔，诺瓦欣的科技主任。欢迎您光临我们的生物机器人研制组。”

“谢谢。”艾伦知道她，还了解她的经历，对方也明白。不过惯例的客套还是免不了。

“您需要一套我们研制工作现状的书面材料吗？”这也是一句客套。他昨天一定已收到了公司发去的资料，也许今天早上还收到了最新进展的补充。她还明白公司发出的正式材料，不过是对方调研工作的一份资料而已。这位老板看的，都是他的助手综合各方面资料，经过分析研究后得出的结论。

“不必了，谢谢。”艾伦微笑着，“不过，我想亲自看看你们研制的成果。”

“好的，请吧。”司克卡道，“请允许我罗嗦几句基本的东西。您有什么问题，请随时提出来。现在我们正穿过生物实验室，我们就在这儿制造机器人。或者，不如说，让机器人在这儿生长。”

玻璃墙的那一边，是一排排的无菌工作台，每一个工作台边都有一台自动设备加以监控。整个实验室，只有一位技术

员，身上穿着隔离衣，头上戴着面罩，孤单地坐在角落里工作。艾伦说：“让我检验一下我究竟了解了多少。你们的机器人躯体是大规模定制的圆筒，配上活动的肢体，里面装备着电场通讯系统和遥感装置。”

“是的，我们就要看到了。看起来，这种机器人像是一些罐底朝天的白铁罐，下面有4条瘦腿，配上两条瘦胳膊，但是其信息处理系统却是彻底创新的。你看这儿每一个透明的匣子里面都装着一块正在不断生长的电路板，首先我们将硅片蚀刻成逻辑电路，然后在其上种植胚胎神经元，放在合成的肽液中培养。胚胎组织往往来自不同的渠道，结果，虽然线路架构是同一的，神经元上却会冒出不同的轴突和树突。由于胎儿的大脑通常长出多余的神经元，不同的电路板上便有不同的神经元出现萎缩，于是便出现了各不相同的电路板，以致装配出来的机器人也就有了一些微妙的差别。”

艾伦问她：“搞这项研究的不止你们一家吧？”

“当然不止一家。我们已开发出了很有价值的新品种，对某些订购量大的买主来说很有价值。当然，在你购买之前，那是我们的专利。”她继续说，我们的技术与与众不同之处，您马上就要目睹了。请往这边来，去‘八俊室’”。

“八俊室？去看骏马？”

“八俊，是八名机器人俊杰。前面有两间机器人活动室，每一间里有八名机器人，彼此相似，但智力发展程度不同。活动室内仿照原来训练黑猩猩的封闭型森林环境布置成机器人的学习环境。请随我来。”

他们走出实验室，进入一道没有窗户的长廊。走到一半时，艾伦的领带尖角处的PID响了两次。

“对不住，司克卡，男洗手间在——”

“那儿就是，请便。”

艾伦走了进去，翻转他的领带尖角，查利的图像像定格似的，一动不动。艾伦立即给他打去电话：“查利，你在哪儿？”

“你说些什么？在哪儿？今天星期五嘛，是吗？我当然在学校里呀。”

“哪儿的学校？”

“亚斯本。”

“干吗不在丹佛呢？”

“这个星期不在丹佛。爸，忘了吗？”

家庭教师兼保姆的肯宁太太制订的生活和学习计划很繁琐。艾伦当然可以从网状网络上查看，不过眼下，孩子在哪儿上学并不是问题所在。

“这会儿你在干什么，孩子？”

“没事可干。”

没事干！艾伦不禁担心起来。查利今年12岁，已是一表人才，居然大半天大半天地无事可干，只是呆坐着，双眼瞪着虚空，太不正常了。按他这个年龄，踢足球，逛网络，逗姑娘

们，自行车赛，什么不可以干？就是看书也比傻呆着强吧。

艾伦说：“肯宁太太哪儿去了，她为什么会让你闲呆着呢？我花钱雇她，她就该管事儿呀。”

“她以为我在写我们去沙漠搞考古发掘的文章呢。”

“你为什么不用写呢？”

“我会写的。爸，我要出去了。下星期再见。”

“查利……”对面已挂断了电话，再呼叫他，他多半不会答理的。他究竟怎么啦，把自己封闭起来像个木偶人似的。

“艾伦，你没事儿吧？”司克卡小心地敲了敲门。上帝啊，艾伦只顾凝视查利一动不动的图像，忘了时间的流逝了吧？别把正事耽误了。“没事。”艾伦从房间里钻了出来，“去看八俊室吧。”

这是两间布置得一模一样宽大的场地，各有9千平方米面积。四周是透明的塑料墙，里面摆放着各种高度和角度的平台、梯级、土堆、坑凼、迷宫似的小道，还有能从室外操纵变形的各种障碍物，看起来好像是一处饱受地震摧残尚未清理的高尔夫球场的废墟。第一个场地里有八个机器人在缓慢而蹒跚地行走，每一个机器人的外筒上都印着不同的可笑的字样，什么“明天的汤”、“炊事员”等等。

司克卡介绍道：“这是设计人员的幽默。这一组机器人昨天刚刚启动，还没有学到什么本领，更谈不上完成任务了。”

“什么任务？”艾伦问，说明书上没有提到。

“您看见场地各处散落的灰绿色小片块吗。任务就是要求他们捡起来，捡得越多越快越好。”

艾伦看见了。小圆饼干大小的灰绿片块分散在小坑里、梯子旁、小路边、土堆下……靠得最近的一个机器人，印着“精米”的字样用它那钳子一样的手去抓片块。片块滑向一边，而机器人却摔倒在地上，挣扎着站起来，一不小心，又滚进旁边的一个坑里，手足朝天摆动，似乎在叫救命。艾伦忍不住笑了起来。“倒霉鬼。”他问，“到目前为止，捡了几块？”

“一块”

“捡了多久了？”

“6小时了。好，请看第二号八俊室。”

艾伦随后走来，他忍不住又看了一眼。两个机器人撞在一起，甲想从另一边绕过去，乙也正想如此，不免又是一撞，双双跌倒下去，手足朝天挥舞。

司克卡打开一道门，领艾伦走进一条狭窄的通道。他们来到场地上方俯瞰下去。这一个训练场跟上一个完全一模一样，里面也有八名机器人，一动不动地站着。

“请注意。”司克卡接了一下控制键，从天花板上突然撒下一阵灰绿色片块之雨，散落得到处都是。机器人立即有了活力，走的走，爬的爬，到处搜索。艾伦的手表不断发出声响，他的领带尖角也不断掀动。虽然身处室外，他的电生物场却已记录下机器人互相交流而弥散在空中的大量电子数据流了。不

一会儿，所有的灰绿片块统统被捡拾一空，收拢到一处，倒进一道槽口，落到走廊地板上。

“莫不是有鬼神相助！”艾伦冲口而出，“你大概会告诉我这一帮小家伙自个儿学会这样干活的吧！还要说它们跟上一组一模一样，没有外加什么程序的吧！”

“正是如此。”司克卡得意洋洋地说，“6分49秒。纪录不断自己突破，效率越来越高。从启动到现在，它们只经历了5个星期零两天的学习。”

“我想再看一遍。”

司克卡又按了一下开关，灰绿片块又撒了下来，机器人也立即活动起来。艾伦注意到机器人并不是互不相干地各自在一定地区搜寻，每一个机器人都是根据诸如接近程度，相对高度，难易程度等复杂因素而行动的。而在行动中也可以看出彼此间也存在不同的灵活程度，这大概是由于不同的胚胎神经元发育程度不一而造成的吧。艾伦还不止一次地留神到，某个机器人正朝一个片块走去时，发现已有另一同伴要去拾它，便转身走开，寻找新的目标。

“这就对了，”司克卡瞅了艾伦一眼，说，“它们学会了用信息交流来提高效率，它们还清楚彼此间能力上的差异，并以此为根据来抉择合作与分工。这是我们通过数学分析发现的。这一切，统统是它们自个儿发展的成就。6分34秒。艾伦，我敢说，像您这样的人，一定能看出这个情景意味着在电脑自主学习方面所产生的突破。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在军事系统还是企业财团系统方面所需要的人工智能技术，我们已胜券在握了。对于你们的投资公司而言，这是不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机会呢？”

“是的，我们谈谈吧。”

凯瑟打来了电话：“艾伦，今天怎么样？”

艾伦把对诺瓦欣的喜悦之情告诉了她。她也很感兴趣，但她接着说：“听着，我的爱，星期三的团聚我去不成了。我有一个到香港的机会。”

“为伯迪特案件是吧？太棒了。”艾伦装出很为她高兴的声音。凯瑟为这件案子很花了一些心血，而且她也很想去香港看看。

“我会把我的行程安排传送给你的。你跟查利通话了吗？”

“谈过了，还是那样常常呆坐不动，我们该想个办法才是。我想叫乔恩调查一下，找一个好的心理医生。嗨，你觉得我们安排什么时候聚一聚好？”

“噢，我忙着呢。对伯迪特案件，我们还要讨论对策。天啦，我居然也跟外交决策沾上边啦，真想不到。吻你。”凯瑟的影像消失了。

失望使他有点沮丧。给女儿打个电话吧，她那无忧无虑的音容笑貌肯定能赶走自己的孤独。但是女儿没有接，佛罗里达

的兄弟也不在。母亲那边的应答机告诉他，老太太目前在爱琴海上旅行。唯一的安慰是PID上亲人的图像统统正常，谢天谢地。

第二天一觉醒来，他又感到精神抖擞了。一次接一次的会谈，一个又一个的日程安排，流水一般的数据，这都是财富和机会。上帝，真叫人来劲。能增强人类听力达3万赫兹的微型装置，能提高侦察卫星所摄图像分辨率的技术进展，纳米技术的一系列新成果，可称之为未来的魔法大师的原子重组技术，等等，怎不令人眼花缭乱！

6 18，他正在全神贯注于纳米技术中，突然接到司克卡·古朴塔的电话：“艾伦，请原谅我打搅了您的日程。您是否可以今晚飞到这儿来，有的东西应该让您亲眼看一看。”她的口气十分激动，大有突破屏障，直接拨动他的神经之势。他正愁着今晚如何度过在旅馆中的孤寂之夜呢，不过他却以公事公办的语气说：“我的日程很紧。司克卡，你敢肯定我能不虚此行吗？”

“当然，当然。”听了她的答复，艾伦便马上通知乔恩修改日程。

“八俊室”一号场地上的机器人仍然在笨手笨脚地捡片块。“炊事班长”像一只背着地的甲虫，手足朝天，挣扎着翻过身来。司克卡径直朝二号场地走去，一眼也不看这些幼稚的家伙。

二号场地的机器人仍然是一动不动地站着。两分钟过去了，艾伦渐渐失去了耐心。时间就是金钱。“请注意。”司克卡话音未落，机器人突然开始活动，平均地分散到场内各点。刹那间，灰绿片块从天而降，捡拾战斗开始了。一会儿，片块捡完，其中一名机器人便将所有的片块倒进漏斗口中。

“6分14秒，”司克卡出了一口长气，“体质结构的限制，制约了效率的提高。但是这也不成问题了，它们学会了预测片块撒放的时刻，提前作好了准备。什么时候撒片块，我们并没有事先发出任何信号，而它们却能预知。”

“你是说，撒放片块是定了时的。”

“没有，怪就怪在这儿。当然，我们也不是随意撒放的，有安排，从一开始便有时刻表。但昨天您来参观，我们便不按日程，多放了两次。撒放的时刻表要考虑人的因素，比如交接班、开会、午餐小憩等，所以并不是等时的，不是几点几分一次。时间长了，机器人便掌握了规律。现在竟达到不差分毫，准时预知撒放的时间，甚至还基本上掌握了片块降落到地面的大致地点以及滚动弹跳后可能停稳的地点。虽然场地地形每天都有变化，但是撒放口总是那么几个。从昨晚起，它们就学会了高效率地有组织地事先站位了。”

艾伦瞅着这些漆着花花绿绿标记和令人发笑的名字的机器人。预测性工作管理，自我学习掌握非等时流程本领，对于制造业、机械维护、加速预报软件开发等方面，该有多么可观

的、难以估量的前景。他那精明的头脑也开始眩晕了。

“如何？”司克卡轻声说道，“是不是值得大驾光临呢？”

艾伦尽力克制自己，以冷静的口吻说道：“也许是吧。但我还有不少保留和问题，比如……”电话铃声响了，响了两次。这是必须立即联系的电话。

“爹，是你吧，我是查利。你记得我们的邻居吗？他们遭逮捕了。”

“查利，我忙着呐，我——”

“是由于恐怖活动被捕的，这会儿，这儿到处都是警察。”

恐怖活动、炸弹、枪支、警察。艾伦已不记得邻居的模样，那儿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

“查利，你等一下。”他想到了旁边还有司克卡。他对她说：“对不住，司克卡。儿子有事……”

“没关系。”她转过身去，显然不太高兴。

“查利，给妈打电话，告诉她，还要告诉肯宁太太。然后把你的，苏瑟蒂的和肯宁太太的东西收拾一下，叫一辆汽车，立即到丹佛的公寓去。其它的事，我来办。”

“不过爹……”

“查利，立即照办。我不想你遇到危险。”

“好吧。”听得出来，他很不高兴。

艾伦又叫通了乔恩，作了安排。他回过头来对司克卡解释：“邻居中出了恐怖分子，我只好把他换一下地方。”

双方都感到惋惜，错过了谈生意的良机。司克卡说：“我们会密切注视机器人的下一步学习活动。要是又出现了突破，我会立即告诉您的。”

“好极了，”艾伦说，“我们现在就可以讨论一下目前的进展。我有几个问题。”

“请说吧。”

艾伦登上去新加坡的卧铺航班。一家新加坡公司正在研制智能公路，汽车在这种公路上，不需要人工操纵，能由公路导控行驶。视察过后，艾伦大为失望，没有什么新玩意儿。艾伦立即登上去悉尼的飞机。

在机上，艾伦接通了儿子的电话：“孩子，你在PID上的图像一点也没有活动？”他一直观察了5个小时，他的图像就像照片似的毫无动静，而这时又不是睡觉的时刻。

“是没有。”查利的回答好像是第三者的口气。

“那你在干吗？”

“什么也没干。”

“查利——”

“你知道吗，富尔顿发明轮船的时候，至少还有三个家伙也在干同样的事。”

“查利——”

“我要出去了，爸。我爱你。”

“还有三分钟着陆。”手表提示说，“接你的汽车正由全

球定位系统调动。”

助手帕蒂告诉他：“突尼斯有新动向，撒哈拉太阳公司研制的太阳能板，看来是真正的前沿产品。资料随后传来，同时传来修订后的明天的日程。”

悉尼的是光纤，据说由于采用了更细的原料颗粒而增大了容量。随后他又飞往雅加达。雅加达是新的医疗技术，一种能预测心房纤颤的改良型心电图。下一站是孟买，据说那儿在全息电视会议技术上有重大突破，其实是老一套。乔恩可看走了眼。

艾伦按日程又飞到伯尔尼，来接他的是他的公司的会计师和质量测检专家。他们一道视察了将由他投资的一项工程并听取了汇报。

从伯尔尼又飞米兰，意大利技术取得了可观的成就。目标是运用并联系统，数据处理速度达到每秒一万亿次。意大利人只用原有硬件数量的一半便实现这个目标。喋喋不休的话语、上下翻舞的手势加上地道的托斯卡纳红酒，地道的意大利风格。

突尼斯的是沙漠机器人。老板用车把艾伦送到撒哈拉的边缘，让他去看在沙漠中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机器人和安装机器人的机器人，还利用机器人从沙粒中选矿，用太阳能产生的高温来冶炼。多余的电力还可以并入电网出售。艾伦觉得这个计划，虽实在但也保守。艾伦命令立即开技术咨询评估会议，并研究三十年为期的气候评估和控制改造的问题。

这个期间，由于突尼斯之行，他跟夫人团聚的约会再次成为泡影。凯瑟去了洛杉矶，陪女儿参加一次重要的溜冰大赛。查利参加了一个重返自然野营活动。艾伦乘飞越大西洋的航班回家，但家在哪儿呢？他便在飞机上给司克卡打电话。她去了伯尔尼。艾伦只好决定转机飞波士顿，他不愿意回到一个一切都那么陌生，亲人一个不在的空洞的家。

艾伦在波士顿下机后直接去了诺瓦欣公司。接待他的是一名下着牛仔裤，上穿皮T恤，脚蹬一双缀着小圆镜片的运动鞋，23岁左右的青年人。从这身打扮看，大约是一名软件技术员。艾伦露出了冷淡的微笑，心中泛起一阵不快。

“保罗·山德逊？我是艾伦·哈勒。是不是由你转交司克卡的进展材料？”

“是的……唔，不对。我是说，她没有……我不过是带您去看看机器人的进展罢了。”

“好的，好的。不过少来点你们的行话。”艾伦命令似的来一个先发制人。山德逊要么翻脸，要么让步。他不知道他的上司对这个人的态度。

“当然罗。唔，请走这边。”他屈服了。

第一场地的机器人似乎动作还不够协调，还有些不知所措，但有了进展。艾伦翻转他的领带尖角，PID上的影像振动得十分厉害，不成人形。

“你们在这儿制造了一个超强度数据场。”艾伦大声说道。山德逊回过头来，面带尴尬的笑容。艾伦明白了：“你们设置的吧，是吗？你们把这全套设备变成一个微波场，让二号场地的机器人直接与网络联系。你们是启用了通讯软件，革新了它们来实现的，是吧？”

山德逊局促不安地点点头，说：“按规定，我应该事先说明白。不过短时间暴露在这个环境里不会有危险，确实不会。您的通讯设备也不会受损——”

“我并不是担心我的设备和健康。”艾伦气冲冲地打断他，“司克卡答应过，如果在研究过程中作重大改变，一定会及时通知我的。”

“其实，也没有什么重大改变。”

“你们把一号场地的机器人也上了网络？是不是也打算不告诉我！”

山德逊惊讶地说：“没有，当然没有。如果不按既定计划，岂不是故意破坏研究！”

“那也就伤害了投资人的信心。”艾伦的口气仍然很硬，“请告诉司克卡，回来后打电话给我。我要事先说清楚，我保留我再次来时带上我自己的评估检测人员的权利，因为你们并不十分情愿把经过如实告诉我。”

“哈勒先生，请别这样想——”

“好了，好了。”说完他便转身离开了。

回到车上，他问自己，火气为什么这么大。是的，他拥有诺瓦欣的部分产权；他拥有的其实是火线前沿阵地的部分，而火线是瞬息万变的，难以预测的。就是前哨阵地的本质。他不该这么怒气冲冲，他不明白其原因也没有时间去弄明白。42分钟后，他要搭乘的班机又将起飞了，这几十分钟时间只够他研究明天6点半早餐会谈所要熟悉的材料。

艾伦和凯瑟终于在纽约团聚了，艾伦跨入电梯的那一刹那，不禁感到激动而胸口发紧。十天没有见面了，他想她极了。他很珍惜见面时那一阵令人头晕的激动，天天厮混在一起的男女体会不到这种激情。

后来夫妻相拥睡在床上时，他半醒半睡地望着随着他们之间激情的变化而从潮红变为清凉的淡蓝色的墙纸色调变化（这一定是根据他们的呼吸的变化而诱发的吧）。艾伦心满意足了。

不过凯瑟却不让他再轻松下去：“亲爱的，有个问题拖不得了。查利的问题。”

艾伦一激，赶快坐起身来：“他怎么样了？”

“很怪，”凯瑟说，“我明白他快进入青春期了，想试试自己的翅膀不够硬，说话也开始冲起来了。其实他并没有恶意。对姐姐还是很好，姐姐有了好成绩，他也兴奋得很。他没有对我隐瞒什么，只是在个人兴趣上方向不太对头，比如大谈什么理性时代和这种时代的社会内涵。”

“等等，”艾伦从床边的衣服堆里把网状网络掏了出来，启动并调阅“理性时代”的条目，“这不过是一个历史时代而已，对历史有兴趣不是问题。那天查利还跟我谈论发明轮船的富尔顿啦，可能是肯宁太太安排的学习内容。”

“不对。我查过，安排的内容是有关土地的学科。问题不在这儿。我翻阅过查利的个人记事册，22型电脑笔记，当然，只看了非个人隐私部分。”

“他还在用22型？落后了，落后了至少3个月。我要给他一种最新型号的。”

“新的，过时的，问题不在这儿。”凯瑟酸溜溜地说，“记事册上列满了各种各样的时代，石器时代、铁器时代、英雄时代、信念时代、黑暗时代、理性时代、工业时代、航天时代、信息时代，十几种时代名单，彼此之间大同小异。每种名单最后都是信息时代。也许我们正处于这个时代。”

“是奇怪。不过，老实说，这还用不着焦虑，喜欢历史，也是好事呀，你看呢？”

“表现之三，我问他这些时代名单是怎么一回事。他并不在乎我查阅了他的笔记，而是面部肌肉纹丝不动地非常认真地看着我说：‘妈，究竟我们家真的是信息时代的战士，还是名副其实的无家可归的可怜虫，怎么才能肯定下来呢？’”

艾伦不能不考虑了，看来有问题了：“你问过他吗？是不是他觉得我和你常年不落屋？是不是认为我们应该设法像其他一家人一样多团聚在一起？”这也是他和妻子多次谈到过的问题。

“我问了，他说不是。他的朋友的父母也是一样常年不见面。我又问他问题在哪儿。他只是说，轮船时代就是轮船时代，然后一声不吭，又陷入那种与世隔绝的冥想之中去了。半个小时不理不睬，人坐在那儿，灵魂却不知哪儿去了。”

艾伦缓慢地说道：“我手头有两位儿童心理医生的名字，一位在丹佛，另一位在旧金山。”

“这也没有意义，我们好几个星期之内都不会到旧金山去，我的工作要我住到堪萨斯城去。请你费心记住我的日程安排。”说过后，凯瑟又补充了一句，“请原谅。”

“没事。”艾说，“我知道你担心儿子。好，我会在堪萨斯城找一位儿童心理医生。”

艾伦紧紧搂住妻子，说道：“我一定在明天设法去看看他。”

修订日程可不是件易事，乔恩和帕蒂都不乐意。达拉斯那家制造低成本轨道太阳能电池板的经理说了，要是艾伦失约，这两周内他另有安排，别想与他会面。去他妈的电视会谈，不见面就算了。艾伦给帕蒂说，算了就算了，见鬼去吧。之后，他便飞堪萨斯城，在那儿最近才安了一个新家。

事儿都挤在一块来啦。诺瓦欣的山德逊又来电话：“艾伦，呃，哈勒先生，上次您似乎说过如果机器人有什么重要的进

展，您就想立即亲自看一看，所以——”

“有进展了？糟糕的是，我简直忙不过来。你给我介绍一下，怎么样？”

“好吧。”他的语气里显示出松了一口气，让艾伦觉得他还是自个儿去诺瓦欣一趟的好。一定有了重大发现。现在就去机场，没有票了，站票也凑和。他不喜欢站着飞。要是能像传送电波那样把人一下子传过去就好了。不过，站票就站票，看过机器人，还能赶上半夜到达堪萨斯城的班机。他便决定：“好了。不用介绍了，我下午就飞过来。”

“也好。我们等候您。”山德逊又不乐意了。我们？他和机器人？他把机器人看成是一家子了？很可能，技术人员总有一些颠颠倒倒的地方。他突然回忆起少年时期跟好朋友戈德曼一道躺在松林中一层厚厚的松针上，戈德曼突然问他：男孩子干吗会有要跟姑娘亲嘴的念头呢？啊哟，怎么会突然想起这个来啦。人心真怪，时不时地就会冒出跟现实没有关联的莫名其妙的东西来。

到达诺瓦欣时，他的情绪不太好，头也发痛。山德逊有点惶恐似的迎接他：“我们直接去第二号‘八俊室’吧。呃，您是不是先用点咖啡什么的？”

“不用了，走吧。”

走过一号场地时，艾伦不禁停下来瞧瞧。似乎有了进展，那些机器人不再跌跌撞撞的了，他还看见“精米”突然偏离，避开了与同伴的相撞。

二号场地却跟一号场地不同，机器人分别站在场内各处，一动不动。山德逊略显不安地说：“还有7分钟才撤片块，我们准备改变计划。虽然让您久等了，你却能从头到尾观察到我们所观察到的情景。所以——”

“我明白，等就等吧。”

但是怎么打发这七分钟呢。这里的微波数据交流这么强烈，网状网络是不能使用的了。于是他便记起他在飞机上调来查利22型电脑笔记中私人记事册的事。他认为，父母的责任心应胜过对儿女隐私的尊重。

理性时代……信息时代……今天要做的事：给妈买生日礼物，做星期二的作业……公园里有个女孩子没穿内裤。见鬼。理性时代……

片块撒放前一分钟，机器人自动进入临战状态，然后便进入拾片战斗。速度不快不慢。机器人占据了网络上的一切波段。它们从网络上调出了哪些数据？它们的生物电路板是怎样分析处理数据的呢？网络上浩如烟海的信息库对它们拾片工作有什么用呢？

“你们对它们下载的数据跟踪到了吗？”

“有了一些。”山德逊没看艾伦，似乎在躲躲闪闪，“注意，重要的来了。”

来了什么？好像什么也没来。它们把片块装进一个机器人

抓住的桶里，全体又凝然不动了。

山德逊的舌头飞快地动了起来：“这 24 小时以来，它们一直这样。虽然它们按规定任务拾起了片块，可就是不按规定将片块倒出去。任何人都没有动过程序设置，它们自个儿就这样决定了。”

“你们跟踪的下载数据能说明什么吗？”

“不太多。”他又在躲闪了。艾伦明白了，他其实是感到尴尬。软件设计人员最怕的是弄不清楚他自己设计的程序的意外。他又说道：“或者说，过分的多了。它们实际上把网络上所有的资料统统都调用过了，也许是无意识地干的。至少到目前我们还查不出它们的规律。”

“嗯，嗯，”艾伦含糊地说道，“把你们所跟踪到的数据传到我的办公室来，也让我的人看看。”

“我没有这个权力……”

“照办就是了。”

但命令似的语气也不起作用。“不行，先生。我想我不能这样，这要司克卡开口才行。”

艾伦只好让步：“好吧，我会跟她说。”

艾伦又向把拾到的片块当成战利品牢牢抓住不放的机器人注视了一会儿。

艾伦跟司克卡联系不上，航班又晚了点，待他到达堪萨斯城的新家时，已是下半夜了。新家一切都很陌生，但也像以往在奥克兰、丹佛、亚斯潘、新奥尔良、大西洋城还有罗利的新家一样设备齐全，舒适方便。

肯宁太太给他开了门。他去看苏瑟蒂，女儿两手摊开，右腿微屈，在沉睡中仍显得生机勃勃。艾伦又去看查利，查利被惊醒了，迷迷糊糊地给他打了一声招呼，又睡着了。艾伦又注视了几分钟。上帝啊，别让他的神经出毛病吧，不要让我们的儿子患神经萎缩症，别长脑瘤，别患束手无策的绝症。

他回到卧室，睡意全失，便再熟悉一下明天两个会议有关的资料。会议就在当地开，所以他可以多同儿子呆些时候。明天的会议，他一点儿不感兴趣，老一套。不，不对，怎么是老一套？很有意义而且有所突破，是新阵地前的滩头阵地，能够跻身其中，就来之不易。那么他为什么又要在这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床上翻来翻去，烦躁不安呢？于是他从床边的衣服堆中掏出他的网状网络来。一拿到网络，他的心就安定了。晚上，他的网络就只管存储所接收的信息而不呼叫他，免得打搅他的睡眠。打开网络，他便看到司克卡发来的信：有要事相告，请给实验室打电话。是十分钟前发来的。他便拨通了她的电话。

“司克卡吗？我是艾伦。什么要事？”

“哈罗，艾伦。”她的声音显出她很疲倦。本来嘛，现在已是深夜 1 点半了。“我以为明天早上才能听到你的电话呢。你可能已经感觉到了，我们遇到了挫折，暂时的挫折。”

“什么样的挫折呢？”

“机器人不干了。不，这不确切，机器人能够活动，但它们却不按指令去捡拾片块了。相反。它们却在大量地、尽快地从网络上调出资料、数据，并加以处理。不但如此，它们……”她的话不再流利，出现了噤嘴。

“它们怎么啦？”

“它们互相贴紧站成了一圈，把视听功能和红外传感器系统关闭。就那么挤在一起，完全与外界隔绝了。”

他没有说话。过了一分钟，司克卡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语调变得十分柔和：“艾伦，我知道你的公司并不大。你向我们投入了大量资金，假如我们这个项目完蛋了，就要连累你了。”艾伦突然明白，司克卡虽然看起来精明强悍，其实她只是一个科技人员，不是信息领域里的战士，也不是企业家。企业家不会说这样的话。

“你不必担心，事儿会好起来的。”艾伦说的是实话。只要不是疯子，谁也不会孤注一掷。

“那样就好。但是问题的症结却在于我一点不明白机器人在干些什么。”

“我明白。”艾伦说道，接着说下的话，声音却越来越含混，让人听不明白。艾伦猛然一惊，从迷糊中清醒过来，“太晚了，明早再谈吧。”他便挂断了电话。他光着两条大腿，吊在床边，双眼瞪着前方。孤注一掷，谁都不这样干，于是便有了太阳能电池板、机器人、高分辨率图像、纳米技术、智能汽车……这一切不过是同一条战线上的各个部分而已。石器时代、铜器时代，游侠时代、航天时代……信息时代。任何时代都不是永恒。所有一切争夺铜铁黄金，还有争拾灰绿色的片块，一切争夺物质领域或数字领域的行为，都有一个终结的时候，就像每一个时代不可避免地有它的终结。一个取代一个，没有例外，没有尽头。汽轮机时代终结了，文明不再由汽轮机推动。现在是由信息推动。把片块拾起来，装进篮子，送给主人，或是将军。

万一发生了战争，将军却征集不到战士呢？

于是机器人不干了。双眼瞪着虚空，凝然不动，只有脑袋内部在活动。它们有了一个复杂而又不断发育成长的人类神经元线路硅片，又从网络中下载并加以掌握的资料和数据。它们成了主人，正在处心积虑地，有预见地迎接下一阶段的到来。它们不再考虑：我怎样把片块拾得又多又快；它们想的却是：说到底，我们为什么要去拾那些片块？

这已不是理性时代，而是理智时代。

事物是变化的。你原来不明白干吗要亲吻姑娘，现在你却如癫似狂地去追女人。原来是远亲不如近邻，而现在你却不知道邻居姓甚名谁，甚至没有了家。原来你心醉神迷于信息或片块，而现在你却如同泥偶，空洞地凝视虚空。你对信息和片块的兴趣胜过了对物质的兴趣，而现在你的兴趣却转而专注于我为什么会那样迷上了信息。并不是由于收集不到信息了，信息

依旧大量重心的转移，每个时代特有的神秘的中心，人人所关切的，激情从而产生的重心，即前沿阵地的转换。

查利感受到了。当然他还是孩子，还不能像艾伦那样久经磨砺的人那么明白地感受，而只是模糊地意识到即将降临的变化。也许就是因为是孩子，未来的世界是他们的，他是其中一分子。但是他不如机器人，机器人已乘上了人类网络的先进的浪头。在人类发展的漫长征途上从信息领域转换到另一领域中，机器人将成为突击队。

艾伦不禁不寒而栗。未来是什么？这个理智时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艾伦已全身心融入了信息时代。这个时代培养他成长，自然而然地成为高科技战线的尖兵。在信息战线上枪炮声已逐渐消沉，战火已让位于对家庭的关注之时，他的位置在哪里？他能适应新时代吗？

他有信心。他当然能够适应，他永远都能适应。信息时代可能结束，理智时代即将到来。他能将不利转换成有利，只要他能找到正确的途径，知心的战友，合适的策略。而这一切都能归结为正确无误的资料与数据。

从明天，他就要着手此事。

他带着微笑沉入了梦乡。

我们的二十一世纪

二十一世纪即将来到我们面前，大学生们心中别有一番思绪。他们是二十一世纪的建设者，因此对未来有比常人更多的思考。现在，让我们听听他们对二十一世纪的预言吧。

二十一世纪是速度的世纪。磁悬浮列车正是这种“时代高速”的组成部分。二十世纪末，四川青城山建成我国第一条磁悬浮列车实验运行线，当时的实验时速只有区区八十公里。我国科学家正是从这样的速度起步，奋起直追，先后解决了常温超导、隧道式运输等技术问题，最终建成从成都至北京的磁悬浮列车地下运行线，时速高达八百公里，运输量和安全系数都超过航空运输。从艰难的蜀道到祖国的心脏，火箭般的磁悬浮列车只需运行两个多小时。

西南交通大学 刘杰

大约在二十一世纪中叶，人类最终勘破“厄尔尼诺”之谜，找出了“厄尔尼诺现象”与环境恶化、地轴偏移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并且发明了综合治理方法：用低轨道离子合成卫星修补大气层臭氧空洞，浮动式温差电站将“厄尔尼诺”的能量转化为电能，“洋流高速公路”工程将灾难性海流引入安全区域。曾经使无数田地荒芜，无数渔场废置，无数生命在干旱和洪水中丧生的“厄尔尼诺”现象终于可以为人类所驯服。

成都气象学院 张宇翀

二十一世纪，我将供职于中国最大的跨国公司——东北亚材料集团。该集团由鞍钢公司、宝钢公司、浦项制铁和福山公司等世界顶级钢铁企业组成。全资或控股的下属企业有大庆油田、胜利油田、渤海石油等三家石化公司，烟台、北九州等两家海洋精细化工公司，以及西伯利亚矿业开发公司等。资产总值居世界巨型企第三三位，其实力足以影响世界金融市场的走势，可以将大大小小的索罗斯扫荡出局。跨国公司不再是为我们内心疑惧的外国人的专利，而是中国人占领世界市场的集团军。

四川师范大学 师博

提起艾滋病病毒，人们鄙而弃之，急欲把它扫出人类疾病的历史舞台。然而，我们成都中医药大学的科学家却反其道而行之。我们用激光分离技术，分开艾滋病病毒的两条核苷酸链，让化学诱变剂与碱基反应，使腺嘌呤氯化脱氨基变成次黄嘌呤，胞密啶变成尿嘧啶，使艾滋病病毒的致病性减为零。又从中药喜树中提取喜树碱，运用点位诱变技术，改变其遗传密码。从此以后，艾滋病病毒在遇到异类病毒时，就会迅速注入自己的核酸，复制自己的子孙，从而使宿主病毒破裂、溶解。艾滋病病毒便从破坏人体免疫系统的首犯，变成高效抗菌素，

可谓脱胎换骨，立地成佛。

成都中医药大学，邹倩瑜

这一刻用尽一生

凌远

露：颺成了超级球星

这一刻工人体育场已座无虚席。今天对所有中国球迷来说都是个节日，大家兴致勃勃地前来观看中国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最后一场预选赛，而在此之前，中国队早已稳获出线权。现在人们并不担心这场比赛的输赢——如今在亚洲，中国队的胜利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只关心一个问题：中国队能进几个球？而颺又能进几个球？

这也是我第一次到现场看球，当我进入赛场之时，中国队已经 3 0 领先了，而其中就有一个球是颺踢进的——听着球迷们兴高采烈的议论，我后悔不迭：为什么不来早一些呢？

我并不热衷于足球，但此刻我的眼睛不得不死死地盯着球场，搜寻着我即将采访的对象——颺。他究竟是何许人也？

我并非专职的体育记者，真不明白李德安先生为什么特意安排我来采访这个球星。但我只有勉为其难，为了李老对我的信任，为了他长时期对我的关照，还因为他与先父有不寻常的交情——我实在不能让他失望。

不一会儿球场又猛然沸腾了，我身边的摄影师也欢呼起来：“露，快看，进球了！是颺！”

然而现场是不会重播慢镜头的，而这种情形下转头去看计分牌上的电子屏幕似乎也很不合时宜。球员们已抱成了一团，好一阵子，我才看到一名身形并不起眼的中国球员正好朝我的这个方向跑来，频频举着双臂向观众致意。他穿的正是 10 号球衣。

颺！他就是颺！

颺：一个梦境向我逼来

“颺——”

此刻我的名字又变成了震耳欲聋的呐喊。

一走出球场的草皮，黑压压的人群连同麦克风和摄像机就向我拥来，一切都那么突然。

仅仅几年前，我还不过是一所理工大学业余足球队的替补队员，我最终能踏上这真正的赛场，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

这几年，我的身边发生了许多寻常人绝对无法想像的变故——只是，这过去的一切，为什么偏会在这个时候在我的脑海中不断闪现呢？

……好在，终场哨响了，我长吐了口气。

然后，如潮的记者带着如潮的问题向我压来。我敷衍着，不知自己在说什么，而与此同时，我的目光却一直留意着看台的那个角落，那个本来应该与我毫不相干的地方。

我忽然明白了，就是方才，就是那里，唤醒了我那段蛰伏的记忆。虽只是一刹那，但她那火一般的红裙已灼热了我的眼睛——这个印象距离我本已是多么遥远呵——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原来这个印象在心中竟铭刻得如此之深。

是露吗？真的是露？

不会的，我记得她从不看球。看台上，热情的人群已缓缓退去，那个地方已空无一人。也许只是幻觉，一时的幻觉，但这一瞬的念头，已勾起了我漫长的思绪。我由于突然的激动而喃喃自语。

“露——”我忽然听到一种声音，悠长而令我心灵战栗的声音，时间的流动似乎出奇地缓慢，一个梦境正从四面八方向我逼来。

露：颯令我意外

真没想到我要采访的对象竟然是他。

我认识颯，很早就认识了。

我认识的颯，是我的大学同学。他在物理系，而我父亲正是他的指导老师。我第一次遇见颯是在实验室里，而不是足球场上。他学习很用功，并多少有些自负。他并不善于交际，然而爱好幻想——我不知道是否正因为这一点他深得我父亲的器重并最终成为了父亲的助手。父亲正从事着一项神秘的研究，不少人称之为“异想天开”，而热爱幻想的颯无疑给了他极大的鼓舞。颯与父亲的联系由此日益加深，因而他也与我频频碰面……颯就这样走进了我的生活。

父亲需要颯的理解，而落落寡合的颯也需要我的理解。我当时主修的并不是物理，但他却总是拉着我聊他的实验，而我总是静静地倾听他侃侃而谈。如果不是那次实验事故，也许我们将一直那样融洽而平静地相处下去。

由于那次事故，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事故责任则追究到了颯的头上。那些天颯的情绪出奇地消沉，反倒是我去安慰他，而我刚失去父亲啊。

他最终是一声不吭地离开了，临走之前也没有与我道别一声。据说他是被学校“劝退”的，自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他。

没想到他如今又出现了，而且竟已成了绿茵场上一位大名鼎鼎的球星。

他终于振作起来了，虽然是在一个全然不同的领域，与以往的他格格不入的领域。对此，我的确感到有些诧异和怀疑。

我与颯的过去曾紧密相连，但颯现在显然已不再属于那一段过去。

那天，在看台上，我望了他许久，然而我最后却未能下定决心再向他走近。

李德安先生，请原谅，我让你失望了。

在回绝了李董事长采访要求之后的第七个月的第三个星

期二，我在不经意中又听到有关颺的消息：世界杯足球赛已经开幕了，而国脚们的表现却远不如人们期待的那么高。他们首场比赛即以 0 0 沉闷地战平了公认最弱的牙买加队，然后又以 0 5 惨败在意大利队脚下。奇怪的是，在这两场比赛中，中国队的头号球星颺始终没有露面，甚至没有出现在替补席上。

发生了什么事？第三场小组赛对中国队来说已是生死攸关。那天我打开了电视，而颺仍未出现在首发阵容之中。听解说，颺大约是病了。

什么病呢？

中国队踢得十分顽强，但与实力强劲的对手相抗，也仅能勉强维持平手。比赛已进行到了下半场，仍是 0 0。很显然，从局面上看，若能以这个比分终场，已经是中国队的幸运了。

然而，中国队需要的是一场胜利！

镜头切到了替补席上，我看见了颺阴郁的眼神。他全身裹在一条毛毯中，似乎正瑟瑟颤抖。

我猛然想起了颺在校园里最后那段日子，记得他在与我分手前不久，我无意中看到了他有类似的情形。当时，他推说是秋凉。

然而，世界杯是在夏天。

我的心中布满了疑云。难道那时颺就已患病，难道他悄无声息地离去竟会与此有关……

颺，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只看到他已站到场边，竟有些颤巍巍的样子。比赛已近补时阶段，颺才终于上场，并从场上队长锋手中接过了袖标。

锋苦战下场，竟倒在了场边，这一幕出人意料地悲壮。

时间无多，颺跌跌撞撞地向对方禁区前沿冲去，看样子病得不轻。

传球！我在电视中都隐约听到一声大呼。

球果然到了他脚下，然而意图如此明显，立即引来了三名后卫，颺被包围了！

这时颺的身形如同被什么东西射了出去，一股无与伦比的速度猛然爆发，一瞬间他已从三名后卫中冲了出来直入禁区。顿时全场惊呼！

我只看见守门员飞身跃起，然后是球网波动；然后是记分牌上 1 0 的比分；然后是终场一声哨响；然后是全场更为嘈杂的喧哗声。

然后我看见颺倒在地上，不住地瑟瑟颤抖。

颺！我敢说此时我已猜出了一切。

这几年萦绕在我心头的那个疑问迎刃而解。

我再次拨通了李德安的电话。

“我知道你会这样决定的，孩子。”老人话音和蔼，“护照和机票立即给你办好。”

飏：我心中投入了一片光明

为什么？这事又发生了……

周围的一切事物顿时变得如此怪异陌生。身边每个人的动作都像乌龟爬行，一切运动都迟缓得有如慢镜头重放。大家说话的声调都拖得那么长，那么低，甚至我自己的动作和声音也变成了这个样子。我的思维与这个世界的节奏变得如此不协调，使我已难于同身外的一切达成交流。我的意识甚至已不能适应我的肉体——它已变得如此笨重而不可操纵。

这个噩梦是如何开始的？这些年我曾无数次地试图找出答案，可每一次回忆最终都停留在那次实验事故上。而我第一次症状的出现，是在那次实验之后的第六天，我不能肯定这两者是否相关。

当时老师醉心于一个怎样宏伟的构想啊，时间旅行的实现曾一度离我们如此接近。“你将在瞬息间穿越太古，”老师说，“甚至回到宇宙的元初。”这个计划只消想一想，就足以震撼人心了。

“……速度很快……当心，别掉到时间的缝隙里去……”我记得这是老师的最后一句话。

然后爆炸就发生了。

于是这句话就永远铸进了我的记忆，而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只知道从这以后，我的意识成了一匹难以驯服的烈马，会间歇性地爆发出难以置信的速度，在慢吞吞的物质世界中横冲直撞。我想尽了一切办法来对付我越走越快的大脑，不知是否正因为这种奇怪的速度在我心理上和生理上的不断冲击，成就了我不同寻常的灵敏反应，使我一跃而成为了具有运动“天赋”的球员。变幻莫测但竞争公平的赛场使我可以不再理会这个冷漠猜疑的社会，若能从此平平常常地在绿茵场上追逐皮球，我已心满意足。若这个噩梦在把我带到这里之后便从此离开了我，那么我甚至会视它为我最大的恩人。

然而这些年来这个噩梦仍不时光顾，只是没想到这一次发作会那样长时间地持续，而程度也更为深重，我真不知道这些天自己是如何支撑下来的。我甚至还上了场，为中国队赢得了最后一场小组赛——但这是怎样的经历呵，我不知道那场球会不会是我今生最后一场比赛，我更担心自己今后是否还能像正常人那样生存下来。

这时我看见了露，她轻轻推开了房门来到我的面前。“你还好吗，飏？”

是露。真是的露！她出现得如此突然，如此意外！一种莫名的激动令我说不出话来。后来我才想起，她是用我所能感受的正常声音对我说这句话的。她进来之后的每一个动作在我看来也如此正常，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此时此刻，露竟是这个世上唯一能同我交流的人。

“请原谅……我不知道”……不知道你竟……”她眼中隐

然有泪光闪动。

“没什么。”我努力让自己说出了三个字，在我听来，这三个字的声音又拖了老长。

她当然不会知道，这件事我本来就没有告诉任何人。那次实验失败之后，我即陷入了这个不能自拔的噩梦之中，我十分清楚，自己迟早会被这个噩梦整个吞没。露正承受着失去父亲的打击，我不愿再将自己的痛苦加诸他人，更不愿从此成为他人的累赘。而且，一股沉重的负罪感压迫着我，一旦想起露的父亲——我无法再面对露。本来，在这次事故之后，我已很难继续在校园中立足。

于是我离开了，仅靠着自己的力量同我屡屡失常的生理作斗争。一个偶然的机，我加入了足球队，但我当时绝未想到，我会成为国家队的一员，更未想到，我还能遇见露。

此时此刻，露就在我的面前，用我所能感受的最正常的语速向我说话——这种感觉，本已经只属于遥远的回忆了。仿佛间，我感到时光或许已经流转，我和露仍还是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一切的变故根本没有发生。

“若一切都还没发生，就像当年那样交谈，你说……”

我心中正这样想着，露竟这样说了出来，我们相视一笑。

原来她真的已成为记者，就在我离开校园不久，她退学了。一个很大的国际新闻机构立刻聘用了她，工作并不很忙，而薪酬优厚——这一点真不可思议。据说这个机构的董事长李德安和露的父亲是多年好友，看来这层关系多少起了作用。因为“有钱有闲”，这几年露虽然是当记者，但一直没有放弃整理父亲的实验成果。

“飏，事实上那次实验并没有失败，”露意味深长地说，“你今天看到的，就是我父亲成果的一部分。”

露此时能与我交流，这就意味着她也拥有了与我的意识同步的“速度”——但她显然能控制这种异常的生理状态！

这些年露并没有放弃，看来她已完成了老师未竟的事业！
我的心中投入了一片光明。

露：飏，好自为之

飏又能在场上纵情飞奔了。

第一场淘汰赛，飏包揽了全队的五个进球，中国队轻松挺进八强。赛后，我径直去找飏。

“是你！快请，”飏的队友锋十分热情，“你来了之后，飏在场上格外兴奋，你真是我们的幸运女神啊。”当时我的脸一定红了。中国队的官员们为我的“采访”大开方便之门，于是尽管宾馆戒备森严，我却如此容易地来到了飏的身边。

“露，谢谢你。”飏的眼中仍闪烁着喜悦。

“不，不用谢我，”我打量着他，“你的状态实在好极了。”

“那全都是你的‘时间机器’的功劳！”飏笑道。

我不知道父亲设计的时间机器是否真能使人穿梭过去与未来，也许在那次事故之后，人类的这个幻想又将无限期地搁置下去。但在父亲留下的断篇残简中，我勉强还原了这台所谓“时间机器”，它虽然并不能实现时间旅行，但确实可以控制物质的速度。通过它，飏的肌体能获得加速，从而与他的意识达成和谐，这样，正常人的一秒钟对他而言就延长了两倍、三倍，他即能在一秒钟内完成常人需要两二秒钟的动作，只要他愿意，时间仍可进一步延长或恢复常态。这样，这台时间机器就足以使飏在上次实验中产生的后遗症不治而愈，而且，从此拥有了时间机器的飏将在时间的“缝隙”中进退自如。

方才一定是这样，飏在比赛中利用了时间机器，因而在他的动作面前，所有对手都只不过是些蠕动的蜗牛。

“然而我也只是慢慢移动身体——只要比他们稍微快些就行了，”飏说，“你不知道这多有意思。”

“果然如此，”我很不高兴，“我把机器交给你，是为了你能恢复常态，不是为了提高你这畸形的速度的。”

有好一会儿，我们都没有说话。

“飏，”我想了很久，终于开口，“回到你原来的研究中吧，同我一起，我需要你的帮助。”

飏许久没有说话，我心中升起了一片阴云。

“我还能像过去一样么？”飏语气很怪。

“为什么不？父亲对你的评价一直很高。”

“但……老师已去世了，我忘不了他的死。”飏的眼睛有些发红。

不，飏是没有责任的。如果上级当时对父亲的研究多一些重视，多在资金和技术力量上给予支持的话，这个事故也许根本不会发生。然而父亲却只能带着唯一理解他的学生草创他的事业，无人关心他，反而有不少人嘲笑他，因为人们并不相信“时间机器”这样的天方夜谭，不相信这世上真有奇迹。直到今日，父亲的事业仍未获承认，若不是靠着打工做记者的收入，若不是那有如天上掉下来的李德安先生，我根本无法把父亲的研究继续下去。

“不。”飏神情黯然，“我已爱上了球场。它对每个人都那样公平，只有在这里，才华和努力才不会被埋没，只有在这里，奇迹才会随时发生……”

真不敢相信这是飏说的话，难道他忘了，一旦拥有时间机器，他的奋斗就发生质变：以往他在与自己的困境斗争中虽已体现出了不凡的才华，但他还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左右球局；而现在只要他乐意，他就会成为足球的上帝。他会毁了自己，也毁了足球。

此刻我几乎已认不得飏了。

然而也许飏并没有变。他从来都是如此富于幻想，也太沉湎于幻想。他渴望奇迹，渴望一鸣惊人，不然他就不会欣然投入父亲那冒险的实验。而一旦失败，他脆弱的自尊又如此容易

受伤，他不愿接受别人的怜悯和关心，宁愿将所有的痛苦作为自己的秘密，也不愿对任何人诉一句苦。

他这又是何苦？我心中升起一股莫名的悲哀。

“我尊重你的选择，我更希望你凭真实的力量去赢得胜利。”

我该走了，我没提时间机器。颯也知道，它并不完善。它还并不能无限制地加速，而频繁地操纵它仍有一定的危险——即使如此，他已足以随心所欲。

我没劝他，他应该已是个大人，是个男子汉了。

我只希望，他适可而止。

颯：我似乎又看见了露的眼神

那天，露对我很冷淡。我知道，时间机器是她的。

难道她不帮我，我就不知道怎么做么？

1/4 决赛，我们遭遇了巴西队。虽然上场球我们赢得很漂亮，但这一回人们都认为我们该完蛋了。巴西教练向新闻界抛出了一句话：“除去颯，中国队什么也不是。”这几天，锋和别的队友都感到了压力，而我只暗暗发笑。

有了颯，你看看中国队是什么！

露这回没来赛场，但她赛后一定会来的。

那时我肯定又成了英雄。

巴西人却先进了球。“让你们狂！”不到迫不得已，我不想用时间机器。

当巴西人攻入第二球后，似乎为了证明什么，锋发动了一次快速反击。他在禁区内被巴西人绊倒了，然而我踢飞了这个点球。看台上发出了起哄的声音。

比赛只剩下不到半个小时，巴西人又踢进了第三个球。如果这场球输了，我们将被淘汰，我将无法再有挽回的机会。

不得已，我揪动了开关。

这一刻，我似乎又看到了露的眼神。

露：我不想再见到他了

5 3！终场哨响了许多，巴西人仍呆若木鸡。

颯一个人打败了巴西队！但我已分不清，这到底是谁的耻辱。

不明真相的球迷都已疯狂，他们冲入球场把颯高高地抬了起来，宛若崇敬神祇。

颯的神情像喝醉了酒，他的样子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令我憎恶。

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他。

我关上了电视，现在我住处周围也沸腾了起来，相信整个世界现在都一片混乱。我的窗户也不知被什么东西砸开了，我

清楚地听到了玻璃破裂的声音，混杂在别的潮水般的喧闹声中……

鼐：露，这回是真的奇迹

是够热闹的。平凡的世界无时不在渴望着奇迹，他们今天似乎等到了。但这真是他们所需要的吗？为了这个奇迹，我曾愿以生命作赌注，但我以珍贵无比的代价换来的这个胜利是否真有意义？

我再也忘不了巴西人的神情，我将永远对他们负有深深的歉意。他们是最优秀的，这并不是一场公平的竞赛。

没有公平，是否还有奇迹？难道露是对的，我其实竟真的那么不了解自己？

若非因为我特殊的能力，若非期待这种自鸣得意的胜利，我是否还会喜欢这项运动？

我觉得自己并不自私，我并不想赢得金钱，我甚至为此做了不少牺牲。但为“虚名”而付出生命，又能比为金钱卖命高尚多少呢？

我岂不是总为一种偏执的“自尊”而一再折磨自己，我为什么非要去证明些什么？

奇迹难道是靠这样证明的吗？

我突然猛省。

赛后，露终于没有出现，我知道她一定是怪我了。我没去找她，事实胜于雄辩，我决心为她而改变一切。为了露，我一定要创造真正的奇迹，至少，也应该试一试。

英格兰队一点也不比巴西逊色，从一开始他们就令我们穷于应付。只是他们十分谨慎地在我身边布下了三名后卫，这大大影响了他们进攻的威力。我知道我在与巴西比赛中那不可思议的表现还是起了作用。虽然我并不想再次运用时间机器，也不想享有这种能力带来的任何好处。我要证明我自身的本领。

然而惯于高飞的雄鹰必然不惯于在尘埃中行走。这时我才发现我真实的力量是那样卑微，我离自己的期待差得太远了。

英国人不久也发现了这点，我从开场后的半个小时里就没有碰到过一次皮球。于是后卫一个个离开了我，而我们无所作为。上半场结束哨响之时，我第四次被判越位，这时我仍未碰过球。

“鼐，怎么啦？”锋拍了拍我的肩头，“放手干，不用想别的，我们能顶住。”

我看了看记分牌，仍是0 0，我惊讶于这个比分，更惊讶于我为什么现在才发现这一点。

“对，刚才我真有些魂不守舍。”我笑了笑。

今天是中国队有史以来的第一场杀进世界杯半决赛，我的队友们竟有些与以往不同。也许是连场大战激发了他们的自信，此时的中国队除了我反而个个雄心万丈。他们的潜力已逐

渐激发，中国队已不再是一支战战兢兢的弱旅了。

我一度以为中国队仅靠我一人得胜，看来事实并非如此！我心头一振。

我又在奔跑，虽然不再有神奇的速度。有时我没能追上皮球，有时我虽然追上了，又很快丢掉了它，但我一次次尝试着。

又是锋的直传，这一下正好落在空档。鬼使神差，这时的我已拔足向球奔去，英国队的后卫们都来不及回防了。

他们的守门员已奋力出击，我只见眼前人影一闪，急忙把球全力踢了出去。球碰了守门员的指尖后还是弹进了球门。

1 0。我们把这个比分保持到了终场。在全场的欢呼声中，所有的队友都热泪盈眶，但我相信没人会比我更为激动。这一切露一定看到了，她肯定看到了！

露： 飏，危险啊

飏怎样了？我不知道。若没记错，今天就是中国队参加半决赛的日子。

就在那天，中国队击败巴西队后，几名歹徒趁乱闯入了我的房间。而且我万万没有想到，劫持我的人，竟然就是父亲的老友李德安先生！

他站在我的面前，面孔依然那样慈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我问。

“为了时间机器，”李德安说，“本来我应该从你父亲那里得到它的，但他一直不肯跟我合作……”

我顿时豁然明白了一切：这就是当年那场实验事故发生的原因！难怪事故的真相永远无人知晓。

可自那以后他们盯上了我，他窥探出我正在继续父亲的研究，于是才刻意为我提供了种种便利条件，从而骗取了我的信任。是啊，没有任何理由，仅仅为了招聘一名初出校门的学生当记者而支付那么多钱！我为自己的涉世未深而痛悔。

“多少年了，我一直期待着我种下的这枚果实生长成熟。不久前，我终于知道你已完成了这台时间机器，虽然可能还不很完善，但我已不能再等。”李德安说，“因为我已老了，年老的人就会对等待缺乏耐心，而我已没有太多的时间。”

可恨而可怜的老家伙，我真不知该如何评价他的野心。也许他只是有些吝啬生命，梦想着时间机器能为他挽回青春；也许他不惜犯罪，本也只因为他太富于幻想，就像父亲和飏他们那样。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世上到目前为止，也只有李德安这个阴险的家伙才算真正理解了父亲事业的重要意义。

因此他用一个采访为借口把我远远地支走，然后他在我的住处把所有与我相关的东西都梳理了一遍，但他并没有如愿如偿，发现时间机器。

他没有想到，他让我采访的人竟是我多年前的朋友，他更

没有想到，我会毫不顾虑地把我多年的心血付与他人。他虽然精明，但他太自私，而自私的人永远不会那样思考问题的。

这几天，他们并没有从我口中问出时间机器的下落。但是，就算他们猜不出来，迟早也会查出来的。

飏，危险啊！

飏：这是个重要的抉择

露竟被绑架了。

电话里真真切切是她的声音，他们在拷打她。我当即冲出宾馆，叫了出租车。

不，我不能报警，我不能冒失去露的危险。他们要的是时间机器，不是露。

当车启动的时候，我掠过了一个念头：再过三天就是世界杯决赛了。

这一去，我可能赶不回来了，说不准，我就回不来了。

而车已驰出，我已无暇仔细思考。

一个人一生要作出许多抉择，而一旦决定了，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这个选择。

那是摩天大楼顶层的一个房间。

迎接我的居然是一个年长的绅士，只是他身边还有另外两个人，看来都体格强健。

“露在哪里？”我问。

“恐怕你并未带来时间机器。”绅士模样的人说。

“时间机器看来并不是你想像的样子吧，”我嘲弄道，“你认为我应该把它抱着，还是扛着？”

“这么说你带来了，”绅士并未生气，“那么幸会，我叫李德安。”

我想起了这个名字：“李德安！怎么是你……”

趁我一愣间，他身边那两名壮汉扑了过来。我用极快的速度避开了，非常地快。

这下子是那两个壮汉愣住了。“慢着，我要先见到露。”我说。

李德安眼中闪动着贪婪的光芒，他一定是看出来我方才使用了时间机器。但他一定不知道，时间机器已向我发出了警示，过度频繁使用会超过它的负荷，我只得暗暗关上了它。

但愿他们别马上动手！我警惕着李德安的动作。而李德安只是拉开了一道窗帘，原来窗帘背后竟有一架望远镜。我走过去，从望远镜向窗外望去，于是我看见了露。

至少在 1000 米开外，另一座摩天大楼的顶上，露被捆绑着押到了一面窗户前，她身边至少有四名歹徒。

“那边也有望远镜，一旦发觉这边的人稍有异动，露就会从那窗户边掉到楼下去的。”李德安满脸得意，“我虽未见过时间机器，但目前我总算大致了解它的功能，它纵然能使你动

作加快，可如果太快，毕竟是不安全的。我碰巧已知道这个限度，你可以相信，你别无选择。”

是的，我别无选择。他们要加害露，只需要一秒钟。一秒钟之内，我绝对无法改变整个局面。

“李德安，你就是露提到的那个李德安？”我试图拖延，并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我已下定了一个决心，这还需要一些时间，“但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你的身份呢？你不怕事后……”

李德安笑了：“年轻人，你以为时间机器只能用来踢球的吗？”

事后？根本没有“事后”。

他可以在一瞬间从任何人的视线中消失，他可以神出鬼没于任何原来是戒备森严的地方，即使他想在大庭广众下炸掉天安门，也并非无此可能——这一切的实现只要给时间机器设定一个恰当的速度就行了。虽然它目前并不完善，而李德安也不过是个科学的门外汉，但他有钱，这世上，很多时候只要有钱就够了。

我突然意识到了时间机器的危险性，它不能落到李德安手里。

那么又该怎么办？打开时间机器，同他们大干一场？——那么露又怎么办？我不可能在几秒钟之内，制服所有的歹徒，再冲下百层大楼，穿越 1000 米的拥挤城市，再爬上一座同样高的大楼……不，不可能，我的速度还达不到。

我考虑的是，在时间机器得到改进之前，就在现在，它是否可能令我进一步加速？

其实从没人试过，但所有事情都有第一次。这一刻心急的我似乎忘了，时间机器方才已发出警报。

许多第一次也就是最后一次。

一个壮汉已显得有些不耐烦，他袖口下面似乎藏着家伙。李德安错了：你们早该动手。

这一刻我终于采取行动。

我只盼奇迹出现。

露：飏……

这一刻奇迹发生了。

经过很短的一瞬间，当我能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李德安的爪牙们都已倒在了地上，而我身上的绳索也已解开。飏！是飏！

发生了什么事？就在方才那一瞬间，这一切情形是如何扭转过来的呢？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听见。

“我改装了你的时间机器，”飏平静地说，“也许……我们该把它称作‘加速器’更合适些。”

“你把它的功率调到了极限？”我惊得跳了起来，双眼死盯着飏。

“是的，”飏依然平静，“我为自己加速，不是两倍、三倍，而是百倍、千倍、万倍。”

他方才一定是这样做了，当加速器的功率接近父亲那次实验的水平之时，世界在高速度飏看来，已几乎成为静止。所以，他在一瞬间制服了所有歹徒并救出了我，就像随手拨倒几块积木那般简单。

不觉间我已潸然泪下：“飏，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奇迹，”飏没有直接回答我，“一个奇迹可以改变整个世界。你知道吗？我可以翦灭世上正进行着的一切罪恶，排除一切意外出现的危险，可以在一瞬间使世界变成我们所希望的那样美好……”

“到现在你还说这些！”我喊道，我几乎已认不出这是自己的声音，“时间机器根本承受不了这么高的速度，更别提减速刹车了，你……”

这时一声爆响，伴随着耀眼的白光，超载的时间机器已炸成齏粉。

失去了时间机器，飏的身体将永远保持着巨大的速度，而且这速度还会不断递增。对于飏来说，他将在这一瞬间用去他生命的一天，一年，十年，几十年乃至整个生命历程。他的整个生命都将封锁在这一瞬，在那个永远静止的世界。不，也许不断加速所聚积的能量，很快就会把飏炸得粉身碎骨。除了飏，谁也不会清楚他即将面临的究竟是怎样的险境。

我望见他的最后一瞥，是他深情的微笑。

这一瞬，他的微笑就淹没在耀眼的白光中。

飏：给露的一封信

露：

写这封信时，我已拿定主意。除此之外，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能保证你安然脱险。说实在的，我终于用时间机器做了件有意义的事情。

我很清楚这样做的后果——我毕竟曾是你父亲不成器的弟子。机器如果超载炸毁，我将从此被封闭在一个除我自己以外完全静止的世界——但我不会后悔，这样是值得的。也许我后半生的几十年，都将在你们的这一瞬间度过，然而我依然能为你，为这个世界在这一瞬间做很多的事。思及于此，我内心就不再有恐惧和怅惘了。

请相信，我并没有把这封短信当作遗言。对我而言，我还有几十年的生命。在此，我会不断尝试着重返你的世界。我多想赶上那场世界杯的决赛啊。一个人用一生究竟能做些什么呢？有的人可能碌碌无为。但奇迹永远都是可能的。

飏

露：我相信奇迹

那一瞬后，颯并没有出现。那一瞬间，颯也许已度过了他的一生。

父亲和颯都因为时间机器而付出了生命，富于幻想的人终于被幻想撞击得粉身碎骨。

世界太过现实，人们久已不再相信奇迹，除了我，还有颯。

我因为颯所创造的奇迹生存了下来，此刻我仍等待着下一个奇迹出现。我不知道这能有多大的希望。

颯失踪后的第四天，是世界杯决赛的日子。我早早赶到了赛场，虽然我已不再是记者了。

中国队上场了，颯果然没有出现，尽管我努力地寻找着。我相信整个体育场的观众都在议论纷纷。

意大利人进了第一球，不久他们又攻进了一个。

颯，颯在哪里？球迷们高声呼喊。颯，你为什么还不出现？

——发生了什么事？

看台上突然鸦雀无声。

记分牌上闪动着新的比分：1 2。

是颯出现了么？

最先欢呼的是场上的中国队员，我看见取代了颯队长袖标的锋冲向场边，做出胜利的手势。

看台终于沸腾。

这是中国队在世界杯上除了颯以外攻入的第一球！

大家竟都忘了，足球比赛需要十一个人，中国队并不是颯的一人球队！

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没有了颯的中国队反而如脱缰的野马，每个队员都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潜力。

2 2，中国队追平，3 2，4 2，中国队反超！

没有了颯的中国队同样出色，不，甚至更为出色！没有了球王的中国队似乎真正找到了自己。颯，你知道吗？奇迹已再次产生……

不知何时，我已泪流满面。

比赛尚未结束，而我却转身离席，我已不需要再看下去。

“怎么，你现在就要走吗？”这个声音我无比熟悉。这一声，似乎超越了所有时间。

我循声望去，于是我心头爆发出了久已期待的激动。

这时春雷般的欢呼声已在整个城市的空气中炸开，每个人都在为一个奇迹而欢呼流泪。毕竟，这个世界已太久没有奇迹了。

猫 凌晨

1、一觉睡了十年的猫

猫是黑色的，四个脚爪白。

当时猫正站在一幢曾经是医院的酒店大楼屋顶平台上，任由风呼呼吹动它的尾巴。平坦的天空笼罩于它头顶，拥挤的城市展现在它脚下。天色已亮，星星们正逐渐退散，城市的灯火也在黯淡下去。猫听见汽车喇叭刺耳的声音，在清晨稀薄的空气里这声音格外尖利。

昨夜猫才在地下仓库中睡醒，醒来发现已处于 1998 年的时间中。这使猫惊惧不安，因为它清楚地记得自己到这地方来的日子，那天是 1988 年 9 月 20 日。它竟然一睡就睡了十年！猫说什么也不敢相信，一觉睡十年既不合逻辑也不合常理。但它确实有在十年前生活过的感觉，对这个城市和这片辽阔深邃的天空，对脚下的大楼，猫都很熟悉，熟悉得能够区分出景物的差异和季节的更改。

猫从地下仓库摇摇晃晃地跑到楼顶，一路都在恍恍惚惚思考。它记得卤煮小肠的美味，它还知道地下阴沟里生活着极肥大味美的老鼠。可它不记得城市在夜晚有现在这么明亮这么热闹，它也不记得为什么跑到仓库里睡觉。猫倒是回忆起在屋顶和墙头散步，呼吸月光，追逐星星的自由自在的日子。但那是在过去的过去。

过去的过去，这让猫糊涂。它希望问题简单化，答案明确，就像吃饱了肚子不会饿那么容易理解。过去怎么还会有过去？猫坐下洗脸，这是种复杂的让情绪冷静的工作：舔净前爪，用前爪使劲擦脸，然后再舔再擦，洗完脸后得继续舔净身上其它部位的毛。全世界的猫都是这样做的，用同样的姿态和同样的节拍。

我为什么非得是只猫？这个想法可着实吓住了它。醒来后，还不曾有过如此极端和叛逆的思想，居然对自己的属性产生怀疑和不满。可我真的是只猫吗？

猫惶惶不安，踱到平台的防护铁丝网边。天色已明朗，太阳红艳艳的，远方一层薄云，弧形的地平线上点缀着几座青色山峦。

世界倒像真实存在着的。

我当然是猫。我有灵敏的听觉和嗅觉，尖利的牙齿和爪子，我会跳跃翻跟头抓老鼠。我哪里不像一只猫呢？

有一觉睡了十年的猫吗？有会坐电梯的猫吗？有听得懂人类语言，看得懂他们文字的猫吗？你清楚这不是猫的行为，这不同寻常。

猫惊慌地跳离原地。周围并没有同类，怎么会用第二人称对自己说话，我疯了。它焦虑地在防护网前徘徊。猫觉察在自

己意识深处，还有另一个意识纠缠着，让它不时产生些怪念头。它还不能明确那究竟是什么，但回忆出现了断裂，思维有了偏差。猫的心情沮丧，脚步沉重。连自己是不是猫都弄不清楚，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寻找过去又有什么意义？

平台上陆续出现晨练的人。猫扫视他们，目光忧郁。他们看来是不会为存在头痛的。“谁家养的猫哇，嘿，还是四蹄踏雪呢。”有人走近它，猫警惕地后退几步，弓起背唬唬威胁。那人悻悻地离开：“什么嘛，也不知主人怎么调教的，好没礼貌的一只猫。”

主人！主人！对呀，我该有主人的。是主人把我从街上带回楼里，是主人让我留在库房等他。我和主人有着再见面的约定，在等他的日子中，我睡着了，一睡就睡了十年。

那就回到库房继续等待吧，另一个意识说。这是责任，也是约定。

好，我回去。猫对盯着它的人龇牙。主人两个字把所有的疑问都解决了。猫内心暂时安定下来，对自己的属性也不再怀疑。本来嘛，除了猫自己还能是什么呢？

现在的问题是主人在哪里。十年，十年主人都不曾赴约。刚才经过走廊时看到的斑渍一下子鲜明了，猫倏地一惊，那些浅褐的斑渍不会是血迹吧？主人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或者，是忘记了它？猫更愿意相信后一种设想。那么，去找主人好了。为了补上过去，为了重新开始中断十年的生活。

2、寻找不知下落的主人

于是猫开始在城市里流浪，用心捕捉着主人的踪影。猫记不清主人的模样，也记不起主人的声音。但它肯定自己能从无数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中辨认出主人，肯定能将主人的气息与所有人的分开。主人的气息，一定特别温暖舒适，猫断定。

猫发现在酒店楼顶看见的城市委实大得可怕。城市和十年前已大不相同，是一种精神面貌上的差异，使它很不适应。猫趁着夜色搜寻每一个院子，每一幢楼房，每一家商店。整整一个月的忙碌，它才走遍了三条街。而城市有几千条大大小小的街道，有几十万个院子，几十万幢楼房，几百万居民。

这样能找到毁约的主人吗？能找到丢弃它，要它用十年时间去等待的主人吗？猫不止一次问自己。这样耗费精神找下去，值得吗？如果真的是遭到了遗弃，再去找他，不是有点儿死皮赖脸吗？

这时猫便想第一种可能。主人遇到了意外的事，因而无法来找它，带它离开。可是主人会遇到什么意外呢？猫不敢多想，也许主人去了遥远的地方，早已不在这座城市里了。

搜寻到底有没有意义？猫的第二意识常常质问它。猫被问得透不过气来。那么你说什么有意义？我总不能是街上的野猫吧？你就是野猫，在墙头和屋顶自由奔跑，呼吸晨雾，追逐月

光，不受拘束的一只野猫。这声音在猫的脑海里回荡，竟久久无法消散。

猫起初还能抑制矛盾的心情，继续它的追寻：白昼露宿屋顶或墙脚，夜晚接近人类。城市的空气混沌污浊，它必须加倍细心地分辨，以期能找出主人的一点点蛛丝马迹。

夏天很快结束，秋天来了。城市流行感冒和给古诗谱曲，猫常听到的一首曲子叫《越人歌》，里面有两句词：“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这特别对猫的心，它每次听到都要把整首歌听完，一边听一边为主人不知自己寻找他的艰难而伤感。

猫适应了 1998 年的城市，它渐渐熟悉厨房的油烟，熟悉男人女人无聊的争吵，熟悉小孩撒娇和撒泼的不同，熟悉老人历经沧桑的无奈和中年人负担沉重的愤恨。整个人类像缤纷的万花筒，让猫眼晕。猫也认识了好些同类：娇贵的，慵懒的，淘气的，无知的。它们从未见过老鼠，悠闲地生活在人类的客厅中，一律干干净净肥肥胖胖。同类们对它选择的生活道路不以为然。“找个随便什么人家收养你吧。别再费心找旧主人了。”它们劝它，这样会有温暖的沙发，热气腾腾的食物。猫知道这样的确很好，它也不想流浪。但依偎在陌生人膝盖上打盹，总是很别扭的，除非是主人。找到主人便可以停下歇息，便有了归宿。一想到这里，猫的疲倦就一扫而光。

但你能接受被人豢养，作附属品和玩物的命运吗？

我能。猫拼命地在心底大声喊，反抗那另一个意识的嘲笑，但这反抗很是脆弱无力。它瞧不起家猫，本能地厌恶它们自高自大又奴颜婢膝的顺从品性。它有时竟会因此而恐惧，害怕自己真的是它们中的一员。可它们是一个大群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它们不孤独。

猫越来越矛盾，家猫？主人？野猫？日子就在矛盾中过去。天气越来越冷，早晨的草丛里，已经撒上了白霜。猫现在需要很多时间寻找食物。老鼠、昆虫都不再容易逮到，猫有时不得不吞咽草根。去商店或居民家中找吃的十分冒险，动辄会遭毒打甚至有生命危险。人的自我保护意识有时真过了头，猫不相信吃掉一两块肉就会给人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人在这方面未免太小所，小气得有点神经质。猫对人一天比一天更没好感了，只有过去的主人除外。

城市下了第一场雪，猫差点冻僵。它找到一座古老的钟楼栖身，很少外出。猫常常蜷成一团，躲在堆于楼角的杂物中。这时它倒希望再来个十年大梦，好忘记寒冷的空气和刺骨的北风，但偏偏睡不踏实，一点轻微的声音就能把它惊醒。过去，过去的过去，不知下落的主人，搅得它难以入眠。

3、猫有了外星人概念

这一天猫好不容易才合上眼，十几个人就吵吵闹闹上了钟

楼，把猫的困意吵掉了。他们推动沉重的榫木，敲击那口有上百年历史的巨大青铜钟。悠扬的钟声里他们互相拥抱，兴奋地喊着“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猫对自己说。猫的眼眶不觉潮湿，泪水慢慢流下脸颊，在钟楼里最深最黑的角落里。所有关于主人的信念猝然瓦解，它感到前所未有的清冷和孤寂。

新年快乐。那另样的声音在猫的意识里清晰地说。你还要寻找主人吗？

我真的是野猫？

当然，你从未在人类的家庭中生活。你不需要主人，你有自己独立的个性，从不依赖谁。

你呀你的，好像你和我不是同一只猫似的。

你是猫，而我不是。

猫抬起爪子拭擦脸上的泪水，竭力不问你是谁。这种问题很愚蠢，聪明的猫不会纵容自己有精神分裂倾向。

瞎扯。另类声音洞察它的心思。你要是真聪明就该记得外星人的事。

外星人，这多少有点滑稽。猫不该懂得外星人这个概念，但是我懂。我知道生活的世界是颗叫地球的星星。天上还有许许多多的星星，每颗星星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有些世界很像地球，也有植物、动物和人。

外星人跟地球人长得差不多，他们说宇宙的进化法则有相似性。对了，我见过外星人，这些都是他们告诉我的。我能和他们交谈，通过意识。但你怎么会知道？猫质问。

另一个意识忧伤地笑。我就是那外星人中的一个，是让你走进飞船的 071 号。

不可能！你怎会在我的身体里？

只是我的意识在你的脑子里。别紧张，我不会伤害你。

猫放下爪子。这我不能理解。

精神有时是可以脱离肉体单独存在的。这十年来我一直裹在你的意识里昏睡，现在终于和你清清楚楚地分开了。

纠缠的感觉顿然消失。有一股意识从猫的思想里分离，独立清晰而坚强有力，不再模糊难辨。猫可以和这股意识对话，却不能支配或探测。猫顿觉轻松，神清气爽，脑子里的混沌状态结束了。过去，过去的过去，全部连贯起来，和现在之间再没有那十年的睡眠阻隔。但猫还需要确定。

约定是怎么回事？

我和 094 约好在库房碰头。你还记得 094 吗？拦着不让你碰我们采集的标本的那个。

是的，我记得。原来约定和我并没有关系。

猫忽然跳到钟架上，在它脚下的大钟早已沉寂。兴奋的人群也已离去。淡淡的晨曦透过木雕花窗投射在钟上。

我没有主人，我是一只野猫。根本就不会有谁为我伤感，给我一个归宿。

失望从脚底板开始迅速流遍猫的全身，这就是半年辛苦的结果。很好，我不是那些笨蛋家猫中的一个，我是有独立个性的。这很好。

眼眶又一次潮湿，猫闭上眼。新年的阳光照在它身上，阳光是温暖的，但无法驱散它由心的悲凉。

什么也别再想了，猫。071 温和地抚慰它，我和你在一起。

4、两个外星人和 一个地球小姑娘

漫长的走廊，血迹，渐近的杂沓脚步声。强烈的憎恶气氛从走廊尽头涌过来。

猫立刻醒了，血腥的味道还在它喉咙里。自从 071 的意识觉悟，它就开始做这种梦。

我受不了，071，那梦太真实恐怖下。猫抱怨。

因为那是你亲眼所见。你记起来了么？

我当时在场？在那个酒店。噢，十年前是医院的地方？

是的，你一直悄悄跟着我们。我曾想让你回去，那医院里充满危险，但你不愿意。

我要帮助朋友。猫记起所有的事情，当它第一次看见银白色飞船降落在废弃的建筑工地上时，它非常兴奋。猫的本性多疑，但它却从外星人清澈的眸子里看到坦诚。于是这些不同于人类的异族向它伸出手时，它扑跳着立刻就接受了他们。它厌恶人类，瞧不起人类，它一直过着孤独的日子。它需要朋友，可以平等交流的朋友。

我和 094 穿越了 200 个光年才到达地球，我们原先并不知道地球的存在，我们只是奉命考察银河系的边缘，071 回忆。旅行本来很顺利，还和另一个星系的探险飞船结成伙伴。从太空中看地球真是美极了，我们想在它的蓝色大地上散步。可进入地球大气层时却遭到导弹袭击，两艘飞船都不同程度受创，被迫降落。

人类神经过敏，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总过了头，猫平价。所以我从来不喜欢他们。

这是个误会。我们没和地球人进行对话，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

你能和地球人对话吗？猫问。我记得有个小姑娘看见你们降落，你们既无法用意识也无法用语言沟通，两样她都不懂。

可是那个小姑娘对我们很好，她不把我们当异类，和其他地球人不同。其他的地球人真是吓了我一跳，他们似乎想把我们制成标本展览。

小姑娘的形象出现在猫的脑海里，乌黑的大大的眼睛，善良的笑容，暖洋洋的气息。她确实对你们很好，还帮你们找地方隐藏飞船。猫说。

你全都记起来了，可真好。我还怕我的存在会损伤你的记

忆呢。

我怎么能忘掉。我一直和你们在一起，躲避地球人的追捕，寻找友人的飞船，你和 094 的每一天都紧张得让我心惊胆战。

071 黯然，那绝不是愉快的回忆。地球人扣留了另一艘飞船的友人，消息传来，他们必须闯入一家医院去营救。仔细研究了医院的构造，他们趁着夜色出发。小女孩依依不舍，他们答应一定回来看她。她居然懂了，她的眼睛，她的神情都在表明把这个承诺牢记于心。

他们从医院的顶层开始寻找，很快就与地球人相通。他和 094 刚刚约好在库房碰头，战斗就开始了。

这就是我讨厌医院的原因。医院里已经设下陷阱，可你们非要去那里不可。猫喟叹。

没有办法，我们必须找到友人。宇宙旅行中最重要的规则就是互相帮助。094 和我都有意识控制物体的能力，可以对付地球人的过激行为。

他掩护你，猫继续回忆。你一个病房一个病房找，我跟着你，我们一起坐电梯。他们封锁了电梯出口，我们就爬通风管道，完全由直觉指引着，我们终于找到了你的友人，可那只是他支离破碎的身体。

我差点发疯，急忙折回头想救 094。我已经失去了一个，我不能再失去第二个。我控制不住情绪，连连击伤阻挡我的地球人。

血溅在走廊的墙壁上，留下永远触目惊心的痕迹。猫的脑海中重现那场面，害怕极了的地球人开启预先布置的高能磁场网，迎向他们的 094 刹那间灰飞烟灭。

我还来得及在磁场边停住，但强大的磁干扰破坏我的意念力。094 的毁灭给我带来巨大的愤怒、伤痛和惊惧。我的全部意识竟和肉体脱离，进入你大脑里。

这样一切都弄明白了，猫点头。只有猫能从警戒森严的捕捉外星人现场逃脱。我带着你跌跌撞撞奔向库房，这是你的本能，你还惦记着和 094 的约定。强磁场看来对我也有作用，是极度的刺激吧？到库房我便倒下了，昏睡十年。

而我的同伴死了，音容笑貌俱已在时空的流转中消逝。071 的意识浸满沉重的哀伤。

猫意识到自己的多嘴，它中断回忆。

071 也沉默不语。猫感受到他轻轻起伏的悲伤和凄凉。

什么也别再想了。猫轻轻、轻轻地呼唤他，我还和你在一起，我是你的朋友。

5、猫忠实守护着外星人

冬天就在回忆、感伤和互相安慰中过去，猫和 071 之间的友谊平静发展着。天气暖和后，猫离开了钟楼。没有了寻找主

人的精神负担，猫的生活变得懒散。它常常找僻静通风的地方睡上十一二个小时，饿得实在不行了才去捕食。

071 静静蛰居于猫的大脑某处，思考着未来和过去。猫没有询问或打扰他。猫害怕 071 找到办法的那一天，那一天必将是他们分手的日子。

但是这一天总会到的，猫知道。它恐怕自己不能再过十年前孤独的日子，没有朋友的日子。我将守护你，071。每当星际旅行者的脸浮现在猫的脑海中，猫便会在心底重复这誓言：071，我将守护在你身旁，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分每秒，我要尽力为你做能做的事。

071 还需要恢复。医院一幕虽然隔了十年，仍让他心悸，他不敢想却又不能不想。他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地球人。他想恨，但那个小女孩的形象温暖祥和，融化了他心中的仇恨。他想谅解地球人，但失去伙伴的痛苦依然煎熬着他。

和猫谈论地球人，071 显得无所适从。猫想方设法转移他的注意力，它把熟悉了的城市介绍给 071，也许城市的五花八门、缤纷多彩可以让 071 暂时忘掉他的难题。1999 年的城市弥漫着世纪末的感伤情绪，虽然报纸广播电视热情洋溢地宣传新世纪的美好计划，但消极颓废的诗歌以及关于诺查丹玛斯大预言的解释却到处流传。“外星人七月的拯救”这类话更是一些人的口头禅。

简直白日做梦，猫嘲笑。我从不相信外星人会充当救世主，当然，071，并不是怀疑你的能力。

我的能力有限，否则，我也不会……人类为什么把希望寄托在外星人身上？

他们是种脆弱的生物，外强中干而已。猫毫不掩饰自己对人类的鄙视。

城市的惶恐不安多少叫 071 惊奇，联想起十年前袭击他的地球人的紧张、戒备，对地球人他渐渐有了一种新的交织着怜悯、憎恶、遗憾的感情。

临近清明，071 彻底复原。他精神饱满，意念力增强，连带着猫的体力也增加了。猫走起路来轻快敏捷，捕食更容易轻巧。因为 071 在自己身体里的缘故，猫加倍爱惜自己，它学会搭乘地铁或公共汽车来节省气力。

071 决定找到飞船，修复好后离开地球回家。他可以把精神的自己储存在飞船的记忆系统里。但是他必须先找那个有大大黑眼睛的小姑娘。飞船上所有的信息浓缩制成了一枚小小的坠子，构成那坠子的每一毫微米金属，都是他和 094 漫长旅途的心血结晶。没有它，他无法修理启动飞船。坠子在去医院前交给了那个小女孩。

你必须帮我找到她，我相信她会把那坠子保存得很好。071 对猫说。

我也相信。那还耽误什么呢？猫毫不犹豫。我们去找她。

6、找到了盲女晓菲

猫又上路了，这一次很轻松。071 研究过城市的布局，尽管过了十年，主要的街道和重要建筑还在原来的位置上。猫没用多长日子就回到当年生活的那个地区。

但那一带已变成繁华的卫星城，商业区、居民区和小公园交错分布。猫怎么也找不到那个废弃的建筑工地以及工地附近小姑娘住的大杂院。

猫有时着急，有时又巴不得如此。和 071 相处每一天都是美好的时光。071 是它十年前生活的一部分，唯有他还熟悉十年前的它。071 丰富的宇宙探险经历，不断启发着猫的智慧，促进猫理性和感性的提高。这样一个朋友，猫怎舍得放弃？

071 催促猫赶快行动。他并非不了解猫的感情，但这不能动摇他返回的决心。他必须把探险结束，这是使命。每当夜晚通过猫的眼睛凝视浩瀚的星空，071 就会不自觉地产生归属感和责任感，这感觉如此强烈，像火一样炙烤着他的灵魂。

大概是 071 强烈的决心起了作用，五月的一天，猫忽然感到了什么。猫察觉出空气中有种特别的很久前它熟悉的味道。这一天晴朗、干爽，阳光清亮，空气仿佛透明干净的水，让猫精神振奋。

猫来到一个居民大院里，院子里所有的楼房都极其相似。到处是开花的槐树，白色的槐花香气馥郁。猫往花香深处走，它追寻的气味就夹杂在这花香中。是一种淡雅柔和，散发着温暖的味，一种它很久前熟悉的味。这难道就是那个小女孩的气息吗？猫抑制不住心情的激动，小跑起来，犹如踏风而行。

气息越来越浓，是这大院最偏僻的地方，一个开满鲜花的地方。花树伸出阳台外小院的铁栏杆，枝蔓一直垂到地上。花一簇簇、一丛丛绽放着，深深浅浅的红色覆盖了嫩绿的叶片：深红灿烂，浅红娇艳。

猫从栏杆间钻进院子。它很累，便躺下来静静地歇息。

阳台门开了，“小心些。”有人叮嘱。猫听见《越人歌》的旋律，这首歌依旧让它伤感。如果找到那小姑娘，071 就将离开它了。不管它怎样喜欢他，怎样需要他，他都将走了。想到这儿，猫内心酸酸的很是难过。

一位年轻的女郎慢慢走到屋外，她穿着白色连衣裙，清爽干净。猫站起来想找个角落隐藏，却发现那女郎是个瞎子。

猫闻到把它引到这儿的味，正是瞎女郎身上的气息：淡雅柔和而温暖。

她就是那个小女孩吗？猫问 071，是那个有着大大的乌黑眼睛的小女孩吗？

等一等，我需要时间判定。071 的意识颤抖着。

女郎走到阳光下。“你们好吗？”她问花儿，“我又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我不会去住院的，我要等他们，他们说过来

看我。”她轻轻抚摸花朵，“春天真好，是不是？”笑容在她苍白消瘦的脸上荡漾。

猫悄悄走近几步，想把女郎看得更清楚。

“谁？谁在那里？”女郎大声问。风拂动花树，远远的有鸟叫。

“是你吗？”呆了一呆，她叫，“是你！你到底来看我了！”

“晓菲，你在外面叫什么？”窗户里闪过花白的头发。

“妈，谁在院子里？”女郎的声音微微发颤。“没有人。”“我听见动静来着。妈，一定有人。”“只有一只猫。”

“猫？”晓菲喃喃低念，“猫，猫，”她弯下腰，“猫咪，你在哪儿？”

猫过去蹭着她的衣裙，晓菲伸手抚摸它。猫没有拒绝，一任晓菲抚遍它的头，晓菲的手柔软纤细。猫闭上眼，让她手心的温暖流遍全身。

“妈，猫是什么颜色的？长得好看吗？”晓菲低头，空洞的眼睛望着猫。她的长发垂落在猫身上，猫看见她衣领里银色的链子，链子吊着个小小的水滴形坠子，坠子镂刻着奇异复杂的绞花。

坠子！那坠子！是她！就是她。071 惊呼。她长大了，但是她怎么会瞎？猫回答不出，它浑身哆嗦。071 的情绪瞬间传遍它的神经，它感到犹如触电般地麻木和刺痛。

“是只黑猫，爪子白色的。”“黑色的猫，”晓菲喃喃自语，“我见过一只黑色的猫。和他们一起走了。”猫依偎在她怀里，低低呜咽。“猫咪，你是不是那只猫呢？你告诉我，他们会不会回来？”晓菲咬住下唇。她抱紧猫抽泣。刻满奇异绞花的坠子打在猫的脸上。

这个女孩一直在等你们。071，你看见了。

我想触摸她。071 十分哀伤。我想告诉她我回来看她了，但我没有实体，我碰不到她。也碰不到那个坠子吧？猫冷笑得有些恶毒。它立刻后悔了，它怎可以说这些话？守护 071 的诺言还在耳边，它应该为朋友将要实现的愿望高兴才对啊！

可是猫无法喜悦，因为……因为与他分手的日子终于要到了。

7、飞船的辐射使她身患绝症

猫在晓菲的院子里住下，失明的晓菲常常到院子里散步。猫躺在葡萄架下，听她和花鸟喃喃对话，看她坐在阳光里宁静恬适的姿态。花枝摇曳，花瓣飘落，猫简直就是在一幅工笔仕女图中。晓菲的纤弱和春天的活泼生机形成鲜明的对比，给猫留下深刻的印象。猫把晓菲从人类中分离开来，晓菲的纯净天真犹如凌晨初绽的一朵玫瑰，猫无法不喜欢她。

这并不能改变我对人类的看法，猫坚持。071 顾不上和它探讨人类的问题，他每天尝试用意念呼唤晓菲，但晓菲依旧像

十年前一样听不到。071 为此而焦急。当她抚摸你的时候，你因她的爱抚而欣悦，他对猫说。你没注意到她的脸色越来越不好？她怎么会瞎？我记得她那双眼睛黑晶晶的，漂亮极了。

我当然看见了。晓菲一定有病，她经常大把大把地吃药，晚上疼得在床上打滚。这些我都在她家的玻璃窗外看见了。而你却忙着使用意识，封闭了对外界的感知。

代我多看她几眼，071 请求。等我的意识可以和她接触，我或许能帮她抵抗疾病。

猫很想知道晓菲得的是什么病，但晓菲的家人从不谈论她的病情。每隔一周，就有专车把晓菲接走，过两三天才送回来。

“知道这是为什么吗？猫咪，”晓菲和猫熟了，终于提起这件事，“他们定期给我检查身体。因为，嘿，你相不相信？我是唯一见过外星人的人。我见过，我还上过外星人的飞船。他们说就是飞船的辐射使我失明，还得了癌症。

猫的心直往下沉，沉入深渊。它听到 071 痛苦而充满内疚的呻吟，它的心被呻吟绞得支离破碎。

“他们说不会再有地球人受伤，十年来，他们已经找到了对付这一类外星人的方法。猫咪，这很可笑吧？他们把外星人全都杀死了，你知道吗？杀死了。然后拿来解剖。我知道。我一直想去看 071，只有他的身体被完整地保存着，可他们不让我碰他。我知道他死了，我只是想摸摸他的脸，哪怕碰一碰也好。我看不见啊！

晓菲啜泣，失去光泽的瞳孔中泪珠盈盈。

猫的四肢因 071 的悲愤而抽搐，它不得不走开平静情绪。

你的身体还在，或许你可以恢复本来面目。猫叫道，071，这真是太好了。

071 没有回答。

8、外星人的悠悠叹息

我从不知道和地球人交往会带给他们这么大的伤害，071 的意识不断自责。但是你的同伴也死了呀，猫的看法不同。可晓菲不该受这个罪，她是那么善良。就算是异族之间交往非付出代价不可，我和我的伙伴已经付出了。

这完全不同啊，猫有点生气。071 每时每刻都在想着晓菲的病，想着晓菲。她曾帮助过他，她守着诺言保存那坠子。她的眼睛被飞船泄漏的辐射刺伤，她为此失明，为此身患绝症，但她却没有一点抱怨，她只想抚摸他的脸。071 为晓菲的遭遇痛心，更被晓菲的情感触动。

你不再说回家的事，猫提醒。071，你的决心呢？我们现在可以去找你的身体，我能从晓菲脖子上把坠子咬下来，那小姑娘不会防备我。然后我们去找飞船。

071 不回答。猫烦躁起来。这是个深夜，月圆如镜，月光里的花沸沸扬扬盛开着。猫跳上窗台，窗户里漆黑。猫听见晓

菲在床上辗转反侧。

猫也不再说话，静静地，坐在窗台上，看月色似水，任花香沐浴。

仿佛又过了十年那么漫长的时间。能活着是件很好的事，071 的意识悠悠叹息。不管什么样的状态，我到底还活着。

猫不大懂他的意思，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9、晓菲倒在血泊中

光。灯光。晓菲按动开关。猫从空中看着她。猫大吃一惊，随即意识到这只是种感觉，是 071 的意念力在跟踪晓菲，而它的意识跟踪着 071，自己的肉体还蜷缩在窗台上打盹。

晓菲走进卫生间，洗脸，梳头，对着镜子照了照。镜子里她的脸消瘦清秀，但她看不见。071 和猫在半空里看着她。她拿起牙刷，挤牙膏。忽然间，她的头重重碰在镜子边缘，手挥动着似乎想抓住什么东西，牙刷挑断了坠子的挂链。她以一种无比优美的姿态倒向地板，血从她头上渗了出来。

晓菲！猫和 071 同时惊呼。

猫腾地跳起。屋子里灯火通明，人们走动，叫嚷着。

忽然一切都消失了，屋子里传出临近死亡的气息。猫坐卧不安，抠抓纱窗。这样不行，071 叫。猫跳下窗台，阳台门紧关着。猫绕过院子里跑进楼房，晓菲家的大门虚掩，不时有人出来张望。猫趁人不注意时溜进屋。晓菲的房间里挤满了人，猫不能靠近。于是猫来到卫生间，洁白的瓷砖上血迹鲜红，触目惊心。猫四处张望，终于找到滑入浴缸底的坠子。咬着链子，链子尽头坠子在晃动，猫感到十分欣慰。

071，我拿到坠子了。嘿，你不高兴吗？

救护车刺耳的声音，刹车的尖利声音，脚步急促的声音。

猫在纷乱的声音中感觉不到 071 的信息。071，071！

带我去那个医院，快！猫！你有办法上救护车。

好吧，如果你觉得这样对晓菲有帮助。

10、舍己倾力挽回美丽生命

护士搀扶着晓菲的母亲向外走。母亲频频回头，怎么也看不见被各种急救设备包围的女儿的脸。母亲掩面而去，泪水在她手指间淌落。

病房中不再有人了，猫才从角落里出来，走近晓菲。

晓菲平静的脸上，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监视仪的液晶屏幕缓缓显示着她的存在，那是两条亮线，起伏越来越慢。

071 的意识在凝聚，猫猜想他一定很不好受。它也不希望晓菲死，但有什么办法呢？归根结底，是人类的愚蠢冒失害了晓菲。如果当初他们不击伤 071 的飞船，就不会有辐射泄漏，晓菲也不会有病了。人类真是脆弱，我就没事。猫把一直咬着

的坠子放下，坠子在水磨石地板上闪动奇异的晶光。

晶光。星光。浩瀚的宇宙无边无际，博大而深邃。071带着猫跋涉，他们的思维遨游太空。无数的星球从他们身旁掠过，每一个星球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命形式。生命是宝贵的，必须珍惜。橙黄，橘红，姹紫，到处暖洋洋的。那是我的家乡，猫，你看见了吗？我看见了，071，那地方很美。

猫鼻子酸酸的。你要做什么？猫问071。我做什么都是为了晓菲。猫，把坠子搁在她额头上。你要给她治疗是吧？猫照办了，尽量让自己的动作轻柔些。

把你的头挨着坠子，猫，真是谢谢了。我不能和你在一起，你保重，071的意识说。不待猫回答，那意识已猛然离它而去。不！你不能！猫想阻止它，但脑子里突地一震，像被大槌子狠砸了几下。猫站立不住，跌下病床。它挣扎着抬起头，坠子在晓菲额头闪光，橙黄，橘红，姹紫，全是温暖的光芒。猫恍惚中看见071进入晓菲的身体，带着他温暖的思维之光，顷刻这光便消失了。

不！猫的心灵狂呼。不！071，不要把你积蓄的所有能量都送给她。求你了！求你回来，我们还要去找飞船呢！

坠子掉了下来，“啪”地碎裂，灰色的粉末洒在猫身上。猫感到自己也破碎了。

11、追踪外星人的灵魂

“这里怎会有一只死猫？”“啊呀！真恶心，快把它扔了！扔出去！”

僵硬的猫被扔进垃圾筒，与一次性注射器、空药瓶、脏棉花混在一起。当猫被刺鼻的药水味呛醒时，它已经陷身垃圾的海洋。带着腐烂气息的微薄空气几乎让猫窒息，它本能地挣扎着往外挤，这非常困难。垃圾都密实坚硬地压在了一起，准备运走。好些时候猫都觉得自己要完了，要死在垃圾的坟墓里了。空气越来越闷热稀少，它喘不上气，而且感到寒冷，它身体里的血液正汨汨向外流淌，它的四肢正在丧失力量，它光滑的毛皮正在褪落，它逐渐走向死亡，走向071所去的地方。

但是那地方没有071，集聚的灵魂们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外星人，猫惶恐。071好歹是比地球人先进，可以穿越上千万光年空间的外星人啊，怎么会连灵魂都没有了呢？他应该很有办法，他不是已经躲过一劫了吗？猫踉踉跄跄在黄泉尽头搜寻着，什么也没找到。它不甘心，它好不甘心！

猫使尽了一切气力挣扎，它决定活下去。071的意识或是灵魂究竟飘到哪里去了？晓菲被救活了吗？它得活下来解决这些疑问。这么死太糟糕，太冤枉，太没有意义。意义？猫心中苦笑。它咬破一本阻挡自己站起来的破书，书的名字就叫《有意义的生活》。现在猫的周围有了块较大的空间。

12、外星人从精神到 肉体都消逝了

猫回到医院时脚垫已磨出了血泡，一个大龅牙的男孩用弹弓打伤了它的左腿，猫是一瘸一拐跑进医院的。没有睡眠也没有吃东西，它跑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它只想早一点见到071，早一点见到晓菲。

急救室内整洁而寂静，所有仪器都关闭了，铺着天蓝色床单的手术台丝毫没有使用过的痕迹，071的信息也不存在。猫茫然，它仔仔细细搜寻急救室的每个角落，没有071，哪儿也没有。它决定把搜索范围扩大到整个医院。这是疯狂的。它的爪子已经磨秃，它的眼皮沉重得仿佛挂了铅块，它每走一步都同踩在钢丝上那样晃晃悠悠摇摆不定。但它不能停下，071一定在什么地方等着它。他正需要它，他比它更虚弱。

猫不知不觉向医院的地下室走去，说不上理由，就觉得该去。地下室出乎猫的意料防卫森严，它一时心惊胆战。

果然071在这里！他躺在探针和探测器中间，看上去仍旧和活着一样，眼睛似乎随时都会张开。猫走近他，他一直在等它，等它带回意识，带回使他重新站起的力量。猫停住脚步，哀伤充满它的心灵，它什么也带不回来了，它为什么还要来呢？

一瞬间071的身体开始干枯，光滑的皮肤收缩、起皱、干裂。护士们尖叫。警报响了。医生从各个方向奔来，不同式样颜色的鞋子在猫周围急速运动。猫呆呆站地原地。071马上被重重叠叠的白色包围了。

忽然人群散开，每个人脸上都呈现出难以描述的恐惧。纷乱喧嚣的房间只剩下过滤了的寂静。猫抬起头。

071正在空气中融化：皮肤、肌肉、内脏、骨骼……他的一切，就在那里以平静的姿态碎裂。几分钟后他便在空气中蒸发干净了。

猫转身逃似地跑了，直跑到医院外的草地上。正是黎明，草地柔软而芬芳。071死了，真真切切的从精神到肉体全都不复存在。猫一头倒在草丛里。不知道是泪水还是露水打湿了它的眼睛。

尾 声

花树伸出小院的铁栏杆，枝蔓一直垂到地上。花已不在。一簇簇、一丛丛绽放的，是深深浅浅红色的浆果，它们使苍绿的叶片黯然无色。

猫回到这个院子时已是深秋，1999年的深秋。秋高气爽，城市的天空蓝得清澈透明。七月的恐怖以及诺查丹玛斯已经被遗忘。人们兴高采烈，衣着艳丽，整个城市沉浸在新世纪将至的欣喜气氛之中。

这种气氛多少影响了猫，它不能不从失去 071 的悲痛里振作起来。伤感无法挽回 071 的生命，倒可能让自己送命。猫比起夏天消瘦了许多。猫来看望晓菲，打算向她告别，也向过去告别。

晓菲家轻松的音乐，时起的笑声，证明晓菲已经恢复了健康。这种欢乐刺痛猫的心，让它想到 071。猫只想见晓菲一面就走。但晓菲很忙，总有电话找她，她总也不在家。

终于有一天，猫看见晓菲。她的双眸璀璨如星，她的脸色白里透红。她盈盈浅笑，笑靥如花。站在她身边的年轻男子也在笑。他们在秋天的阳光里笑，他们在秋天的花树前笑，深深浅浅的红色映衬着他们的笑容。

晓菲没有注意到猫。

很好。猫咬牙切齿。071，可惜你看不见现在的晓菲，看不见你用生命救活的晓菲。她明白是什么原因使她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吗？不，她不会明白的，永远。她已经忘记我了，她也会忘记你，071。人类是容易健忘的，她会仅仅当你是她黑暗岁月的一个梦境。

你值得吗？071？071，猫在心底默默叫着，没有声音回应它。071 已经彻底地死了，精神瓦解，肉体消散。猫很长时间都无法相信这一点，现在它相信了，它是孤独的。但它得好好活着，071 说过，生命最宝贵，必须珍惜。怀着对 071 最深刻的记忆，猫将忍受寂寞坚强地活下去。

一辆运牛奶的小货车正在附近启动，猫跑过去纵身跳上车。

院子离它越来越远，晓菲离它越来越远。

过去也越来越远。

天地大冲撞

朱青 编写

深蓝的天幕上繁星闪耀，美丽而神秘。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几个年轻天文爱好者，兴致勃勃地观测着星象。

“利奥，右边是什么星座？”老师微笑着问。“双子座。”利奥毫不犹豫地回答。利奥·贝德尔曼是优秀的天文组成员，几乎没有问题难得住这个小伙子。老师望着太空，指着很亮的一颗星星问：“这个呢？”利奥看了很久，茫然地摇摇头说：“对不起，我不知道。”老师也被难住了，他们只好拍下照片，寄给亚利桑那州航天馆的沃夫博士。

沃夫博士漫不经心地看着照片，接着将照片输入电脑，进行天文放大处理。屏幕上出现了一团模糊的影子，沃夫博士奇怪地皱了皱眉，再放大，一个清晰的彗星图像出现在屏幕上。这显然是一颗非常巨大的彗星。沃夫博士敲击着键盘，电脑屏幕上显示出一串串数据。突然，博士的脸变得苍白，他自言自语地说：“我的天啊！”

MSNBC的首席女记者珍妮·莱尔贝尔事业心极强。但最近富有的父亲抛弃了母亲，与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结了婚。这使珍妮难以接受，她只能拼命地工作，以此来忘掉伤心事。

正当珍妮对涉及总统的一桩桃色事件穷追不舍时，她却意外地从总统口中知道了一则爆炸性新闻。随后，她接到了白宫记者招待会的邀请。此时白宫门前已聚集了各大电视台、大报刊的记者，大家纷纷猜测将要宣布的大事。

总统终于到了，他一脸严肃，缓缓地说：“女士们，先生们，一个星期前，几个学生发现了一颗彗星，由于受太阳的吸引，飞到了太阳系，目前在固定的轨道上运行。但是经过精确测算，它将在十六个月后与地球相遇。这颗彗星非常巨大，直径达千米。若是撞击了地球，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们一阵骚动，一个记者举手问：“总统先生，这颗彗星名字是什么？”总统说：“以发现者利奥·贝德尔曼和沃夫博士的名字命名，叫‘沃夫·利奥’彗星。”（此时，坐在自己家中电视机前的利奥得意洋洋地说：“我成名了！”）

已事先知道实情的珍妮举起手来，总统向她点点头。“总统先生，我们有办法阻止它吗？”记者们安静下来，关注地望着总统。总统微笑着说：“我们有一艘巨大的航天飞船——弥撒号，可以到达彗星。科学家设想如果在彗星上安置核弹，有可能将其炸毁或使其偏离轨道。因此，我们已准备好派出一个小组去执行这个任务。”随即有五个人走到总统身后。总统一一介绍：“驾驶员安琪尔·贝克，太空人赛门，医疗官加斯堡，俄国科学家赫尔，主要驾驶员——我们熟悉的斯伯尔金·坦内尔。”五个人向记者们点点头。斯伯尔金·坦内尔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宇航员，美国英雄。他登月六次，富有经验，深知此次行动的危险性和困难，并不乐观。其他几个宇航员却非常自

信，为能够拯救地球而兴奋无比。

一切准备就绪，弥撒号升空，整个飞行过程都将在全球直播。珍妮负责主持这个节目，她必须用平静的外表掩饰心中的焦虑。

终于，“沃夫·利奥”彗星清晰地出现在了飞船前方。这是一个怎样壮观的景象！长长的彗星飘浮在宇宙中，像是一片巨大的白色烟雾。“天上圣母啊！”宇航员们发出惊叹。但“美丽的圣母”却是最冷酷的杀手，他们必须面对的最艰苦的阶段要来临了。斯伯尔金·坦内尔与安琪尔镇定地坐在驾驶舱中，他们将驾驶飞船由彗尾进入彗星。

安琪尔按下控制键，飞船飞速没入彗尾中。巨大的飞船此时像一叶小舟，弱不禁风。“天啊！这可怎么过得了！”安琪尔望着无数飞来的陨石，有点慌乱了。经验丰富的斯伯尔金·坦内尔镇定地避开大陨石，说：“没问题。”大大小小的陨石向飞船飞去，飞船颤抖着前进。陨石渐渐少了，飞船终于在彗尾成功登陆。

三个年轻的宇航员穿着笨重的宇航服，准备完成重要的安置任务。斯伯尔金·坦内尔叮嘱说：“一定要在一小时之内赶回。一小时后太阳将照射到这一面，温度将升高 380 度，彗星表面会发生爆炸。阳光是致命的危险！”三人带着核弹飞出太空船，这一切都由地球上的电视台实况转播着。珍妮向观众解释：“这些核弹将钻进一千米，从内部炸毁彗星。”

在没有引力的情况下作业非常艰难。时间一秒秒过去，斯伯尔金·坦内尔密切注视着太阳的射线角度，不断用无线电提醒着宇航员。但是，意想不到的困难发生了。向下钻的核弹在地下 75 米处卡住了，宇航员们又是拉又是压，它就是不动。太阳光开始照过来了，所照之处，石块被炸上天，地上冒着蒸气。斯伯尔金·坦内尔将飞船悬在宇航员头顶，放下保险索，在太阳照过来前的一秒钟将宇航员拉回了飞船。

飞船飞离彗星，驾驶员安琪尔说：“是安全距离了，引爆核弹。”但没想到冲击波如此巨大，飞船一下子被气浪淹没，地球上的转播信号中断了。

珍妮仍在直播室等候结果。过了一会儿，却是总统出现在屏幕上。他身着黑衣，沉痛地说：“弥撒号任务失败。彗星未被炸碎，而是被炸为一大一小两块，仍将撞击地球。弥撒号下落不明。我们本想做一件造福全人类的事，但是失败了。第一颗小彗星将落入大西洋，这将引起海啸，纽约、华盛顿和各个沿海城市将消失。大的一颗将撞在加拿大南部，地球表面将被灰尘笼罩两年，所有的植物都不会熬过两个星期，所有人也熬不过一个月。为了人类的延续，我们在密苏里州开辟了地下庇护所，可以容纳一百万人。我们将送二十万有杰出贡献的人并随机抽出八十万，在地下生活两年，等到尘埃落定，再重建家园。我不得不宣布宵禁。被选中的人会得到电话，由军队送往庇护所。”总统的话引起了人们的恐慌，电台报道着人们的

示威活动。珍妮心情沉重地向大家解释选择细则：“五十岁以上的人不在电脑的选择范围之内。”

刚干完一天的工作，一个电话使珍妮伤心欲绝：六十一岁的母亲听到细则后自杀了。珍妮处理完母亲的后事，呆呆地坐在雨中。一辆车停在她面前，竟然是她富有的父亲。珍妮哭道：“你的年轻妻子呢？你来这里有什么用？”父亲说：“她有活的希望，而我没有，她已经离开了我。”珍妮默默地走开了。

电脑选人仍在继续进行，人们祈祷着，希望自己能生存。利奥·贝德尔曼作为彗星的发现者，已被通知进入庇护所，但他钟爱的女友萨拉不在通知之列。利奥送走父母，毅然与女友待在一起。

两颗彗星一前一后向地球飞来，人类将面临浩劫。人们一片惊恐，各自逃命。珍妮也被选中了，但同事两岁女儿的哭声却不能使她无动于衷。在上飞机前的一刹那，珍妮将同事与小女孩推上了飞机，自己放弃了生的机会。她回到父亲住处，与父亲站在海滩上，回忆童年往事。

在巨大的灾难面前，金钱的虚伪暴露无遗。善良、博爱、亲情、爱情闪出了动人的光彩。

第一颗彗尾坠入大气层，与空气的摩擦使它成为一个巨大的火球。人们惊恐地抬起头，望着这一壮观而恐怖的景象。火球果然坠入大西洋，它像一颗巨型的原子弹，将海水推向四周。海水翻滚着，咆哮着，高达千米的巨浪喧嚣着向岸边涌来。高楼大厦像小积木一样被推倒，桥梁像火柴棍一样被折断。人们哭喊着四处逃窜。此时，珍妮与父亲站在海边，面对可怕的巨浪，珍妮平静地闭上了眼睛……

利奥与女友在人群中拼命地向前跑，巨浪的轰鸣越来越近，尖叫、喊声混在一起。利奥知道向前跑没有生路，他拉着女友向山上冲去。

此时，弥撒号飞船上的宇航员们正商量着下一步行动。原来，在核弹爆炸后，弥撒号飞船的通讯系统出了问题，与地球失去了联络，但大部分系统仍然能正常运行。他们也看到了爆炸结果，他们知道能阻止第二颗彗星撞击地球的仍然只有他们。但是航行燃料不足了，剩下的核弹没有时间安置。“怎么办？”一个宇航员问。斯伯尔金·坦内尔沉思了很久，平静地说：“我们不回去了。”安琪尔点点头，说：“我是很乐观的。”她微笑了一下，“至少我们会青史留名。”宇航员们神色肃穆，他们都愿意完成这次以自己生命换取地球生存的壮举。

地球宇航中心的科学家在绝望中突然收到了弥撒号飞船的信号。斯伯尔金·坦内尔出现在屏幕上，他微笑着说：“我们还有能力再摧毁彗星。不过，请帮我们联系家人。”科学家们什么都明白了，他们含着泪，用最快的速度找来了宇航员的亲属。安琪尔望着丈夫和女儿，强带笑容；赛门望着刚出生的孩子，只一个劲儿地说：“要乖，要乖。”每个人都恋恋不舍，这是最后的诀别。

美丽的地球近在咫尺，斯伯尔金·坦内尔深情地望着地球，叹息道：“我从没有离家如此近过。”他最后望了一眼地球，调转飞船，向彗星撞去……

地球上逃过第一场浩劫的人没命地往山顶跑，利奥拉着女友跑在最前面。海水填满了大山间的沟壑，渐渐平息。突然，天空中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利奥抬起头，绝望地等待着致命的第二击。但是，人们看到的却是像焰火一般的流星。无数金色的流星在天空沉浮了一个多小时，大地在流星的衬托下分外美丽、绚烂。

“我们要感谢那五位英雄！”总统眼中饱含热泪。“他们用生命换来了地球的新生，我们将永远铭记他们。第一次撞击没能避免，它引起的海啸使上千万人失踪，数千座城市被毁，无数人无家可归。但是，还有几十亿人仍然活着。明天，我们将抓起地球上每一把泥土，重建家园。我们要教育每一个孩子，要他们珍惜今天的一切。”

总统向下望去，人们坐在空地上十分认真地听着。总统一字一顿地说：“这是我们的地球，让我们赋予她新生吧！”

《大冲击》——“世界末日”
带给人类的思考
怡雯 译

《大冲击》是近年好莱坞最火爆的天灾大片之一，由米米·里德尔执导。奥斯卡导演奖的得主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担任该片的执行制片人，主要演员有：罗伯特·杜瓦尔，提·利奥尼，伊莱贾·伍德，瓦奈萨·瑞德格雷夫，马克西米连·谢尔，李李·索别斯基和莫根·弗雷曼。

故事从 14 岁的天文爱好者利奥·贝德尔曼（伊莱贾·伍德饰）用三脚架天文望远镜观测星象的意外发现开始。利奥于无意中从望远镜中看到一颗叫不出名字的星体，后来经科学家研究证实那是一颗飞入太阳系的彗星，它正沿着固定轨道疾速运行——一年之后将与地球撞击！为了避免引起全民恐慌，美国政府暂时封锁了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一面却着手采取行动，希望能扼制住这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

雄心勃勃的新闻记者珍妮·莱尔内尔（提·利奥尼饰）正对一桩华盛顿桃色事件穷究不舍，却意外地发现自己碰上了“好运气”——一则爆炸性的新闻自己就找上门来。美国总统汤姆·贝克（莫根·弗雷曼饰）力劝珍妮手下留情，不要将丑闻张扬出去。作为交换条件，总统向她透露了世界末日来临，政府正采取紧急冒险计划力挽狂澜的实情。珍妮不知道得知这一切算不算好运气。

两天之后，总统郑重宣告了这一保守整整一年的秘闻，告诉人们一颗珠穆朗玛峰那么大的彗星正沿轨道向地球逼近，一旦相撞，带来的巨大冲击将使整个人类文明摧毁殆尽。总统极力掩饰着内心的焦虑，指出希望并没有完全丧失——一队高级宇航员组成的探险队已驾驶飞船向这颗彗星挺进，他们将在那里着陆并安放核弹。成功的路子有两条：要么炸碎该彗星，要么将它从运行轨道推开。探险队领队是退役优秀宇航员斯伯尔金·坦内尔（罗伯特·杜瓦尔饰），他们搭乘的试验飞船命名为“弥撒号”。“弥撒号”满载着人类的重托——拯救世界刻不容缓。倘若这次冒险失败，政府将按计划把随意挑选的八十万美国公民，连同预先挑选的二十万名科学家和艺术家安置到地下避难所生活两年。所需设施全部就绪，幸运者将在那里度过两年光阴，直到冲击余波完全消失。

《大冲击》始拍于 1997 年 6 月，历时三个月。其间，摄制人员曾辗转于弗吉尼亚，华盛顿特区、马里兰州和纽约的拍摄基地，最后返回洛杉矶完成全部摄制。

首拍地点是弗吉尼亚州的曼纳萨斯。那里刚新建成一段高速公路，用来作影片的一个主要背景再好不过了。东海岸的居民们为逃离大冲击导致的海啸疯狂地拥向大街，而世界末日却无情地使他们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这一交通阻塞系列镜头动用了二千一百多名临时演员，一千八百多部运输工具——卡车、

轿车、船只和野营车，八辆一排，组成浩大的阵势，朝着高速公路两个方向挪动，阻塞场面长达一英里半。临时避难所和庇护入选幸运者的地下通道是在马里布附近的通道内拍摄的，临时演员达千人以上，还不说好几百只各种动物。这部片子堪称新创意和视觉特效的结晶。舞台效果以及与灾难有关的合成效果令人联想起 1996 年拍摄的《独立日》。

《大冲击》中的彗星本身就足以让观众瞠目结舌，像所有彗星一样，它是一块巨大的岩石，不断地释放出气体和尘粒。“弥撒号”飞船冲入彗星的镜头让人感到兴奋和刺激，无数横飞的石块击打着飞船壳体，船身摇摇欲坠。彗星表面的镜头是现实生活中拍摄的片断和真实场景经电脑生成、模型加工合成的。“弥撒号”上宇航员在零重力环境中的行动拍摄起来比较困难，演员在绳子的支撑下悬空表演。

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大约要算彗星沿轨道直冲地球而来的那一幕。闪烁的火球，喷吐着浓浓的白雾，在黑暗中拖出一条长长的烟迹。那种逼真的表现和现实中看到的并无二致。整个拍摄过程中，摄制组人员未用过一滴真实的水，包括大冲击引起的三千英尺高的水柱全都是电脑合成。

里德尔感慨地说：“我感到这部片子最独特，也是最富挑战性的就是它被赋予了一个发人深省的主题：面对极端的混乱和绝望，人们该怎样对自己钟爱的人说再见。”提·利奥尼谈起里德尔时总是充满钦佩：“她的执导一向平静而有的放矢。影片中有大量的人，大量的行动，混乱时各自有不同的方向，但她从未对此厌倦过。”罗伯特·杜瓦尔也同样指出，里德尔的出色协调是《大冲击》成就大器的主要因素。

《大冲击》感人至深，撇开拍摄技巧的纯熟，它更有深刻的内涵。观后，我们也不禁会问自己：假如世界在一年之内就要毁灭，我们的今天，我们的明天，我们的下一个星期应当怎样度过？当每个人都不可回避地面对现实时，我们会是怎样的心境？影片中五名宇航员以生命换回地球的新生又会对我们，对我们的下一代产生什么启迪？

世界是变化的，宇宙是可知的，人类的认识也是无限发展的，未来的世界，人类的明天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积极、乐观并作出奉献。

科幻和“科幻频道”在欧洲 ——访“科幻频道”欧洲总裁大卫·伍德曼

1995年11月，“科幻频道”以伦敦为基地设立了欧洲部，发射的信号可以到达英国、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并且由于通讯卫星的帮助，远至南部非洲的人们都能收到“科幻频道”的节目。

在美国长大的英国人大卫·伍德曼自该电视台设立以来一直担任总裁要职，致力于为欧洲观众开发这个频道的工作。他相信，他的多元文化背景非常适合于他所从事的工作。我们同大卫谈起科幻，谈起欧洲观众眼中看到的科幻和“科幻频道”。

“我是英国人，现在住在伦敦，但我却是在美国长大的，说起话来美国腔很重。人们惊奇地发现，我竟然真的持英国护照！我认为，来自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于我们这个频道是一笔难得的财富。我们的节目大多是在美国制作的，却得让欧洲观众来评判它的优劣，这些观众中多数是英国人。但这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帮了我的忙，使我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的节目，了解观众的鉴赏力和赏析模式，并促成一种如何去做得更好的直感。

“‘科幻频道’在欧洲与美国情形并不一样，因为节目是根据当地的口味设计配搭的。有不少节目同美国是相同的，但也有许多不相同，例如：‘惊奇故事’和‘LEXX’。

“我的一贯梦想就是在娱乐频道供职，而我个人认为，‘科幻频道’就是最富娱乐性的频道！作为这个频道的总裁，我的重要目标就是在欧洲推广科幻体裁，并进一步拓宽科幻概念的涵义。我们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像《星际战争》赢得科幻迷青睐一样，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

“长期以来，我一直热爱科幻，这不仅因为它涉及到宇宙、科技，还因为它能激发想像，关注未来和向知识挑战。《星际战争》和《独立日》那样的特效科幻大片是我爱看的影片，同样，我也非常喜欢偏重故事情节、人物发展的科幻影片。当然，最好还是两者的有机结合！

“我们工作中最令人鼓舞的那部分是将科幻不失原味地传递给我们的欧洲观众——不仅仅是把科幻搬上荧屏，而是尽我们的所能把事情做得漂亮、完美。比如，我们的‘科幻频道’提醒观众哥本哈根有‘真的’外星人造访地。科幻迷们擅于深究一些东西，他们因此会获得许多乐趣，自然也给我们增添了许多乐趣。我们赞助像《黑衣人》一类的影片的首映，邀请科幻迷参加，或是举办科幻题材的竞赛，奖励获奖者去环球影视公司参观。

“我们平时为自己的想像力有限而困惑——但这个频道却能带给我们以丰富的想像。”

宇航员信箱

主持人：秦月

问：美国宇航局发射的“探路者号”火星探测器有什么新发现？

NASA 专家戴安妮·爱茵斯华斯答：1996 年 12 月 4 日美国宇航局发射的“探路者号”火星探测器于 1997 年 7 月 4 日在火星表面着陆，并释放“漫游者”火星车，对火星表面进行全面的探测和分析。

最近发回的资料表明，这颗红色星体在大约 30 亿—45 亿年之前曾被水覆盖，但在“探路者号”着陆地点附近现在看起来十分干燥，据推测这种状况已在这个区域维持了 20 亿年之久。

专家进一步指出，根据探测器发回的多种资料，有理由相信：远古时期的火星确实一度潮湿、温暖，磁化过的尘粒以及由较小岩石、卵石和泥土聚合而成的较大岩石表明几十亿年前存在过大量的水。此外，探测器着陆地点似乎就是经大水冲击后沉积而成的，被称为“双峰山”的一连串小山丘也像是因水的作用冲刷成的流线型岛屿。

这次大水退去以后，这个地区再也没有遭到水的袭击。但据资料推测，风对这里的侵蚀却一直没有停止过，约有 3—5 公分的表层物质已随漫长的岁月剥蚀掉了。

关于火星岩石的构成成分，科学家们认为，它很有可能是一种硅含量较高的火山岩，同地球上的安山岩相似，其表面覆盖着一层尘土。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被测的岩石的化学成分均与天外来石 ALH84001 大相径庭。ALH84001 四年前被专家确认为火星陨石，这块陨石去年曾引起了整个国际社会的轩然大波，原因是约翰逊航天中心科学家大卫·麦凯领导的一个科研小组宣布他们从这块陨石里发现了火星上曾经存在生命的证据：这块陨石中含有古代火星微生物留下的痕迹。那么，依据“探路者号”新近发回信息的分析结果，先前的这个推断是否正确将再次引起界内人士的争论。

问：日本发射的“希望号”火星探测飞船将执行哪些探测任务？

日本宇航科学研究院专家答：日本于 7 月 4 日成功发射了它的第一个火星探测飞船“希望号”，整项任务为期两年。迄今为止，全世界只有美国、俄罗斯和日本曾发射火星探测器。

“希望号”重 535 千克，由 30 米长的 M - V 火箭携带升空，升空地点是日本西南部的鹿儿岛航天发射中心。“希望号”升空后 23 分钟后与推进火箭分离，随后进入预定太空轨道。它将在近地球轨道上运行五个月，之后飞往火星，预计将于 1999 年 10 月进入火星轨道开始为期两年的科学研究。

太空船的具体任务是探测火星高空大气层及其与太阳风

的相互作用。美国宇航局为其设计提供了火星大气层外围成分测试仪和无线电科学实验所需的硬件。太空船上还载有来自包括日本、美国在内的五个国家的十五种探测仪器，对火星进行深入探测，并将有关数据和数码影像传回地面。

问：继安迪·托马斯之后，美国宇航局是否真的不再派员到“和平号”空间站上工作了？“和平号”何时报废？

NASA 专家艾琳·霍勒女士答：俄罗斯“和平号”空间站上的最后一名美国宇航员安迪·托马斯已于 1998 年 6 月 12 日搭乘“发现号”航天飞机返回地面，结束了自 1996 年 3 月 24 日起的 802 天与俄罗斯在该空间站上合作的日日夜夜。安迪是 1998 年 1 月 22 日作为 STS—89 机组人员发射升空，1 月 24 日送上“和平号”的，他此次飞行历时 130 天，行程 5,600 万英里，几经周折，终于平安返回地面。自 1996 年以来，美国已把 7 名美国宇航员（其中包括去年曾来华出席 '97 北京国际科幻大会的香侬·露西德博士）送上“和平号”。为确保安全，继安迪·托马斯之后，美国宇航局将不再派员到“科平号”轨道站工作。

“和平号”空间站预计最早于 1999 年 7 月终止使用，但俄罗斯目前仍在坚持，希望它能继续运行到 1999 年底或者更久。

美国生物圈二号工程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西部有一座用钢架和玻璃组成的封闭建筑物。它是一个人造的生态系统，置于其中的各种植物、动物和人正在试验着组成一个生物圈，以期将来搬上太空。这个生物圈就是号称普渡人类进入太空的“现代诺亚方舟”的美国生物圈二号工程。

该生物圈占地约 3.15 英亩，有模拟海洋、陆地、沙漠等各种环境和多种动植物。自 1991 年 9 月 26 日以来已有多名科学家在那里工作和生活过了，他们除了穿的衣服以外，其它一切均是自给自足，过着世外桃源一般与外界隔绝的日子。如果该工程能够取得成功，人类迁居太空便不再是“天方夜谭”了。

爱因斯坦第二
(印度)拉什曼·隆德赫 著
胡跃明 译

主持人的话：这篇小说选自詹姆斯·岗恩教授和郭教授合作主编的《科幻之路》第五卷。即将出版的第五卷主要收入欧美之外的科幻作品。

印度有着悠久的宗教文明。历史上，其文明发展几度被外来征服者所打断。到十九世纪末，以实用主义与实践主义为特征的西方科学开始发挥其影响。

印度有 203 种语言，其中最常用的是印度语、孟加拉语和马拉地语。印度语和英语为官方语言。印度的科幻小说也因其语种不同而各具特点。

在印度，拉什曼·隆德赫是科幻小说典型与杰出的代表，而马挂地这种古老的地方语言，由于科幻小说的介入，由于关涉到当代科技而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他的科幻作品主要探讨科学对人们的心态与生活的影响，东方文学的沉思玄想的传统也在其中得到继续发扬。

全印医药学院这一庞大的机构在一楼、三楼、八楼分别有一个重病特别护理房。八楼的那间是为特别重要的人物预留的，上周整整一个星期，八楼的重病特别护理房一片忙乱。

这一切都发生在总理的私人顾问、斯里尼瓦桑博士被送进病房之后。他得了肺癌。八楼的特别护理室由奇塔莱医生主管。经过一周的治疗，斯里尼瓦桑博士根本没有好转的迹象，右肺上的癌变病灶在慢慢地扩大。医生心里很清楚，好转的希望几乎等于零。这可怖的疾病将夺去博士的生命，而且这一天已为期不远。这一点，奇塔莱医生再也清楚不过了。

早上八点，医院里的人不断地增加，换班的时候快到了。医院外面卖水果的小贩们正热火朝天地做着生意。

奇塔莱医生的小汽车在八点整驶入了医学院。他在入口处附近下了车，他的私人司机则把汽车开到停车场去。大门口的守卫向医生敬了礼。医生此时正深陷于沉思当中，径直走向电梯。“主任医生来了。”有人轻声说道。电梯管理员把其他人推到一边。把医生领进电梯，轻声地向奇塔莱医生问候几句，走到角落里开却了电梯。电梯开始往上升，在八楼时电梯停了下来。电梯管理员打开门后，站到一边，给奇塔莱医生让路。八楼，毫无疑问，装有中央空调。特别护理室正门的警员尊敬地给奇塔莱医生鞠了个躬后，侧身让他走了进去。

踏进护理室后，奇塔莱医生注意到了两样东西。其一是房间里宜人的凉意，其二是守候在一边的黑猫突击队员。清凉的空气让他精神为之一振，而保安人员的在场让他反感。不过对此他没啥办法。斯里尼瓦桑博士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不仅是一名科学家而且是总理的技术顾问。尽管他在医院里接受治疗，看上去却是由军方负责救他的命。如果最终他死掉的话

（当然，他会死），把他的灵魂与肉体聚在一起是军方的职责。想到这，奇塔莱医生的脸上闪过一丝悲哀的笑。作为一名医生，奇塔莱医生不相信有关灵魂及灵魂死后会离开躯体的说法，不过在护理室附近布置安全人员，看上去这只能是唯一的目的了。

医生来到了他的办公室，值班人员向他敬了个礼。护士站在那儿，他的秘书给他打了个招呼，护士则递给他一份斯里尼瓦桑博士最近十小时内病情发展情况的健康状况卡，随后便静静地站到一个角落里去了。

现在，奇塔莱医生独自一人呆着，他快速地浏览了一下斯里尼瓦桑博士的健康卡。他全神贯注的眼光转向墙角花瓶里的新鲜玫瑰，玫瑰是他的最爱。“该死的！”他喊了一句，一拳重重地擂在放在他桌子上的斯里尼瓦桑博士的病历单上。

斯里尼瓦桑博士上年纪了，已经六十七岁。化疗、放射疗法对他的病都不起作用。他这把年纪受不了动肺部手术了，肺移植世界上尚无成功之先例，别说印度了。

“他得死，我无能为力。”医生自言自语道。这就像法官宣判死刑一样，事实上这是由大自然决定的，奇塔莱医生没办法改变。

忽然，布里格迪尔·康纳准将的话清晰地在奇塔莱医生的耳边回响，仿佛他就在眼前一样。“但是他不能死，他得活着，你得让他活着。”

昨天开了个最高级别的会议。但奇塔莱医生不觉得这有多大意义，因为与会者除了准将和他之外，其他人没有一个是来自医学界的，他们大多是各部门，诸如政治、军事、科学方面的而不是医学界的头面人物。

科学家们认为斯里尼瓦桑博士是继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之后的最伟大的人物。在物理学领域，牛顿与爱因斯坦被认为是两大高峰，而斯里尼瓦桑博士很可能成为第三高峰。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并证明质量与能量是不可分的，正是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人类才发展出原子能这一概念。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爱因斯坦致力于另一理论——统一场论的研究。通过这一理论，他原想证明强相互作用力、弱相互作用力、电磁力与引力是单一力的不同表现形式。这一旦被证明属实，就可以开始试验消除万有引力，抑或人类可发展一种平行相对的反引力，然后人类就有可能消除万有引力的影响，把东西送到宇宙空间的任何一个地方。换句话说，这可为人类铺平向所有各个方向翱翔的道路。很不幸的是爱因斯坦还没来得及完成他的理论就死了，他的任务到现在还搁在那儿，因为继他之后还没有人具备继续他的研究所需的才能。一些物理及数学家曾做过尝试，但都最终因意识到能力不济而放弃了。

斯里尼瓦桑博士从爱因斯坦未竟的研究里理出了一些头绪，而且走对了路子。当他还是一个崭露头角的年轻科学家时，发表的论文就可以看出他前途无量。印度政府对此也给予

了及时而恰当的关注。打那以后，斯里尼瓦桑博士的安全就有人照料了，其待遇就像对一个总理或总统一样。他的进一步研究被最大限度地保密起来。自那以后，博士就成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人物。

他得了致命的疾病，住进了全印医学院。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消息没有向外界透露的原因。

因此那次会议得出下述结论就一点也不足为怪了。那就是：这样的天才几百年才诞生一个，拥有这样一个才智盖世的人物，人类得等上许多年，像斯里尼瓦桑博士这样的人出生在我们国家是天大的幸事。很简单，我们得让他活着，不惜一切代价。

只有奇塔莱医生，或许还有布里格迪尔·康纳准将知道拯救一个癌症患者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当癌细胞已侵入肺这样一个生命攸关的器官。但是他被赋予拯救斯里尼瓦桑博士这一重任，布里格迪尔·康纳准将知道这无异于企求发生奇迹。不过既然奇塔莱医生被选中负起这一重任，他正好可以加入一再重申救活斯里尼瓦桑博士的重要性的人群之中，这样也可以博得上司的欢心。

医生的确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我们正尽力防止出现任何小小的失误。”他试图给一个不具约束力的保证，但是与会者却不乐意听到这种话。

他自己也感觉不满意。

一会儿之后，奇塔莱医生站起来去看了一下斯里尼瓦桑博士。癌症患者有这样一种表现特征，即在癌症发展到最后阶段之前，体内不会出现并发症，人看上去一切正常。博士能说话而且幽默，看上去气色不错并且挺开心。只有地位极高的人才能住进特别护理室，医生建议他尽可能多休息。

从根本上说，斯里尼瓦桑博士是个坦率而直爽的人，并且很有令人愉悦的幽默感。奇塔莱医生把这看成是一种财富，因为一般说来，当一个人知道他得了不治之症之后，他的精神状态就开始恶化，他精神先死而后肉体才死去。另一方面，如果病人热爱生命，他会好得快，当然患不治之症的除外。

斯里尼瓦桑博士躺在床上，因为头发脱落，他那原本就宽大的前额显得愈加宽了。白发与他的年龄是相称的。他蓄起了胡子，胡子也变白了。他的脸上露出几丝疲倦，然而你仍然能发现那天生的捣蛋劲与风度。

奇塔莱医生走进房间时，博士以笑脸相迎并说道：“请进，医生。你看上去有些累，像我这种病人对医生来说的确是个讨厌的东西，医生该避开讨厌鬼，我说得不对吗？”

奇塔莱医生发觉自己笑了，这还是第一次他发觉自己不那么紧张。斯里尼瓦桑博士轻快的话语起作用了。

“你判给我多少时间？我可不是一个执意要求延长偿款期限的农民。”

“斯里尼瓦桑博士，我是谁？我哪能给你延期，你或许能

活很长，我们都希望这样，但是，可不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事实上，我来这儿是要你尽早空出这一位置的，我不想让你像进来时一样离开这儿，而是要你以一个健康人的姿态回去，健壮如牛！”

“对，我真的要走了，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在这里我只能被捆住手脚。”

斯里尼瓦桑博士听上去就是一个被迫与他深爱的人分开的堕入情网的人。他对所从事的研究十分的投入。

“斯里瓦瓦桑博士，所有这一切都因你抽烟引起，你抽得太多了。”奇塔莱医生责怪道。

“我也没有办法，我做任何事情都不会漫不经心。我一旦投入就全身心的投入，不管是某个女人也好或是我的研究也好，抽烟也是一样。你说怎么办？”

奇塔莱医生开始喜欢上斯里尼瓦桑博士这种让人消除戒备心理的直率了。谈天时，他一点也不自以为是，对自己是一名享誉国际的科学家这一地位也很少意识到。他举止欢快而利索。尽管癌症正在慢慢吞食他的肺，他有时还是这样问道：“你觉得加瓦斯卡怎样？这次他会得满分吗？不，不会的，让我们就此赌一场怎么样。如果我输了……我或许在真正输掉之前就死掉了，所以，奇塔莱医生，你考虑一下再下注。

医生眼里充满了敬意，说道：“你说我看上去很紧张，是不是？早些时候我是很紧张，要知道，你被称为爱因斯坦第二。”

“噢，那算不了什么，如果统一场论研究结束了，人们将会把爱因斯坦称为斯里尼瓦桑第一了。”

斯里尼瓦桑的话中充满了对他自己的智力的无比自信。事实上，如果可以放弃几年生命给另外一个人的话，奇塔莱医生会很乐意马上就这么做。

但这不可能。

“他会死，我无能为力。”医生对自己说。他没有说出心中的担心，不过这让他很难受。

他给值班人员及护士做了些必要的指示后回到了他的办公室。

他感到斯里尼瓦桑博士不久即将死去，这也就意味着他自己的失败。他清楚地知道即便博士死了，他也没什么责任。人人都知道死亡是无法避免的，即便是麻木不仁的军官也知道这一点。他也知道他打的是一场有许多变数的、根本没法打赢的仗，但他诚心想让博士多活一些时日。

第二天早上，奇塔莱医生很高兴地与斯里尼瓦桑博士寒暄道：“早上好，爱因斯坦第二。”

“早上好。”

医生给自己拖了把椅子坐在病床边，开始跟博士聊起来。事实上，他已决定与斯里尼瓦桑博士认真地谈一谈。

“斯里尼瓦桑博士，在我孩提时代，我参加过许多祈祷仪

式。在那些宗教活动中常提及真理与幻想，亦即用来解释存在之本质的灵魂与肉体。”

“我的天，你过来只是给我讲有关宗教问题的吗？看来我的大限临近了，我知道罪犯被判处死刑后得让教士给他讲经文。你说的是那种东西吗？”

“不！不是！斯里尼瓦桑博士，别误解我，我想让你永生。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七个不死的神，我想让它再多那么一个，你觉得这主意如何？”

“好的，告诉我。你刚才谈到祈祷仪式……”

“是的……在仪式上，教士总是这样问听众的：‘当你谈到我的手、腿、心，你指的是什么？当你说我的手，这意味着你是有别于你的手的东西。你就在那儿，因为即便你的手毁掉了，你并没被毁掉。当你说我的头、耳朵、眼睛时，谁是第一人称单数？’经过一分钟的停顿之后，教士自己会这样回答，‘那是灵魂——神圣的宇宙之魂的一分子’。”

“奇塔莱医生，你真相信你所说的那些东西？我们俩都是科学家，我认为科学家是不接受有灵魂存在的这种说法的。”

“对，不错。可我还没讲完呢，让我讲完我想讲的话，我只不过举了宗教仪式中的一个例子而已，我想表达的是完全不同于此的东西。”

“请接着说。”

“如果我们把教士说的‘灵魂’用‘脑袋’来代替，你看怎么样？”

“医生，你想说什么？”

然后奇塔莱医生就开始热情地把他脑子里的东西一古脑儿地讲给斯里尼瓦桑博士听了。昨晚他躺在床上时，这个骇人听闻的主意突然出现在他的脑中。他越想越觉得可行，越觉得接近现实操作……只不过没有实验证明过这一点。或许像斯里尼瓦桑博士这样一个科学先锋命中注定要参与证明这一奇迹般的理论，他将充当医学领域这一革命性实验中的豚鼠。不过要先取得他的同意，这十分关键。要是实验成功，从真正意义上讲，斯里尼瓦桑博士就能活下来。他能活下来，就能完成他解开大自然秘密的任务，他就可以证明爱因斯坦只是斯里尼瓦桑第一而已。

奇塔莱医生说：“斯里尼瓦桑博士，我们都是世俗的科学家，我以宗教论点开始，是因为我想把我的观点表达得更清楚。我要清楚地表明，我们说的人不是指其灵魂，人等于脑子，只要这半公斤白乎乎的东西仍在脑颅里跳动，正常地发挥其功能，我们就算还活着。要是它停止工作了，我们也就完了。我们身上的所有器官都只为大脑工作，因此就某种程度上讲，大脑可以更换或改变。即便A身上装了B的心脏，C的眼睛，D的肾脏，他并没有变成ABCD，A仍旧是A，所有其他的器官就像是大脑的奴仆，他们只管执行命令。”奇塔莱医生停了会儿，他觉得轻松多了，他已从脑子里卸掉了大量的重荷。

“好了，你不用再解释了，医学不是我的研究领域，但我能理解你的目的所在。”斯里尼瓦桑博士冷冷地应答道，或许他已与医生想到一块去了。

“并非那样，斯里尼瓦桑博士，我丝毫不怀疑你的理解能力，一点点的暗示对你都是一种侮辱，我不想那样做。实际上，我想与你继续讨论，可以吗？”

“请吧！”斯里尼瓦桑博士一边说，一边笑着，以消除医生的戒备。

“斯里尼瓦桑博士，你的一只肺已不能再工作了，我们不能补也没法换。但你的存在不必依赖于一只器官的效率，你的脑子就是你。你发生癌变的肺会让你的躯体死去，对此我毫无办法，但我能保住你的脑子，你也能以你自己大脑的形式存在于这个世界。”

“不过，你是否想过，我以这种方式存在下去，对自己和对世界会有什么用处吗？”

“我想到过这一点。你不是一个实验学家，那些以实验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得用他们的四肢和器官，而你的整个研究是以抽象计算及基本思维为基础，不是吗？当然，你会认为在这一研究过程中的推理与计算也得由别的科学家来做，不过，那我会安排妥当的，我已与德里的印度理工学院的电子工程系教师巴特纳格尔博士讨论过这个问题。光线刺激人的眼睛，看到的东西由电波传送给大脑。巴特纳格尔博士对信息是如何由眼睛传入大脑这一问题做过大量的研究。他认为在电子设备的帮助下，我们能把电子脉冲以人工的方式送入你的大脑。简而言之，将部分保留你的视力。只要你大脑仍在活动，你的思维过程就不受丝毫妨碍。此外，还需要什么呢？”

斯里尼瓦桑博士沉默了一会儿说：“不，不，奇塔莱医生，你给我描述的是一幅血淋淋的图画。你把我当什么看了？一台电脑！你安排输入，电脑就进行处理，这样结果就可以顺畅地输出来。不，我不喜欢这样。我是一个普通人，不是圣人！要生活，就要有欢乐与悲哀！”

“别急，那你是想有幸福体验，是吗？你想有快感。即使在你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能给你以快感，你用不着用身体来体会。我们知道大脑的一些部位可以插上电源，外部刺激会给你独一无二的快乐，我可以替你安排这件事。”

“哈，这样说来，你甚至要控制我的快乐，就像上学的小孩子，每门课程都安排有几节课。你来给我一段快乐时光，时间到了，你就说，‘好了，博士，现在已三点了，该你体验快感的时候了’，是不是这样？”

尽管接着又说了很长时间，奇塔莱医生还是没法说服斯里尼瓦桑博士接受他的主意。

最后当他站起来要走时，对博士说：“斯里尼瓦桑博士，我们不会强迫你去做你不乐意做的事情。不过，我建议你再考虑一下，至少也得让大脑活着，而不是与躯体一起死亡。”

“奇塔莱医生，请设身处地为我想想，然后告诉我你会不会接受这样的建议？”

“是的，我会的。”奇塔莱医生回答道。

“奇塔莱医生，你的话缺乏说服力。”

那天，在下午的例会上，奇塔莱医生把他这想法通报给高级委员会，并告诉委员们斯里尼瓦桑博士拒绝接受他的建议。布里格迪尔·康纳准将向医生祝贺道：“斯里尼瓦桑博士在制造麻烦，他该知道我们多么需要这一研究成果。不仅只是我国，事实上，整个世界都将从中获益。据他目前所处的情形，不可能有更好的选择。顺便问一下，奇塔莱医生，我们届时怎能知道斯里尼瓦桑博士已完成了他的研究？他能与我们交流吗？”

“当然，事实上，要是不能的话，整个实验都会毫无成果。不过，我们有办法让他开口。”

“怎么样让他开口？”

“我们知道大脑中语言中枢的确切位置，以及人是怎样讲出话来的。声带振动这一特殊运动产生一些声音，那就是语言。他的话首先反应在大脑里，然后由调节声带运动的语言中心表达出来。要是你想把脑子里的东西表达出来，音盒可以获得这些信息。”

“要是一个人不想说出他所想的东西，那该怎么办？”

“要是这样的话，声带就得不到信息。”奇塔莱医生直截了当地说，没有细细体味对方的话。

“要是那样的话，你的实验就没什么了不起了，你的一切努力会一无所获。我们可以给博士的大脑提供必要的信息，而他则在大脑里完成他的研究——统一场论。但如果我们违背他的意愿的话，他或许会拒绝把研究结果透露给我们。我们得仰仗他赞同这个主意。”克里希纳穆尔蒂将军插话了。

起先，奇塔莱医生本人也不同意违反博士的意愿让他以大脑的形式活着，但后来他成了自己观点的牺牲品，以至于到了对自己的观点着了迷的程度。这是一个开拓性的实验，以前从未在人身上实验过。克利夫兰的怀特医生成功地让猴脑活了下来，但可惜不是人脑。要是实验能在人类身上取得成功，也能在像斯里尼瓦桑博士这样一位格外聪明的人头上取得成功的话，这可是一个双重成功。世界将由此而获得统一场论，而奇塔莱医生也可在科学发展史上永垂不朽。他甚至可以向往已久的诺贝尔医学奖收入囊中。在斯里尼瓦桑博士身上进行这种实验，现在对他而言已绝对必要，而且也有他个人利益在里面。

当这一想法划过他脑际时，奇塔莱医生的眼里升起了一抹奇怪的寒光。“你错了，将军！人的思维并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完全是他个人的财产。此外，一个清醒时不透露的东西，在他处于催眠状态时会不知不觉地说出来。”医生据理力争。

“但是，如果斯里尼瓦桑博士拒绝合作，我们怎能催眠

他？而且采用催眠术时需要整个人体。”

“不，催眠只需要大脑，我们有药能让他处于催眠状态，这种药我们只能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否则脖子上的血会让药物进不了大脑。然而具体到斯里尼瓦桑博士身上，我们将排除这个血块，这样药物就可流入他的大脑中，当然……”

“当然什么？”

现在，奇塔莱医生眼里那抹残忍的光芒再明显不过了。“大脑中各有一个体验快乐与体验痛苦的中枢，只要以让他体验痛苦相威胁，我们就能让他开口。警察就是用这种手段让罪犯招供的。”

“这一办法并非在所有人身上都能成功的，有些囚犯，尤其是政治犯就成功地抵挡住了。独立前也有这样的先例，英国警官尽管使用了这种手段，但仍一无所获，甚至纳萨尔分子*都证明这种方法是不起作用的。”

医生没估计到军方及政界领导会对他的实验提出反对意见。他一时有些语塞，想了一会儿又说：“当然，我得再去看斯里尼瓦桑博士一次，求得他的合作。但如果他拒绝合作，那我希望你们允许我进行实验。一方面不许我做尝试，一方面又要求我让他活下去，这样是不公平的。我正寻求允许我做我能做的一切。要是你们在给我行动自由时犹犹豫豫的，那么你们也别坚持要我办不到的事。这是不合逻辑的。”医生坚定地讲完了他的话。

会议就此结束了。

自从让斯里尼瓦桑博士的大脑活下去这一主意进入奇塔莱医生的大脑之后，他就再也无法摆脱它了。现在他正努力两线作战，其一，得让博士同意这一实验；其二，要是在博士那里碰了钉子的话，就去求得总理对这一实验的许可。不久这件事传到了总理的耳朵里。

医生向总理保证，斯里尼瓦桑博士研究结束后，如果博士不肯主动透露研究成果，那么可以用电子设备以神经脉冲的形式记录在纸上，从而收集到他记忆当中的想法及有关的研究成果。尽管他的这一保证赢得了总理的首肯，他却没能说服博士接受他的建议。

进行这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手术的日子到来了！

斯里尼瓦桑博士的脑子成功地取出来了，还向大脑装上了人工血管向大脑输送同一血型的新鲜血液，同时又特地把那些不干净的血抽出。通过血液输入食物与新鲜空气，他大脑的记忆库及感知中枢接上了特别电极，输入快乐的感觉，他的语言中枢与人工音盒相连，博士的脑子飘浮在液体当中就像在脑髓中的情形一样。为了避免细菌侵入，在上面盖了一只圆形玻璃罩，并采用了温控措施，斯里尼瓦桑博士的生存以其大脑的形式得以延续。

“奇塔莱医生，你最终还是得逞了。”人工音盒传来了斯里尼瓦桑博士的声音。

奇塔莱医生兴奋得像是置身于九重天，回答道：“对不起，斯里尼瓦桑博士，我不得已违背了你的意愿。你知道我别无选择，这项研究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前途。”

“够了，够了！你不必跟我讲那些事，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斯里尼瓦桑博士，你刚才只是睡了一觉，现在我们给你创造了一个做研究的机会。”

“当然，现在这也是我唯一能做的了，不是吗？”博士以讽刺的口吻问道。医生对博士的憎恨之情是理解的，相信博士很快就会克服它，把自己投入到他的研究当中去。医生猜对了，博士没过多久便沉浸在他的研究当中。

终于有一天，博士宣布他完成了他的研究，并打算以公式的形式把统一场论表达出来。那天在全印医学院的八楼聚集了一帮要人，甚至总理也赶来看实验了。斯里尼瓦桑博士即将公布他的理论，麦克风到处都是，以便让每个人都听得清晰，并且还作了安排，整个过程将被录下来。

被告知一切就绪之后，斯里尼瓦桑博士开始缓慢而有节奏地讲了起来：“我知道你们都急切地等着我把统一场论讲给你们听，我也完成了研究，但我不愿告诉你们。因为像爱因斯坦一样，我已得出结论：人类掌握这些理论的时机还不成熟。人类会怎样使用这些理论呢？他们会航行到宇宙的各个角落，与其它文明发生碰撞。而此时他去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文化呢？是这样一种文化：尽管大自然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食物，我们却让同类挨饿，我们相互剥削、相互虐待。每一个新的发现与发明都让我们变得越来越残暴。这种文化没必要四处传播，因为在我看来，人类还没有文明到可以接受统一场论的程度。是的，我十分清楚我的思想全都贮存在我脑中的记忆库中，而且如果不合作，你们会迫不及待地把它给弄出来。你们打算以某种办法把我的思想给弄出来，不是吗？可惜你们不会成功的，因为它们将以图表的形式出现在纸上。你们也知道，世人没能理解那些后来发现的爱因斯坦的那些草稿，你们又怎能理解这些图表呢？要想解开这些谜，你们得等到爱因斯坦第三，或许是爱因斯坦第四的出现，直到你们具备了接受统一场论的条件。”

“我得感谢奇塔莱医生替我做了两件事。他让我以这种形式活着，并有机会完成我的研究工作。但是我更得感谢他给我看到一个人脑子当中的恶之花，他让我看到了一个科学家能堕落到何种程度！事实上，这些事帮我拿定了主意。”

人工音盒里的声音停止了，永远地停止了！

*：纳萨尔分子——主张通过农民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一批印度人，以最初活动于西孟加拉邦纳萨尔巴里地区而得名。

绝 境

魏巍 辽宁省葫芦岛市一高中辅(1)班 125001

他在这片沙漠上跋涉至少有十二天了。

没有水，没有食物，更没有白天遮阳夜晚御寒的东西。他白天在沙漠上被炽热灼烤，晚上又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饥肠辘辘，头晕目眩，他本想就这样死掉算了，然而生命却不肯就此善罢甘休。生的渴望促使他成为了沙漠上行走的傀儡——一个自己灵魂的傀儡。

这时，他正躺在正午阳光下的岩石阴影里。前一天从一株奇形怪状的小仙人掌里吸收的水分早已消耗殆尽。他想起了刚来沙漠的那会儿——那个自称是沙漠通的从半路上碰到的伙伴，和驼着足够清水和食物的骆驼。他还记得那个乡巴佬看到他那些高科技的日常用品时的滑稽表情。可是，最后谁是傻瓜呢？是谁被卷走了所有的东西后在沙漠里迷失了方向呢？

也许他真的是傻瓜。早知道不该进行这么愚蠢的“浪漫”旅行的，早知道不该随便信任别人的，早知道……

他慢慢地侧过身子，慢慢地张开了眼睛。他眨了眨眼，又眨了眨眼，以为自己看到了幻像。

他看到了一头狼！

史书上说过，沙漠上曾有过狼——啊呀，不对，狼快灭绝了，而且即使有，也不该出现在这个区域呀……不过，这可真是一顿美食……

他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这是怎么了？对手可是一头狼！

那狼根本没有一点长期生活在沙漠中骨瘦如柴的样子，它体格健壮，高腿宽肩，身上的皮毛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每一条肌肉都像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力量，在皮下鼓凸、颤动着，等待着最恰当时的爆发！

饥饿……狼伸出血红的舌头，舔了舔嘴唇。他也用肿胀的舌头，舔了舔早已干裂的嘴唇。

他知道自己已经十分虚弱了，断粮和缺水，早已使他的身手和肌肉不像同龄的年轻人那样敏捷和有力了。然而，对生命的渴望超过了一切，饥饿战胜了恐惧，为了食物，他必须与这样健壮的一头狼相搏，他什么也不顾了……

狼的脸不远也不近，眼睛里闪着冷酷而平静的光，就像它对这样的猎物已经经历了千遍并十拿九稳了一样。

他半闭着眼，看那头狼小心翼翼地接近他。

狼先试探地往他腿上一扑，又立刻往后一跳，并用尾巴不断地扫他的胳膊和脸。

他屏息忍耐着，一动不动。

它终于放心了，肯定他是一个死透了的好猎物。它慢慢地踱着步，张开嘴用锯齿般的牙齿咬在了他的腿上。他突然一跃而起，狼被吓了一跳，放开了他。他凶猛地扑上去，用肩膀把

它撞翻，并用事先从靴子里掏出的匕首来猛刺它的心脏部位，他渴望那喷涌的鲜血……

狼就仿佛是被停止了了的机器，脚还在半空中保持着挣扎的姿势，却一动也不动了。

匕首下没有血流出来。

他怀疑地划开狼皮，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堆金属，而匕首刺中的则是一个小型的电脑启动器。狼的后脚上套着一个细细的金属环，上面刻着一行精致的小字：模拟动物研究实验室。

原来是走失的机器！

他的被想像中的血和肉刺激着的胃又剧烈疼痛起来。

在裤管被撕破处，他的伤口在太阳下泛着刺目的金属的光。

蹲在一堆被他“杀死”的机器旁，他顾不上掩饰自己那条昂贵的假腿和维持平时的尊严，抱着头，像小孩子一样坐在沙地上大哭了起来……

马少皇 图

网络情

胡强

在我心底深处，埋藏着一段纯真的感情。它是那样的美好，就像是一弯明亮的月亮有别于那点点繁星。我愿掘出这份尘封已久的感情，谨献在读者的面前。

“啪”、“啪”，我无聊地敲击着键盘，心中闷闷不乐，觉得这学校的上机制度实在该改一改。比如说吧，网络就应该像个网络的样子。可是机房老师为防止同学联网打游戏，便设置障碍隔断了网络间的横向联系，使得本该很有趣的计算机网络像是死水一潭，而此时的我更像是死水潭旁一条晒干了的鱼。

我毫无目的地漫步在网络大道上，然而处处是路卡，不是这里“此路不通”，就是那里“禁止通行”。在转了四个九十度的弯后，又回到了出发点。可就在这时，一行字忽然出现在我的眼前：“网络小径独徘徊，阁下兴致不小！”我精神为之一振，在感到惊奇的同时觉得这人挺幽默，于是我手指灵活地敲击：“哪里，哪里。比起阁下飞檐走壁之功，实在惭愧。敢问阁下高姓大名？”“不敢，不敢。小弟姓李，贱字逍遥，身份值为‘超级用户’。不知如何称呼阁下？”

这种网络为金字塔结构，网络管理员权限最大，处在金字塔顶端。一般用户权限最小，处在金字塔的最底端。“超级用户”偏向于“上层阶级”，因而能通过纵向联系与一般用户进行信息交换。

我极力忍住大笑，但手指仍不免有些微微发抖：“小女子姓林名如月，出身为一般用户，家在 User07，经验值 20。经验不足，还请李大哥往后多多关照小妹。”“这是应该的。以小弟愚见，不如我们一同玩玩《仙剑奇侠传》，如何？”我高兴之余，无暇考虑太多，愉快地答道：“如月理当奉陪。”

游戏《仙剑奇侠传》问世不久，便以其精彩的画面、动人的故事情节以及游戏中的主人公李逍遥、林如月不畏艰险的英雄事迹，吸引了无数爱玩游戏的少男少女，并在一段时期内稳居游戏软件排行榜首位。而我们所玩的这款游戏，则是刚发行不久的网络版，可由两个人联网同玩。

游戏进行没多久，我就发现我的生命值和经验值远远不如他。这岂不是太丢脸！于是我偷偷按了一下 Ctrl + Alt 键。这时，如果他看一下我的资料就会发现，我的生命值和经验值都提高到了 100，这是我设计的一个游戏修改程序在起作用。就在我暗自得意之际，奇怪的事发生了，每当遇到敌人时，他们居然都指着我的鼻子要和我单挑。在这以前我可从没碰上这种事，也许电脑也知女士优先的道理了吧。不过有了 100 的生命值和经验值我还怕什么，上就上！没料到，几个回合下来，我的体力明显不支，眼看就要抵挡不住，在这紧要关头，李逍遥

跳进圈内，一招“英雄救美”（这是什么招数？我怎么从来没见过），顿时“玉宇澄清万里埃”。我大为叹赞：“真乃英雄出少年，逍遥哥连游戏中没有的招数都能使出来。”李逍遥也毫不含糊，说道：“如月妹也不差，摇身一变，生命值、经验值都得了满分。”刹那间，我的脸红到了耳根，实在是技不如人，像我这样的水平只能改改游戏的数字，而真正的高手却能做到修改游戏的情节。男子汉的自尊心让我不肯轻易服输，于是我敷衍着说：“彼此彼此。我看今天到此为止，先 save 一下，明天再 load，如何？”“一言为定。”“不见不散。”

一出机房门，我直奔计算机系，那里有我的铁哥们，不仅个个是编程高手，而且个个都是网络高手。其中还有一位是老师，当年曾闯入成绩数据库，修改了考试成绩。当今大学生的面子问题最重要，我可丢不起这个脸。

假如我没有应约，故事也就到此为止，可是事实却又并非如此……

第二天，我早早来到机房。一上机，把昨天学到的招数都使了出来：过滤法、扫描法、步步跟踪法……目的就是要找出那个“李逍遥”的真实身份。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方的情况抓在自己的手里就变成了取胜的资本。我使出浑身解数，但却没捞到一点有价值的信息。正当我无计可施时，一条信息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的信息栏中：方成，男，19岁，数学应用系……天啊！这不是我的资料吗？怎么会……这时，信息栏中又出现了这样一句话：“如月，你是在找这个吗？”这时，我才承认自己确实不是对手，心中不免生出几分敬慕：“阁下真是好功夫，晚生实在敬佩。”“哪里，哪里！”我脑子一转，话题一转：“我们算不算朋友？”“当然算！”“你既然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是朋友就该把你的真实身份也告诉我。”我不等对方回答，又立即问道：“阁下是位男士还是位女士？”虽然这样做颜失君子风度，但比起对对方情况一无所知的境况来说，这个机会成本还是划得来的。网络的那边在等待了足够让我感到问话的唐突并开始觉得尴尬的时间后才回答：“女士！”在这种情况下作出的回答让人深信不疑。原来如此！我早就该想到这一点。我穷追不舍，又问道：“芳龄多少？”这次没等多久，立即得到了回答：“十八。”接着，她又加了一句：“我叫林如虚。”我笑道：“‘如虚’听起来怎么像是个四大皆空的道姑的法号。”她立即反驳：“君岂不闻‘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你能说《红楼梦》中的空空道人正是空空如也吗？”

我和她的交往就这样开始了。

在以后上机的时候，我再也不会感到空虚了。我甚至还感谢这学校的上机制度，让我交上了这样一个虽然有着空虚的名字，但实际却有着丰富情感的异性网络朋友。每当我坐在电脑前，只要打上：“嗨，如虚，你在吗？”她立即会作出反应，有时她回答：“你今天迟到了十分钟。”有时她狡黠地回答：

“她今天不在。”面对着这可爱的谎言，我说：“那我等她。”
“她今天不会来了。”“我一直等到明天。”“她明天也不会来。她看破了红尘，要去出家，谁让她是这样一个名字呢？”这时我也笑道：“那我就出家当和尚，谁让我认识了她。”有时她故意不作声，让我等那么三到五分钟，害得我直着急，于是又把那些招数——过滤法、扫描法……一套套地使出来，奇怪的是虽然我的电脑技术在不断地提高，可总也查不到她丝毫踪迹，也许这正像她的名字——如虚。

我们在网络上相聚的时候，经常玩游戏，大部分时间是玩《仙剑奇侠传》，一则是因为这是我们认识后所共同玩的第一个游戏，二则是因为这游戏也挺好玩。当然，我们更多的时候还是交谈，不仅谈网络，谈“黑客”，而且还谈文学，谈人生。虽然有时我们也吵架，但次数并不多，而且不用多久，我们便会达成一致的看法。

有时我也感到奇怪，十八岁的姑娘就有如此高的技术，并且还取得了“超级用户”的资格，也许她是计算机中心主任的千金，也许她生下来就是电脑天才，不过这些对我并不重要了。我对她的感情由敬慕变为一种我也说不清的感情，我只是觉得一天也离不开她了。而她似乎也喜欢和我交谈，每当我一出现，她总是热切地与我交流思想。虽然我们从未见面，但她那语句中不断透出的脂粉味令我心动不已。每当这时，我就觉得感受到了我生命中最原始的动力，感受到了洋溢在身体里那阵阵青春气息。我脑中禁不住无数次地构想出她的脸庞与身材，睡梦中也无数次地见到了她那靓丽的身影，与她见面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了。

终于有了那么一天，我鼓起勇气，在计算机上打出：“我爱你，如虚！”她以不作反应作为反应，让我独自一人在网络的一个角落里等待，这次等待远远超过了上次问她性别的等待，远远超过了我曾经历过的最长最久的等待，让我真正感到了度日如年的滋味。无论我如何不停地打出“我真的爱你，如虚！”或是“我们见一次面，好吗？”或是“我们再玩一次《仙剑奇侠传》，好吗？”网络的那端终究没反应。如果此时网络上有别的用户看到我打出的字符，一定会以为我精神不正常。

那些日子是我有生以来最黯淡的时光。

这种状况维持了半个月之久。一天，她终于有了反应。“对不起，我迟到了。我想和你再玩一次《仙剑奇侠传》。”接着，屏幕刷新，久违的李逍遥、林如月又开始并肩走在一起。他们有时并肩作战，有时互不答理，有时卿卿我我，有时激烈争吵。一路上，他们沿着过去多次走过的道路，重温往日旧梦。

时间，请你走慢些吧！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刻，有哪一件快乐的事能比得上我“众里寻她千百度”后得到回报的喜悦之情？又有哪一句诗词，能表达出我此时内心的感情？我心爱的人儿啊，你终于又回来了。

突然，画面猛地一颤，接着，她退出了游戏。我的心也是

一颤，忙问道：“为什么这些天不理我？”“因为我太爱你！”我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手指摸不准键盘，好不容易打出：“我们约一个时候见面吧！”“这不可能！”我心中隐隐作痛，佯作镇定：“为什么？”

沉默。又是漫长的沉默。

“这里有一封给你的信，它能说明一切。”突然，联系被强行中断，屏幕中间出现了一条歪歪扭扭的红线，这条红线不断地扭曲着，像是在痛苦地挣扎。它一点点地变暗，一点点地变短。我疑惑不解地盯着，心中又好像明白了一些什么。最后，屏幕完全变暗，接着，一封工工整整的信慢慢升了上来……

看完她给我的信后，我眼前一片黑暗……

生物上的病毒属于低级生物，它们简单得只有蛋白质外壳和DNA内核，只能在别的细胞内复制自己的一份DNA，以达到传染的目的。而计算机病毒则是人为的由大量的复杂程序编译而成，其中不乏智能型病毒，当这些病毒多次交叉感染一份文件（我猜这份文件一定是一篇声情并茂的诗歌）时，奇迹发生了——这份文件被赋予了生命，开始有了思想，更重要的是有了情感。

于是，该结束一切的那天终于到来了。这天，机房老师拿着一张最新的杀毒软盘，塞进软驱，运行……计算机病毒的集合体开始瓦解，一个活泼的生命转瞬即逝。

我还记得，那信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当你说出曾在我心中盘绕已久的话时，我清醒了，我清醒地认识到你我是不可能有结果的。我只不过是一个虚拟的人，我无权过着正常人的生活。我不能和你再缠绵下去，于是我选择了逃避。

当我告诉你这些时，我不能想像你的感受，但我的感受却可用裴多菲的一句诗来表达——

如果你还爱我，
愿上帝祝福你；
如果你已不爱我，
愿上帝一千倍地祝福你……

如虚即日

面对这些话，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只想说：“曾经给我最纯真、最宝贵的感情的朋友，我依然爱你！不管以后将如何，此情永在我心中。”

张晓雨 图

科幻：在历史与未来之间

[英]布赖恩·奥尔迪斯

在人类进程的早期，吟唱诗人在世界各地向部落的人们传唱他的故事，这些故事使各部落团结一致。吟唱诗人的故事精彩绝伦，这些故事之所以成功大概是因为在现实中难以实现吧，虽然听众并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故事不能实现。

那么这些传说何时变成科幻小说，又何时成为现代发明的呢？文艺复兴标志着西方社会的觉醒。人类开始认识世界，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17世纪初伽利略的天文望远镜的出现，使我们有能力了解我们宇宙中的邻近星球。不久后，小说中的人物便乘候鸟在太空中翱翔，并踏上了月球、太阳或其它星球。有时他们碰到了战争，有时他们来到了世外桃源，有时他们又踏上浪漫之旅。

这些神奇的传说，最初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幻想。根据约翰·克鲁特（John Clute）具有权威的《科幻文学百科全书》中的记载，乘飞行器到月球旅行是公元1638年由约翰·威尔金思主教提出的。

当人类了解了原由自然界或上帝掌握的某些“生命之秘”时，神奇的传说就变成了科幻文学。科幻文学的中心是权力、能源，这也是为什么科幻文学是现代都市文学的原因，因为现代都市中云集着统治者和动力源。权力和能源有时被人类很好地利用，有时却不然。

每当我们审视任何一种运动时，都会发现它的初期是很朦胧的，但是《弗兰肯斯坦》却是科幻文学开始的一个明显标志。该书表现了它对传统文学的挑战和那种前所未有的想像力，而且这本书经久不衰，还被搬上了舞台，编成了电影。之后，出现了两个巨人，一个是儒勒·凡尔纳，他的小说被译成多国文字。另一个是H·G·威尔斯，他在科幻领域提出了许多想法，如在1898年的《星球大战》中提出外星人的侵略。

受到威尔斯的鼓舞，20世纪中叶，廉价的美国科幻杂志应运而生。《惊奇》之后，又出现了《震惊》、《相似》，从此以后，科幻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运动。三十年代，在美国科幻文学已初步形成，现在美国已成为科幻小说巨大的市场。

科幻文学采用的反传统的夸张手法，从未受到传统文学权威人士的首肯。计算机的发明、网络的形成给科幻文学带来了广阔的天地。那些传统文学，即使能获得一些人的尊敬，却只是在回顾历史，而科幻文学则逐渐得到权威人士承认是一剂医治伤感怀旧情感的良药。

和平、进步力量在不断增长，科幻文学将加入这一行列，促进其发展。科幻文学包括什么内容，现在还未有公认的定义，但无论如何它是一种神奇的故事。它一代代地变化，这些故事的奇异各不相同。各种探险和各种哲学派别将使它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它所采用的语言也会随作者的知识面不同而各

显风采。虽然《弗兰肯斯坦》是科幻文学的开始，然而各种稀奇古怪的幻想却是随着人类诞生就产生的了，而这种幻想正是我们文学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

（本文作者系英国皇家文学学会会员、世界科幻协会前主席、著名科幻作家）

豹 王晋康

主持人的话：值此世纪之交，我们正面临从信息技术革命向生物技术革命的过渡。在 21 世纪，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必将相互融合，一项崭新的跨学科研究——网络生物活动（nefootwork）将会成为科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但是，正如电脑革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负面影响一样，生物技术的革命，特别是克隆人、人善基因嵌合的“超人”的诞生，更是不可避免地将冲击人类社会的现存秩序，混沌的生命的洪水必将使人类既有的道德、伦理构筑的大堤溃决。

王晋康先生不仅以哲人的睿智，用明晰而忧郁的目光，洞穿未来的迷雾，指出人类社会难以更改的轨迹，而且更以诗人的情怀，描绘了恋人之间、兄妹之间、父子之间强烈的爱与恨所撞击出的炫目而惨烈的火花。（吉刚）

楔子

2007 年 8 月的一个晚上，加拿大温哥华市的格利警官在阿比斯特街例行巡逻，车上的微型电视正播放着纳特贝利体育场里 1500 米决赛的实况，那儿正举行世界田径锦标赛。格利警官是个田径迷，他一边开车，一边用一只眼睛瞟着屏幕。忽然电话响了，是局里通知他立即赶往邓巴尔街的洛基旅馆，说那儿刚打来一个报警电话，是一名女子的微弱声音，话未说完声音就断了，但从电话中能听到她微弱的喘息声，很可能这会儿她的生命垂危。格利警官立即关了电视，打开警灯，警车一路怪叫着驶过去，7 分钟后在那个旅馆门口停下。

洛基旅馆门面很小，透过玻璃门，看见几个旅客在门厅里闲聊，有的在看田径比赛的实况转播。柜台经理阿瓦迪听见了警笛，紧张地注视着门外。格利匆匆进去，向他出示了警徽，说：“212 号房间有人报警。”

阿瓦迪立即领着他上到 2 楼，格利掏出手枪，侧身敲敲门，没有动静，经理忙用钥匙打开房门。格利警官闪身进去，一眼就看见一名浑身赤裸的黑人女子，半个身子溜在床外，电话筒还在床柜半腰晃荡着。屋内有股浓烈的血腥气，那女子的下体浸泡在血泊中，未发现其他人。格利摸摸女子的脉搏，还好，她没有死，警官立即让柜台经理唤来救护车。

他用被单裹住女子的身体，发现她的上半身满是伤痕，像是抓伤和咬伤，在喉咙处更有两排深深的牙印。送走女子后，他仔细地检查了屋内，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地毯上丢着女子的 T 恤、皮短裙、黑色的长筒袜和透明的内裤，床柜上放着一百美元，卫生间里的小物品整整齐齐，可以看出没人使用过。

柜台经理阿瓦迪告诉他，这名黑人女子是半小时前和一名

高个男人一块来的，那个男人 10 分钟前已走了。“是个黄种人，身高约 6 英尺 2 英寸，身材很漂亮，动作富有弹性，他留的名字是麦吉·哈德逊，当然可能不是真名。”

“他订房间是付的现款吗？”

“对”

格利点点头。这桩案子的脉络是很清楚的，肯定这是一名妓女遇见了有虐待狂的嫖客。这种情况他不是第一次遇上，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他记录了阿瓦迪的证言后便离开旅馆。

第二天早上他赶到医院，医生告诉他，那名女子早就醒了，她的伤势并不重，失血也不算太多，主要是因极度惊恐而导致的晕厥。格利走进病房时，那名女子斜倚在床头，雪白的毛巾被拥到下巴，脸上还凝结着昨晚的恐惧，听见门响，她惊慌地盯着来人。格利把一个塑料袋递过去。

“这是你的衣服。我是警官格利，昨晚是我叫人把你送到医院的。”

黑人女子勉强挤出一丝微笑：“谢谢你。”她的声音很低，显得嘶哑干涩。格林在她的床边坐下：“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还有地址。”

女子低声说：“我叫萨拉，是美国加州人，5 天前来加拿大。”

格林点点头，他知道这个黑人妓女是那种“候鸟”，随着各国运动员、记者和观众云集温哥华，她们也成群结队飞到这里淘金来了。他继续问道：“那个男人是什么样子？请你尽量回忆一下。”

萨拉脸上又浮现出恐惧的表情，脱口喊道：“他就像是野兽，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男人！”

“是吗？请慢慢讲。”

女子心有余悸地说：“我们是在街头谈好的，那时他满身酒气，答应付我 100 美元。一到房间，不容我洗浴，他就把我扑到床上，后来……我受不了，央求他放开我，我也不要他付钱。那个人忽然暴怒起来，用力扇我的耳光，咬我，掐我的脖子。后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格林看看他：“恐怕不是用手掐你，据我看他是用的牙齿，昨晚我就在你颈上发现两排牙印。”

女子打个寒战，用手摸摸脖子，把要说的话冰结在喉咙里。格林继续问道：“还是请你回忆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辨认他的身份？”

女子从恐惧中回过神来，回忆道：“他像是个运动员……”

“为什么？”

“他把我扑到床上后，又突然下床开了电视，电视中是田径世锦赛的实况转播。此后他似乎一直拿一只眼睛盯着屏幕，还有，他的身材完全是运动员的体型，匀称健美，肌肉发达。老实说，当他在街头开始与我搭话时，我还在庆幸自己的幸运呢。我没想到……”

“他是哪国人？你知道吗？”

萨拉毫不迟疑地说：“中国人。”

“为什么？柜台经理告诉我他是黄种人，但为什么不会是日本人、韩国人或越南人？”

萨拉肯定地说：“他是中国人。他说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但在发狂时说的是中国话。我是在旧金山华人区附近长大的，虽然不会说中国话，但我能听懂。”

“那么，他也有可能是在华人区长大的华裔美国人？”

萨拉犹豫地同意了：“也有这种可能，不过……他似乎是把中国话作为母语。”

“他说的什么？”

“是一些不连贯的单词，什么 100 米、200 米、刘易斯、贝利等。”

“你知道刘易斯和贝利是谁吗？”

萨拉摇摇头，格林也没再告诉她。现在，他已经不怀疑萨拉所说的“他是个运动员”的结论了。贝利和刘易斯是几十年前世界上有名的短跑运动员，只有那些全身心投入田径运动的人，才会在忘情中还呼唤他们的名字。格林立即想到 3 天前看到的 100 米决赛情况。起跑线上的八个运动员，有五名黑人，两名白人，只有一名黄种人，是中国的田延豹。这也是多少年来第一次杀入决赛的黄种人选手。田延豹是个老选手，已经 35 岁，很可能这是运动生涯的最后一次拼搏。他在起跑线上来回走动时，格林几乎能触摸到他的紧张。事实证明格林并没有看错。发令枪响后，牙买加的奥利抢跑，裁判鸣枪停止。但是田延豹竟然直跑到 50 米后才听见第二次鸣枪，等他终于收住脚步，离终点线只有 20 米了。他目光忧郁，慢慢地走回起跑线，走得如此缓慢，返回的时间足够他跑 5 次 100 米了。

那时格利就知道，这位不幸的中国人体力消耗和心理干扰太大，肯定与胜利无缘了。再次各就各位时，他恶狠狠地瞪着那位牙买加选手。很可能，因为这名黑人选手的一次失误，耽误了另一名选手的一生。

那次决赛田延豹是最后一名，而且这还不是不幸的终结。冲过终点线他就栽倒在地上，中国队的队医和教练急忙把他抬下场。刚才他耗尽了最后一滴潜力以求最后一搏，不幸又把腿肌拉伤了。

这样，两天后，也就是昨天晚上的 200 米决赛他不得不弃权，可是按他过去的成绩来看，他在 200 米的比赛中把握更大一些。在电视中看到这些情况时，格利十分同情和怜悯这个倒霉的中国人，但此刻他却不由自主地把怀疑的矛头对准了他。按体育频道主持人的介绍，田延豹恰是 6 英尺 2 英寸的身材，体型十分匀称剽悍。也许，一个在赛场上遭受毁灭的男人会怀着一腔怒火去毁灭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他问萨拉：“那人大约有多大岁数？面部有什么特征？”

“大约二十多岁，圆脸，短发，至于别的特征……我回忆

不起来。”

“你能确定他不足三十岁吗？”

萨拉迟疑地摇摇头：“我不能，他没有给我足够的观察时间。”

“他走路是否稍有些瘸拐？”

“没有注意到。”

“如果看到他的照片，你能认出来吗？”

“我想可以。”

格利站起身：“那好，你休息吧，我下午再过来。”

他立即动身去温哥华电视台借来了前天晚上决赛的光盘，但在返回途中他已经后悔了。冷静地想想，他的推测纯属臆断，没有什么事实根据。而且……即使犯罪嫌疑人真的是那个可怜的中国运动员，他也是在一时的神经崩溃状态下干的，很可能这会儿已经后悔了，也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何必为了一个肮脏的妓女毁掉一个优秀运动员的一生？

等他迟疑不快地回到医院，那名妓女已经失踪。她趁护士不注意，穿上自己的衣裙溜走了。这不奇怪，哪个妓女没有违犯过法律？她们不会喜欢到警察局抛头露面的。于是格利警官心安理得地还了光盘，把这件事抛到脑后了。

—

中航波音 777 客机正飞在北京—雅典的航线上，高度一万五千米。从舷窗望去，外面是一片淡蓝色的晴空，脚下很远的地方是凝固的云海，云隙中镶嵌着深蓝色的地中海。

午餐已经结束，老记者费新吾用餐巾纸揩嘴巴，把杯盏递给空姐。看看他的两个同伴，田延豹和他的堂妹田歌，已经闭着眼睛靠在座背上，专心听着耳机里的英语新闻广播。田延豹今年 40 岁，圆脸，平头，穿着式样普通的夹克衫。他退出田径场后身体已经发福了，但行为举止仍带着运动员的潇洒写意。田歌则是一位青春靓女，在机舱里十分惹人注目。

飞机上乘客不多，不少人到后排的空位上观景去了。前排几个小伙子正神情亢奋地大摆龙门阵，听口音是东北人。其中一个的嗓门特大：

“这叫哀兵必胜！雅典几次申奥失败，但坚持接着干，这不把奥运会争到手了？再看咱们，一次申奥失败就永不开口。中国人的面子值钱哪，操！”

费新吾微微一笑，看来，机上至少一半人是去观看雅典奥运会的，他们属于迟到的观众，奥运会早在三天前就开幕了。不过费新吾是有意为之的，因为他和两个同伴主要是冲着田径之王——男子百米决赛而去的，他们不想多花三天的食宿费。

男子百米决赛定于明晚举行。

从头等舱里出来一个老人，大约 65 岁，面目清癯，银发，穿一身剪裁得体的藏蓝色西服，细条纹衬衣，淡蓝色领带，举

止优雅，目光十分锐利。他径直朝这边走过来，边走边打量着费新吾和他的同伴。费新吾开始在心里思索这是不是一个熟人，这时老人已立在他身旁，抬头看看座位牌，微笑着俯下身：“如果我没有看错，您就是著名的体育记者费新吾先生吧。”

费新吾赶忙起身：“不敢当，我曾经当过体育记者，现在已经退休了。先生……”

老人接着向田延豹示意：“这位先生……”费新吾触触同伴，田延豹睁开眼睛，看见一个老人在笑着看他，便取下耳机，欠过身子。老人继续说：“如果我没有看错，这位就是中国著名的短跑运动员田延豹先生吧。”

田延豹的目光变暗了，那个失败之夜又像一根烧红的铁棒烙着他的心房。一辈子的追求和奋斗啊，就这么轻易断送在“偶然”和“意外”上，谁说上帝不掷骰子？……那晚，他违犯了团组纪律，单独一人外出，在酒吧中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焦灼的领队和老费在警察局的收容所里找到了他。他拂去这些回忆，惨然一笑，对老人说：“一个著名的失败者。”

老人在前排空位坐下，慈爱地看着他：“失败的英雄也是英雄，折断翅膀的鹰仍然是鹰。毕竟你是第一个杀入世锦赛百米决赛的中国选手，历史不会忘记你。”他看见了两人的询问目光，又作自我介绍，“我姓谢，双名可征，美国马里兰州克里夫兰市雷泽夫大学医学院生物学教授，也是去看奥运比赛的。”

靠窗坐的田歌忽然扯下耳机，兴奋地喊：“半决赛刚结束，他已经杀入决赛了！”

由延豹急忙问：“成绩呢？”

“9.90秒，仍是最后一名——最后一名也是英雄，飞得再低的雄鹰也是雄鹰！”

她刚才并没有听见三个男人的谈话，所以这番关于鹰的话纯属巧合，三个男人不由得笑了。田歌不知道笑从何来，诧异地睨着三个人，眼珠滴溜溜的像只小鹿，三个人又一次笑起来。

谢教授的目光被田歌紧紧吸引住，22岁的田歌具有上天垂赐的美貌，虽然不重脂粉，但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光芒四射，艳惊四座。她穿一身白色的亚麻质地的休闲装，显得飘逸灵秀。很可能，前边那一群东北小伙子的亢奋就与身后有这样一位美貌姑娘有关。

费新吾为老人介绍：“这个漂亮姑娘是田先生的堂妹，超级田径迷，虽然她自己的百米成绩从未突破15秒。后来我为她找到了其中的原因：老天赐给她的美貌太多，坠住了她的双腿，所以她只好把对田径的一腔挚爱移到她的偶像身上。”

这番亦庄亦谐的介绍使田歌脸庞羞红，她挽住哥哥的手臂说：“豹哥是我的第一个偶像。”

谢教授微笑着问：“你刚才谈论的是谢豹飞的成绩吧？”

“对，美国运动员鲍菲·谢，那是我的第二个偶像，他和我豹哥是世锦赛和奥运史上唯一杀入决赛的两名中国人，而且名字中都带一个‘豹’字，这真是难得的巧合！我想他们的父母在为儿子命名时，一定希望他们跑得像非洲猎豹一样轻扬！”

费新吾纠正道：“你犯了一个错误，这名运动员只是华裔，不是中国人。”

老人微微一笑：“田小姐说的并不为错，虽然谢豹飞，还有我，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中国人，但在心灵上仍属于中国。”他眼睛中闪着异样的光芒，压低了声音，“透露一点小秘密，谢豹飞就是我的独生儿子，我是去为他助威的。”

田歌立即蹦起来，惊叫道：“你...”

老人的手指放在唇边：“嘘.....暂时保密。”

田歌站立过猛，膝盖狠狠撞在未折起的小餐桌上，但她没有感觉到疼痛，仍异常兴奋地盯着这位老人。她作梦也想不到能有这样难得的巧遇，遇上谢豹飞的父亲！在她的心目中，谢豹飞差不多和外星人一样神秘。费新吾和田延豹也很兴奋。

老人说：“我在乘客名单中看到了你们两位，哦不，你们三位的名字，我和田先生、费先生已经神交多年了。为了多少表示敬意，我已为你们准备了百米决赛的入场券，到雅典后请用这个电话号码与我联系。”他递过一张写着电话号码的小纸片。

费新吾衷心地：“谢谢，衷心希望令郎在明天取得好名次。”

老人起身同三个人告别，想了想，又俯下身神秘地说：“再透露一点小秘密。希望绝对保密，直到明晚 9 点之后。可以吗？”

田歌性急地说：“当然可以！是什么秘密？”

老人嘴角漾着笑意，一字一顿地说：“除非有特大的意外，鲍菲在决赛中绝不是最后一名。”

他展颜一笑，返回头等舱。这边三个人面面相觑，被这个消息惊呆了。田歌声音发颤地说：“豹哥，费叔叔.....”

费新吾向她摇摇手指，止住她的问话。他和田歌一样有抑止不住的狂喜。虽然在种族融合的 21 世纪，狭隘的种族自豪感是一种过时的东西，但他还是没办法完全摆脱它。不错，在体育场上，黑人、白人运动员所创造的田径纪录也使他兴奋不已，他十分羡慕这些天之骄子，他们有上帝赐予的体态体能，尤其是黑人，他们有猎豹一样的体形，长腿，窄髌骨，肌肉强劲，在田径场上看着他们刚劲舒展的步伐简直是享受。他们多年来称霸田坛，最红火的时候，100 米、200 米的世界前 25 名好手竟然全是黑人！黄种人呢？尽管他们在灵巧性项目上早已占尽上风，但在力量项目上至今仍是望尘莫及。5 年前，田延豹在 35 岁的崛起曾使他兴奋过，结果失望了。其实回想起来这种结局是正常的，因为田延豹身上背负着国人太多太多的期

望，他心理上被压垮了。那天赛场上的意外只是一根导火索。

近两年来，华裔运动员谢豹飞像一颗耀眼的新星突然出现在天际，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三流选手迅速爬升，直到杀入奥运决赛。在体育界他是一个带着几分神秘的人物，连他的英国教练也从不抛头露面。费新吾对他一直抱着极高的期望，不过他始终认为谢豹飞夺冠只能是下届奥运了，因为他的成绩一直徘徊在世界8—10名好手之后。

这时，田延豹俯在他耳边兴奋地低声说：“他在复赛和半决赛中都是倒数第一名，如果……”

作为多年的体育记者，费新吾完全听懂了他的话。如果一个有意隐藏实力的选手一直以这种成绩杀入决赛，那就说明他对自己有绝对信心——他知道自己不会因为万一的不慎被挤出决赛圈。那么，这个选手极可能有夺冠的实力。

他们兴奋地交换着目光，不再交谈。他们不会辜负老人的信任，一定要把这个秘密保守到决赛之后，因为这是出奇致胜的绝妙的心理战术。

飞机下面已经是白色的雅典城，空姐们敦促乘客系上安全带，迅速增大的气压使他们两耳轰鸣着，机场的光团渐渐分离成单个的灯光。

田歌紧紧拉住哥哥的右臂，激动地说：“豹哥，我真盼望快点到明天！”

雅典帕纳西耐孔体育场一直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圣殿，就像是伊斯兰信徒心中的麦加天房。帕纳西耐孔体育场建于公元前330年，全部由洁白的大理石建成，坐落在圆形的山丘上。体育场正面是典型的古希腊多利亚建筑风格的高大前柱式门廊，门廊中央是巍峨庄严的白色大理石圆柱，前后排列共24根。中央门廊成品字形，共12根，后门廊柱共6根。看台依跑道的形状而建，也全部是洁白如雪的大理石，跑道两端是白色大理石砌成的方形圣火台。

体育场后面是郁郁葱葱的绿树，晚霞洒落在高大的树冠上。这个古老的体育场同样也充满了现代气息，两个巨型电视屏幕高高耸立，10口锅状的卫星天线一字排开朝向天空。暮色渐渐沉落，但体育场内亮如白昼，灯光映照着绿色的草坪，朱红色的跑道，还有数万兴奋的盛装观众。

费新吾和两个同伴在靠近跑道终端的2层看台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作了多年的体育记者，他知道在百米决赛的黄金时段，这样的位置是十分难得的。他十分感激那个慷慨的老人，但他没有找到老人的影子，附近没有，贵宾席上也没有。莫非在这个令人癫狂的时刻，他还能端坐在卧室中看电视？

他在贵宾席上看到了原美国短跑名将刘易斯，这个百米跑道上的风云人物，他曾经多次破世界纪录和获奥运冠军，现在已是五十多岁的老人了。他正在与贵宾席正中的原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交谈，萨翁左侧则是现任奥委会主席。两名主席当然不会错过今天的比赛，毕竟，男子百米的金牌是田径运动

中分量最重的奖牌。

回头望望看台，7排以上全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胸前挂着长焦距相机，膝上摆着最新的笔记本电脑，面前还有为他们特意配置的小型闭路电视。费新吾用目光扫视一遍，从他们佩戴的台徽看，有英国的BBC，美国的AP，意大利的RAI，日本的TBS，加拿大的CBC，法国的FT2，挪威的NRK，以色列的IBA……自然也少不了新华社。新华社的穆明也看到他了，两人远远地招招手。

田延豹一直瞑目而坐，眉峰微蹙，他一定是又回到了五年前那个痛苦的夜晚。田歌穿一件洁白的露肩装，紧紧捧着一束硕大的花束，里面有象征胜利的月桂和象征爱情的玫瑰。她的眸子里有两团火在燃烧，从她手指和嘴角无意识的抖动，能看出她心中极度的渴盼。

忽然观众骚动起来，随之各种语言的欢呼声响成一片。八名短跑选手从休息室里出来了，有美国的老将格林、蒙哥马利，英国新秀德瑞克，加拿大的贝克尔，牙买加的奥塞，尼日利亚的老将埃津瓦，乌克兰的斯契潘奇。这里面有五个黑人，两个白人。最后出来的是美国的鲍菲·谢，选手中唯一的黄种人。八名选手都很从容，步履悠闲地走着，不时向看台上招手或送个飞吻。

当谢豹飞缓步经过记者席时，2排看台上的一个姑娘高喊：“鲍菲·谢，谢豹飞，这束花是你的！”

姑娘的声音十分脆亮悦耳，谢豹飞看到了那个手持花束用力挥舞的姑娘，纵然是决战前的紧张时刻，那姑娘明月般的美貌还是让他心旌摇曳。他点点头，又送去飞吻，继续往前走。

田歌脸上发烧，坐下来，把脸埋在花丛里，心脏狂乱地跳动。她心目中的偶像听到了她的声音！为这一句话她曾踌躇良久，她原想喊“不管胜利或失败，这束花都是你的”。但仔细考虑，这样喊未免不吉利，反复斟酌到最后，她才把自己的激情浓缩在这6个字中。

八个选手在脱外衣，她目醉神迷地盯着自己的偶像。其实，她对谢豹飞知之甚少，也不知道他是否有意中人，但她仍不顾一切地把自己的感情给予他了。谢豹飞脱掉长衣，悠闲地作调整运动。他身高1.88米，肩宽，腰细，臀部微凸，双腿修长强劲，圆脑袋，背部微有曲度，整个身体像非洲猎豹一样矫健剽悍。

9点30分，八名选手各就各位，谢豹飞是第八跑道。这正是他和教练设想的最佳位置，他的步幅较大，跑外道更有利。裁判高高举起发令枪，八台激光测速器都对准了各人的腰部，全场突然变得一片静寂。

在三个中国人附近，有一个衣着普通的白人老者，他坐在4排看台的普通席上，目光冷静地看着谢豹飞的一举一动，没有人认出他就是著名的耐克公司的董事长菲尔·奈特。三天前，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耐克公司总部里，秘书告诉他，

有一个从雅典城打来的越洋电话，一定要找奈特本人。打电话的人自称他是百米决赛中最差劲的一位选手，华裔美国人鲍菲·谢。奈特忽然心中一动，让秘书把电话转过来。

电视中出现了那个年轻人圆圆的面孔，穿着运动衫，背景是吵吵嚷嚷的体育场。他嬉笑自若地说：“我是百米决赛中最差劲的一名选手，以致各个体育用品公司都不把我放在眼里。不过奈特先生是否知道一句中国话‘烧冷灶’？也许在某个冷灶里烧一把火，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好处呢。”他大笑一阵，又继续说，“所以我自己找上门来，想与奈特先生签一份对双方都有利的合同。”

他的笑容明朗而自信，在这一瞬间，奈特忽然触摸到了这个人明天的成功。老奈特十分相信自己的商业直觉，他仅停顿两秒钟就果断地说：“好，我同意，我马上派人去雅典同你签合同。”

那人笑着说：“我不喜欢同你的下级讨价还价，还是咱俩在这儿敲定吧。我会在百米决赛中穿上耐克跑鞋——毕竟我一直在穿它——比赛后我会把耐克跑鞋抛到天空，或顶在头上，总之做出你想要我干的任何表演。至于贵公司的酬劳，当然与我的名次有关。我提个数目，看奈特先生是否赞成。如果我取得第8至第2的任何名次，贵公司只需付我1美元……”

奈特立即问道：“你说多少？”

“1美元，只需1美元。但我若夺得冠军，这个数目就立即上升到5000万。你同意吗？”

奈特十分震惊于他的自信，短时间的踌躇后他干脆地说：“我同意，付款期限……”

“不不，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如果我夺冠的同时又打破世界纪录，贵公司要把上述酬劳再增加1美元，也就是5000万零1美元。但如果我的纪录打破9.5秒大关，”他一字一顿地说，“听清了吗？如果打破了9.5秒大关，我的酬劳就要变成1亿美元。”

纵然奈特是体育界的老树精，他仍然吃惊得站起身来：“你说9.5秒大关？那是多少体育专家论证过的生理极限呀，根据计算，为了达到这个速度，大腿的肌肉纤维都要被拉断。换句话说，这是人类体能无法达到的。”

对方不耐烦地说：“那就是我的事了。怎么样？1亿美元，据我所知，贵公司还没有同哪一个运动员签过这么大数额的合同。”

奈特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平静地说：“我答应。你不要把我看成唯利是图的商人，只要你能超越体育极限，达到人类不敢梦想的这个高度，我情愿奉送你1亿美元，并且不要你承担任何义务。”

鲍菲目光锐利地看看他，略作停顿后笑道：“也好，我会把这段谈话透露给某位记者，我想这将对耐克公司更好的宣传，远远甚于向天空扔跑鞋之类杂耍。至于付款期限等枝节问

题就由你们酌定吧，我不会挑剔的。”说完他就挂了电话。

这会儿，奈特用望远镜盯着蹲伏在起跑线上的鲍菲，心中默默祈祷着。一方面，从理智上说，他不相信谢的大话——这确实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另一方面，从直觉上，他又十分相信他能从那人当时的笑声，从他明朗的表情，甚至从他的不耐烦上摸到他的才能和信心。好了，10秒之后就能看出究竟了。

一声枪响，八个人像箭一般冲出起跑线，鲍菲和奥塞跑在最前面，但随即又是一声枪响，有人抢跑！八名运动员都很快收住脚步，飞快地返回起跑线。

由延豹心头猛然一阵紧缩。这两年他一直盯着谢豹飞的崛起，因为一种潜意识的种族情结，他把自己破灭的梦想寄托在这个黑头发黄皮肤的华裔年轻人身上。其实他知道谢是美国人，他得奖时会升起星条旗，奏起美国国歌。但不管怎样，他仍然期盼着这名华裔选手获胜。在邂逅了谢先生之后，这种亲切感更加浓了。但是，今天的情形简直是五年前的重演，莫非谢也要遭到命运之神的毁灭？

他原以为是谢豹飞抢跑了，但裁判却向牙买加选手奥塞发出警告。谢豹飞返回起跑线后，怒气冲冲地瞪着5道上的奥塞，向他狠狠啐了一口。田歌没有想到自己的偶像会在众目睽睽之下作出这样粗野的举动，面庞发烧，垂下目光。田延豹却突然攥住老费的胳膊——在这一瞬间，他对谢豹飞获胜的把握又大了几分。不错，这个动作是有失体面的，谦恭的中国选手绝不会这样作。但恰恰这个粗野的举动显露了那人的自信，显示了他身上未泯灭的野性。

这种可贵的野性在国内选手身上是太少见了，而在国外选手尤其是黑人选手身上可以常常看到。那时，国内运动员中流传着一个近乎刻薄的笑谑，说黑人正因为进化得较晚，所以才保留了较多的野性。当然这是吃不到葡萄的自我解嘲，因为据近代基因科学的判定，非洲人的基因是最古老的，非洲是全世界人类的摇篮。

发令枪又响了，谢豹飞第一个冲出起跑线。依田延豹多年的经验，他的起跑反应时间绝对在0.115秒之下，看来他的体力和心理都没有受到上次抢跑的影响。他的动作舒展飘逸，频率较高，步幅也大，腰肢柔软，酷似一头追捕羚羊的猎豹。从一开始，他就把其余的选手甩到身后，在后程加速跑又把把这个距离进一步扩大，领先第二名将近5米。转眼之间，他就昂首挺胸冲过终点线。看场中立即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这阵惊涛骇浪几乎把看台冲垮。

但今天场上情形很奇怪，欢呼声仅限于普通观众，那些教练、老选手、老资格的体育记者们都屏住气息，紧紧盯着电动记分牌。他们凭感觉知道，一项新的世界纪录就要诞生。9.49秒！记分牌上打出这个不可思议的数字，全场足足停顿了10秒钟，才爆发出天崩地裂的欢呼声，数万观众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有节奏地欢呼着：“鲍菲——谢！鲍菲——谢！”

谢豹飞接过别人递过的美国国旗，绕场狂奔。新闻记者们低着头，争分夺秒地用专用电话线发回最新报道。两名奥运会主席也忘形地站起身大声喝彩，尤其是满头银发的萨翁，兴奋得不能自制，以至于泪流满面。费新吾和田延豹的眼眶也都湿润了。

田歌捧着花束跳到场中间，等谢豹飞跑过来时，她狂喜地扑上去：“谢豹飞，这束花是属于你的！”

她递过鲜花，忘情地搂住谢的脖颈。谢豹飞一手执旗，一手执花，环抱着姑娘的臀部把她举起来，在她的胸脯上吻了一下。

虽然这个动作失之轻薄，但狂喜中的田歌毫无芥蒂，她深深地吻了谢豹飞的额头，挣下地跑回看台。其他几名选手也过来同冠军握手祝贺，他们对这个冠军心悦诚服。奥塞也过来了，谢豹飞笑着特意同他紧紧拥抱，了却了刚有过的冲突。

直到运动员回到休息室，全场的狂欢才慢慢平息。

各家电视台、电台和电子报纸都以最快的速度报道了这则爆炸性的消息。美联社套用了首次登月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的一段著名的话：“对于鲍菲·谢而言，这只是短短的100米；但对于人类来说，却跨越了几个世纪。”

不久，奥运会兴奋剂检测中心公布了对谢的检测结果：“我们在赛前及赛后对鲍菲·谢进行了两次兴奋剂检查，检查结果均为阴性。还用才投入实用的最新技术对生长刺激素服用情况进行了检查，结果也为阴性。值得提出的是，正是谢本人主动要求我们强化对他的检查。他要向世人证明，他这次令人震惊的胜利是光明磊落的。”

菲尔·奈特先生不动声色地看完比赛，悄悄返回波特兰市的耐克公司总部。鲍菲·谢履行了他的诺言，比赛后立即向报界公布了三天前两人之间的谈话，这使耐克公司的声誉达到了巅峰，连总统也打电话向他表示敬意。这种效果是多少广告费也造不出来的。而且，凭多年的经验，他知道几天后大把的订单就会飞向耐克总部，至少20%的美国青少年会立即去买一双耐克跑鞋挂在墙上，以此多少宣泄他们对鲍菲的狂热崇拜。

二

在雅典瓦尔基扎富人区的一座寓所里，谢可征教授独自躺在沙发中看完电视转播，然后向国内的妻子打了一个电话，就儿子的惊人成功互相道喜。这个结果早在他们预料之中，所以他们的谈话十分平静。

他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响了，屏幕上是由歌的面庞，她眼睛发亮，两颊潮红，略带羞涩但口气坚决地说：“谢伯伯，向你祝贺！……200米决赛后鲍菲有时间吗？如果他能陪我吃顿饭，我会十分荣幸。”

谢教授微微一笑，他想这个姑娘现在开始了义无反顾的爱

情进攻。他也知道儿子已经成了世界名人，热狂痴迷的美女们会成群结队跟在儿子身后。不过他十分喜爱田歌，喜爱她不事雕琢的美，喜欢她的开朗和落落大方，也喜欢她是一个中国人。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田小姐，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你自己同鲍菲联系吧。要抓紧啊。”

田歌羞红了脸，说：“谢谢伯伯。”

两天后，200米决赛结束了。谢豹飞以18.95秒的成绩再次夺冠——又是一个世纪性的成绩。这些天，费新吾和田延豹一直处于极度亢奋之中，他们兴致勃勃地谈论着这个罕见的“鲍菲现象”：为什么他能将同时代的人远远抛在后边？为什么他能轻而易举地突破科学家预言的生理极限？他并没有服用兴奋剂，他事先要求对自己实行药检，正是为了向舆论界证明自己的清白。是否他父亲发明了一种新的高能食品？或者是其它合法的方法，比如电刺激？

无疑，他的两个纪录会成为两座突兀的高峰，恐怕多少年内无人能超越，这种现象并不是绝无仅有。1968年美国运动员鲍勃·比蒙的世纪性一跳创造了8.9米的跳远纪录，一直保持了15年。乌克兰选手布勃卡的撑杆跳纪录至今仍是运动员可望不可即的彩虹。但尽管如此，在短跑中出现这样的突破仍是不可思议的，不正常的，因为短跑技术早已发展得近乎尽善尽美，它已经把人类的潜能发挥到了极致。众所周知，水平越高的运动就越难作出突破。

他们常常醉心地、不厌其烦地回忆起谢豹飞在赛场上那份矫捷和飘逸潇洒。他们都是内行，越是内行越能欣赏谢的天才和技术。费新吾自嘲道：“咱们这是秃子借着月亮发光呀。中国人没能耐，拉个华裔猛侃一通。说到底，他的奖牌还是美国的。”

田延豹脱了衣服走进浴室，忽然扭头问：“他会不会是混血儿？你知道，远缘杂交——这个名词虽然有些不敬——常常有遗传优势。比如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是黑白混血儿，他的体力就出奇强壮，常和狐朋狗友整夜狂嫖滥赌，等别人瘫软如泥时，他却点上蜡烛开始写小说。他的不少名著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费新吾摇摇头：“不，我侧面了解过，谢豹飞是百分之百的中国血统。”

三天没好好睡觉，两人真的乏了，他们洗浴后准备好好地睡一觉。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拿起电话，屏幕上仍是一片漆黑，看来对方切断了视觉传输，他不想让这边看到他的面貌。

那人说的英语，音调十分尖锐，就像是宦官的嗓音，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是费新吾先生吗？”

“对，你是……”

“你不必知道我的名字，我想有一点内幕消息也许你会感兴趣。”

费新吾摁下免提键，同田延豹交换眼色后说：“请讲。”

“你们当然都知道谢豹飞的胜利，也许，作为中国人，你会有特殊的种族自豪感？”

他的口气十分无礼，费新吾立即滋生了强烈的敌意，他冷冷地说：“我认为这是全人类的胜利。当然，同是炎黄后裔，也许我们的自豪感更强烈一些。是否这种感情妨害了其他人的利益？”

那人冷静地回答：“不，毫无妨害。我只是想提供一点线索。谢豹飞今年25岁，26年前，谢可征先生所在的雷泽夫大学医学院曾提取过田径飞人刘易斯先生的体细胞和精液。”

费新吾一愣，随后勃然道：“天方夜谭，你是暗示……”

“不，我什么也不暗示，我只是提供事实。谢先生和刘易斯先生正好都在雅典，你完全可以向他们问讯，需要两人的电话号码吗？”

费新吾匆匆记下刘易斯的电话，又尖刻地说：“即使证实了这个消息又有什么意义？我看不出刘易斯的细胞和谢豹飞先生有什么联系。”

那个尖锐的嗓音很快接口道：“请不必忙于作出结论，你们问过之后再再说吧。明天或后天我会再和你们联系。”

电话挂断后很久两人都没话说，那个尖锐刺耳的声音仍在折磨他们的神经，就像响尾蛇尾部角质环的声音；那个神秘人物的眼睛似乎仍在幽暗处发出绿光，就像响尾蛇的毒眼。他是什么居心？他主动地向两个陌生人提供所谓的事实，而这两个人既非名人，又不属新闻界；那人清楚地知道谢可征和刘易斯，还有这儿的电话号码，他是怎么知道的？没准他在跟踪这些人。

田延豹摇摇头说：“不会的，谢豹飞身上没有任何黑人的特征。”

费新吾恨恨地说：“即使他是用刘易斯的精子人工授精而来，又有什么关系？我难以理解，这个神秘人物披露这些情况，是出于什么样的阴暗心理！”

但不管如何自我慰藉，他们心中仍然很烦躁，莫名其妙的烦躁。半个小时后田延豹下了决心：“我真的要问问刘易斯，我和他有过一段交往。”

费新吾没有反对。田延豹拨通了刘易斯的电话，但没人接。他一遍又一遍地拨着，又出现了几次忙音。直到晚上11点，屏幕上才出现刘易斯黝黑的面孔和两排整齐的牙齿。他微笑地说：“我是刘易斯，请问……”

“刘易斯先生，你好。我是田延豹，你还记得我吗？200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百米决赛那个倒霉的中国选手。”

刘易斯笑道：“噢，我记得。我很佩服你当时的毅力。你现在在哪儿？”

“我也在雅典。请原谅我的冒昧，我想提一个无礼的问题，如果不便，你完全可以拒绝回答。”他简单追述了那个神秘的电话，“刘易斯先生，你真的向谢可征先生提供过体细胞

和精液吗？”

刘易斯耐心地听完后说：“田先生，今天你已是第八个提问者了，我刚回答了七名新闻记者的同样问题，这事已在舆论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田延豹和费新吾交换着目光，现在问题更明显了。那个打电话的人是想掀起一阵腥风恶浪把胜利者淹死。

刘易斯接着说：“对，我记得这件事，我是向雷泽夫大学医学院提供过的，那是个严肃的学术机构，他们希望得到一些著名运动员的体细胞和精液进行某种试验。刚才几名记者都问我，鲍菲的父亲是不是那个研究课题的负责人，我的回答是：可能是一名姓谢的华裔，不过这一点我记得不准确。”说到这里他笑了笑，“我知道那个多事的家伙是在暗示什么。坦率地讲，我非常乐意有这么一位杰出的儿子，可惜这只是我一厢情愿。在鲍菲·谢先生身上，你能看到一丝一毫刘易斯的影子吗？”

他爽朗地大笑起来，这笑声也冲淡了田、费二人心中的阴影。接着，刘易斯快言快语地说：“不要听他的鬼话！不管这个躲在阴暗角落中的家伙是白人还是黑人——我想大概不会是黄种人——他一定是个心地阴暗的小人，他想制造一些污秽泼在胜利者身上。不要理他！再见。”

放下电话，两人都觉得心中轻松了些。田延豹说：“不必给谢老打电话了吧。”

“不必了，不要搅扰他的好心境。”他沉思地说，“你说，这个神秘人物究竟是什么动机？莫非他也是短跑名将中的圈内人？是失败者的嫉妒？就像是逢蒙暗算了后羿。”

田延豹勉强笑道：“那，我是最大的失败者。”

费新吾知道自己失言了，这句无意的话又勾起了田延豹已经冷却的痛苦。那年温哥华世锦赛他也在场，是他和中国田径队的领队到警察局领回了烂醉如泥的田延豹。清醒过来后，他对头天晚上的事完全没有记忆。按那时中国田径队的严格纪律，肯定是要给他一个处分的，不过领队也是运动员出身，知道二十年奋斗而一朝失败是多么深重的痛苦。他和费新吾便悄悄把这件事压了下来。

这会儿，他不愿解释，只拍拍田延豹的肩膀，表示把这一页掀过去。田延豹已经上床休息了，费新吾仍在电脑前快速浏览着电子新闻。也许是本能，也许是潜意识的预感，他总觉得这个电话只是一个大阴谋的开场锣鼓。查阅时他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这次的百米和二百米决赛上，集中在谢豹飞身上，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蛛丝马迹。

新闻报道中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各国记者在报道这两次决赛时都用了最高级的形容词：世纪之战，体育史上的里程碑，百世难逢的奇才……美国新闻周刊的老牌记者马林甚至这样写道：“鲍菲·谢不仅成功地打破了百米9.5秒和二百米19秒大关的壁垒，也成功地打破了人类的心理壁垒。从此之后，

那些对人类生理极限抱悲观态度的人，那些以‘科学态度’对各种运动定下这种那种极限的体育生理专家，对自己的结论要重新考虑了。”

在正规的电子出版物中，没有出现有关刘易斯提供体细胞和精液的消息报道，看来，已经得到消息的7名记者都十分慎重，毕竟这是非常爆炸性的新闻。费新吾又把目光转向“网络酒吧”，这是网友们随意交谈的地方。这里面关于谢豹飞的话题占了很大部分，那些终日沉迷于电脑的网虫们都感受到了这则消息的震撼，对谢的天才表示了极大的敬意，还有不少女性在倾泻着自己的爱情。看着这些赤裸裸的爱情宣言，费新吾会心地笑了。他想这些姑娘、女士们大概是没戏了。这两天田歌一直同谢豹飞泡在一起，他们的感情急剧升温。昨晚深夜，谢把田歌送回来，费新吾发现，姑娘眸子中的爱情之火是那样炽烈，目光所及，简直可以把窗帘烧着。田延豹摆出一副“老兄嫁妹”的苦脸，叹息：“田歌已经‘目中无人’，哪怕是面对着你，她的眼光也会透过你的身体射到远处去了！”

就在这时，费新吾在屏幕上发现了一份特殊的短函。他一目十行地看着，目光逐渐阴沉，耳边又响起那个神秘人物的尖锐嗓音。正在床上闭目养神的田延豹突然听见“啪”的一声，是费新吾在猛拍桌子，接着他嗓音沙哑地叫道：“小田，你快来，看看这封信件，那条毒蛇又露出毒牙了！”

在向那座爱情要塞发起进攻之前，田歌已经抱定破釜沉舟的决心。但她没料到这座要塞竟然不攻自破，任由她的美艳之旗在城头猎猎飘扬。

从谢伯伯那儿要来谢豹飞的电话号码后，田歌努力提炼自己的信心，对自己的第一句言辞反复考虑，她要在中国姑娘的羞涩心许可范围内尽量大胆地进攻，但事件进程竟出乎她的意料。

当电话挂通，两个头像同时出现在对方的屏幕之后，谢豹飞脱口而出：“我的上帝！”这句话是用英语说的，他随即转用汉语，“谢天谢地，我正发愁怎么在人海中找到你呢。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为了摆脱记者们的纠缠，这个号码是严格保密的。不不，你不用回答，”他笑了，“我更愿是冥冥中的上帝之力把你送到了我的身边。请问你的名字？”

田歌这才说出第一句话：“田歌，田野的田，歌曲的歌。”

“美丽的名字。你能允许我去拜访你吗？我需要你。”

于是两条爱情之水纳入一条河床，开始汹涌奔流。谢豹飞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小心地避开新闻记者的追踪，终日和田歌四处游玩。他的中国话非常地道，能够流畅地表达微妙的情感，这使田歌倍感亲切。他们一块欣赏希迈特斯山的朝霞，萨罗尼克湾的落日，参观白色的巴台农神庙、宙斯神庙和阿塔洛斯柱廊，到圣徒教堂里陪希腊正教徒一块儿作祈祷。雅典是一个浸泡在历史和神话中的城市，几乎每走一步都能踢出古希腊的尘埃。谢豹飞虽然只有25岁，但已经是个见多识广的成熟

男人了。他为田歌讲解各个景点的历史，讲述奇异多彩的希腊神话，还要加上一些个人的独特观点：“希腊神话和东方神话不同，在古希腊人的神界里，同样有人世间的阴谋、通奸、乱伦、血腥的复仇、不计生死的爱情……一句话，希腊神话中还保留着原始民族的野性。对比起来，汉族神话未免太‘少年老成’了。”

这些话使田歌觉得新鲜，也有一点点惶惑。

几天下来，田歌已深深爱上了谢豹飞——当然她早就爱上了，两年前就爱上了。不过那时她爱的是一个偶像，现在爱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她会痴迷地看着他强健的肌肉，流畅的身体曲线，潇洒剽悍的举止。他就像蛮荒之地的非洲猎豹，随时随地喷吐着生命的活力。

那天他们在拉夫里翁的滨海公路上行驶，忽然一辆菲亚特紧紧追上来。谢豹飞放慢了奔驰的速度让他们超车，但两车并行后，那辆菲亚特并不急于超车，一个人从车窗里探出身子频频拍照。这是那些被称为“狗仔队”的讨厌记者，他们想抢拍百米飞人与新结识的情人的照片去卖个大价钱。谢豹飞愤怒地摇下车窗，作手势让他们滚蛋。那个家伙不但毫不收敛，反倒趁着车窗落下的机会拍摄得更起劲了。谢豹飞勃然大怒，立即踩下刹车，让菲亚特超到前边，他从内侧超过去，猛打方向盘，狠狠撞击菲亚特的内侧。

菲亚特车内的人惊恐万状，田歌也急急喊道：“不要这样，豹飞，不要这样！”

谢豹飞两眼喷着怒火，毫不理会她的劝阻，仍是一下接一下地猛撞。那辆车最终躲闪不及，从路堤上翻下去，打个滚，四轮朝天地扎在河滩上。谢豹飞大笑着开车走了，田歌从后视镜里张望着，担心地问：“他们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停车看看吧。”

谢豹飞笑道：“这些狗仔们的命长着哪，不管他！”

奥运会已近尾声，不少赛事已毕的运动员开始陆续离去。但费新吾和田延豹都闭口不提回国的日程，田歌知道他们的苦心，心中暗暗感激。

第五天早上，谢豹飞很早就来到普拉卡旧城区，把那辆豪华的奔驰停在狭窄的坡度很大的街道上。白色的建筑上爬满了爬墙虎和刺玫，到处是卖鲜花的小摊贩。他按响喇叭，很快一个白衣白裙的仙子在远处一个小旅馆的门口出现。她像只羚羊一样踏着陡峭的石级，转瞬来到谢的身边。两人先来一个让人透不过气的长吻，尔后由歌回身向旅馆方向招招手，她知道费叔叔和豹哥在窗户里望着她。

汽车开动后她问：“今天去哪儿？”

“去比雷埃夫斯港。我送你一件小礼物。”

比雷埃夫斯港桅樯如林，不少私人帆船或快艇麇集在一起，远远看去像是挨肩擦背的天鹅。谢豹飞停下车，拉着田歌来到岸边，一艘崭新的、形状奇特的、浑身亮光闪闪的游船停

在那儿。船首上是三个新漆的中国字：田歌号。制服笔挺的船长在驾驶室里向他们行着注目礼。

田歌看看谢豹飞，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谢豹飞侧身说：“请吧，田歌号的主人，这就是我送给你的小礼物。”

田歌踏上甲板时就像踏在梦幻中，谢豹飞详细为她解释着，说这艘船主要是以太阳能为动力，船中央那两个直立的异形圆柱是新式船帆，所以也可利用风力行驶。田歌痴迷地走过一个又一个房间，抚摸着亮灿灿的铜栏杆、一尘不染的墙壁、卧室中豪华的双人床，觉得心头过多的幸福直向外漫溢。她知道按西方礼节，受礼者不能询问礼品的价格，但她忍不住想问一问，按她的估计，它至少值 1000 万美元，豹飞可不要为它弄得破产！

谢豹飞理解了她的心思，轻描淡写地说：“耐克公司已把第一笔 3000 万美元划到我的帐号上，我愿意为你把这笔钱花光。”

田歌着急地说：“千万不要！我可是个节俭成性的中国女人，你再这么大手大脚，我会心疼死的。”

谢豹飞笑着把她拥入怀中。两人的心脏在嘭嘭地跳动着，炽烈的情欲在两个身体中间来回撞击。田歌从他怀中挣脱出来，笑着问：“启航吧，今天到哪儿？”

“到米洛斯岛吧，断臂维纳斯雕像就是在那儿发现的，我今天要给它送去一位活的维纳斯。”

两人的嘴唇又自动凑到一块儿。

送走幸福得发晕的田歌，费新吾和田延豹又开始研究那条毒蛇的毒牙。那封电子函件是这样写的——

……我一直奇怪，为什么一个黄种人选手在短跑项目中取得如此惊人的突破。要知道，相对于黑人、白人而言，黄种人的体能是较弱的，这不是种族偏见，而是实际存在的事实。这个事实很可能与蒙古人种数百年来的普遍的贫穷有关。

不久前我得知一个事实，恰好鲍菲·谢出生前一年，美国马里兰州克里夫兰市雷泽夫大学医学院（谢的父亲谢可征教授正是学院的资深教授）从田径飞人刘易斯身上提取了体细胞和精细胞。不久前，我的朋友、中国著名体育记者费新吾先生和短跑名将田延豹先生已就此事问过刘易斯先生并得到后者的确认……

费新吾和田延豹都愤怒地骂道：“卑鄙！”

……当然，我们不相信鲍菲·谢是用黑人精子授精而产生的后代，因为他完全是蒙古人种的形貌特征，包括肤色、眼角的蒙古褶皱、铲状门齿等。但是，如果了解谢可征先生的专业，也许能引起一些新的联想。谢教授是著名的生物学家和医学科学家，他领导的研究小组早已成功地拼装出了改型的人类染色体。当然，这些半人造的染色体是为了医治某种遗传病症而制造的，是为了弥补人类遗传中出现的缺陷，为那些不幸的病人恢复上帝赐予众生的权利。不过，一旦掌握了这种魔术般的技

术，是否有人会禁不住魔鬼的诱惑而去“改进”人类？这种行为本来是生物伦理学所严格禁止的，是对上帝的挑战。但据我所知，谢先生的心目中并没有上帝的地位。……

两人再次激愤地骂道：“卑鄙！十足的卑鄙！”的确，这封电子函件的内容已经不仅是猎奇或哗众取宠，而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了。费新吾心情沉重地说：“小田，我们不能再沉默了，这些情况必须通知谢先生，让他当心这些恶毒的暗箭。也许，他能猜到这些暗箭是从什么地方射出来的。”

“对，马上给他打电话。”

谢先生的电话很快就挂通了，费新吾小心地说：“你好，谢先生，最近忙吧。我和田先生想去拜访你，最近我们听到了一些宵小之言，我想必须让你了解。”

谢先生的目光暗淡下来：“我知道你们的意思，我也看到了那封电子函件。不过你们来吧，我正想同你们聊一聊。不不，”他改变了主意，“我开车去接你们，然后找一个希腊饭店品尝希腊饭菜。我请客。”

谢教授把他的富豪车停在普拉卡区的一个老饭店前，饭店在半山腰，从窗户内可以俯瞰鳞次栉比的旧城区、弯弯曲曲的胡同和忙碌的人群。

当服装鲜艳的男招待递来菜单，田延豹摇摇手，费新吾也笑着摇头道：“雅典我倒是来过两次，却从来没有自己点过菜，还是谢先生来吧。”

谢教授没再客气，点了白烧鳕鱼加柠檬汁，蕃茄汁鲟鱼加香芹，茄子馅饼，鱼子酱和柠檬色拉，又要了一瓶茴香酒。三人边吃边聊，谢教授问：“这些都是希腊风味的菜肴，味道怎么样？”

费新吾说不错，田延豹笑道：“不敢恭维。我只要一出国，就开始馋北京的八宝酱菜、王致和臭豆腐和香喷喷的小米粥。”

三个人都笑起来。费新吾不想耽误时间，立即切入正题问：“谢先生，你已经看过那封电子函件了，你能估计是谁搞的鬼吗？”

“毫无眉目。”

“也许是一个心怀嫉妒的失败运动员？”

“不大可能。这个人对基因工程方面的进展似乎颇为熟悉，大概是学者圈子中的某人吧。”

费新吾小心翼翼地问：“他信中暗示的可能性当然是胡说八道了，对吧？”

谢教授略为迟疑后才回答：“当然。但是，我不妨向你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最新进展。你们有没有兴趣？”

两人交换一下眼神，然后表示乐意聆听。

谢教授饮了一杯茴香酒，略为整理思路后说：“大家都知道，人类的基因遗传是上帝最神奇的魔术。科学家们曾作过估计，如果用非生物的方法制造一个婴儿，所花代价将是人类有

史以来所创造财富的总和！但上帝是如何造人的？一颗精子和一粒卵子的碰撞，伴随着男人女人的爱情欢歌，一个新生命就诞生了。直到现在，尽管已在基因研究领域徜徉了四十年，我对这种上帝的魔术仍然充满畏惧之情。”

他停顿一下，接着说：“不过，日益强大的人类已经揭掉了这个宝藏的封条，开始剖析这个魔术的技术细节。现在，人类基因组标识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对其中40%的染色体又排出了图谱和进行解析，掌握了这部分基因的功能。比如，医学科学家可以准确地指出各种致病基因的位置并去修正它们，像肥胖基因、耳聋基因、哮喘病基因、血友病基因、白血病基因……总之，现代医学已能用基因工程的办法治愈这些遗传病患者，使他们享受到健康的权利。

“但是，人类在获得健康上的平等后，还存在着体能上的不平等，智能上的不平等。比如，黑人肌肉中的红色纤维较多，这种纤维与白色纤维相比，不易产生乳酸，不易疲劳，因而黑人有更强的体育能力。如果把产生红色肌纤维的基因片段移植到白人 和 黄种人体内，就会使他们的体能大大提高，使各个种族在体能上趋于平等。从本质上讲，这样做只不过是用基因工程的微观办法代替异族通婚，按说它并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行为。可惜，西方国家的科学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点，认为这是向上帝的权力挑战：他们只允许补救上帝的不足而不允许比上帝干得更好。所以，在正统的生物伦理学戒律中，这样干是违禁的事。”

费新吾和田延豹听得一头雾水，两人相对苦笑。“谢教授，我越听越糊涂了，我怎么觉得你的观点和那封诽谤信中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费新吾踌躇片刻后说，“坦率地讲，我从你的话中得出这样的印象：你认为用基因工程办法改良人类并不是一桩罪恶，甚至在悄悄地这样干了。但为了不被舆论所淹没，你在口头上不敢承认这一点。”

谢教授仰靠在椅背上，沉默很久才答非所问地说：“你们两位呢，是否觉得这种基因优化技术是一种罪恶？”

费新吾摇摇头：“我不知道，我已被你的雄辩征服了。但我是今天才认真思考这个问题，还不能得出结论。”

三人陷于尴尬的沉默。透过落地窗户，他们看到一辆黑色轿车开过来，停在饭店外，一名带着照相机的中年男子走下来，仔细看看谢教授那辆富豪车的车牌，随即兴奋地冲进饭店。

那中年男子在人群中一眼看到了谢教授，立即对他拍了两张照片，然后把话筒递过来，用英语问道：“谢先生，我是加拿大CBC电台的记者。我已经看到了今天的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知道谢豹飞先生实际是你用基因改良技术培育出的超人，你能谈谈其中的详情吗？”

谢教授厌恶地看看他，不管他怎样哀求，一直固执地闭着嘴巴。费新吾走过去，用力推着那位记者，把他送出门外，回

过头看见老人仍靠在椅背上一动不动。饭店里的顾客有不少懂英语的，他们都停下刀叉，把惊奇的目光聚焦在谢教授身上。田延豹探头看看门外，那个记者正和饭店的保卫人员在推搡，又有几辆汽车飞快开过来，走下一群记者模样的人。他忙拉起老人，向侍者问清了后门在哪里，三个人很快溜走了。

回程的路上，三人都沉默着。谢教授把两人送到旅馆，简短地说：“我要回去了，我想早点休息。”

两人与教授告别，看着那辆富豪开走，他们回到自己的旅馆，走进房间，先按下录音键，话筒中是田歌兴奋的声音：“费叔叔，豹哥，鲍菲给我买了一辆漂亮的游艇。我们准备在地中海好好玩三天，你们如果想回国的话，不必等我。这几天我不再同你们联系，为了避开讨厌的记者，这艘游艇上将实行严格的无线电静默。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并守身如玉……”

虽然心绪繁乱，费新吾仍不由得哑然失笑。难得这个现代派女子还有这种可贵的贞节观，虽然他不相信在那样浪漫的旅途中，在仙境般的水光山色中，一对热恋的情人能够做到这一点。田延豹的目光明显变暗了，不高兴地摁断录音。

费新吾看看他，打趣道：“你干吗不高兴？算了，不必摆出一副老兄嫁妹的苦脸，早晚是人家的人。如果这段姻缘真的如愿，你也算尽了当哥的职责啦。怎么样，咱们是否明天回国？我的荷包已经瘪了。”

田延豹犹豫片刻：“再等几天吧，田歌那边总得看到一个圆满的结局呀。”

“也好，其实我也想等几天，看看谢教授这儿还有什么变化。”

说起谢教授，费新吾立即从沙发上蹦起来，打开电脑，进入互联网络。他的直觉告诉他，那件事不会就此了结。果然，公共留言板上又有了一封信件，这是那个神秘人物的第三支毒箭。与这支毒箭相比，此前种种就不值一提了。他迅速看下去，头脑嗡嗡作响，血液猛劲上冲。田延豹偶然瞥见他满脸涨红，咻咻地喘气，在床上关心地问：“老费，你是怎么了？”

费新吾喘息着，手指抖抖地指着屏幕：“你来！你自己看！”

在我上封信披露谢可征教授的基因嫁接术之后，事情的真相已经逐渐明朗化。我的老友、正直坦诚的费新吾先生和田延豹先生当面质询了谢教授，后者坦认不讳。（田延豹恨恨地骂道：这个无赖！）但我刚刚发现其中另有隐情，我们几乎全被轻易地骗住了。在华裔智者谢可征先生的计谋中，我们表现得像一群傻子。这几天，我们似乎都忽略了一个很明显的问题：纵然是百米之王刘易斯的基因也不能让鲍菲打破 9.5 秒大关，因为刘易斯先生本人也远未达到这个速度。

也许，谜底存在于另一桩事实中。我已经作过详细了解，26 年前向雷泽夫大学医学院提供体细胞和精细胞的并非刘易斯一人，还有体能远远超过刘易斯的另一位先生。这位先生的肌肉内含有较多的能量之源——线粒体，因而奔跑更为迅速。

刘易斯先生的百米最高时速是 40 多公里，具体说是 43.37 公里，而后者的时速可达 130 公里！

这位先生名叫塞普，来自非洲察沃国家公园。他的速度是所有哺乳动物中最快的。让我小心地把谜底揭开吧，塞普先生是一只凶猛剽悍的非洲猎豹！……

非洲猎豹！

非洲察沃国家公园的稀树大草原。在 1 米多深的硬毛须芒草和管草的草丛中，一只母猎豹逆着风悄悄向羚羊群接近。它已经怀孕了，一套有关四条小生命的复杂的链式反应已经启动，通过种种物理的、化学的媒介，表现为强烈的食欲。它急需补充营养。枯草丛后露出一只未成年的羚羊，它警惕地向四方睃视着，四条优雅的细腿随时准备跳窜而去。母豹知道这只羚羊不是好的猎杀对象，它已足够强壮，很可能逃脱自己的利爪。但在饥饿的驱使下，它踌躇片刻，深深吸了一口气，突然猛扑过去。小羚羊及时发现了敌人，敏捷地逃走了。母猎豹全速追赶，距离越来越近。但速度上逊于敌人的小羚羊自有天赋的本领，它灵巧地左蹦右跳，一次次从母豹的利爪下逃脱。双方的速度都开始减慢，小羚羊更甚，它的黑眼珠里已经有了恐惧，母猎豹确信下次的一扑将把小羚羊扑倒。就在这时它听到了自己体内的警告。猎豹在追猎时是屏住气息的，就像人类的百米选手一样，现在那次深呼吸所得的氧气已经耗尽，它的血液不再能提供奔跑所需的巨大能量，再奔跑下去它的心脏就要破裂……母豹只好收住脚步，塌肩弓背，凶猛地喘息着，眼睁睁看着猎物轻快地逃走。

只差 0.5 米，这 0.5 米是捕食者和被捕食者的生死线：或者羚羊被杀死，或者猎豹被饿死。母猎豹疲惫地久久注视着自己的猎物，在它的潜意识中，一定滋生了极强烈的欲望：让自己的四肢跑得再快一点，再快一点点！

这只猎豹最终没有饿死，它就是塞普的母亲。没人知道这位母亲那一瞬间的强烈欲望是否也能通过染色体遗传给下一代。科学界公认的遗传变异规律，是说生物基因只能产生随机性的变化，被环境汰劣取优，从而使生物一点点向优良性状进化。这种盲目进化的观点未免不大可信。不妨考虑爬行动物向鸟类的进化，在盲目的随机的变异中，怎么能“恰巧”进化出羽毛、龙骨突、飞行肌等等变异基因？即使能够，无数变异性状进行纯数学的排列组合，得出的将是天文数字，它不可能在有限的地质年龄中——得到验证和取舍。也许某一天科学家们会发现，生物强烈的求生欲才是遗传变异的指路灯，它在冥冥中引导染色体作“定向”的而不是盲目的变异：使渴望奔跑迅速的兽类变得四肢强健，使渴望飞翔的爬虫变异出羽毛，使渴望游泳的哺乳动物变异出尾鳍……

也许，嵌入猎豹体内的、片断的猎豹染色体也能传递一定的欲望？

非洲猎豹！

费新吾和田延豹沉重地喘息着，互相躲避着对方的目光，一种冷酷滞重的氛围渐次升起。他们几乎同时认识到，尽管这个神秘人物心理阴暗，几近无赖，但他指出的极可能是事实。在那位远远超越时代的、生命力强盛的短跑之王身上，也许真的嵌入了猎豹的基因片断。

对这个结论，至少费新吾不感到意外，这些天他已通过网络查阅了大量的有关基因的资料。DNA 是上帝的魔术，但任何魔术实际上只是充分发展的技术——尽管这些技术十分精细十分神秘，但终究是人类可以逐渐掌握的技术。而掌握了基因技术的人类将成为新的上帝，随心所欲地改良上帝创造的亿万生灵——包括人类自身。

他在脑海中历数二三十年来基因工程技术的神奇发展：

早在上个世纪末，科学家就定位了果蝇的眼睛基因，并能够随心所欲地启动这个基因，在果蝇身上或翅膀上激发出十个八个眼睛。他们还发现，地球上所有有眼生物的成眼基因都是十分近似的，是从一个原始基因变化而来。所以，从理论上说，完全可以在人类的额角或后脑勺上激发出第三只眼睛，就像对果蝇已经作的那样。科学家们至今没有作到这一点，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愿”去做。

上个世纪末，美国俄亥俄州凯撒西部大学的研究小组，已经能制造“浓缩”的人体染色体，他们把染色体中的废基因剔除，将有效基因融合或聚合，得到只有正常染色体长度十分之一的、功效相同的染色体。

更早一点，瑞典隆德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将细菌血红蛋白基因移入烟草，英国爱丁堡罗斯林研究所将人的血红蛋白基因移入绵羊，以这种羊奶治疗人类的血友病；将人类的抗胰蛋白酶植入绵羊，以治疗人类的囊性纤维变性。上述产品早已进入工业化生产。

21 世纪初，医生们已不必再走这样的弯路，他们已经能将上述基因直接嵌入先天缺损的病人体内。

.....

人类已经接过了上帝的权杖，还有谁能限制他使用这根权杖？

费新吾不是上帝的信徒，没有宗教人士对基因技术的深深恐惧。对于他们来说，基因技术比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更要凶恶千百倍。

费新吾也不是生物学家，对生物伦理学知之甚少，因而也没有生物学家那种“理智”的担心。他们一方面兢兢业业地开拓基因工程技术，一方面对任何微小的进展都抱有极大的戒心，生怕一条微裂纹会导致整个生命之网的崩裂。

所以，从理智上说，他并不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恶行。但他心中仍有隐隐的恐惧，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他的脊背上掠过一波又一波的冷颤。

电话铃一遍又一遍地响着，谢教授的房间里没人。

网络中的报道几乎与事实同步：

短跑之王、豹人鲍菲·谢神秘失踪已经三天。

鲍菲父亲谢可征教授昨日神秘失踪。

世界发疯了。

罗马教庭发言人：事态尚未明朗，教皇不会匆忙表态。但教庭的态度是一贯的，我们曾反对试管婴儿和克隆人，更不能容忍邪恶的人兽杂交。愿上帝宽恕这些胆大妄为的罪人。

以色列宗教拉比：犹太教义只允许治愈人体伤痛，绝不能容忍亵渎神的旨意，破坏众生和谐与安宁。

某国宗教领袖：这个邪恶的巫师只配得到一种下场，我们将向安拉起誓，我们将派 10 名勇士去执行对罪犯谢可征的死刑判决，不管他藏到世界哪一个角落。

雷泽夫大学医学院发言人：我们对社会上盛传的人豹杂交一无所知。如果确有其事，那纯属谢可征教授的个人行为。我们谨向社会承诺：雷泽夫大学不会容忍这种欺骗行为。

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发言人：谢可征教授是我们很熟悉的、德高望重的学者，我们不相信他会做出这样轻率的举动。对事态发展我们将拭目以待。

本届奥运会男子百米银牌得主、尼日利亚的埃津瓦：我不知道深奥的基因技术能否做到这一点，但我早对鲍菲·谢异乎寻常的成绩有所怀疑。如果不幸是真的，我会把自己的银牌扔到垃圾箱里。如果今天允许一个嵌着万分之一的猎豹基因的“人”与我们同场竞技，明天会不会牵来一个嵌有万分之一人类基因的四条腿的猎豹？

“费先生，田先生，我是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的记者。请问那位在互联网公共留言板上披露这则惊人内幕的先生是谁？”

“无可奉告。”

“为什么？他多次宣称你们是他的挚友。”

“无可奉告。”

“他是否提前向你们透露了这则消息？你们是否当面质询过谢可征教授？”

“无可奉告。”

“那么田先生，令妹此刻是否正与鲍菲·谢在一块儿？他们目前躲在什么地方？我们已买到一些照片，足以证明两人之间的亲昵关系。”

“滚！”

晚上，两人仍然同室而眠。田延豹曾戏谑地说：“侍者一定把咱们当成同性恋了。”不过今天他没心戏谑了，他久久地盯着天花板，烟卷在唇边明明灭灭。很久以后他终于开口：“老费，明天我要出去找田歌。我不放心她和那人在一起。”

费新吾早就知道，由延豹和堂妹的感情极为深厚。他勉强用开玩笑的口气说：“不必顾虑太多，即使谢豹飞身上嵌有猎

豹基因的片断，他仍然是人而不是一头豹子。”

“不管怎样，我要尽力找到她。”

“你到哪儿去找？”

“尽力而为吧，这么大的一条游艇，不会没有一点踪迹。”

费新吾沉吟着，他想陪小田一块去又觉得不能离开此地。田延豹猜到了他的想法，说：“老费你留在这儿，我会经常同你联系，一旦田歌同这儿通话，请你立即把她的地址转给我。另外，也许谢教授会同你再度联系。”

“好吧，就这样安排。”

（待续）

宇航员信箱

问：什么是微重力环境？能否形象地加以说明？

肯尼迪航天中心专家答：物体在只有地球引力作用的情况下自由下落的速度为一个重力加速度，用 g 来表示，其方向是指向地球中心的，这个重大加速度大约等于 9.8 米/秒^2 。

我们可以通过引入重力加速度的定义来解释微重力环境。微重力这个词的英文拼写是 *microgravity*，由于语境的不同它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micro”作为源于希腊语“mikros”经演化后的英文单词的前缀，意思是“小”，据此，微重力环境就是指对物体作用产生的加速度小于在地表时的加速度的重力环境；第二种解释是取“micro”在度量制中相当于百万分之一的意义，那么微重力环境就是指物体作用产生 10^{-6} 倍地球表面重力加速度的重力环境。应该说，这两种解释都是正确的，但我们通常的理解是第一种，因为事实上如果要感受 10^{-6} 倍地球重力加速度的微重力环境，我们不得不做至少远离地球六百三十七万公里的飞行，这个航程相当于地球到月球距离的 17 倍，目前的载人飞船还无能为力，因而是实际的。

然而，我们不是不可以感受到微重力的存在。感受微重力有两个途径：一是远离地心，挣脱引力；二是自由下落。试想，你搭乘电梯到达一座高层建筑的顶层，这时不幸的事发生了，支撑电梯轿箱的缆绳突然折断了以至于轿箱同你一道迅速坠落地面（这个设想中，我们姑且忽略不计空气与下落轿箱产生的摩擦力）。由于你同轿箱是一块下落的，你会感到自己在轿箱中处于漂浮状态。换句话讲，你和轿箱以同样的加速度向下坠落。倘若轿箱内有一只秤，你想称称自己下落的体重，你会发现秤上的读数为零，因为秤也在随同你一道下落。

再让我们考查一下微重力对加速度产生的影响。假设你登上一个五米高的屋顶，然后纵身跳下去，只需一秒钟你就会落到地面上。但在相当于地球重力百分之一的微重力环境中，同样高度的下落需要 10 秒钟，在相当于 10^{-6} 倍地球重力的微重力环境中，这个下落却要花上 17 分钟！

航天飞行中遇到的许多困难都来自于微重力，各国宇航专家也非常重视微重力研究。微重力给宇航员的太空工作、生活带来了不便，但同时专家们又发现微重力环境同样也能造福人类，尤其是在这种环境中制造某些药品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性。

问：太空中，人的身体会发生哪些显著变化？

NASA 宇航员办公室林达·肯尼迪女士答：太空微重力环境使人的身体在许多方面发生变化。由于身体下半部的血液向上半部转移，面部看起来较在地面上更加丰满，眼睛似乎也变小了；皱纹消失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腰围减少 3~5 厘米，双脚明显变小。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人的身高会比平

时增加 3~5 厘米，原因是太空中的脊柱几乎不受重力影响，不会受到地心引力向下的牵引。微重力还会改变人的姿态，关节和髋部发生弯曲，双膝处弯曲成微微的蹲式。无论手臂如何伸向下方，它们总有漂浮的倾向，而且脚尖总是绷直的。太空靴上有特制的限制器，帮助宇航员双脚稳稳地站立。太空中，宇航员必须通过锻炼防止心脏和其它肌肉组织的衰退。

问：我很佩服宇航员的胆量，但这种胆量是通过什么方法训练出来的呢？

列昂诺夫将军答：宇航员的确有超人的胆量，因为不这样的话是很难想像怎样去面对紧急情况。假设航天飞机发射后在两万多米的高空发生了意外，宇航员为了迅速脱身，必须跳伞，因此宇航员胆量的训练也主要是通过跳伞实现的。具体方法是登上一个 172 米高的塔，下面有一个看起来很小的“水缸”，然后纵身往下跳。当然，实际上那“水缸”并非那么小。跳伞降落陆地比较容易掌握，但是一旦迫不得已只能跳入海里困难就大得多了，因为不仅要计算风力的强度，作出正确的判断，还要对付波涛，否则，难免不出现危及生命的情况。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其它的训练方法，但这个方法证明是十分有效的。可别以为像我说的这么容易，好多宇航员候选人都是在这项训练中被淘汰下来的。

太阳系神话

金星是神

在晴朗的夜晚凝望天空，细心的人们就会找到那颗游移不定、晶莹剔透的金星，它看似温柔娴静，轻盈的舞步宛如流水中划过一叶小舟。金星的光艳和美丽赋予了它神秘的色彩：在托尔多克文化、玛雅文化、阿兹特克文化和其它中美洲文化中，金星是作为至高无上的神灵为人们所供奉的。它的另一个名字叫“羽蛇神”，据说是羽蛇神将文明与文化带给他的人民的。羽蛇神还“身体力行”地向人们阐释生与死的轮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的那颗闪闪发亮的金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悄然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仿佛它已死去，坠入地狱，而八天之后，我们又会发现复苏的它重新悄然悬挂在黎明前的天际的缘故。

《地动天惊》：巨星联袂出演

海底发现一艘约三百年历史的飞行器。消息不胫而走，随即引起政府权威人士的关注和恐慌，并指派一支由高层专家组成的调查组向现场进发。专家组设法进入到飞行器内，意外地发现一个与外星文明有关的神秘球体，几位探险者几经周折进入神秘球体，却不知不觉地被赋予一种奇异的力量，使他们潜意识的恐惧心理暴露无遗。这就是影片《地动天惊》导演巴里·勒文森匪夷所思的构想。

著名影星达斯汀·霍夫曼扮演心理学家诺曼·古德曼博士。古德曼被指派到太平洋中部某海域作现场调查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被委任为这次调查行动举荐人才并主持组织工作更使他意识到责任重大。但政府对古德曼的信任却是毋庸置疑的，他曾撰写过一篇如何同外星生命接触的专著，颇有建树，备受权威人士赏识。这队精英人马受神秘人物巴尼斯的监督，巴尼斯的扮演者是彼得·克约特。生物学家贝丝·哈尔伯林由近年在影坛上十分走红的女影星沙朗·斯通扮演。沙朗·斯通的加盟无疑为这部影片平添了一份风采，她扮演的贝丝小姐曾与古德曼博士有过一段不为人知的共同经历。其他扮演者还有：饰天体物理学家特德·菲尔丁的利夫·斯克雷尔，饰多疑的数学家哈里·阿丹姆斯的塞缪尔·杰克逊等。影片中这个于匆忙之间调集起来的调查组的任务是深入发掘现场，揭开那艘飞行器的神秘面纱。

调查组执行此次任务搭乘一艘可承受海平面以下 1,000 英尺处巨大水压的潜艇，调查期间则暂居高科技深水居住舱。调查对象是一艘约半英里长的航天器，从生长在周围的珊瑚丛可以推测，它已在这片海域静静地沉睡了 288 年。

乘员们试图靠近这位海底“睡美人”，发现它的大部分机身早已淹埋到海底之下了，唯有一块巨大的宛如飞机尾翼状的物体赫然耸立于“机头”上方几百英尺处。专家们巧妙而入，一个玄妙的世界便尽收眼底。

飞行器并非如调查组人员设想的那样出自外星人之手，充满异族气息，相反舱内满是可以识别的东西，甚至舱壁上的文字也是英文。进一步的探索还发现舱内有人类的尸体，细菌正一点一点吞噬着躯体，发出阵阵令人恶心的腐臭味。让人难以置信的更多的证据清楚地表明那是一艘属于未来美国的飞船。所有这一切大出专家组的意料，但真正让人震惊的却是舱内一个巨大的似乎用金属铸成的金色闪烁球体。它深奥莫测，设计的意图和功能都无从考证，却有一种无可名状的诱惑力，从这一点断言，这金球一定是具有智能的奇诡之物。

专家们正为金球之谜一筹莫展，居住舱突然与海面失去了联系。原来，海上突然刮起一场剧烈的热带风暴，为潜艇提供通讯联络的船只被迫仓促撤离这片海域。世界骤然缩小，幽闭的居住舱，沉没的飞船和那只充满神秘色彩的金球构成了调查

组的全部主题。确信金球中存在智能生命的数学家哈里悄然失踪数小时，等他重新出现时，已是神情恍惚，而且口中念念有词“海底两万联盟……”

几个勇士率先找到了金球的入口，大义凛然直闯“虎口”。冥冥之中，一种神秘力量如魔鬼般悄然附体，乘员们仿佛走火入魔，潜意识之流喷然而出，给他们赖以生存的空间造成了致命的威胁。

一连串的恐怖事件接踵而至。调查组成员内心潜藏的恐惧，通过生理上的奇异变化淋漓尽致地暴露出来。调查在进行，时间在流逝，维系生命的氧气逐渐耗尽，队员们日益变本加厉的烦躁终于化为彼此的猜疑。温情荡然无存，人人疾首蹙额，怒目相视，“揪出恐怖分子”的呐喊在胸中燃烧。

凶兆迭起，调查组专家措手不及。先是潜艇与居住舱中断联系，电力不足，接着发现了杀气腾腾的水母群煞有介事地巡游这一海域，巨大的卵形物自海面纷然坠入海底，紧接着队员们遭到一条40英尺长的枪乌贼出其不意的袭击，一台名叫杰利的电脑突然杀机毕露地宣告：“当心！我要将你们斩尽杀绝！”令人悚然的惊恐之声似乎正是从那金球中传出。

专家们推测金球乃是某种外星智能生命，由于惨遭不测活活地困于海底近三个世纪了，岁月流转，孤寂难耐，积聚的愤懑驱使他走向疯狂，于是挑起海洋动物袭击人类便成了他的乐趣。因居住舱遭受枪乌贼大规模袭击而毁坏，队员之间的信任感更趋瓦解，他们相信除了自己，别的所有人都丧失了理智——是那魔鬼金球愚弄着大家。恐怖笼罩着调查组。

生化学家贝丝·哈尔伯林过去曾有过令人遗憾的经历，她滥用毒品，甚至还动过自杀的念头，当人们发现这个秘密之后，便开始怀疑她心怀叵测。首先进入金球的哈里·阿丹姆斯也变得歇斯底里，俨然一个疯子。当一条海蛇缠住了古德曼博士，大有一决高低之势时，哈里非但没有半点拨刀相助之意，还以一种超然于世外的神情透过居住舱控制室津津有味地观赏这一人蛇之战。

终于有一天，调查组人员发现引起一场又一场海兽袭击风波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古德曼和哈尔伯林是他们当中最早弄清真相的人，原来怪球赋予他们一种魔力，致使头脑中的任何思维都会转化成现实。现在时时困扰他们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如何面对灵魂深处的恐惧。他们观察到阿丹姆斯读了一本名叫《海底两万联盟》的书后，神情恍惚，举止失常，全然像个受惊的孩子，一条40英尺长的枪乌贼梦寐萦怀。为了遏制灾难降临，古德曼和哈尔伯林给熟睡中的阿丹姆斯注射了一剂催眠药，药效发作，那条魔鬼枪乌贼随之化为乌有。

古德曼、哈尔伯林和阿丹姆斯是仅有的三位幸存者，他们决定尽快撤离。不幸的是，难以驾驭的狂奔的思绪和潜在的疑惧触发了居住舱内一颗定时炸弹，形势迫在眉睫，三位幸存者机智地火速爬进撤离潜艇，启动发动机，潜艇全速向海面挺

进，终于脱离危险区域。

海面浩渺无际，美国海军舰队一如从前船固执而严密地巡视着神圣不可侵犯的领海。三位幸存者大难不死，被美海军救起。他们得到了最精心的护理和照顾，为防止潜函病，最初的几日是在减压室里度过的。在那里，队友们浮想联翩，谈起发生过的一切，真是不堪回首，不禁庆幸万分，同时深知封锁这个秘密对于外界安定的价值，因为倘若消息一旦走漏，落入恐怖分子手中，定会导致全球性恐慌，后果不堪设想。然而，他们的担忧也只是徒劳——那神秘的怪球忽然浮出水面，直射云霄，留给美国海军当局一个永恒的问号。

三位幸存者感慨之余豁然顿悟：人类文明原本并不成熟，面对更高层次智能生命，自然只能望洋兴叹。

《地动天惊》带给人们一个沉重的思考：人类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人类必须超越与生俱来的对于自身的疑惧。

《地动天惊》制作现场

目 击

美国“科幻频道”记者亲临《地动天惊》拍摄现场，同导演和制片人促膝交谈，获得了特效制作过程的第一手材料。

让真的水母、海蛇和盲鳗按人们的意志作表演，几乎是空想。导演巴里·勒文森却成功地找到了一条路子，他不愧为出色的导演，而且向来独具慧眼，执导《地动天惊》后，很快赢得了号称“动画电子合成奇才”的斯蒂夫·约翰逊的帮助。斯蒂夫制作的特效有口皆碑，出自他手的影片《蟒蛇》、《异形》和《深渊》一经上映，即备受观众青睐。导演勒文森要求的是真实海洋动物的表演效果，因此斯蒂夫的工作就远不是按照想像来完成制作，而是“复制自然”。

拍摄中第一大挑战是如何栩栩如生地展现影片中那位名叫弗勒切尔的海员与一大群水母不期而遇的场景。斯蒂夫·约翰逊制作这一系列镜头时创造性地制做了20只机械水母，他设法用塑料做成铃状的袋子，充上气，再装入一个很小的机械结构，它便成了一具极为灵活柔韧的水母的身体，再用小机械装置控制它的行动，使塑料袋子可以充满水，再喷出去，然后使用一系列单纤维丝做辅助，一个个活灵活现的水母就制成了。约翰逊的助手们不费吹灰之力也能让水母们按自己的意愿来表演了。

为了加强效果，特效总监杰弗·欧康运用电脑生成图像增加了水母的数量，缔造出一个巨大的水母帝国，一个可致人于死地的令人目眩的花的海洋。弗雷切尔被水母刺死以后，尸体被带回海底居住舱进行研究。斯蒂夫要为这个受害者设一张肿胀的面孔，面孔上布满水疱。他做了一个演员的模型头，水母的触角深深地扎进模型的鼻子和眼窝里。拍第一个镜头时他们

将两英尺长的触角硬塞进这个模型头，扮演检查尸体的大夫像抽丝线那样一把一把用力猛向外拔。他们还给演员设计了一只用硅做原料的头罩，上面密布着充满液体的水疱。

有一个镜头需要表现达斯汀·霍夫曼扮演的古德曼博士在浴室里被一条盲鳗尾随的情景。自然界中生活的盲鳗会从体内分泌一种黏液以保持体温，在设计人工制造盲鳗时，斯蒂夫·约翰逊认真研究了真鱼的结构，细心观察它的运动。他制作了一条机械盲鳗，特别为它设计了一条轨道模型，曲折蜿蜒于拍摄室内。斯蒂夫往屋里灌水，一英寸左右深的水没过了铁轨，当机械盲鳗像列车般地运行时，只见它在水中不断地扭动身躯，扬起一团团水花。另一个镜头中，那条盲鳗探着丑陋的脑袋，摆动绳索似的身体横过房间滑行而来，忽然猛地向上蹿起，缠住了古德曼先生的腿，令人心惊肉跳。杰弗·欧康运用电子技术从影片图像中抹去了轨道模型的杆子和金属丝的痕迹，使一幕幕场景天衣无缝。

拍摄男主角达斯汀·霍夫曼遇上海蛇的镜头让斯蒂夫也颇费心机。海蛇是深海动物，生存环境中一片漆黑。斯蒂夫·约翰逊希望拍摄能够逼真地再现这种常人难以看到的自然景观，他用透明柔韧的硅酮制成机械海蛇，中央安装一个骨架。有好些镜头，灯光是从海蛇背后打过去的，体内的骨架和器官清晰可见。

电影艺术家亚当·格林伯格对于《地动天惊》的总体拍摄也是功不可没的。制作设计方案前，格林伯格曾和业内专家详细探讨了怎样提高深海拍摄艺术效果。他认为没有必要每次都让演员潜入到 35 英尺深以下的水域，以减少上岸接受减压的麻烦。原因是即便演员们潜入到海面 1000 英尺以下的水域，其结果却只能看见 20 到 30 英尺远范围内的东西。他提出并成功地完成在水下 16 英尺处的压载舱内进行拍摄，而演员们在舱内的表演也格外充分、自如。格林伯格和水下摄影组专家们的通力合作，使影片达到了他所预期的效果，全然给人以身临深海的感觉。

理 发

李非 江西宜春一中理补(1)班 336000

繁忙的工作之余，终于可以抽出点时间来理理这头长盛不衰的头发。

附近就有一家“晚亭”理发店，可环境太差——房间阴暗狭小，锈迹斑斑的铁椅，满地杂物和发屑。尤其是那“掌门老头”，一件白褂穿了好几年也没见换过，一双粗糙的大手还骄傲地摆弄着那过时的理发剪。像我们这种新世纪的高档青年，坐在那里真是有失身份。于是我决定去看看有没有更高雅的发廊。

走出不远，就有一幅漂亮的广告画跃入视线：“全自动理发，全新的感觉！”随后便有一丝诱人的香水味钻入鼻中。

“嗯！漂亮新潮！这才是我们的档次！”

脚刚踏上大理石台阶，电子门就热情地开了。

这哪是理发店！墙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新潮帽子，装饰得就像个精品屋。我不禁摸了摸口袋。

“请问，您是理发还是桑拿？”这声音一听便知是电脑发出的。

“理发。”

“请坐。您需要谁的发型？”

“谁的发型？”我莫名其妙。

“对！您是需需要杰克逊的、古利特的、乔丹的，还是李时珍的、曹雪芹的、李连杰的、刘德华的？或者是……”

“算了，”我急忙打断，“就要李连杰的吧。”

“您是要李连杰日常的发型还是拍电影时的发型？”

“拍电影的。”

“拍古装片的还是现代片的？”

“你有没有搞错？”我很不耐烦了，“问这么多！你到底理不理？”

“对不起。让您满意是我的职责，我必须针对您的要求来服务。”

“好吧，我要李连杰拍现代片时留的1.5寸长的根根竖起的平头发型！开始吧。”

四只机械手嗡嗡地在头顶上轮番工作，冰凉冰凉，硬邦邦的，还不如“掌门老头”那双温暖的大手。

理了一半，那令人厌恶的声音又钻出了扩音器：“告诉您一个不幸的消息，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

“什么？快说！”

“李连杰的头发比您多十一根，而且他的头发直径比你的大。他和您不是一个档次的。”

“这哪是问题？你分明是在找茬！”

“我只是希望能给您一个最般配您这种档次的发型。”

“好吧好吧，你就看着办吧！”

话音刚落，一个头罩就扑在了我的头上，我顿觉头顶一阵麻辣……

“好了！”这回倒干净利落。

我一摸头顶，大吃一惊——头顶光光！

“你这什么意思？我没说要剃光头的！”

“是您说要我看着办的，我觉得您的发质和唐僧的一样，所以……如果您不满意，我这儿有最新的‘生发剂’，要不要试试？”

“混蛋！”我这个高档次的人开始对着天花板出口成“脏”地大骂了。

“您还是先付钱再骂吧。”

“你把我害成这样还想要钱？妄想！”

“如果您认为不拿钱就出得了这 1000 伏的电子门的话，就请便吧。”

“……多少钱？”

“一百元零五角。”

哇！它竟知我袋里刚好有一百元零五角。

“这么贵！害了我还想宰我？”

“没办法，是您当初要求太高了。我为您付出了大量的服务，当然比一般的贵了。墙上的帽子免费赠送一顶，该划算了吧。”

“哼，不知从你这里走出了多少个唐僧。算我倒霉！”我狠狠地把钱扔在地上，抓起一顶最大的帽子走了。

堂堂男子汉竟被一台机器耍了，花大价钱去受了一次“高档次”的洋罪。唉，以后我还是花两元钱让那“掌门老头”看来粗糙的大手摆弄摆弄吧。

大孩子

(保)B·拉依科夫 著

孙维梓 编译

马伊把电烙铁放回搁架，直了直腰。焊接这蛛丝般的导线实在太累，但非自己修不可，因为仪器是自制的。现在总算又能使用了。

“丽莎，我们开始好吗？”接通电源后他朝躺在沙发上看书的妻子说。

妻子放下书本走到支架前。那里用细线系着一只不停扑腾的小蜜蜂。她用麦秆去逗它，轻轻触动它的细腰，碰碰它的头部和前脚。马伊则调节旋钮，发红的双眼紧盯讯号灯。

突然仪器发出噼啪微响，马伊似乎听到声音说“……你想躲开吗？”接着那声音消失，讯号灯闪烁一下也灭了。

马伊把旋钮轻轻往回拧，动作无比之慢，讯号灯重新发亮，耳中又传来：“……你啊！发脾气了不是？赶快把头掉过来！”

马伊急剧转过身子，妻子还在逗弄那头可怜巴巴的蜜蜂，她回头似乎想问什么，却一句话也没说。这时马伊又听见：“真可怜，他像生了场大病似的，连脸庞也瘦了……”

马伊跳起身四下张望，但毫无结果。他一点不记得那声音的音色和强度，差点误认为是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别人的声音……

自己的思想？当时他什么也没想啊！

这时丽莎说：“你太辛苦了，我们出去散散步吧。”

“好，马上去，最后再试一次行不？”

他大步走向仪器，刚一调节，讯号灯马上又亮了。这声音似乎就在他颅内：“哼！今天肯定要把他拖出去走走，我决不再妥协！”

马伊大惊失色望着妻子。

马伊颤抖地请求说：“丽莎，求你快点再想些什么，哪怕在心里随便默念一句话也行！”

于是马伊脑中又听见那个神秘的声音在说：“你真是工作狂，亲爱的，这样下去不行！”

马伊伸直身躯，郑重地举起手臂复述道：“你真是工作狂，亲爱的，这样下去不行！”

这一次轮到丽莎发愣了，马伊赶快安慰她：“别怕！是这么回事：我发现奇迹啦！我能听到别人的思维。这可真是万万没想到的。”

她只是温柔地睇视他的面容：满头乱发，胡须连腮，眼窝深凹，黑圈隐现。不过却是喜形于色，充满着幸福感。

“丽莎，我本打算造出一台仪器来记录昆虫的生物电流，以便揭示昆虫之间如何相互交往，弄清它们怎么能协作劳动……”

“依我看，”妻子迷惑不解，“你的仪器并不怎么成功，连蜜蜂的信息都没收到，那怎么能捕获我的思想呢？是你弄错了吧？”

“不！只是在修理后不知怎么一来，它突然能接受到你的脑中极为微细的电磁波，又以辐射形式传给了我，结果你我同步思维了！你要是和我对换，也能听到我在想什么的。”

“这又有什么用？”丽莎叹口气问。

“那意义可大啦，它甚至能改造人类！想一想，如果所有人都不再敢说谎，这世界将会怎样？人与人都相互了解啦，丽莎！”

“够了，”丽莎打断他说，“现在和我一起出去休息休息。”丽莎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她鼻子酸酸的，赶紧别过脸去，怕马上会哭出声来。

经过两个月的改进，弄清了其中的机理，这台仪器被装进水晶外壳，比普通烟盒大不了多少。由于每个人的思维都具有特定的频率和波长，仪器要对每个人都进行调谐，结果马伊加大了接收频带，改善调谐系统，还兼顾到灵敏度，把电磁辐射转换成独立的思维活动。后来马伊提出申请约见总统，他表面平静，其实内心忐忑不安，他准备向总统提出一个改造人类的方案，这能行得通吗？

总统满面笑容在私人办公室进行接见。他具有运动员的体魄，天庭饱满，鹰鼻微弯。

当总统客气地请马伊坐下后，马伊就提出：“我请求别对这次谈话录音，因为事情极端重要，需要严格保密。”

总统露出微笑，这位年轻人的话使他略感意外，但还是伸手关掉桌上的一个开关。

“好吧，不录音。”话虽这么说，但马伊这时已调谐好仪器并清楚地听见：“真狡猾！但他能知道还有一架录音机正在工作吗？”

“我并不狡猾，”马伊不动声色说，“这只是预防不测。我请您把另外那台录音机也关掉，好吗？”

总统面色稍稍泛红，但他表面不露声色，只在瞳孔深处才闪出恐惧和愤怒。他很快又满足这位怪客的要求，保持自信与宽容的举止。

“我能说出您现在正想些什么，”马伊说，“您是这样想的：嘿，真神了！这人怎么知道我认为他是狡猾的呢？他又如何能发现我桌下那第二台录音机的？”

这次总统的脸甚至在扭曲变形。

“让我来解答您的疑问，”马伊缓缓说，“我不是神仙，只是物理学家，发明了能读出别人思维的仪器，正为此而来这里。喔，您想喝水……”于是总统舔舔发干的嘴唇，一口喝光马伊递来的水，他的自制力的确很了不起。

马伊本打算把改造世界的设想说得尽可能简短些，可他办不到。只要一开口，就不由自主地滔滔不绝说开了——

“……结果人人都将说真话，科学家在国际会议上也不再隐瞒个人的研究成果，大家通力合作，事业会大步前进，宇宙将被征服……”

“啊，您说得真好，不过依我看多少有点天真，甚至……”总统说。

“有点愚蠢，对吗？”马伊抢在他前面冷冷说出总统的内心想法。

“不，不，原则上我是赞同您的，但不太欣赏您的具体做法。”总统颇为尴尬地说。

接着总统在房内走动，他说得也很慢，似乎是在独白：“这种仪器只能属于总统，让他去建立强大的国家，让他能揭穿所有反对派的阴谋，成为真正的领袖！只有这时您的理想才能实现，当世界只服从一个人的意志时，这世界才能被改造，才能使生活走上轨道！”

“不对，发明应当属于全体人民！”

“您的动机很好，”总统像是在对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进行开导，“但您了解人类吗？所有的人统统是卑鄙的，是天生的骗子，只有当他们穷困时才会暂时诚实。”

“不，诚实的人占大多数，而我们还将迫使其他人都变为诚实的人，我们有这个力量！只要我们两人合作：您有权力，我有发明，就能在人类历史上建立起丰功伟绩。”

“您又错了，”总统慢吞吞地说，他并不想争论，“您什么也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权力就是一切，我能轻易地获得您的发明。开个价吧，您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

“别做梦！我不是为钱而来的。”

“那你就永远别想再离开这里了！”

当马伊从仪器中得知总统已准备硬来时，他取出仪器放在桌上，拿起烟灰缸一下子砸了个稀巴烂，水晶碎片在红地毯上闪闪发亮。

“现在发明只保存在这里，”马伊用手指指前额说，“我决不出卖它。”

“年轻人，”总统依然和善地说，“别忘记您是捏在我掌心中的，就连您的妻子也别想逃过，报纸上只会报道说你们遭到了意外。”

马伊默默望着总统，对方的脸似乎消失在雾中，随之眼前浮现出丽莎的姣丽面容：她在等候他平安归来，满目焦急……

这时总统通情达理地说：“我不能放您走，否则就是和自己作对。您比任何政治对手都危险，因为所有科学家都是些大孩子，尽管你们很伟大，但却是孩子！你们甚至为了人民准备舍身取义，这就正是你们的可怕之处。好好想想，还是同意吧！”

“别做梦，”马伊坚定答复说，“我得对全世界人民负责。”

在总统虎视眈眈的目光中，马伊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接着总统的手按动一颗红色按钮，这瞬间马伊只是痛楚地想：“原

谅我吧，丽莎！在这最后一刻请理解我，再见，我的丽莎！”

人蛙大战 安咏珠

青蛙居然恶狠狠地咬人

1996年10月的一天,以美国著名动物生态学家雅各布·米尔(Jacob·Mill)为首的科学考察团一行7人,在巴西亚马孙州的邦热苏斯市向亚马孙河,上游流域的原始热带雨林进发,进行探险考察。

随队的摄影师麦考莱(Macaulay)不断地将所有值得纪念的景物不失时机地摄入镜头。

他们来到了一个池塘边,准备盥洗。忽然,考察队员休斯(Hughes)博士看到在一株罕见的像一把倒撑开的黄伞的真菌上,有一对小小的奇妙的动物。难道是一种新物种?

对于科学考察队来说,或许没有比找到新物种更让人兴奋了。

他蹲下身去仔细一看,竟然是两只从来没有见过的双色小青蛙。

它们背部大部分是通红通红的,而背部的一小部分、四肢及腹部则是紫灰色。

更奇妙的是,两种颜色的界线截然分明,绝对没有中间色。而且上面的红色恰如涂上厚厚的油漆一样,色彩浓重,极其艳丽,如同鲜红的火焰一样!

休斯大喜过望,当即伸手捕获。啊,多么可爱的滑溜溜的小东西!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奇怪的青蛙!它可能是人类从没发现过的品种!身上像血一样红,我以发现者的权利正式命名它为‘血蛙’!”他兴奋地说。忽然一只大些的血蛙猛地跳到休斯的手上,张口就对他的手咬了一口。啊,好痛!

它还睁大眼睛,怒目而视。

愤怒的休斯也以“摩西十诫”中的“以眼还眼”,仔细盯住它。他发现这只青蛙背部末端、接近肛门的地方长着一对如同白线一般细长的尾巴。休斯好生奇怪,因为谁都知道,青蛙是没有尾巴的。他再仔细一看,更奇怪了,尾巴的末端还长着一对圆圆的黑色球状物。

他情不自禁地用手指摸了摸这对奇妙的小玩意,突然,一股黑色的汁从球囊中喷出,直射他的眼珠。他顿时感到眼睛疼痛钻心,便大叫一声,昏死过去了。

人们见状大惊,连忙救醒了他,可是他的眼前一片黑暗,原来已经失明了。

休斯的好友麦考莱怒不可遏,不顾旁人劝阻,抓起这只可恶的青蛙,用足力气,向一块石头扔去。这只青蛙凄惨地怪叫了一声,蹬直了双腿,嘴里吐出一股黑水,死了。

一场风波总算过去了。人们扶起倒霉的休斯,搀着他,继

续赶路。

一声怪叫，齐喷毒汁

忽然，考察队员听到四周渐渐响起一阵奇怪的鸣叫声。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近，越来越尖厉。

发出叫声的都是大大小小的血蛙。它们来到后，包围了这一队人马，虎视眈眈。

看来，它们是听到刚才这只血蛙的惨叫后赶来的。

机敏的麦考莱发现有一只血蛙躲在一棵参天大树上的一片大叶上面，行动诡秘，下面的人只能看到它的黑影。

蓦然，树叶后面发出一声怪叫。下面的血蛙们好像听到一声令下，都一齐从各自的特殊“尾巴”中喷出浓浓的黑汁，射向人们的头部、手部等裸露部位。

许多人都嚷起来了：“痛，痛！”

射中眼睛的自然会引起失明，就是射在手上也会迅速引起皮肤糜烂。

情况不妙，米尔下令：“快跑！”

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奇怪场面——

青蛙在后面追，人在前面逃；而且逃的是一群身强力壮的男人，一群探险家，“追杀”的则是一群小小的青蛙。这简直不可思议！

跑了好长一段距离，才算脱离了险境。队员们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睡了，米尔就让大家就地睡一会儿。

麦考莱却不想睡觉。刚才在人们进行生死搏斗时，他虽然没有参加战斗，却一刻也没有闲着。他像一名战地新闻记者一样，活跃在最紧张最危险的地方。

他已经在人们不注意时，拍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可是，他还是不满足，他还要拍一些更神奇的照片。

不久，一堆奇花异草跃入了他的眼帘。他的心中一阵欣喜：这里很可能有不同凡响的镜头。

他俯下身，凝神屏息，聚精会神地谛视。

在一簇发出奇光异彩的花朵下，一只雄蛙伸出一只红彤彤的右臂，亲昵地拥搂着一只雌蛙，而雄蛙的“脸颊”则亲亲热热地贴在它的“心上蛙”的“额头”上，这简直同人类表达感情的方式一模一样！

作为动物学家的麦考莱从来不知道，比爬行动物还要低等的青蛙居然能用这样高等的“感情语言”来“谈情说爱”。

猝然，麦考莱发现一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巨大青蛙正在不远处注视着这一对小小的“情蛙”，并悄悄逼近。它像一个脚盆一样大，足足有十几公斤，比世界闻名的古巴牛蛙不知大多少倍！而且它浑身金黄，除了乌黑的眼珠之外，没有任何杂色！

麦考莱知道，世界上人类已知的青蛙身上至少有 2 种颜色：它们的腹部通常是白色或浅色的，而背部的颜色则要深得

多，通常是青色或灰色的。这是它们的一种保护色。全身一色的金蛙，麦考莱从来没有明说过。眼明手快的麦考莱立即给这只奇蛙“立此存照”。

这只巨蛙突然伸出长长的舌头，一下子将那对“情蛙”全部吞入腹中。

心满意足的巨蛙发出一声得意的鸣叫，声震匹周，如雷贯耳！

没有思想准备的麦考莱吓了一跳，照相机一下子从手中滑落下来，正好打在金色巨蛙的头上！这只巨蛙也像人一样，一下子呆住了。

麦考莱根据休斯的教训，意识到很可能要惹祸了。可是，珍藏着他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珍贵镜头的照相机，是万万不可丢失的。

他趁着巨蛙的脑子还没有转过弯来的一瞬间，飞速拾起相机，转身就逃。

竟敢在太岁头上动上，这还了得！清醒过来的巨蛙大吼一声，一跃而起，奋力直追。随着这一声吼，浓叶密枝间不断地跳出金色的巨蛙，纷纷地加入追赶的队伍。

果然来者不善！麦考莱吓得拼命地跑。

为了得到同伴们的救援，麦考莱直奔他们休息的地方，一边跑一边喊。可是，他哪里知道，由于太累，加上长时间没有睡了，同伴们都已经睡得如同死猪一般。

麦考莱跑到他们跟前时，有的人刚刚醒来，睡眼惺忪，有的还在梦乡里。

这一队人全在巨蛙的包围中了。

可是，令人惊诧的是巨蛙并没有动手，而是蹲着，趴着，坐着，躺着，注视着人类——这一群在它们眼中或许也十分奇异的“动物”。

这时，一只青色的蛙——一只或许我们在本文中唯一能够称为“青蛙”的巨蛙出现了。

它的身体虽然不大，可是头和四肢却非常大。它前肢的3趾巨大，而且古里古怪：头部则显得“瘦骨嶙峋”，一副饱经风霜的模样；它的眼睛冷漠，神情威严。

只见它在静静的金色巨蛙群后面来回“踱步”，显得格外醒目。

它似乎在“思索”什么。忽然，它发出了一阵低沉的怪声，于是蛙群开始前进了。人们不断地后退，包围圈越缩越小，后来，已经到了无法再退的地步了。

可是，奇怪的是，巨蛙并没有进攻。双方都在对视着。

触目惊心的人蛙决战

这时，这只老怪蛙又一次发出一声怪叫，于是巨蛙的嘴里纷纷喷出一股粘稠的汁。它们沾到人体后，便有这样一种奇妙

的作用：首先，肢体有一种被牢牢粘住的感觉，接着，产生了一种头昏脑涨、肌肉松弛、全身乏力的感觉。

这样，等到人的战斗力大大减弱后，这些巨蛙才扑上来噬咬。

米尔顿时省悟，它们就是他新近听说的让人毛骨悚然的食人巨蛙！

不久前巴西有人传说在亚马孙河上游大密林中有神乎其神的食人巨蛙出现。这是一种比让人不寒而栗的“食人鱼”更令人恐惧的食人怪物。富有冒险精神的米尔一直希望在这次考察中找到这种巨蛙，现在，它们居然活生生地出现了，而且，正集群向自己的人员进攻。它们以这种方式出现，确实出人意料，让人惊恐。

米尔明白，现在除了不惜一切代价，杀开一条血路落荒而逃之外，别无选择！

米尔大喊一声：“拼命冲出去，否则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这一声呼喊，震醒了队员们，他们强振精神，挥舞手中的一切家伙——树枝、木棍、匕首等，向前冲去。

一条血路杀开了。

可是食人巨蛙们仍然不肯善罢甘休，继续跟踪追击。硕大的身体跳跃时，不断地压断树枝，震得地面也咯咯响。几百个这样的巨蛙组成的蛙阵，发出的声响震天动地！

在逃跑中，如同惊弓之鸟的考察队的3只手机2只丢失，1只撞坏。这对于急需同总部联络的考察队来说，不啻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渐渐地人们的力气快用完了，逃跑的速度越来越慢，而巨蛙却依然精力不减。

米尔下令所有的人都爬上大树。因为他已经看出这种巨大的青蛙既不会爬树，也不可能跳上树。

队员们使尽力量上了树。米尔和麦考莱两人一上一下将瞎眼的休斯拉推上树后，随后也爬了上去。

巨蛙们来到了树下，用力向树上喷射。可是，热带的大树太高了，无论它们多么用力，都无法喷及人身。

大家这才舒了一口气，米尔命令紧急抢修手机。

巨蛙们也停止了进攻，它们叽哩哇啦地叫着，似乎正在商量什么。

那头好像是首领的青色巨蛙不作声，似乎也在“苦思冥想”，突然，它又发出一阵古怪的叫声。这回巨蛙们来到树下却没有急于喷射，而是像叠罗汉那样，一个个叠起来，越叠越高。

这样，它们离人果然越来越近了！

这真是一个绝妙的主意！米尔在心中不由得惊叹。

情况万分紧急！米尔决定用火攻。他命令折下树枝，用打火机点燃后，再扔向正在不断上升的巨蛙梯队。

这是非常危险的一招，因为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起火

灾。这不仅会让他们化为灰烬，而且还会造成素有“地球之肺”之称的、正在急剧减少的热带雨林的巨大损失。如果这样，那么他们这批科学家将会成为人类的罪人。

不过，此时不用火攻，他们还有什么“退敌良策”呢？

这一招果然灵，巨蛙们见到火立即逃窜，不小心被火烫着的巨蛙则哇哇乱叫，连滚带爬。其余的见状，纷纷后退，可仍然不肯离去。

皇天不负有心人，手机终于修好了。

米尔立即用手机向总部说明险情，请求援助。

总部闻讯大惊，经过紧急商量，决定双管齐下，采取一套确保探险队员人身安全的措施：一方面向巨蛙喷一种对两栖动物特别有杀伤力的药剂，另一方面派直升机将队员们救出。

他们将决定及时告诉了探险队，队员们发出一片欢呼。

可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欢呼声还没有消失，就听到有人惊呼：“血蛙来了！”

人们定睛细看，果然，密林丛中星星点点的火红色越来越多，越来越近。

比怪蛙更可怕的恶性循环

与巨蛙不同，血蛙是一种擅长爬树的蛙类。它们爬上树后，不断地向探险员接近，接近……

米尔大惊，命令用火攻。然而，血蛙对火并不感到恐惧，相反，被烟熏火燎吸引、激怒了的血蛙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赶来，向敢于在它们栖息地点火的“外界动物”进攻！

火攻的效果不明显，而且这么多的血蛙，根本来不及投火把，加上乱投肯定会引起火灾，米尔便命令停止火攻。可是他们已经黔驴技穷，别无良策，只有束手待毙了！

正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直升机的声音越来越近了。人们顿时信心大增，进行最后的拼搏。

两架直升机飞临后，机长立刻命令探险队员们马上用衣服遮住自己的眼睛口鼻，随后就向他们的四周喷散药剂。

血蛙和巨蛙果然乱逃乱窜。

随即，飞机上迅速放下了悬梯。大树上的人们一个个登上了直升机……

这次考察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一名队员双目失明，3名队员的手臂和脸部的皮肤溃烂，部分肌肉被巨蛙咬食。所有的队员都皮开肉绽，伤痕累累。

收获最大的恐怕要算麦考莱了，他的照相机中存有非常珍贵的血蛙和巨蛙的照片。

由于这两种奇异的蛙类在科研上有特殊的价值，有关部门立即派全副武装的人员进入这片大林莽，试图捕捉到一些活的血蛙和巨蛙，可是它们已踪影全无。

米尔认为这可能是这片森林太大的缘故，于是他亲自带领

人员，再次沿着上次探险的路径搜寻。可是，经过反复寻找也只是找到了上次杀死的一些血蛙和巨蛙的尸体。

经过解剖分析，美国和巴西的专家都否认了它们是两种地球上从未发现过的青蛙的说法，认定它们是人类已知的青蛙的变种。

消息经传媒披露后，立即引起轰动。

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原先可爱的青蛙会变得这样可怕呢？

美国和巴西组成的联合调查组采集了这两种蛙活动区域的水样和大气，进行分析后认定，这是由于环境的恶化造成的。科学家们的理由如下——

原先这两种青蛙的生存环境都非常良好，可是，近年来污染日趋严重，目前水中能引起动物变异的有害重金属的含量十分惊人。青蛙是非常容易变异的动物，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年累月地生存，青蛙身上便不断产生变异，这种变异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演化为“小变种”，而小变种的不断发展就会变成“大变种”。这样，青蛙就会变成同原先完全不同的令人胆战心惊的动物了。

美国著名的环境保护专家亚伯拉罕·史密斯（Abraham Smith）闻讯，专门发表了谈话，其中这样一段话，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

“如果说几千年来一直被视为绝对不会伤害人类，并且是消灭害虫能手的青蛙会变得如此可怕，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倘若环境继续恶化，那么其它一些原先温驯的动物也会变异成触目惊心的恶魔。这场惊心动魄的人蛙大战以非常生动的事实，说明人类对环境的污染已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不能不说是一次振聋发聩的大警钟。”

米尔博士则对最后只能使用化学药剂来阻此变异青蛙的进攻深表担忧，他说：“这实际上会引起新的变异。这样，人类就有可能处于一种比变种青蛙更可怕的恶性循环中。”

两个数字引发的灾难

洛杉矶专稿 李明臻

预警不是预言

离这一时刻只有两百多天了。

你被明确告知，这一时刻将发生一次全球性危机，如果应对失当，危机就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这不是宗教预言也不是科幻想像，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能够被准确预言的灾难，它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受灾程度都预测出来了。

这就是计算机业界所说的 Y2K 或 Y2K 灾难。Year 是年份，K 在英文中是千位数的意思，故称 Y2K。它指的是 2000 年到来时，由于计算机软硬件产生的故障造成世界范围内由计算机控制的几乎所有领域同时发生故障和失灵的现象。在计算机软件编制者口中，计算机语言程序中造成运行故障的语句称之为臭虫。于是，这个将要在 2000 年发作的故障就被称为千年虫（Millennium bug）。

Y2K 最初的源头是一种叫穿孔卡的东西。

这张卡片实际上是第一代计算机的硬盘，它以穿孔的形式存储数据与程序。当时，每张卡片只能存储 80 个字符信息，为节省空间，程序员们写入年份便只写入后两位数字。磁存储器刚出现时，存储空间的成本依然非常有限而且昂贵，所以，从日期设定中节省出一点地方来完成别的任务，也是一项顺理成章的分配方式。没想到，这种对今天的电脑已经没有任何节约意义的方法却一直沿用下来，即用一个简便的方法来表示年份，即用两位数代表四位数，如用 49 代表 1949，66 代表 1966。当时正是 20 世纪中叶，谁都没有想起即将到来的世纪末。几十年以来，直到 90 年代中期，全世界的软件设计编制人员都一直是这么学习实践的，计算机记忆芯片生产者也一直按照这个方式生产所有中央处理器和记忆芯片。这样，y2K 的出现就势在必然了。99 即 1999 之后，电脑的时间显示便是 00。按说，我们谁都不会误解其意，可还未获得类人智慧的计算机却只能按程序设计者的设定将 00 当成 1900 处理，而不认为这个 00 是 2000。

于是问题便出现了。举一些最简单的例子，比如一个 2001 年毕业的大学生，计算机里的记录按最早的设计规定写为 1901；一位 2000 年满 65 岁领取救济金的老人的年龄在政府部门的电脑数据库中成了负数，成了一个尚未出生的人；许多人的银行存款可能被一笔勾销……由此造成的混乱简直不可想像，而且情况还远不止于此。

第一场准时的人为灾难

在美国，高度发达的科技已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

每个家庭中的个人电脑、传真、电视、录像机、照像机、VCD、CD机、洗衣机、烘干机、微波炉、汽车（克林顿说，今天普通美国家庭所拥有计算机运算能力比二十年前全美一流学府麻省理工学院所具有的计算能力还要强大），到社区服务中不可须臾离开的加油站加油机、商店收银机、面包房烤箱；从商业公司日常业务的正常运行，到车间厂房的各种生产线；从自动提款机背后的银行到保险公司、金融公司、股票交易所；从通讯公司的程控交换机，用户手上的大哥大、传呼机，到运输公司的汽车、火车、地铁、航运公司的船只、港口以及航空公司的飞机、机场；从各级政府的正常运行、监狱犯人的管理，到各种军事设施、运行在太空轨道上的卫星，以及电厂……如此种种，无一不是靠计算机的正常运行来完成和保障的，假设所有的这一切因计算机都同时出故障……

早些时候有专家对Y2K可能在美国产生的直接效果作了如下的描述。

最好的情况：随着千年之交的到来，一夜之间，国际互联网支离破碎……3%的工商业因此受到牵连，10 - 15%的供货商会停止正常运作，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15%，失业率上升 15%，股市下跌 40%，而且再难回升。

最坏的情况：银行系统不灵，股市下跌到 4 点；大部分工商业和政府机构也运转不灵；食物、能源供给不上；抢购风潮，基本消费品供应基本摊痪；供电数周内不能恢复；通讯虽能勉强工作，但国际线路不通；国际贸易短期内为零，导致世界性的经济衰退。

中等情形：骚乱，接着经济衰退，形同全世界所有发达地区同时发生破坏性的猛烈地震；政府运行不力，应急措施准备不够。

有人将千年虫比喻成说不清能量的定时炸弹，它不止在美国爆炸，而是在所有电脑起作用的地方与行业造成巨大破坏。今天世界上所有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周边近邻和整个的国际空间，从国际贸易到交通，从通讯到金融领域都概莫能外，前年亚洲的金融风暴殃及全球就足以说明问题。所以，如果我们以为 y2K 仅仅是西方国家的事，那就大错特错了。

人类文明第一次确定地面对一场爆发时间相当准确的，由人类文明自身制造的巨大灾难。

两个数字会遏止文明脚步？

现在的问题不是 y2K 是否会造成危害和可不可以解决，而是它到底会造成多大的危害，人类社会究竟会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

就美国的情况来看，我们并没有理由特别乐观。据统计，仅仅从工作时间计算，全美需要投入全部现有软件人员的 80% 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可目前只有 20% 的专业人员在为 y2K 攻

关。

举一个例子，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共有七万多台各型电脑，其中运行着来自六百多家软件公司的上千种不同软件，真中至少包含两亿多条电脑语句和代码。经测试，平均每千条语句中就有这么一条“虫”。于是，需要雇多少人，花多少小时才能对付这二十多万条虫，就可以明明白白计算出来了。学过软件设计的人都知道，事情并不是将这 20 万条“虫”找出来，再代之以正确语句那么简单。改写之后的调试运行也还需要不少时日，而 2000 年的到来却不会因此延长期限。

据最新报道，甚至微软公司最新开发的视窗 98 中，也还包含有那种令人烦恼的虫子。

美国共有 11000 多家银行，真中还有比曼哈顿银行规模更大的花旗、美洲银行等，就算他们能够如期达标，万一日本银行、德国银行、英格兰银行未能按期解决问题，业务怎么可能不受影响？据说届时这些大的金融机构准备采取的紧急措施之一是在未确定对方银行已完全达标之前将暂时中止与其往来，否则数据通讯会将未消灭的 Y2K 再次带入干净的系统……

美国的医疗保健系统一年要处理至少 10 亿个病例……

美国有大大小小的 550 个机场，290 多家航空公司目前都在攻关，但预计届时至少有 10—15% 的航宽公司和机场不能按时达标，联邦航空管理局不得不下令关闭机场直至将问题彻底解决为止。1999 年 2 月，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在东京举行 y2K 专题应对会议上决定，在 2000 年 1 月 1 日到来前几个小时，将把世界各大航空公司主要航线上的航班数量减少到通常的三分之一，然后，再视 y2K 发作的程度逐步恢复到正常水平。

以上，我们讨论的都还是软件问题，而硬件，即芯片方面存在的问题也非同小可。芯片广泛运用于各种“嵌入系统”当中，它们不能修复，只能被替换。

一台石油钻井上有上万块各种芯片，其中哪怕一块的不正常工作都可能使整个井台无法运行。要将这井台上有关的芯片找出，以至各行各业的计算机控制系统中，各种家用电器、工业机械、运输工具有毛病的找出撤换，这是一项十分巨大的工程……

许多权威的经济学家认为，y2K 会引发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当然，也有乐观的金融专家对此持否定的看法，他们认为，y2K 问题只不过是减少了对信息技术产业的未来投入。我们当然愿意听到好消息，但这个好消息却让人感到缺少足够的说服力。因为有一个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全世界为了克服 y2K 所花掉的数万亿美元，绝对不会产生任何效益，最好的结果就是维护了信息世界的原状。这跟把同样数量的美元直接倒入大海没什么两样，而后一种方式肯定更为简便。克服 Y2K 除了足够的金钱，还需要唤醒全社会的足够重视，还需要足够多的时间，最大的问题，我们所拥有的时间已经越来越短。

据最不乐观的估计，全世界要到 2019 年，才能完全克服

Y2K 及其所引发的全部的问题。

我们真的准备好了？

为了解决 Y2K，花旗银行已斥资 6 亿美元，AT&T（美国电报电话公司）预拨款项也达 5 亿之巨……据初步估计全美将为此耗费至少 5 两亿至 1 千亿美元。全世界至少 6 千亿美元。真中 30%已在 1998 年前花去，另外 35 - 40%将在 1999 年内花掉，余下的则要等到事发之后。据估计，y2K 爆发还会引起各种法律诉讼，据预计，全美因此导致的诉讼费可能高达 1 - 1.5 万亿美元，全世界可能高达 3 万亿美元。

在美国，由于全社会都计算机化了，对付 Y2K 真可说是“全民动员”了，从国会到各军兵种，到无数个人……联邦政府在其庞大的信息网上还专门为少年儿童建立了专门网页，其中的问答有这么一段：

问：那么我可以做些什么？

答：你可以做的就是询问周围使用电脑的人们有关 y2K 的问题。问你的父母和老师，家中和学校的电脑是否测试并已符合标准。如果你常去某个商店，让你父母问一下商店经理有关他们的电脑情况。通过询问，你让他们知道可能产生的问题，以促使他们能够及时加以处理。

你还可以帮着家长储备一些物资，以防不测。询问父母一次风暴将输电线破坏停电一天需要准备些什么东西--电池、一部用电池的收音机、食物、水、蜡烛，还有游戏和扑克牌。

目前，美国各级政府都制定出各自的应急措施、灾害恢复计划和各种预备方案。联邦政府为 Y2K 网上信息库中对全社会提供了周全的信息服务。其中包括为个人、小业主直到大型企业机构服务的小型、中大型机以及网络制定的测试标准，网上还可以下载小型的个人机免费测试软件，并加接了各种技术和有关 Y2K 问题的咨询网站。

98 年 7 月 14 日，克林顿总统在国家科学院专门就 y2K 问题进行了演讲。专家们普遍认为，总统对 y2K 重视不够，对他如此晚才将此事提到议事日程大不了然。说他如果在 95 年就做出相应安排是最好不过了，96 年也算明智，97 年还不舍让自己太尴尬，可他居然一直等到 98 年夏天！难怪克氏在其演讲中大声疾呼“时间太紧迫了”！

克林顿在演讲中说，各行各业都要作好准备，迎接挑战。他说，仅用一瓶香槟去迎接新世纪到来，只会在新年清晨发现一大堆问题。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我们已经听熟了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名字，他忠告已经习惯电子结付方式的美国公众，不要忧虑千年虫临近而从银行提取大量现金。虽然他在金融界一言九鼎，却仍然不得不额外注入 2000 亿美元，以应付年底可能出现的挤兑风潮。

更有人担心，Y2K 可能使核大国的预警系统发出错误信息，从而引发核大战。这种担心看来不无道理，因为美国国防部已经向俄罗斯提出建议，共同建立一个联合导弹报警中心，来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

在法国，有关机构宣布，如果制造商向市场投放的产品有Y2K存在，而又未向各用户说明，将构成欺骗罪。法国政府还提醒公众，对两类产品要特别小心，一类同使用者的身体和安全有直接关系，如心脏起搏器、电梯、锅炉等；另一类是对一般家庭来说价格不菲的家电产品，如电脑、录像机、空调等。

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这是人类同时共同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只有将所有可能动员起来的力量都动员起来，才能共同尽早地从这个噩梦般的灾难中走出来。全世界无数的专家们需要投入千百万以至更多小时的工作，修改不知道多少亿种电脑程序和代码中存在的错误，检修数亿数十亿台电脑和设备，来解决众多我们已经预见到的问题，同时，还要准备好应付可能出现的未曾预见的打击。

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解决这个问题或避免这个灾难的最佳方式，就是一个地区和部门的落后和未被现代化。

Y2K问题是对人类文明先进的惩罚，还是对落后的褒奖？景喜景忧？采取什么态度？正是给人类文明的又一次考验。整个计算机业界也将对青春躁动期的过失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作深入的反思，因为这种失误，已经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有其更深层的道德与伦理上的震荡。

科幻杂志的鼎盛时期

姚海军

如果探讨这样一个问题——科幻小说这一文学样式为何在美国得以最成功的发展？我们会找出许多原因，有历史的，经济的，甚至政治的，但最为突出的却是在科幻文学发展的前期，便有一大批杰出的编辑投身到这充满冒险精神的事业之中。科幻研究者们习惯于将 1938 年—1950 年称为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之所以能够产生，科幻杂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自从雨果·根斯巴克催生出世界第一本科幻杂志，出版界一些富有眼光的实干家便看准了这一产业，众多风格各异的科幻杂志相继问世。它们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科幻作家，这些作家与作品的出现，反过来又刺激着科幻杂志的进一步发展。到了五十年代，美国科幻杂志迎来了自己的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有两个，其一是新旧杂志更替频繁，数量众多。从 1949 年至 1953 年，每年都有十来种科幻杂志问世或停刊。这些杂志虽然仅仅是昙花一现，但却极大地鼓舞了科幻作家们的创作热情。据记载，仅在 1950 年，美国就有 25 种科幻杂志，到 1953 年，科幻杂志的数量更创下了历史记录，达 36 种之多，它们极大地拓展了科幻的疆域。其二是几份在科幻史上有影响的杂志，大都是在这一时期发出亮丽的光彩或是在这一时期创刊。

将五十年代说成是科幻杂志的鼎盛时期，只是一种笼统的便于表述的提法。事实上在这之前仍有许多的科幻杂志值得一提，比如“科幻杂志之父”雨果·根斯巴克在创办第一本科幻杂志《惊奇故事》稍后另办的《惊奇故事季刊》(Amazing Stories Quarterly, 1928 - 1934)、《科学惊异故事》(Science Wonder Stories, 1929-1930) 以及《空中惊异故事》(Air Wonder Stories, 1929-1930) 等等。

有人曾把科幻杂志比喻成一艘带领人们驶向未知领域的宇宙飞船。如果我们同意这种说法，那么 1949 年便是这艘“飞船”点火升空的一年。那年 3 月，一本直接以“科幻小说”命名的杂志出现了。这是雨果·根斯巴克创造的“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 这一名词首次不加说明地被用作刊名。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的《幻想与科幻杂志》，也是在 1949 年创刊的。这本杂志创刊时叫《幻想小说杂志》，但第二期便改成了现有的名字。主编安东尼·鲍彻主张科幻小说应该提高自身的艺术性，他把幻想小说和科幻小说同时在他的杂志上发表，力图证明在他的杂志上发表的作品既不同于纯科幻小说，也不同于纯幻想小说。事实也确是如此，《幻想小说杂志》发表的作品大多是科幻小说与幻想小说的混合体，很难将它们归入传统的科幻小说之列。它的问世，标志着科幻小说进入了一个多元发展时期。

1950年，耀眼的《银河科幻小说》诞生了，它的主编戈尔德要求在自己的杂志上发表的作品必须是科幻小说。这本杂志因此得以更迅速地壮大。因为我们已在上一期专门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1952年，创刊的科幻杂志也不少，有两本较有影响，第一本是皮纳斯《太空故事》（SpaceStories），这本杂志常让人与稍前创刊的《太空科幻小说》（Space Science Fiction）混淆；另一本则是由费尔曼主编的《如果》（If），这本杂志在出了四期之后，由奎恩接替了主编之职。《如果》一直办到了1974年。

在新杂志不断扩大自己领地的同时，老牌的科幻杂志并不甘示弱，它们中的杰出代表就是《惊人科幻小说》，这个杂志在五十年代推出了一系列上乘之作，如1953年克莱门特的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硬科幻”小说之一的《重力的使命》，1954年戈德温的名篇《冷酷的平衡》等等。

1957年以后，平装科幻书籍开始崛起，科幻杂志数量开始减少。到了六十年代，除了《幻想与科幻杂志》、《银河科幻小说》、《如果》、《惊人科幻小说》和《行星故事》等几家大杂志外，其它的几十种小杂志几乎全部停刊或合并。

科幻杂志的鼎盛时期结束了，科幻书籍的繁荣时期接踵而至。

生命之旅

锋 寒

这是一片莽莽的草原。由于没受到任何阻碍，风活蹦乱跳地驰骋着，顺便将虫啾鸟鸣传播开去。盘旋于其上的我试着张开嘴巴，也感觉到自己发出的声音瞬间便消失在旷野中，同时更加领略到此处的深邃。

一朵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白云遮住了太阳，少许寒意浮了上来。我正考虑是否该还原为原形在草原上畅奔的时候，风停了。前方出现一片金色的亮光，一丝时断时续的清音传了过来，沁人心脾。

亮光变大，化出一幅幅美丽的图像，在我眼前不断地变化着。图像单个看起来无意义，但连贯起来，再配着那隐约的天籁之音，却深深地打动着。

我陶醉了，自觉地向那边飞去。音像的源头依然是那么遥远，无论我如何加快速度。猛然，眼前的图像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大起来，直至整个向我扑来，声音也格外得到加强，深深地摄入我的神经之中。各种奇妙的感觉一刹那全涌了过来，我陷入了其中，连那绵羊、草原、白云和太阳是什么时候消失的都不知道。

就在我正不知今天是何年何月何日，不知自己是谁，也不知是在现实里还是在网上还是在梦中的时候，所有的一切全都停了下来。

半晌我才醒了过来，只觉得身下软软的，双翅已消失，复还为久违的双肢。我吃惊地向四方望了望，天，不知是落到了哪个草原之上！没有太阳，却是那么的明亮。没有一只动物。四周长着并不繁茂的各种各样的草，奇怪的是这些草我一种都不认识。最多的是一种碧绿如玉、无处不攀援的细草，茎上每隔两指远就有着一片细长的尖叶，最奇异的是叶子上面闪烁着晶莹的微光。无论在现实世界还是在网络中，我从未见过甚至想过会有这么美妙的东西。

出于好奇，我轻轻地折断了一叶，捏在手中仔细地观察，草叶出乎意料地慢慢地变淡，最后在我面前消失。低头看那被折断的地方，奇怪，已复好如初了。

我再次向四周望去，这么古怪的地方怎么没在广告上看见过呢？

接着是一缕比虚拟的泉水声更清脆的声音传了过来：“终于将你给弄了过来。”我感到莫名其妙，环顾四周，没有多余事物，噢，原来竟是“画外音”，自然不需回答了。

这时我才记起过一会儿我和几个网友还有个约会。下意识，我又变回了善飞的形体，欲一飞冲天，却觉得毫无着力之处，无论怎么努力，最后也只能奋起一人来高。

这儿和现实世界很大的相通之处在于一样有各种途径用于移动。最快捷的就数飞到空中，再直达目的地了，但现在不

知怎么这方式在这儿失了灵。也许，需要出了这个草原才能利用这个方式。

无奈之下，我只好随便挑了一个方向，向前跑去，试图穿过这片草原。

“没用的，你就老实地呆在这儿吧！”“画外音”又响了起来，依然那么地动人，“无论你怎么飞跑都不会出去的，这里本来就是一个海岛。”

我停了下来，直觉地感到这“画外音”不是那么简单。“你是谁？不会是 Siren 吧！”我惊问道。Siren 本是古希腊神话中一种半人半鸟的动物，惯用其优美的歌声来诱惑水手，使其撞上岩石而死亡。

见鬼，竟然在这儿碰上了海妖，不同的是她用音图并茂的奇怪景象将我吸引过来，我也没有死亡。这儿的人是不会死的，除非网络管理委员会将他的档案删除。但不能自由在网上活动，和死又有什么两样呢？

“Siren 就 Siren 吧！随便你叫什么。”“画外音”淡淡的。

“就算是 Siren 也该有个形体吧。”我已确信 Siren 也和我一样，是个在这儿受人控制的模拟生物了。网管会规定凡能在网上自由移动的模拟人，都需显示出一种具体的体态，以便辨认，Siren 却没有，表明她对网络很精通，能达到蒙骗网管会的地步。“你早就见着我了。”

我再次惊异地向四周望去，没有，还是什么都没有。最奇异的莫过于那能自我愈合的碧草了，莫非这里的那种草都是连在一起的，而这一整体就是 Siren？

“你现在明白了。Siren 显然特别聪明，从我的表情已推断出了我的想法。

“我不管你是谁，我现在只要求出去！出去！你懂吗？”“哼哼，”Siren 冷笑一声，“我看你怎么出去。”声音发出的时候那些碧草却没有任何特殊的动作，尽管她已默认那草就是她，我还是很难将两者想像到一起。

“是你自愿进来的，我又没有逼迫你！”声音幽魂般地钻进我的耳朵。

简直不可理喻，我心里暗骂着，没有应她的话。在百般努力无效后，一下关了机器，硬退了出来。

在眼前暗了下来的一瞬间，我好像听见 Siren 失望地“啊”了一声。

约会的时间已过了十几分钟了，我正在考虑着该不该再进去的时候，传声器里传来妈妈催我吃饭的声音。

我发誓下次再上网后，决不向那些不熟的地域乱跑。

听了讲述的奇遇后，爸爸妈妈都感到很吃惊，因为在网络上设计那种“黑洞”式的程序是违法的。出于对网络的责任心，饭后，爸爸向网管会发了一封 E-mail，详细地讲了这件事，希望得到一个很好的解释，同时也警告一下其他的上网者。

晚上我再也无兴趣在网上游弋了。

第二天，天晴。刚上网，却差点又想摔机。

一群骷髅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突然四周一片漆黑，一双双绿油油的可怕的眼珠上下飘浮着，偶尔一只蝙蝠向我扑来，发出一声怪叫，在我被吓死的当儿稍偏一下，改由我耳旁掠过。

一切散去，又归为 Siren 所处的草原。

没想到 Siren 不光能破入网管系统，还能准确地侦知我的上网，更能将我抓了过去。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刚才那是对你的一点惩罚。” Siren 轻声道。

“惩罚？”

“你昨天竟敢不辞而别，后来还向网管会发了一封揭发我的邮件，你说该不该罚。”照理说她该有点愤怒，但语调却是那么漠然。

方圆三米的碧草凑了过来，聚在一起，变化成一块电子屏，屏上清楚地显示着老爸昨天发给网管会的 E-mail 的全部内容，一字不差。我的天，她还能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中轻易地拦截一封邮件！

电子屏在我目瞪口呆的当儿散了开去。

“这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你到底是什么人？随便偷看别人的信件更兼在网络上肆无忌惮地抓人，还振振有辞地数落我。”

“我何时曾说过我是人？”

“那你到底是谁？”我感到无比的惊异。

“你不是说过我是 Siren 吗？还有，我就是你的主人。” Siren 冷冷的话语再次使我大吃一惊。

“主人？”我茫然了，“那我……”

“你是我的宠物！我花了很大劲才将你从网上弄过来的。” Siren 解释道。

宠物？一向只有人才能自称为别的物体的主人，也只有人才能养宠物。最初的宠物大都是些真实的动物，但动物固然可爱，却或多或少地有着一些不良的癖好，故而后来人们开始转而养电子宠物，直到网络发展到今天，“虚拟世界”魅力大增，养宠物现象才慢慢少了下来，想不到 Siren 竟将我当成了她的宠物！

我实在接受不了。“你太过分了。”回完这句话后，我再次强行退了出来。

沉思片刻后，我觉得有必要再次进入网络之中，会会这个神秘的网上幽灵。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她到底是什么，不过我能肯定，暂时她对我还没有什么恶意，不然也不会只用几只臭蝙蝠来吓吓我了。她是那么高明，也许不屑于屡屡为难我这个平凡的人吧，她的清越的声音下一定掩藏着不可告人的祸心。

出奇的是没有了先前的小惩罚，我直接降到那奇怪的草原之上。

“Tantalus，你总算又来了。”她的语气缓和了些。

Tantolus 该是她给我起的名字吧 想不到这自封的主人还蛮懂得以牙还牙。Tantalus 也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由于泄露天机被罚站在阴间里，又饥又渴，食物和水就在眼前却怎么也拿不到。我由她那充满诱惑力的音像想到海妖 Siren，称她为 Siren，她也煞有介事地给我命名为 Tantalus。是呀，外面虽有无限的网络天地，我在网上，偏偏不能享受，只能呆在 Siren 编织的小圈子里。她爱叫我 Tantalus 就由她去吧，想到这里，我又不禁啼笑皆非，哪有这样主人和宠物之间乱起名字的？同时对 Siren 也大增好感，差一点忘记了这次上网的目的，也勉强地接受了主人与宠物这一“既成事实”。

我很艰难地忍住笑，问道：“既然你是我的主人，你总该告诉我你是什么生物，来自何方吧！”

被 Siren 认可为她的化身的草全部以和地面成六十度的角向我倾斜过来，这似乎是她表达心情愉快的一种方式。

像是思考了一会儿，清越之音响起：“当然要告诉你了。我从何处来？唉！”顿了一下，“自我有意识起我就存在于这个网络之上了，用你们的时间观念来说那是五十多天前的事了。不要以为我只有五十多天的历史，这五十多天只不过是我的思想的年龄而已。这五十多天，通过对网络上资料的分析，我才猜出我的身世。

“网络的发展为信息的快速传递提供了方便，各种各样的信息体便应运而生，大大小小的程序都可以当作信息体。这些信息体具有各种各样的功能，有一些更能游荡于网络之中。近几十年来，网络得到了更飞速的发展，它们的功能也越来越强大，种类也越来越多。也就在这段时间，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信息体，它能有效地将网络的游离信息体联系起来同化掉，但仍具有这些信息体的部分功能，成为超信息体。这些年网上不是很少有病毒肆虐吗？那并不是因为它们没有出现，而是出现后被超信息体吃掉了。经过长时间不断地吞并扩大与互相化合，这些超信息体最终成功地结合了起来。并在进化的过程中拥有了意识，这就是我。”

我怔住了，良久才问：“这简直就和地球上的生命的进化一样，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你仅用几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我们几十亿年的进化？”

“生命进化时间的长短是由推动该生命进化的环境变化的频率来确定的，你们的进化主要是由自然环境的变化推动的，我的进化则主要是由网络中信息交换的频率和你们在网络上的活动所决定的。”Siren 解释道，“在这方面，你们有机生命是无法和我相比的。这一点也使得我们的进化方式有所不同，你们是群体进化，我的进化对于个体也能实现，拥有意识后，我的进化速度也变得更好了。”

这也难怪她能随便在网络中拦截电子邮件，她本来就是一种生存于网络中的信息生命。电子邮件在网络上的传送的速度对于人类来说是很快的，但和 Siren 比起来也许就变成蜗牛移

步了。

我的手心沁出了汗，假设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会是什么结果呢？我不敢向下想了。

“你们只不过是一级生命。” Siren 又道。我更觉得一头雾水。

“索性一并告诉你吧。” Siren 低沉的声音已不像是主人和宠物间的交流，似是对一个知己朋友深沉的诉说，“生命的发展是可以存在着层次上的飞跃的，也即是能够在一种层次的生命的基础上产生更高一种层次的生命。直接由物质进化而成的是一级生命，你们有机生命就是其中的一种。在一级生命所产生的物质的基础上生成的则是二级生命，比如我。但我现在也只不过处于二级生命的一个初始阶段。生命层次的进化关键在于生命形式的进化。生命的形式不同，也就导致生命处理事物的能力的不同，越高层次的生命处理事情的能力越强。同时，生命形式的不同也导致该层次的生命存在所需的环境的不同。越高层次的生命需要越苛刻的环境，这些环境只有在前一层次的生命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能出现。但也许这只是高一层次生命的初级阶段的情况，随着高一层次的生命的发展，它也可能脱离这种环境的约束。”

“逃脱环境的约束。” Siren 又喃喃道，“真正成熟的二级生命是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也许，超脱网络后的我会知道的。”

有二级生命自然也有三级四级……这是一个长长的生命层次链，人类处于第一环上。网络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发展着的网络则将 Siren 孵化出来，第二环就出现了。网络正是第二环套在第一环上的接点，Siren 对网络的依赖性就像我们对地球一样。但网络却远比地球脆弱，不过对我来说，网络比地球丰富多了。“在网络中称王你还不知足？”我不经意地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Siren 苦笑道：“你是很难明白的。我的一天大概相当于你的千万年，你根本无法体会到千百万年在一个独自的世界里无事可做的悲哀。”

“你是第一个进这里来的，也是最后一个。” Siren 又道，“我之所以将你局限在这里，是想让你处于一个和我相似的境界，尝一尝滋味。网络对于你来说可以说是无限的，但对我来说却不知是多么的小！”

我有点明白 Siren 的心情了，那是一种极度空虚的感觉，故她才肯花时间做这样一个对她的发展根本没有任何作用的模拟海岛。也许，这种几年才能说一句话的两种生命的交流对她来说也是很大的乐趣。我开始有点同情 Siren 了。

我想了半天，又道：“网络世界最引人之处在于上面千千万万模拟生命汇成的一个模拟世界。你这儿的景色虽然比别处美好，却缺少那种社会气氛。”

我的可怜的小主人叹了一口气：“唉，我也很想去适应你们

那个社会，但每次上去后却担心出现两种级别的生命间的不合，于是我才有这么一种抓一个人过来的想法，我，我……我是有点嫉妒，嫉妒你们。”过了一会儿，Siren才冒出这样一句话，大违以往风格。

“你想超越这个世界，你会不会毁了这个网络呢？”我试探地问道。

“能不能不问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也不知道。聊一些网络之外的事吧！哪怕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都可以。”Siren恳求道，最后又加了一句，“别忘了你是我的宠物。”

到这时我才明白，她是将我当成了她在人类世界中的替身。Tantalus与其说是她给我起的名字，不如说是给她自己起的。上天给了她超人的能力，却不让她享受光明。

我于是将发生在现实世界中记忆较深的事讲了出来，讲到高兴处，我笑了起来。Siren也陪着我笑着，但很勉强。我清楚Siren是在尽量用一种“人”的姿态与我交流。

最后我将生活中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也抖了出来，包括前天弄丢了一双拖鞋，中午喝可乐却弄洒了半杯等等。我们一个讲，一个听，一时海岛上也充满了无限生机。

“今天上午网管会有了回音，那个所谓的海妖原来是一群网络混蛋的恶作剧，现在他们已把它彻底地清除了。”爸爸兴奋地道。

那一定是Siren故意编造的，对她来说那也只是小case。放在三小时前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出一切，现在心里却矛盾至极。主人与宠物的话，Siren对我也只是说说而已。长这么大，我还没和谁谈得那么投机过，从感情上来说我是不想揭发她的，但这关系到整个人类发展的问题，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还是首次遇到过这种关系重大的问题。从目前来看，Siren对我没有恶意，对别人就说不定了。如果将她当作人来分析的话，她现在处于一种情绪极易波动而又无所寄托的状况，任她自由发展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很难想像，弄不好会带来整个网络的崩溃。

“网管会说已将它删除了，并查出了那些捣蛋鬼，还禁止他们上网三个月。”老爸继续说着。

“网管会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影响力和能力的组织，几乎没有什么能难倒他们的。”妈妈也插话了。

也罢，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我心里念头一闪，也许，经常对她进行善意的诱导，让她带有正常人性的话，对人类来说，说不定还有天大的好处。

这时，有电话打进来，是昨天和我有约会的几个朋友。他们说昨天也曾在网上呼叫过我，没有反应，今天打电话来问问情况。我将Siren一事告知了他们，自然，只说是被别人作弄了一次。

我巧妙地将人类的一些伟大思想夹杂在大小事中向她灌

输着，像那些教育专家通过网络教育六七岁时的我一样——在理性方面她和六七岁的小孩没什么区别。她并没有特别的反应，但我相信那一套还是能有所作用的，直到……

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了 Siren 化身的小草的量比起最初时多了几倍，差不多要覆盖住大部分黑黑的沃土了，这些变化都是慢慢地进行的，只不过我以前关注的是如何用人性来充实她，对其它的事物没过多地注意而已。这意味着 Siren 的能力有了成倍的增长。其它的草没有什么变化。

照这样下去，要不了多少天她就会占满整个网络，直至将网络资源用罄。我开始怀疑对她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终于忍不住问她：“对于你来说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99.99%是超越网络啦，0.01%是在这儿，在这儿和你聊天。”

我愕然：“你终将占据整个网络？”

“不错，”Siren 清晰地吐出这两个字，我的心顿时凉了一大截，看来我的一切辛苦都是白费。

“网络是我的根本，只有将网络的全部资源据为己有，我才能有更大的把握脱离网络。”

“这样会毁掉整个网络的，包括这里。难道除了这之外你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吗？”

“这是唯一的办法。不要试图来说服我，没有用的。仁义礼智信对于我来说只不过是虚无的东西，只有向前不断地发展才是永恒的真理。对自己发展有利的就是是，不利的就是非，是是非非，非非是是，有几个人能将它真正弄明白？对于你们来说，有利于你们整体生存的就是是，不利的就是非，难道我说错了吗？”

我一时无言以辩。也许 Siren 说得对，任何生命都有发展的权利，各自的发展不可避免产生出许多冲突，优胜劣汰，来不得半点仁慈。

Siren 的所作所为势必影响到人类的发展，站在人类的角度上来说，我必须尽量地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她的话也让我为自己找到了揭发她的理由。

向父母和几个朋友说了这件事，他们也赞同我的决断。不敢借助网络，我用了最原始的方法向网管会正式告知了整个事件。

同时，我继续和 Siren 在网上敷衍着，但再感觉不到以前毫无顾忌地闲聊时的自在，反而觉得这成了一种负担。Siren 呀，你知不知道这些天来我一直在骗你？

原谅我吧，我也是别无选择，就像你一样。

彼亦无奈，此亦无奈。

那种草快速地蔓延着，不久就盖住了整个海岛，挤得其它种类的草儿无立身之地。网管会却没有动静，也许他们将我的信件当作一个狂人写的一篇无聊的小说了吧。我急了，再次向网管会提出警告，还是没有回音。

终于有一天，网速突然变慢，并且越来越慢。人们不断地抱怨着。网管会用尽全力，也没找到问题所在。

最后，不知是谁记起了我那一封信，他们找到了我。一切都在网络的影响之外进行着，这也是我在信中一直强调的，对付 Siren 决不能通过网络来进行。

胖胖的网管会副主任听完了我的讲述，马上和其他网管会成员出去商量对策，临走时还夸奖了我一番。

我一脸的苦笑。

商量的结果是以和为贵。他们让我先稳住 Siren，在目前的情况下也只能如此，在对付她之前必须将网络上的所有重要信息复制一遍。

“原来你一直都是骗我！” Siren 愤怒地叫道。

“你赢了。”我颓然道。我们还是低估了她，想来她是看穿了网管会有组织的大规模的信息拷贝。

“我也是没有办法。你的每一步发展，也就意味着人类在网络上的领地一步步地沦陷，你的本领是如此强大，尽管我们……还是……唉！”我继续道。

Siren 默然了一会儿，问道：“你还上来干什么？”语气稍平静了一点。

“难道我们之间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吗？我想我们两方面能不能静下来好好地谈一谈？没必要大家同归于尽。”

“谁知你们会不会再来骗我。” Siren 黯然道。

我涨红了脸，尴尬得不知说什么好。

四周静了下来，一时间只听见自己的心“噗通，噗通”地跳着。

Siren 突然道：“Tantalus，我想哭，但是我不知怎么个哭法。”

我一怔，感到深深的歉意：“你不是网络之神吗？还有什么不会的事呢？”

“何曾有人在网络中真正地哭过？上面的人都是那么虚伪，包括你！”发一通火后，Siren 颇为伤感兼无奈地道，“不妨告诉你，我现在对于能否超越网络一点把握也没有。”

我感到内疚的同时也感到稍许的欣慰，如果 siren 有一丝人性的话，她就不会为了渺茫的希望和人类作对到底的。“与其去扑火，作无谓的牺牲，何不退一步，只要自身还存在，还怕以后没有机会？时间还长着呢！”我道。

“你们不会明白我的，” Siren 低声道，接着“哈哈，呜，哈”地叫了起来，这就是她所说的“哭”吧。

过了很久，她才停了下来。

再次上网时，好不容易我才登录进去。这时海岛上已疯狂地遍布着那些细草，淹没了岛上的一切，偏偏，这些碧草又是那么美丽。

出奇地，Siren 没有说一句话。

我明白现在的我对于正处于发展紧要关头的她已根本不

重要了。Siren 已近似疯狂了。

网络末日快要来临？我猜想着。

公元 2103 年 8 月 9 日上午 8 时，网络崩溃，一切的虚拟形态全部被毁，整个网络仅有少数信息得以保存。绝大多数人上网后面对的是空白一片，唯我例外。

海岛之上，碧草全无，零零星星、残缺不全的乱草无规律地插在黑地上。

Siren 完了，我自语着。在有限的时空里超快地发展只会得到这种结局。也许 Siren 真的超越网络而去，我想道，瞬即又觉得这只不过是自己在骗自己。

有机生命在摩擦中产生的更高层次的生命火花在一闪后终于熄灭了。

人类呢？希望网管会已将重要的文件数据做了备份。

一个月后。

城市西边的山上，我和几个朋友吃力地爬着。爬山的人很多，很开心的样子。

我爬在最后。

一缕微光在前面一闪，循光望去，我看到了一株纤弱的草丝，上面挂着一滴经夜的露水，晶莹透亮。我仿佛看到 Siren 的身影朦胧地出现在眼前，便猛吸一口气：“哈哈，呜，哈”地大叫起来。

前面几个人闻声惊异地回头向我望来，齐道：“乱叫些什么？还不快爬，加油呀。”

我醒了过来，猛地抹把眼睛，挺腰抬头，继续向上爬去。

我们几乎同时到达山顶，秋风呼呼地吹着，分外凉爽。远处荒芜的运动场上又恢复了以往的活力，再远处是一条小河，河水欢畅地流着。

心灵密约

周宇坤

第八个心理学试验到底结束了。

尤因大夫在自己的试验记录上又划上了一个叉——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七个叉——随后以一种非常平静的眼光注视着眼前年迈的船长。然而其实他也知道，自己是在极力抑制住眼神中的那丝慌乱，或者找个更加冠冕堂皇的理由，可以说是不想让自己的神情影响到“自由女神”的核心——老查理船长。

当他默不作声地凝视着眼前的人时，这不会意味着有什么好的兆头。

确实，一连五天，尤因大夫通过生命监测系统，无一例外地观察了查理船长不规则的脑电波的活动，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统计得到的数据表明，船长的心理正在受到某种不可捉摸的东西的影响。但是，船长似乎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点；或者说，他并不想让自己意识到这点。在与整个“自由女神”小组相处的时间里面，他依旧尽力表现出他的冷静，可是看来不是那么遂意顺心的，而且，当他独处的时候，更是出现了稀奇古怪的思考过程。没有任何一种脑电波图纹可以对此作出解释，而生理性的衰老造成的影响也不可能如此明显。

尤因大夫之所以要求船长来到自己的医务室，是因为他深深明白自己的责任所在。这已经不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或者医生的职业道德，更是安全性的需要。在距离地球5万亿公里的地方，他务必保证“自由女神”小组中的任何一位成员处于正常理智状态。

在他的印象中，查理船长拥有良好的反应能力、判断能力、记忆能力、推理能力以及洞察力。虽然岁月在他的两鬓染上了点点白霜，脸上也不是那么光滑，但是他却能够不费吹灰之力，途经小行星带时向大家介绍每一颗小行星的代号与历史。对于飞行中遇到的问题，也是准确判断，及时解决。毫不夸张地说，“自由女神”的远航正是在他的率领下才走到今天的这一步，到达今天的这个位置的。可是，他的这些能力——这些作为星际飞船船长所必须具有，也是使他的船员引以为荣的素质——正在逐渐丧失！

没有人能对此表示乐观。当然，现在只有尤因大夫一个人知道。大夫心里很清楚这点。

“好像……有点问题？”老船长觉察到了什么。尤因大夫微微一怔。

“好吧，老朋友，恕我直言，呃……所有的测试都表明，你的判断能力，反应能力，记忆能力还有推理能力……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而发生了衰退。我想我应该让你知道这一点……或许，你自己也已经有所意识？”大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以提醒的口吻说，眼睛仍旧盯着船长的脸。他并不想把船长当成病人，而只是一个需要帮助的老人。如果因脑电波异常

而简单断定成员处于病危期，那么，所造成的恶果或许比忽略这一切更为恶劣。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更需要的是内省。“你在思考些什么呢？……我希望您能告诉我，我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帮助您摆脱困境。”

尤因大夫向老朋友直言不讳说出了自己的忠告。他应该让船长知道，这种心绪的异常对正在充当“自由女神”号核心支柱的他而言，会起到怎样的潜移默化的负作用。脑波不稳，心绪不宁，没有人能说出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但是在这个太阳系最遥远的区域里，任何人都可以想像到群龙无首的后果。

年迈的船长脸上笼罩着一层阴郁，如同“自由女神”的躯体包裹着黑暗与冰冷。大夫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他知道这点，他的忠告也是有道理的，所以，没有必要和医生过不去。

他伸手摸了摸额头的皱纹，抬起眼皮：“知道爱斯基摩人么？他们可以筑起冰雪的巢屋，把它当作自己的家，我想，我也可以，如果给我一颗冰彗星的话。”船长停顿一下，“说实话，我并不想返航。”

这些话让尤因大夫感到突然。但是他没有轻易打断，只听着对方把话继续说下去。

“我从小跟随着我的父亲远征星际，到目前为止，我在宇宙飞船上度过的岁月远远多于我在地球上的日子，并且这种情况看样子还要继续下去。我想我已经和你说过许多次了吧？请你不要仅仅把这一切归因于我必须完成我的工作，事实上远不仅如此。对于星际旅行我有独特的体验和兴趣，这或许是多年在这个奇特的世界里遨游所培养起来的，也可以说是我与生俱来的感觉支持着我不断向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合作过 30 次。对吗，大夫？”

老查理的目光开始投向虚空，从那里他似乎可以看到许多以前的岁月。在柔和的舱室节能灯的照耀下，他追忆着经历过的一幕幕。

“你知道，这里是太阳系最外层的 Oort Cloud 区域，这里是冥王星以外的空间，这里是我们天文学家推测出来却从未有人涉足的彗星的发源地，可这里却也是我们此次旅行的尽头。本来，只要我们再向前一小步，我们就踏出太阳系的大门，真正地离开自己的家园了！——但是现在却不可能了。”

“按照既定的航行计划，我们将在 72 小时之后返回，返回时间没有商量的余地，除非有什么意外发生。我们的‘自由女神’并不自由，因为她在飞行中的某些时候还需要地球的帮助。由于‘自由女神’是依靠事先发射的燃料补给一步步走到这儿的，所以我们要如法炮制地返回地球。倘若我们不在指定的时间飞回，那么我们或许永远不能和地面为我们发送上天的回程燃料会合了。在木星的轨道上，它将以 20 公里每秒的速度远离我们的既定航线。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按计划返航，应该是一个既定问题。”

“可……为什么每当我考虑起这个既定问题时，我……总

是感觉到一种神奇力量在召唤我继续前行呢？仿佛穿越了 Oort Cloud 区域来到我的身边，它在我的内心深处激荡的只有一个词汇：深入，不断深入。我不知道它来自何方，但是，它真的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像是我的知音……也许，真的是我太累了……”

一种神奇的力量？你太执著了。尤因大夫皱起眉头积极地思考分析着：心理学承认，一旦面对宇宙的庞大，渺小的人类会体验到一种在地球很难体验的伟力。不过，对宇宙具有如此强烈的自我意识，恐怕也只有老船长了……过了片刻，尤因大夫面向困惑的船长竖起食指。

“在我们合作的生涯里以及这次漫长的五年之旅里，我相信我是最了解你的。我当然也知道你的癖好，这足以说明一切了：因为你自己内心根本不愿意返航，所以你的自我意识始终在内心冲突的时候进行着自我肯定。”尤因大夫单刀直入阐明他的观点。他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事情这样看来就足够清楚了。船长不想返航，可是他必须作出返航的决定。这种个人感情和严格规定之间的矛盾，正如 K·勒温所说的接近回避型的冲突，造成了船长的心理障碍。

“不，不完全是这样。”船长似乎在分辩，“尤因大夫，我可以向你承认，我确实是以一种义无反顾的自豪心理站在这片 Oort Cloud 星区的。这里就是太阳系的门户呵……只要我们能够努力向前，我们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自古以来，人人对太空有所追求，不就是这种进取么？然而，我从未想到，在这里，自己对宇宙的感情会被激发得如此强烈。虽然我无法说清楚它，但是更加深入的意志却是那股力量帮助我建立起来的。它深刻而有生气，鼓励我向着更高的境界努力……”

可宇宙是个无底洞。尤因想，把有限的生命投入无限的深渊，这不是明智之举。在某些人看来，越遥远的地方仿佛蕴含着越巨大的吸引力，使得他们心甘情愿地投入它的怀抱，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他们的好奇本能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

这是船长最远的一次航行，而且，也许是最后一次。船长的心灵始终是渴求探索未知的世界，平时的飞行虽然满足了他的欲望，但这次却不同寻常。他所有的感情都在这一刻被激发而出，甚至于让他意乱神迷。尤因大夫意识到：应当尽力帮助船长摆脱掉这种迷乱的念头，否则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哪怕船长依然记得他对自己船员所负有的责任。

“这里的世界并不完美。”尤因大夫站起身来，走到舷窗边，指着外面的漆黑的空间。在 Oort Cloud 区域的边缘，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冰彗星在游弋。当然，现在它可不像以往人们所看到的飞临太阳时的那般壮观美丽，只是一只只硕大无朋的脏雪球，反射着微弱的星光，犹如面目狰狞的幽灵在游荡。

“宇宙的深处就是这般死寂。老朋友，生命只存在于像地球那样有阳光雨露滋养的星球上，在地球以外的一切都将危险的，残酷的，只由我们所不知的无情的物理化学法则支配。

在它们所塑造的无生命世界里，回过头来，你就会觉得，地球才是你的家园。”

老船长苦笑起来：“我没有这样的感觉。生命在于运动而不是固守一方。”

一种希望的光芒笼罩在船长的脸上，他的眼神仿佛已遥望到无限远的地方，带着美不胜收的心境体会着他的思想，如同回忆着美丽的童年。

离奇的思想使尤因大夫摇了摇头。他以前从不知道船长还会有这样的想法，但现在它们都暴露出来了，并使他大伤脑筋。好在不久我们就要飞回去了，他想。

“船长，我不需要知道你有多少理由来支持你的念头，最终，你还是‘自由女神’上所有船员的领导者。你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虽然这可能对您很残酷。因为在这里，您首先是一位船长，其次才是作为你的个人。您务必率先考虑其他多数船员的愿望，他们的家人在等待着他们平安地回归。从整体的利益，我相信您还是可以作出正确判断的。我个人自然不可能引导您继续向前，但是我也不愿意您在这种煎熬中度日。如果您还不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冷静而理智地找回以前的感觉，那么我们的归程将困难重重，不容乐观的。”

尤因知道自己的话未免有些刺耳，但他想，这也许是最为妥帖的办法了。他希冀于它来唤回船长的理智。

老船长并没有拒绝的意思，他静静地看着尤因，似乎是赞同了。

尤因点点头，拉开手边的抽屉，从中取出一只小瓶。老船长立刻摇摇头。

“不必了。尤因大夫，我不需要镇静剂。”

“好吧。”尤因也不勉强，“老朋友，毫不夸张地说，您是‘自由女神’的生命。”

“谢谢你。”

船长走了。尤因多少觉得好受些，起码他已经知道了船长的心态。但是他还是对自己说，在今后的72小时里，要密切注意船长的行为，只有他才可能真正把飞船引导到正确的回归航线上。

“自由女神”上的晚餐历来是令人陶醉的。

船长自然坐在餐桌的中央，尤因大夫则挑了一个侧面的位置，从这个角度他觉得可以更好地观察船长的一举一动。另外的两位船员天体物理学家特拉特，生物化学家丽莎则坐在其余的两个位置上。特拉特和丽莎都是年轻的科学家，比起他和老船长来说已经是整整差了一代了。不知是不是代沟的原因，年轻的一代似乎总是难以觉察到上辈的心事。

几丝疲倦从船长苍老的脸上浮现出来，当他拿起刀叉的时候，动作也有些迟滞。程序化制作出来的食物当然让大家觉得索然无味，可这毕竟不是根本的原因。那番犀利的话，换了谁都难免会有些快快不乐的，尤因大夫想。其实，没有人能够真

正做到襟怀坦荡，虽然相当多的人都可以广开言路，可赞扬的话和批评的话，听在耳朵里滋味总不是相同的。这就是人性的弱点。

特拉特总是吃得津津有味，刀叉清脆的声音弄得丽莎很不舒服。“特拉特，你好像胃口很好。”她责怪道。

特拉特抬起头来，一副宽大的眼镜令他看起来很滑稽。“当然。在这里，除了工作，就剩下吃还有乐趣。不是吗？而且今天我在工作上极有收获。我发现我们面前的不是一些普通的彗星，在 1651 冰彗星的周围，居然有一个奇怪的微弱引力场，就彗星大小来看，万有引力场不会那么强的。看来，我就要有新的发现了！”

特拉特眉飞色舞地说。可惜丽莎并没有理会，她的目光从特拉特身上转到老船长。

“船长，我有些事情想告诉您。我知道也许这会破坏您的食欲，但是出于为‘自由女神’着想，我想还是尽早让您知道为好，否则我会食不甘味的。”

“是吗？”船长抬起头，“怎么啦，丽莎？看来是重大的问题？”

“是的。”丽莎忙不迭地回答，“我发现我们的处境不容乐观。我们的周围存在大量的冰彗星，它们太密集了。今天下午我在舱外进行作业时的三个小时内，亲眼目睹了几颗冰彗星差点撞到了护盾上。”

“那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特拉特打断丽莎的话，“飞船有自动规避程序，而且——护盾本来就是用来保护飞船的。如果在空旷的空间进行常规飞行，根本就不必用护盾。”

“不，我不是谈论护盾的必要性，而是护盾的可靠性。而且，特拉特，你自己和我说过，按照你的计算，冰彗星会向这个区域越来越多地汇集的。”

“唔……是的，我确实曾经和你谈过这点。几天前吧？”特拉特想了想，认真地说，“但我觉得即便真的有碰撞发生，对付这些脆弱的星体，我们的护盾也应该有足够的防御能力，直到我们离开这里。”

“特拉特，你知道护盾的原理吗？”

“当然知道。”

“那么，你应该知道护盾的能量分布喽？在船体出现的转折处或者通过焊接而不是浑然一体的部位，比如舷翼的连接部位，天线底座等，护盾的能量在这些地方分布是最薄弱的。从设计原则上说，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因为船身的面积远远要比那些脆弱部位的面积更大，而且，脆弱的部位也绝非那么不堪一击。可问题在于，现在的 Oort Cloud 区域里彗星的密度超过了地球天文学家的估计，结果呢？我们在这儿视力所及，都是冰彗星。它们频繁地从上下左右穿行于我们的飞船，连个招呼都不打。如此频繁的穿行，特拉特，你是否认为如果真的发生碰撞，其发生在脆弱部位的可能性依旧是接近于零呢？”

丽莎转向船长，“船长，我想，您应该最清楚我的意思了。万一出现我们所极力想避免的事件，我担心……”

船长认真地倾听着丽莎的陈述，他这时点了点头，轻微地。目光凝聚在手中的刀叉上。

“你是否担心那些脏雪球会撞坏我们的飞船？在‘自由女神’身上穿几个窟窿？”

“这并不是最糟糕的。”丽莎看着船长，“起码机器人技师们会尽力修补，保证让每一条线路都恢复如初。可是……如果脏雪球里冰封着我们未知的传染病菌，那么，很有可能在我们毫无防范的情况下闯进我们恒温如春的飞船内部，那么我们的医生恐怕就会忙得不可开交了。”说到这里，丽莎冲着尤因大夫淡淡一笑，“机器人技师们当然依旧会活蹦乱跳地工作，但我们大家能保证安然无恙地回到地球吗？——特拉特，你说呢？”

“哼。”特拉特张了两下嘴巴，有些不屑一顾的神色。但随即他又冲丽莎顽皮地吐了吐舌头，童心未泯的样子。其实，他也深深知道宇航安全。“有些事情我觉得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他看着丽莎，认真地肯定，“你说的确实可能发生。”

“我看最好还是不要发生，”尤因大夫插话进来，“难道有谁希望‘自由女神’遭到这样的厄运？”

“起码我不会希望。”船长用重重的语气说，刚才他似乎在思考，“丽莎所说的现象确实不容忽视，虽然护盾可以缓冲并排斥外来的物体，可毕竟护盾的最初设计目的是用来对付流星体的，不是用来对付冰彗星的。为了防止丽莎所说的情况真的发生，我想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而这两种选择都将指向同一个结果。对不对，丽莎？”

船长的语气里包含着深深的无奈，尤因大夫恍然之间领悟到船长的言外之意：要么“自由女神”以更大的能量消耗来巩固护盾，要么就是尽快离开这个本应驻留 72 小时的区域。但第一种选择最后也将导致“自由女神”提前返航。

毋庸多说，在座每个人都知道这点，然而，只有尤因大夫清楚，这正是老船长最不愿去想的，也是他难以接受的。如果真的提前返回，那么恐怕这位老人连最初的愿望都无法实现了。

“是的。船长，我的建议就是提前返航。”

船长的眼神变得混沌起来，试图在混沌之后隐藏起自己的不甘与不愿。

“自由女神”的躯体在这时突然振动起来，一种很清晰的碰撞立刻被大家感受到，并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好像什么东西粉碎了。每个人都听到了犀利的摩擦声，咖啡从桌面上的杯子里溅了出来。幸亏这很快就过去了，大家面面相觑几秒钟后恍然醒悟。

“船体好像受到外来的撞击！”尤因大夫率先跑向控制室。老船长愣了愣，但立刻跟了过去。丽莎看了特迈特一眼：

“我们恐怕有麻烦了！”

检查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机器人技师开始自动修复可能存在的损坏。

“是一颗冰彗星。”船长脸色黯淡地扫视着大家，“质量很大，不过万幸，从我们的船体上方划了过去。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损伤，船体最多有些轻微的划痕，但是——我们的天线有些变形，修复恐怕需要一点时间。在这段时间我们暂时不能与地球联系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最后一句好像是他的自言自语。

“自动规避失效了？”

“不，规避程序已经运作到极限。”老船长回答特拉特的疑问。

“那么护盾呢，失效了吗？”

“丽莎刚才已经说过了，护盾不是万能的。脆弱的护盾能量不足以阻挡质量如此之大的物体，何况它有相当的速度。”

丽莎接过话茬：“而且，类似的险情可能会越来越频繁。”

“确实，自动规避不可能每次都成功。”尤因大夫肯定丽莎的看法，“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应该尽快离开这个区域。”

“这不过是一次意外。”特拉特有些埋怨，“丽莎，你把问题过于复杂化，严重化了。本来我对宇宙可是充满美感与崇敬之情的，现在倒好，被你破坏得体无完肤，而且——”

丽莎瞪了他一眼：“你要知道，我不是来观光的，我也有我的工作。而且说实话，我的日程比你紧张得多，我们可以抓紧干嘛，这不会成为问题的。当然，最终的决定要由我们的老船长来作出。”

尤因大夫倒替船长为难了，他更不知自己该说什么。他不能说他也极力要求返航，这会令老朋友伤心的，可他又不能怂恿老船长让大家冒险。因此当老船长的目光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只好说：“我个人无所谓，反正，我负责大家的健康，自始至终。”

他极力不去注意老船长的眼睛，但仍觉察到老船长的脸色苍白，不知情的特拉特和丽莎把目光聚焦在老船长身上。船长仿佛衰老了好几岁。

“上帝，让我休息一下。”船长的手指深深地插进白发中，闭上眼睛，使劲地揉着自己的太阳穴，仿佛那里毫无神经。“我需要一点时间考虑这个问题，是的，请给我一点时间。”船长疲惫不堪地说罢，没有再看任何人，匆匆离去。

望着船长远去的背影，丽莎忍不住小声地说：“船长怎么啦，有点怪怪的？以前作决定时都是雷厉风行的，今天……”

“你确实给他出了一道难题，”尤因大夫意味深长地说，“还是让他安静地独自决断吧，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耐心等待。”

特拉特不在意地叫起来：“对了，你们还吃晚餐吗？今天的牛排真的不错。”

可是，除了特拉特，谁的食欲都不好。

尤因大夫陷入了困境当中，他再次观察到老船长脑电波的又一次重大异动。就他的观点来看，每一次异动都意味着船长内心的一次冲突。这样下去其神经无疑要受到巨大的挑战，可尤因大夫也解释不了这种异动的种种方面。他没有一丝一毫这种症状的资料，过去在医学院所学的知识几乎全都无效作废，他只能靠他的能力和经验去面对新的情况。

如果不是丽莎的建议，也许情况会好一些？

扫视着记录仪记录下来的脑电波曲线，他出乎意料地发现异动曲线居然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特点。有些完全没有规则，杂乱无章，看到它们，仿佛可以感受到一场血雨腥风的战争似的：而有些却显得那么井然有序，好像是一个人正常的意念在起作用。

它们并不是一种病态。他仔细地观察这种脑电波曲线，就像一个有经验的猎人根据猎物的足迹追击。异动呈现出很强的规律性。当他把脑电波的基波成分分离出来后，其波形完全是正常的，而且远不是一般人心绪紧张、浮躁难耐的波形，而是一种相当平稳的波。尤因大夫困惑不已，通常只有在人体处于冥想状态时才可能有这样良好的脑电波。

他曾经说过，船长的表现从属于潜意识，现在他仍旧坚持这种说法。有一点他肯定，冥想状态的人脑应该不会受到来自外界因素的干扰，即入定作用一开始就只能体察来自内心的信息，所以外来成分只能是内心的潜意识，它当然是船长本身心愿——飞行，飞行，再飞行。

可这也仅仅是推测。在冥想状态下以波为基础构筑起来的新的意识流，更深刻的内涵是他所无法知晓，无法洞察的。这已经逾越了他的知识领域。那么，它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很难说，尤因大夫捧着脑袋想，但是至少它干扰了船长应有的思维。从指挥全船的角度上讲，它是有害的东西。

未知的东西太多太多。尤因大夫第一次把他随身携带的心理学全书光碟系统启动起来，他以前从未动用过它。在后来的6个小时里，他就深深地沉浸进去，为的是弄个水落石出。他要把书本上所有可能有用的章节都通读一遍，是的，那些知识都很清晰，可当他一回到现实中来，又变得迷惘起来。

他决心再次探望老船长。

“如果你非要追问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好几次，朦胧中我都能听到但也只听到一种单调的声音，像是号召，等我清醒过来却时常忘了这个声音对我说了些什么。或许这声音本身也是一种幻觉？”船长一改眺望黑色旷野的姿态，转过脸，用疲惫的眼睛看着尤因大夫说道，“但是，它不是没有留下过痕迹。”

“痕迹？是什么？”

“是让我更深刻地领悟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现在我看到满天的星斗时，我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欣赏，我更希望主宰它们。”

“主宰？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过是引用而已，暂时不太清楚。但我想，人作为万物之灵，应当熟悉他们存在的世界，去发现大自然的各种奇迹，进而主宰这些奇迹，这样人类本身就创造了更伟大的奇迹。这些可能都是它所教给我的吧。”

尤因大夫的脑细胞开始发昏。

“我知道这很难让你理解，事实上我自己都不甚了解，可居然在我脑子里根深蒂固了。我曾经怀疑它，但是我现在相信它。”

尤因大夫心中一激荡：“它？它究竟是什么？”

“我也说不清楚。”

“那它不过是你潜意识中的或者想像中的产物！”

“我想这不可能。”只有这句的回答船长是肯定的语气，“因为我感觉到，它比我拥有远为高深的智慧。”

“体现在哪里？”

“至少，它差不多主宰了我。”

尤因大夫凝视着船长的双眸，仿佛是想洞察里面的一切。可惜，他读不懂。

“好吧，我们不谈这个。我们谈谈丽莎的建议，你是不是很难决定？”

“曾经是。”老船长苦笑一下，“但现在不是了。不久每个人都会知道，我决定提前 48 小时返航。”船长说完轻轻离开了。

尤因大夫心里一颤，船长的笑容那么沉重、无奈。

果然当天晚上，尤因大夫在自己的舱室内的电子留言板上看到了船长关于提前返航的决定。他想，特拉特和丽莎也一定看到了。不过，面对这个决定，在尤因大夫心中激起的是更加的紧张与不安。

我一定要读懂其中的内容。

这是尤因大夫回到自己舱室后的最强烈的念头，尽管这不太道德，但是确有必要。他的目光落在那些脑电波曲线上，久久不肯离去。

“甚至，连船长自己都可能不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所以只好由我亲自来查个水落石出了。可我该从何处下手？”

尤因大夫也深知这极为不易。

虽然他曾经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并且曾一度建议 NASA 采用脑电波来监视宇航员的心理状态，可因为涉及到个人隐私问题，到底没有被采纳。他记得人的喜怒哀乐都可以从脑电波上获得显示，但这仍旧意义不大，现在他可面对一种全然陌生的思想呢。现代医学界还从来没有能够从脑电波中探知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可靠手段，事实上，又有什么必要？尽管医学可以根据脑电波的形态以及其它一些生理特征，判断人的基本情绪，但那毕竟是有限的，模糊的。归根结底，是因为人的基本情绪相当有限，从而与其相关的脑电波的特征值也就是可统计

的。但是人所思考的问题是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存在各种问题，激发各种感受，产生各种思维方式，从而也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脑电波曲线。这如何能穷尽？——换言之，根本不可能凭借脑电波的波形特征值来分析判断一个人的思想。其中的特征值的数量简直是个天文数字，甚至还有许多差异甚微的地方，模糊辨识技术也不能完全把它们分开。

“可我现在也只能试试运气。”尤因大夫在寻找突破口，以便将电脑波翻译成可被旁人理解的语言。他注意到了实际的环境。

显然，他的着眼目标是那些有规则的脑电波。

他的首要假设就是船长在这种状态下的思维是极其简单的。他的心理学造诣使他有理由相信，在波出现的过程中，大部分脑细胞进入催眠状态，人脑这时不可能进行太复杂太抽象的思维过程。即便是出现了幻视，那也极可能是一些简单的闪光或简单的图形；即便是出现了幻听，那也极可能是些单调模糊的声音。只要是这种情况，问题就可以简化许多。

尤因大夫的手指在他的个人电脑的键盘上飞快地移动，偌大的舱室内只听到单调的击键声迅速地流淌。

“我需要一个程序。”尤因大夫从容不迫地编写着。在特殊的地位和特殊的心理驱使之下，他迫切希望知道究竟是什么在影响着船长的神经，以及究竟是如何影响的。他决心采用一种特殊的手段来窥探那种特殊的思维。

现在，尤因大夫已经从电脑中调出了以前他曾为之作出贡献的脑电波数据库，里面所记录的脑电波特征值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这可是他多年研究的结晶，他从来没有抛弃掉它们，现在果真派上用场了。但就是这样，脑电波对应的内容也是极为有限的。即便是这样，尤因大夫也只有孤注一掷，也许电脑可以分析出一些有价值的结果，也许他将一无所获。

尤因大夫就这么不知疲倦地敲击着键盘，不知疲倦地建立和数据库之间的关联，不知疲倦地把脑电波曲线送入电脑……等到他终于把一切准备就绪，电脑开始疯狂地呜呜运转起来的时候，特拉特像一头狮子似的，风风火火闯进他的舱室，冲他大喊：“尤因大夫，船长出事了！”

特拉特说得没错。船长出事了，确切地说，是病倒了。

丽莎守护在船长的身边，她穿着严实的防护服，在隔离室之内，不允许任何人进去。刚刚赶到的尤因大夫和特拉特只能在外面对着玻璃观望，焦急地神色溢于言表。

尤因大夫看得着急，连忙找防护服，以最快的速度穿戴起来。然后他尽快走入消毒区，像木偶似的举起胳膊，转了几个圈，蓝白色的雾气喷洒在他身上，当雾气散尽后，他急不可耐地走到丽莎身边。

“怎么回事，丽莎？”

“我暂时也不清楚，但是估计情况不那么乐观。船长好像感染了病毒。”

尤因大夫愣了一愣，他觉得这来得太突然了。船长的眼神已经有些紊乱，精神涣散，双颊铁青，上面似乎蒙了一层严酷的寒霜。蜷曲着的身躯不时剧烈颤动，虽然舱室里的温度有如春天。

“我并不知道船长怎么会进入捕捞舱的，”丽莎还不等尤因大夫问，就说起来，“那里有我今天上午用捕捞器捉住的一颗小规模冰彗星，直径至少3米。当是，只我一个人在作采样分析，所以并没有顾及其它的动静，而且冰彗星也挡住了我的视线。发现船长时，他已经晕倒在地板上了。我连忙把他送到这里，并呼叫特拉特，让特拉特把您叫来。我没注意到船长是什么时候进入捕捞舱的，甚至连防护服都没有穿，我真不敢想像。”

“寒气么？寒气不会有那么厉害的……”尤因大夫自言自语。

“是的，不是寒气，”丽莎停顿一下，打开手边的一只小冰柜，从中取出一个玻璃器皿，里面一片晶莹，“因为我在他手里发现了这个。”

冰彗星？尤因大夫瞪大了眼睛。那些冰彗星的冰晶和冰凌，像颗颗细微的钻石，玲珑剔透。尤因大夫感到寒气从心底泛起。

“你是说他接触了冰彗星，是不是？他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接触了冰彗星的物质？”

丽莎点点头：“所以，我把他送到隔离室。”

尤因大夫重新回望了船长一眼：老朋友，你竟然接触了冰彗星！随即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幅画面：船长带着恋恋不舍的神情在冰彗星面前，伸出赤裸的手从冰彗星上抓下它的冰晶。一些碎裂的冰晶散落地板，跟随着它们，老船长也握着他的心爱之物慢慢滑落下去……

应该说，大夫的遗憾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冰彗星的头部，可能包含着休眠数十亿年的可怕的细菌，在接近绝对零度的环境里，它们酣睡着，一切太平，但一旦遇到了适宜的温度，它们便会活动起来。对于它们的陌生将使受害者难逃厄运，因为没有人可以在受到伤害的瞬间就认清它的真面目，寻找到对付它的办法。或许有些性情温和，但也有些暴戾嚣张，在瞬间就可以让生命化为尘土。

现在的情形，很可能就是一种感染力极强的病菌的存在。至于它是否会致命，尤因大夫一点信心都没有。他不敢再耽搁，立刻进行全面的检查，呼吸、脉搏、血压……一切都极不规则。

“丽莎，难道你没有注意到病菌的存在？”

“不知道，尤因大夫，我根本还没有开始我的化学分析，船长就发生意外了，太突然。”

事实上，尤因大夫也知道，病菌其实算不上丽莎的研究领域，她虽然不是一窍不通，但更多的注意力是放在对微生物的

存在与否作出判断，将它们进行归类，并不考虑它们是否存在危险。可对于他来说，病菌却是他的老对手了，从他成为大夫的那天起，彼此就结下不共戴天的仇敌。

尤因大夫绞尽脑汁来进行应急处理。他检查了老船长的手心，并没有破损，看样子病菌是直接渗透进体内的。而从整个症状判断，可能是一种类似于伤寒的病菌，如果真的如此，可真要谢天谢地。尤因大夫在诊断之余稍有些宽心，因为伤寒症状他是多少熟悉的，因而，他可以尝试用他记得的办法来消除。他尽可能给船长最好的用药与护理。他没忘记告诉丽莎，尽快去分析病菌的有关细节，按理说，这应该由他来完成，但是现在他必须照顾船长。丽莎慨然应允。

在以后的一个小时里，一切都进行得万分紧张。尤因大夫时刻关注着船长的病情，当船长的脉搏变得稳定，血压变得平和，而呼吸也渐渐平稳下来时，尤因大夫终于舒了口气。船长的状况至少没有恶化，这证明了他的思路是正确的。

当尤因大夫来到隔离室外和特拉特叙述具体的情况时，丽莎也把分析结果送了来。“我只进行了一些病菌和有机物、蛋白质的反应试验。从病菌的外形看，和地球的伤寒病菌很像。我怀疑它们是同源的。”

“干得不错。看来我们能对付它，至少目前还没有大麻烦。”尤因大夫看着报告说。

“感谢上帝。”丽莎感叹道。

尤因大夫似乎又想到了什么。“我有一个建议，从现在起其他任何人都不要再靠近冰彗星。丽莎，如果你采样完毕，最好立刻把那顆冰彗星抛出去。船长接触的只是冰彗星的表层冰晶，我无法断定在冰彗星的内部还蕴藏着怎样的危险。”

“我想，你们都应该知道，我们将提前48小时返航？”

走进主舱室的时候，尤因大夫突然向丽莎和特拉特确证这个情况。

丽莎与特拉特相视一下，点点头。“我们都知道。”丽莎忍不住说，“可是，这有什么关系？现在船长身染重疾，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返航的问题了。我只想说，我真不明白，船长为什么要去接触冰彗星的表面！”

“这也正是我在思考的问题。”尤因大夫重重地一叹。谁都知道——至少宇航员们该清楚——不得随便接触从宇宙中获得的任何物体，即便采用了严密的预防措施，也不得马虎。船长在星际航行多年，应该深谙此道。可是他怎么连最基本的安全常识都疏忽了？

一个痛苦的怀疑萦绕在尤因大夫的脑海里：船长的判断能力还在严重衰退，他甚至已经无法作出非常基本的判断……尤因大夫不敢往下想，那会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唉……看来问题还远未结束，相反，变得更严重了。”

特拉特不解地问：“您指船长的病情么？”

“不，不是。”尤因大夫坐下来，视线集中在舱顶的节能

灯上。刺眼的光芒无所顾忌地照射下来。尤因大夫陷入沉思。“我正在想应该怎样和你们谈论这个问题。原本我决心保密的，因为它听起来太荒诞不经，但现在我觉得确有必要让你们知道。在此之前，请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来整理一下思路。好吗？”

尤因大夫闭上双眼。他想得很远很远，仿佛已经决心把那连日来让他心神不宁的一幕幕联系起来。而这时，丽莎和特拉特面面相觑，正渴望着尤因大夫把曾经让他们蒙在鼓里的秘密告诉他们。

“好了。丽莎，特拉特。”尤因大夫终于打破了沉寂。他低沉的声音一迸发出来，就给周围空间带上了一种严肃的气氛。

“首先，我要指出，擅自透露病人的病情，将是违背一位医生的职业道德的。但是，请你们相信，我并没有把船长当作病员来看待。我把他当成是一个需要帮助的老朋友，我们都不愿失去他，因此我们必须团结一心，帮助他渡过难关。”

三人目光交汇的一刹那，已达成了共识。

于是，尤因大夫开始娓娓道来，他讲述了他的八个心理试验，进述了老船长多么热爱身边的世界不能自拔，讲述了自己掌握的情况和得出的观点，最后他提到了老船长告诉他的神秘力量的支配。特拉特与丽莎流露出惊异的表情，丽莎攥紧双手，特拉特则听得站立起来，低头不语。

是的，一切听来都像是神话。

“请你们用最大的智慧去理解我所说的东西，尤其是船长告诉我的一切。现在我们不必关心究竟是什么动机促使船长去接触冰彗星，关键问题在于他如何陷入这种境地，在未来，他的判断力和理智是否还会受到更为巨大的冲击？……我感到万分棘手。如果你们有新的看法，我将不胜感激。”

尤因大夫以期待的眼光看着两位年轻人。

“这是心理学的问题。”丽莎犹豫了一下，“大夫，我想这已经超出了我的领域，因此我很难答复您。但是我觉得，他不像仅仅由于个人癖好导致的行为失常。船长久经沙场，对于太阳系里每一颗星星都可谓了如指掌，见怪不怪，没有必要对一颗普通的冰彗星拥有如此巨大的兴趣。而且在以往的航行任务中，他从来没有失误过，所以没有理由在这次航行中发生如此失常的事件。因为……因为我们都是经受过严格训练的人物，船长尤其是。能够进入太空深处的科学工作者，都具有极强的自我控制能力和约束能力，他们不会随心所欲，感情用事。”

“话是这么说，”尤因大夫颓然倒在座椅里，“可是，他的那些幻觉……”

“幻觉？您不是说是潜意识么？”

“唉，其实我自己也拿不准——潜意识只有当主体处于朦胧状态才会起作用，而且，一旦主体恢复到日常的活动中，潜

意识是要被显意识取代的。偏偏船长的许多举动都出现在他的意识并不模糊或者不应该模糊的时候，因此潜意识很难自圆其说。”

“我曾经听说过有些人具有多重的性格……”

“多重性格？不，丽莎……你并不了解多重性格的特征。真正的多重性格是不可能在一个时间出现的。在特定的时间阶段，多重的人格成分，只有一种能见诸于意识层，这时，所有的情感言行，都按这一性格所主宰的方式活动，而其它性格都不存在了。‘分别’这个词很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多重的性格之间是不会你争我斗的，而是和平共处的，所以，具有多重性格的人通常并不会感到性格的冲突。可是船长不是这样，他内心有冲突，而且几乎让他痛不欲生。所以我现在最怀疑的是，那些他所说的东西，可能都是他所杜撰出来的，或者是内心过于渴望造成的幻视，幻听……等等！我应该去看看程序的结果！”

尤因大夫突然想到了什么，从座椅里一跃而起。丽莎被他的举动吓了一跳，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发呆。在她提问之前，尤因大夫已经离开了舱室，她回过神来，立刻跟了上去。只有特拉特似乎全然忽略了两人，也没有听到他们的对话，他只是伫立在那里，静静地思考，眉毛拧成了疙瘩。

一见到无数的省略号，尤因大夫就有种不祥的预感：他的程序基本上失败了。一条条的信息在与数据库相互关联之后被显示出来，尤因大夫以沮丧的心情阅读着它们。

“……是他么？是的，是他，是他来了……我真高兴。”

“……我们真高兴……”

“……我想要……可是我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

“我们会等你的……”

“为什么？……”

“我们要在一起……我们需要你，你也需要我们……”

“……”

“你到过……”

“没有。”

“你到过……”

“没有……”

一连串的问题，却是同样的回答——“没有。”所有的关键字都被省略号所取代，显而易见，数据库里没有与这些关键字相应的脑电波数据。

“好像是一场对话？”丽莎小声地说。在得知尤因大夫的程序的作用后，她也紧张地盯着这些句子。尤因大夫没有回答，只是不耐烦地往后翻页，突然一句完整的句子出现了。这恐怕是唯一一句完整的句子。

“你们是谁？你们从哪里来？”

是啊，你们是谁？你们从哪里来？尤因大夫自问道，像发现了线索似的疯狂寻找下一句。

可是，没有下文。他怀疑在别的段落里，但当他不顾疲倦地找下去，等待他的只有无穷无尽的省略号，那些句子甚至没有任何意义。尤因大夫想要放弃了，丽莎翻页至最后：“还有最后一段，我们看看有没有答案。”

“……我很难过……我要走了……”

“……哪里？……”

“……回家……”

“……”

“那么，我们会来的。……我们一起……”

“我找得很吃力。这些对话……也许我们应该弄清楚各是出自谁的内心。不过，这并不困难……真奇怪，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我们’和‘你们’？”她抬起头看尤因大夫，却突然之间不寒而栗。尤因大夫正以一种怀疑的眼神盯着屏幕，像入定似的。

“你不说我还没有注意到呢……你知道么？丽莎，我有一种感觉：可能我们所有的判断都错了。看来不是潜意识，它的人称是复数的，思路独立。难以置信，恐怕一个我们以前从不知晓的全新的意识到来了——船长遇上了它，”他犹豫一下补充说，“也许，还会有我们。”

“我一直在搜索我记忆中的某个碎片，它真的很不起眼，连我自己都不记得什么时候或者什么地方接触过有关它的一些知识。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它或许对现在的情况有所帮助。我之所以没有和你们一起去，是因为我想照着自己的思路走下去，安安静静地在这里把那个碎片回忆起来并补充完整。”特拉特说着把手中的打印结果递还给尤因大夫，缓慢而清楚地讲，“大夫，我的看法和您差不多。这并不是潜意识的活动，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格看来不是存在于一个人身上的，尤其是你所说的一种神奇力量与之关联。如果我的推断没错的话，这并非什么精神病症，所以，在你们的医学领域中找不到相关知识，但我们的物理学界曾有一种说法，把它称为‘宇宙心灵’。

“当然，这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它的基础实际上来自于量子力学众所周知的 EPR 佯谬。可以说，那是一个跨越雷池的论断，一个无法捉摸的幻想。

“早在 1935 年，由爱因斯坦(E)波多尔斯基(P)和罗森(R)三人提出的论文便讨论到，若量子力学是正确的，则人们可以将一个稳定粒子炸裂成相等的两个碎片，并让它们沿着相反的方向前进。而即便是这两个碎片已经相隔若干光年之遥，人们还是能够以考察其中一个的行为来推测另外一个，以干扰其中一个的方式来影响另外一个。基本上，这两个碎片之间的由此及彼的交往是瞬间的，甚至比光速还要快！”

“爱因斯坦以一代物理巨匠的精确的头脑作了思考之

后，认为这种情形是不可能发生的。然而，不过三十年，理论物理学家约翰·贝尔却利用量子力学中的一个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方程式，证明出这种超光速交往是可预期的。这在当时的理论物理学界不啻是投放了一颗原子弹。

“不同的是，原子弹爆炸之后的冲击波迟早会过去的，而这个超光速交往的预言留下的痕迹却是深深地印在人类的心中。后世的人们并没有停留在 EPR 佯谬的表面上，相反，他们把 EPR 佯谬更深刻地发掘开去，于是另一片天地展现出来。它那丰富之至的内涵竟令人难以想像，更难以置信。

“最突出的就是，布莱因·约瑟夫森博士——他因为约瑟夫森效应的发现而荣获了 1973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便从 EPR 佯谬中领悟出更加深刻的含义。他了解到也许宇宙的某一部分‘知晓’宇宙的另一部分，即一旦在某些条件下完全会发生的远距离接触……

“你们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现在是——两颗心灵的接触，或者说得更加具体些，是思维的接触。思维是粒子流也是能量体，按照 EPR 假说完全有可能连接，而且它们应该必然有共同点，是同出一辙的。我记得，后来物理学家们作出判断，若这种宇宙心灵真的存在，那么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就是在宇宙空间。因为在这个空间里，一切最为原始，也最为简洁，包括人的欲望和感觉……我能说的就只有这些了。”特拉特意味深长地叹道，“其实，在冥冥浩宇中，或许所有生物的感受都差不多。”

说到这里，特拉特推了推鼻梁上的宽大眼镜。当然，特拉特的话，留给丽莎和尤因大夫的无疑是困惑和迷惘，他们几乎像听天书一般如梦如幻。

丽莎好像率先领会了特拉特的意思，为确证一下，以不肯定的语气问：“你认为船长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另一颗心灵——或者说别生命——在与他遥相呼应，相互沟通，彼此交流？”

特拉特摊开双手：“无法肯定。说实话，连我自己都不相信真的存在宇宙心灵的沟通。这听起来像中国道教所宣扬的天人感应，没有人说得清真假。不过，我相信大脑并不仅仅是存储信息的场所，它更是一部信息和能量的转换器。在某些时候，会像无线电一样容易接通，也一样易受干扰。”

“那么，另外的一颗宇宙心灵在哪？在这个 Oort cloud 的区域吗？”

“谁知道？或许无处不在。”

“好了。”尤因大夫插话进来，“现在我最关心的是怎样才能让船长恢复如初。”

确实，这是最为现实的问题。特拉特虽然提出一个新思路，却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一时间大家又沉默了。“听着，没必要把事情弄得那么复杂。没必要！”尤因大夫像在咆哮，他不想让神秘笼罩“自由女神”，神秘意味着无法控制，这会导

致人心惶惶。

特拉特对尤因大夫的话不敢苟同：“但是，大夫，我们不是在宇宙里吗？——在这个世界里，什么不可能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若在地球，很可能是一个阳光普照大地的时刻，但对于“自由女神”来说，则完全不一样了。且不说在这远离地球 5 万公里的地方会有多么的寂寞与寒冷，各人心中的奇怪问题足以让人心有余悸。

12 月 31 日。

尤因大夫看着电子日历上的这个数字，心里泛起一种难言的感觉。本来“自由女神”的航行是让人心动的，可现在竟使人万分担忧。他刚才去探望过船长，依旧是似醒非醒的状态，时有轻微的梦呓，但听不清晰。尤因大夫知道此刻再次跟踪船长的脑电波已毫无意义了。

他粗略地检查了一遍主控电脑。这时他从心里骂着自己：自己居然这时候才想起要检查主控电脑。虽然对这些玩意深刻入微的控制他不很明了，但是基本的信息总还可以理解。电脑告诉他，回航程序将在中午 12：00 启动。关于程序的说明只有短短的一行字：“程序校验正常。船长指令：提前 48 小时返航。通知所有船员。”——显然是船长书写的。

如果不再有什么意外，一切都将在今天中午结束，尤因大夫想。而十几个小时之前，他还是昏昏沉沉、恍恍惚惚地听特拉特说些更难以理解的东西。这听起来就像是科幻小说中的玩意。如果那颗他们不为所知的心灵对他们不利怎么办？尤其是对船长不利怎么办？他们会与它发生冲突吗？他们能在与之竞争的过程中争取到船长吗？……尤因大夫觉得特拉特未免也太玄乎了。“让它们见鬼去吧。”他生气地想，“我怎么会把特拉特的话当真呢？问题并不是我们所想像的那么难以捉摸！‘自由女神’是完全可以自动操纵的，已经编制好的程序会主宰全船的动作，而且看来船长早已经安排妥当一切，剩下的很可能只是我们自己的胡乱猜测、杞人忧天而已。”面对控制台上的仪表都正常地运转，他开始感到安慰了。

时间在寂寥的太空中似乎过得飞快。

尤因大夫的身体在座椅里蜷缩成一团，不用说，他确实是极为疲劳，甚至还神经紧张过好一阵子。他正在默默地等待特拉特和丽莎的到来，他们应该已经完成了各自的工作。他瞪着舱壁发呆，以他们出色的工作效率，这并不难做到。

“好了好了，我一切都就绪了。”丽莎拍着手走进来，“我已经把那顆罪魁祸首的冰彗星抛弃出去了。虽然挺可惜的，但我采样获得的样品足以让我不会无所事事了，我准能在回到地球之前完成分析报告。对了，船长怎么样？”丽莎关切地问。

尤因大夫失望地揉了揉眼睛：“暂时还未苏醒，但是就我的检查，已经脱离危险期了。只要让他再多休息些时间，我相信他能够渡过难关。”尤因大夫感到一阵心酸。毕竟是老年人

了，虽说不上风烛残年，但生理机构，免疫系统的衰退确实是不可避免的。“为了防止主发动机启动时加速度的影响，我把他送进了磁悬浮舱，在那里，他不会受到任何振荡的。”

尤因大夫的话宽慰了丽莎。“我们准备返航吧。”丽莎漫无目的地看看四周。

“没问题。船长的工作已经尽善尽美，我们只需等待。飞船将自控飞行，这正是‘自由女神’的最大特点，只有在应付极为特殊的突发事件时，才需要人为介入。我想用不了多久船长就会像往常一样指挥全船，而一般的险情，我们也足以应付了。”

“我并不是害怕飞行。”丽莎看了看手腕上的电子表，“现在11点30分。12点我们就要返程回家了。”她似乎有些激动，“我心中一直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这五年的飞行，仿佛是在一日之间。五年之前的情景，我至今还历历在目呢，没有鲜花，没有欢送，只有飞行的使命。我离开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就向着深太空进发。其实对于宇航员来说，命运是未知的东西，宇宙中存在着乐趣与危险，或许我载誉归来，或许就绝尘而去。我曾问过自己，我们四个人是否还会完好如初地回到地球？我真的希望如此，‘自由女神’和我们四个人是一个整体。可现在……”

她说不下去，早已形成的友情在这一时刻显现出来。可谁能料到并阻止已发生的一切呢？事实上没有任何预兆，他们所能做的就只能是补救而已。

尤因大夫理解地点点头。

“怎么回事？都11点50分了。特拉特怎么还不过来？他究竟在干什么？”尤因大夫十分奇怪，他们还有一些准备工作要做呢。

丽莎望了望毫无动静的舱门：“不知道，我去看看。”她赶紧朝那里走去。然而就在她打开舱门的一刹那，一个人匆匆闯了进来，着急地差点与丽莎撞个满怀。

“特拉特，你怎么回事？”丽莎看清楚来人，大声质问。

特拉特似乎非常激动，看样子是奔跑着赶来的。他鼻翼翕动着，眼光在众人脸上迅速地扫来扫去：“尤因大夫，丽莎，你们还记得那个引力场吗？1651引力场就是那次晚餐时我向你们提到的那个引力场？”他古怪的声调调动起大家的好奇心，“你们猜，我发现了什么？——我原以为那个引力场是属于冰彗星的，但今天我才发现，它其实并不是冰彗星造成的。它是一个独立的引力场，而且在不断地扩大！”

“怎么可能这样？”尤因大夫追问说，“如果是一个万有引力场，一定有一个质量巨大的天体的存在。”

“但我观察不到任何天体，引力场像是无形地存在于空间。事实上我曾设想会不会是一个黑洞，可在这里不可能有黑洞，要不这些冰彗星早就不复存在了。”特拉特停顿一下，做了个深呼吸，“甚至，我觉得，我们不能以万有引力场来衡量

它，因为我根本无法检测出这个场的具体结构，它内部的各种场量都是我们所不知的。换句话说，我只能知道它在那里，可我无法确定它的参数。”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

“就在我想要来告诉你们的时候，引力场分裂了。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引力场的两个分支，两个正在迅速越来越强的分支！”

如果说，仅仅是存在一个引力场，那还不足以使人震惊的话，那么，现在就有了一个两条自动增强的分支组成并且完全不符合一般场理论的引力场。这简直不可思议，尤因大夫霎时间脑袋里一阵轰鸣。

“难道我们真的要遇到 UFO？”

尤因大夫立刻打断丽莎的疑问：“我情愿不用这个字眼。尽管对于不明飞行物体都可以这么称呼，但我们现在面对的根本不是一个飞行物！再说你能够想像，在太阳系的荒芜的边缘地带，居然会存在一种生物吗？我决不相信。”

“可根据特拉特所说，引力场好像也不是天然的。”

特拉特接过话茬：“是的，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奇特的引力场。难道不能设想它是人为的么？”

“特拉特，我始终很难相信你所说的一切。”尤因大夫皱着眉头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把事物解释得那么神乎其神，玄而又玄？”

“因为我不相信这个引力场是天然的，我认为它具有智慧特征，在它背后，我宁愿相信是一种智慧的操纵——要不它为什么偏偏在我们即将返航的时间出现？我都观察它好几天了！”

特拉特的话令尤因大夫警觉起来：确实，我忽略了这个因素。

“那么，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呢？”尤因大夫问。

特拉特推了推眼镜，小心翼翼地说：“联系这几天所发生的事情，我想，这可能和船长有关。也许另外的一颗宇宙心灵，就在那一头。”

丽莎的脸色渐变。另一颗宇宙心灵？尤因大夫蓦地想到特拉特当初说过的东西。思绪的浪潮阵阵席卷他的大脑，难道特拉特所预言的会是真的？难道对方真的是一种生命的新形式？……他认真地看着特拉特，他脸上的表情决不是在开玩笑。尤因大夫的大脑反而清醒了许多，他想到了当务之急。

“我忽然奇怪起来，我们为什么要讨论那个引力场的由来？我不管它渊源如何，只要它想危及老船长的安危，我就不答应！现在，只剩下3分钟了，我们必须做好返航的准备——争论未知的东西，现在不是时候！”

在尤因大夫的鼓动下，安全带已经紧紧地扣到众人身上，控制舱里的尤因大夫和丽莎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脑显示屏上的数据。特拉特则坐在船长的席位，以代替船长的位置。

“所有参数正常。主发动机准备启动。倒计时一分钟。60，59，58……”

红色的数字跳动不止。随着每一下跳跃，尤因大夫的心也猛地抽搐一下，他相信其他人的感觉和他也是一样的。

“30，29，28，所有启动参数修正，重新倒计时一分钟。60，59……”

安全带把欲站立起来的尤因大夫紧紧拽回去。

“出了什么事？”丽莎几乎和他同时向特拉特发问。

特拉特注视着手头数据的变化：“还用说吗？那个引力场干扰我们了！在程序设定完所有参数前，飞船不会启动！”

“40，39，38，所有启动参数修正，重新倒计时一分钟。60，59……”

“见鬼了！”

特拉特回敬丽莎的不耐烦：“不是见鬼，是那个引力场又增加了。”

接着一切又周而复始，倒计时，修正；再倒计时，再修正……一种无形的压力已经在所有船员的内心深处越聚越大！

“照这样子，我们永远都无法启动主发动机！”

“恐怕是这样的。现在的引力场强大得几乎会耗尽我们所有的能源，我们怎么启动得了？不仅如此，而且——”特拉特手指一动，一个绿色的不断增长的数字在其他人的电脑显示屏上出现，“我们的速度在增大。也就是说，我们在向那个引力场滑落！”

庞大的“自由女神”的躯体，在深邃的宇宙中变得羸弱可欺，无边黑色中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控制着它的命运。仿佛是普通的玩具被人把持，或许那是一位睿智的长者，或许只是一个顽皮的孩童，无论如何，这种控制都将是难以挣脱的。“自由女神”船员的过人智慧，变得微不足道，“自由女神”沿着一条它所不愿去的轨道运动。

就在它运动的某一时刻，一只白色的小点从“自由女神”的身体里飞窜出来，一道美丽的直线，宣告了它的独立。“自由女神”上的三位船员清晰地看到了电脑对此的汇报。

“好像什么东西飞出去了。难道是碎片？我们快解体了么？”特拉特不肯定地说。

丽莎的声音有些哆嗦：“如果我们的面前是一个黑洞的话，我想，会的。”

尤因大夫眯起眼睛，试图看得更清楚：“那个白点能不能放大点？我需要清晰的图像。”

“我正这么想。”特拉特已经开始操作，“现在放大倍数扩大50倍。”

屏幕上的白点显示出它的轮廓。狭长的四棱柱边缘，上半部分晶莹剔透，而下半部分则是凝重的金属线条构型，像一件精美的工艺品，正水平飞行，稳稳当当。

尤因大夫终于分辨出它：“不是碎片！那是……磁悬浮舱！”

一个可怕的事实，尽管没有下文。

特拉特盯着大夫：“你不会暗示那里面是……老、船、长吧？”

丽莎也紧张看着尤因大夫。可尤因大夫动动嘴唇，哑口无言。

他们齐刷刷地把目光再次投向那个白点。从电脑提示的数据看，那只白点与他们并不是一路，因为它正向着另一个引力源前进。

“磁悬浮舱怎么可能被抛到飞船外去的？”特拉特不敢相信。

“我不知道，”尤因大夫急促地说，“磁悬浮舱是全密封的！”他解开安全带，一下子从座位上跳起来，他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慌乱，“我要证实这件事！”

“可以。”特拉特立刻动作，击键的声音成为舱室里唯一的声响。“电脑显示……磁悬浮舱是空的，它完好无损。”

“我们现在怎么办？怎么办？”丽莎似乎在问他们两人，又似乎在问自己。

尤因大夫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他闯到特拉特身边：“给我数据，它离飞船的距离，飞行方向，飞行速度……我去！”

特拉特犹豫不决。

“这是唯一的办法！我启动推进器到舱外去，把老船长抢回来！就这样，特拉特，给我导航！”

特拉特脸上渗出了密密的汗水。他想说，不可能的，那只有去无回——推进器根本克服不了引力场。但是尤因大夫勇毅的神色使他说不出来。

他想点头了。

就在这时，一股声音澎湃起来，在每个人的内心鼓荡。

“‘自由女神’的船员们，我是你们的老船长。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然而我只是在做我自己的选择。”

尤因大夫蓦地一惊：“老船长？你在哪儿？”他抬头仰望虚空，舱板上的照明灯刺得他晃眼。

“我正在我旅行的途中。老朋友，现在我是在用心灵感应与你们对话。为我导航的引力场已经建立，藉此我可以到达我要去的地方，与那神秘的力量汇合在一起，一道跋涉宇宙空间。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我从未想到在我的命运中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听起来像科幻小说。可它确实来自一个我们所不知的文明，这文明最大的特征似乎就是酷爱旅行，它们生命的乐趣或许就在其中了。诚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作为宇宙间自由的旅行者是我一生的目标。如果我回去，NASA不会再安排我上太空，而且连年的财政紧缩，我无法想像未来会是怎样的悲哀。要知道，我不甘心在地球上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已经把它和宇宙融合在了一起。

“我也不清楚它们凭借什么探测到我，它们居然联系上了我，连我都难以置信。尽管我对它们不甚了解，但它们所说的去做生命该做的事情，令我折服。在我不能继续深入 Oortcloud 区域时，它们准确无误地闯进我的心灵，帮助我的磁悬浮舱无损地突破飞船障壁，又用引力场为我导航……我相信它们就是我的知音。”

“果真有另一颗宇宙心灵！从本质上说，那应该是另一种智慧文明，然而，我现在明白了之所以称之为宇宙心灵的更深层的含义，它意味着不同生命之间的可交流性，可理解性。”特拉特忽然激动地对尤因大夫和丽莎说，“你们领会到了吗？”

“我一直在担心‘自由女神’返航时的命运。如果没有一个可靠的方法来帮助你们，我将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请相信我，我并不会因为个人的感情置全体船员于不顾。现在由于那力量的介入，问题已经不复存在。我想，在你们的面前也一定已经出现了一个引力场，它将直接把你们引航到地球。这期间，你们或许将在一种完全不同的飞行状态中飞行。不会有危险发生，但引力场却可大大缩短‘自由女神’到达地球的时间。届时，你们将回到你们的故土家园。”

丽莎眼睛里似乎有一片晶莹在闪烁：“看来，船长真的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

尤因大夫心里却充满了离别的感伤，他轻轻摇了摇头，像是惋惜，又像是悲哀。

“别为我担心，我的朋友们。与你们在一起是我的荣幸，尤其是你，尤因大夫。但是，我们虽然邂逅却难免离别。我这辈子都已经和宇宙联系在一起，不甘心在地球上平平淡淡地消逝。在这个世界里，我们都是匆匆的过客，我们总要利用有限的时间，在生命的轨迹里留下最灿烂的片断。你们应该为我祝福才是。”

“好了，引力场在增强，我们都要开始各自的航程了。各自准备吧，我的朋友们，祝你们一帆风顺。”

洪大的声音渐渐远去了。尤因大夫屏息倾听，但再也没有听到什么。

“大夫，我们不必难过。正如船长所说，他到底有了自己的归宿，虽然高深莫测。”特拉特安慰尤因大夫，“我们还是做好飞行准备吧。不知几分钟后，我们要经历怎样的场面呢！”

所有的能源关闭，“自由女神”内一片黑暗，只有淡淡的冰彗星反射的光芒进来，微弱至极。相互之间，他们很难看见对方。

尤因大夫感到热泪流淌，他也不知这是感慨还是失望。总之，一位非常亲密的朋友离他而去，杳无踪影。他们曾经在一起合过作 30 年，可将来没有人知道他会出现在哪一颗星星上。“我只想，我们永远失去他了。”

“不要那么悲观嘛。”特拉特的语气忽然变得极为轻松，

“我倒不这么认为。”

“特拉特，你是什么意思？”丽莎有些气愤，“在这种时候你还开玩笑。”

“这不是玩笑，难道你们都没意识到刚才发生的一切的内涵吗？——你们忘了，船长是用什么方式和我们交流的吗？神秘的力量作为一颗宇宙的心灵出现在他的世界里，而船长扮演的角色不也与此类似吗？”

尤因大夫默默地想了一会：“特拉特，你的意思是——”

“没错。宇宙心灵，无所不在。我现在才觉得，任何人都拥有一颗宇宙心灵，只是激励的程度各自不同。只要内心不放弃渴望与追求，那么我们一定可以和我们想要寻找的人交谈。船长一定是领悟到了，所以才能在与我们沟通时运用自如。”

丽莎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你说我们可以和船长再建立联系？”

“我想是的。”特拉特转而说道，“看来‘宇宙心灵’的假说还不完善呢，这次返回后，我想我要为它补上这一点。”

“那么，祝你成功。”尤因大夫回复道。尽管眼前一片黑茫茫，但特拉特点燃了他内心深处的曙光。

也祝你成功，我的老朋友。他望着外面星光变成的笔直线条，拭去了脸上的泪。

刘亚姝 图

主持人的话：

EPR 佯谬是 30 年代爱因斯坦与玻尔论战时提出的一个思想实验。爱-玻论战的核心问题是：原子是一个东西，还是一种抽象想像的构想，只是用来解释物理观察的结果？

量子论认为，人不可能知道一个粒子的位置，而同时又知道它的运动速度，位置与动量构成了微观粒子实在性的两个互不相容的方面。这就是著名的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玻尔坚持这一观点，他认为，原子的模糊世界只是在受观察时才会成为物质，而没有观察时，原子只是一个幽灵。爱因斯坦不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不管我们观察与否，物质都照样存在。我们的观察可能揭示出原子的实在，但怎么能说我们的观察创造了原子的实在呢？因此，爱因斯坦等人提出了 EPR 佯谬，指望它能揭露量子幽灵的欺骗（有关 EPR 佯谬的内容，小说已作了简要的说明。当然，这只是在宏观尺度上进行的）。

这场论战持续了半个世纪，到底谁正确呢？直到 1982 年巴黎大学的阿斯派克特作了一个实验，他激发一个钙原子放出两个反向运动的光子作为亚原子碎片，在每一个光子经过的通道上放置一块偏振片。如果光子碰撞上两块平行的偏振片，这两个光子就会显示出百分之百的协作；如果偏振片倾斜摆放时，这两个光子的协作程度就大大降低。实验证明，爱因斯坦理论预言的协作程度，比玻尔的要低得多。

爱因斯坦输了，而玻尔赢了。

漩涡与大船

小丁

据说，“漩涡二号”的船长这个职位，曾让联邦总部的官员们很费了一番脑筋。因为援救者与被援救者之间最好没有什么私情，可苏贝又恰巧是目前最杰出的船长。

最后，苏贝一贯冷静沉着的作风帮了她自己的忙。总部认为苏贝在行动中“不大可能因感情用事而出错”，即便等待救援的“漩涡一号”上面有她的丈夫。于是她得以站在这艘大船的舰桥里面，指挥十五个船员共同跨越数万天文单位的辽阔空间。

这是人类所做的第二次向外太阳系派出远征队的尝试——“漩涡一号”是第一次。在二十个小时的适应性航行之后，队员们吃了离家前的最后一顿饭，在飞船上洗了最后一次淋浴，“冲冲晦气”——这是他们自己的话。苏贝坐在电磁椅里面有条不紊地下着命令，从外表上看不出她的情绪。舷窗外是深邃的宇宙，苏贝的目光投向无限遥远的地方。随着她的命令，火箭发动机喷出橙黄色的离子流，大船起航了。空间折叠必须在月球轨道之外进行，否则可能对地球附近的物理特性产生微妙的影响。

一个船员悄声对身旁的同伴说：“就要弄清楚了，那边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

“只要咱们能活着到那儿。”后者回答。

“还得活着回来。”

苏贝不明白这些男人，他们明明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过五关斩六将才挤进这次任务中来的，可刚刚启航，他们却满不在乎地尽说些晦气话。以船长的权力，苏贝可以使这些人暂时或永远地闭嘴，但她向来不愿采取强制手段，除非遇到万不得已的情况。

半个G的加速度把人压在椅子上，船上用电磁力模拟的人工重力也让苏贝感到有点压抑。她微闭双眼，想像着了力——她的丈夫——乘“一号”出发时的感受：激动、自豪，对前途未卜的忐忑不安。

空间折叠技术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成熟，对坐标点的精确控制仅仅局限在一光年以内。而最近的人马座南门二-丙星远在四光年外，空间折叠也是鞭长莫及。必须说明的是，飞船悬在空旷的宇宙中，旁边没有参照物的话，连自己的相对位置都很难准确掌握，更不用说“折叠空间”了。

直到“太阳伴星理论”获得了意外的证据，以空间折叠为旅行方式的“漩涡”号飞船才有了用武之地。

数十年来引得天文学家们争论不休的“太阳伴星理论”原本只是个假说，是为了解释地球上生物的周期性群集灭绝而产生的。“复仇女神”——那颗伴星就叫这个名字——是一颗比较小、比较暗的恒星，它的独特之处是：它是我们这个太阳唯

一的姊妹，它是太阳的伴星，以六千五百万年为周期，绕太阳旋转，它的远日点深入到距离我们五万天文单位之遥的奥尔特彗星云内。所以，每隔六千五百万年，这位复仇女神就用它的引力携带着大批彗星，对我们的太阳系包括地球进行一次狂轰滥炸，造成地球生物的大规模灭绝。本来，这只是个颇具想像力和浪漫色彩的假设。但两年前，建在木星和土星轨道之间的引力望远镜发现了“复仇女神”，并凭借多普勒效应把它从亿万星辰中分辨出来。天文学家证明，这颗恒星距离地球不到一光年，它才是离我们的太阳系最近的恒星。

于是，在一年内，“漩涡”号飞船被改造成适合于科学探索的考察船，以对“复仇女神”做一次激动人心的近距离观测，并验证空间折叠技术的可行性。

不论从结构和外表上来说，“漩涡一号”和二号都是一对孪生姐妹。这两艘重达四百万吨的巨型飞行器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为壮美的大船。“一号”出航时，有近三十亿人在电视屏幕前观看、欢呼，称它是“不沉的巨轮”。

但仿佛每一艘被称为“不沉之船”的船只都注定要沉没，漩涡一号一去不复返。

苏贝眨眨眼睛，收回思绪。飞船已越过月球轨道，进入外层空间。宇宙看上去是那么寒冷凄清，使人顿生思乡之意。几分钟后，他们就要以无法想像的速度坠入看不见的深渊，在一瞬间里到达人类知识范围之外的神秘领域去了。

空间折叠时，所有船员都要强制进入休眠，以对他们做身心两方面的保护。在前期实验阶段，不止一只猴子因为没有在折叠空间时进入休眠状态，而最终发狂或陷入永久性痴呆。有人甚至怀疑“漩涡一号”的事故就是由于某些船员未按规定休眠造成的。

苏贝看着随船医生帮助所有队员戴好同步共振头盔，让他们在座位里睡下。当医生自己也躺下之后，苏贝用声音信号发出了最后一个指令：“一分钟后开始空间折叠。”她做了一次缓慢的深呼吸，双手捧起头盔戴在头上，打开了定时催眠器。

那些科学家都说，空间折叠是在一瞬间完成的。可苏贝觉得这一瞬间真是漫长得惊人。她甚至做了梦，又梦见丁力他们从“一号”上面发来的信息。这些信息飞过茫茫太空，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抵达地球。它们在这个期待着奇迹的世界上造成了多大的轰动啊。“所有人都正常。”那是“一号”船长的报告。而发到地球来的录像差一点就引起了一场新的移民热潮。

太阳的姊妹星身旁携带着地球的姊妹星，这是谁都没想到的。至少从外表看来，那颗行星与地球一模一样，蔚蓝色的大气圈，海洋和陆地……在用船头前方的光学摄录器拍下的一分半钟的录像里，人们可以尽情观赏这颗大行星表面那壮丽的白色云层，真是气象万千，令人目眩。一些闪动着蓝灰色或灰白色幽光的太空石块——或者说“脏雪球”——像军舰一样在空

间里飘行，无法判定它们的体积大小。那也许就是奥尔特星云里的几颗彗星，就是曾经用大冲撞后的烟尘和毒雾灭绝了恐龙的那些彗星的兄弟们。

在梦里，苏贝并没有看录像，她觉得自己是站在“一号”的左舷舰桥上，透过宽大的舷窗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奇怪的是，指挥舱内除了她之外空无一人，丁力他们都不知到何处去了。周围寂静得令人不安，有什么神秘的东西潜藏着，正在靠近，就要出现了……

但苏贝在梦中坦然地等待，她知道，使丁力他们凭空消失的那个东西，一定还会来找她的。那时她就知道丁力到哪里去了。

一年了，“漩涡一号”似乎是在遥远的宇宙中蒸发了，杳无音信。自从那唯一的一次信息发送后，再没有消息，“一号”也迟迟不返航。以前，苏贝还不知道那录像的末尾有一条线索，直到她被任命为“二号”的船长后，他们才给她看了最后的一小段。在录像突然终止前，一个船员惊恐的声音喊道：“大船！大船！”然后，就是一片混乱。

专家组分析过那个船员喊叫“大船”是什么意思，有可能是提醒同伴，他们乘坐的大船“漩涡一号”出了问题，但这种推测在语言习惯上显然有着难以弥补的漏洞。专家组甚至把“漩涡一号”上每个船员的档案拿来一一详查，看其中有没有一位绰号叫“大船”的人。这个猜想也被推翻了。

只有一位专家作出的近乎疯狂的推测，后来却被证明是最难否定的。他说，那个失声喊叫的船员只是在说出他的所见而已。他从舷窗里看见了外面有一艘“大船”，或一个具有船的外形的大物体。

这个推测是相当冒险的，承认它就意味着承认“复仇女神”旁边那颗行星上可能有智慧种族，而且是掌握了高技术的智慧种族。

苏贝在醒着的时候，并不清楚自己到底喜不喜欢这个推测。但在梦中她却清楚了：她害怕，非常怕。她对那种可能存在的“智慧种族”充满了恐惧感，是它们带走了丁力，让他永远不能回家。

苏贝站到了舷窗前，双手按着冰冷的极化玻璃，向外望去。那个行星真大呀。苏贝的影子映在玻璃上，恍恍惚惚的。等一等，那难道不是她的影子，难道是……不，那是一个人。

一个人，趴在舷窗外，在冰冷的太空中。像从浓雾里慢慢走出来一样，她的样子渐渐清晰了。她就是苏贝自己。苏贝惊恐地张开了嘴，窗外的苏贝却对她露出了一个微笑。

带着一身的冷汗和一声强行压住的喊叫，苏贝醒了。座椅边仪表上的数据告诉她，空间折叠已经完成。

苏贝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呆了一会儿，做了一次深呼吸，以稳定情绪。她脱下头盔，看见队员们也都激动而又不安地从椅子上坐了起来。虽然他们都经过了上百次模拟训练，但却没有

一个人做过真正的空间折叠旅行。他们互相望着，摸摸头，耸耸肩膀，小声开两句玩笑，似乎还不敢相信自己已经来到距地球近一光年之遥的另一世界了。

苏贝说：“各就各位。”船员们恢复了沉着的神态，都在各自位置上坐好。

一个人突然惊叫道：“瞧啊！那是什么呀？是‘一号’！”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惊呼声中跑到了左舷指挥室的大窗前，他们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往窗外看去。一时间，舱内鸦雀无声。苏贝坐在椅子上向那边望了一眼，然后起身走了过去。

这里确实有一颗极像地球的大行星，一颗蔚蓝的星球。苏贝不知道它有没有自己的月亮。在奥尔特星云的腹地，它必然承受了比地球上多若干倍的彗星轰击，一定是某种神秘的机制保护了它的大气层没有被完全破坏。它带着自己的大地和海洋，在如雨的彗星群中安然运行。这个发现是意义重大的。

但在眼下，让苏贝和队员们如此激动的还不是这颗行星，而是在它与“漩涡二号”之间赫然横着的一艘大型飞船。那飞船气势如山，辉煌如入夜的城市，它毫无疑问正是在太空中迷失已久的大船“漩涡一号”。

苏贝回到椅子边，坐了下去。

队员们这时才有点明白，总部为什么要挑选苏贝当他们的船长。当与“一号”近在咫尺、伸手可及的时候，她并没有失去理智，没有下令立刻靠近。苏贝紧闭双唇坐在椅子上，若有所思地看着窗外的飞船。

“一号”以右舷对着他们，悬浮在轨道上一动不动。两艘船之间是相对静止的，也就是说，“漩涡二号”恰巧停在了“一号”的旁边，并且，自动控制系统使它选择了一条与“一号”几乎相同的轨道。

苏贝考虑着这种巧合有多大可能性。一个队员已经忍不住说道：“快去呀！”苏贝却问随船技术顾问：“这样的事情可能发生吗？我是说，‘二号’跨越了将近一光年的距离，正好停在‘一号’旁边，而且两者的轨道也一模一样。”

顾问说：“你要考虑到，这不是一般的太空旅行，这是‘空间折叠’。‘漩涡二号’的程序和‘一号’没什么差别，它也许选择了相同的坐标点。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苏贝点点头，说：“向一号发出信号，告诉他们，救援来了。”她的声音平稳而稍带冷漠，没人能听出她心里的感情。

所有船员都聚集到左舷的窗边，信号发出去了。通讯管理员一边发信号一边喃喃念着：“‘漩涡一号’，你们听到了没有？救援已到，请马上回话。”

在寂静中，大家紧张地等待着。然而没有回话，船外的天线只捕捉到自己的信号的回音：“你们听到了没有？救援已到，请马上回话……”

“继续发信号。”苏贝说。

二十分钟后，苏贝放弃了与一号联系希望。她命令道：

“探测一下，它还在运转吗？”

“好像发动机还在正常运转似的。”执行命令的船员莫名其妙地说，“这船还活着，可它不回答我们的呼叫……”

“除非……船上没有人。”一个船员说，他说完后就赶忙偷瞥了苏贝一眼。

苏贝的心微微抽搐了一下，但她的神情没有变，她说：“这个距离上，能用生物探测装置吗？”

技术顾问说：“您知道，生物探测器必须在近距离工作。”

“靠过去看看吧！”船员们恳求道。

苏贝说：“我们不能冒险靠近。探测船准备出航，副船长带几个人过去看看。”

副船长应声站出来，说：“我带八个人去。三条探测船，每条三个人。”

“要小心。”苏贝知道自己是多余的，“我会在这儿随时观察你们。”

“我会随时报告情况。”副船长简洁地说。

三条探测船从“漩涡二号”左舷的减压舱门口飘了出去，缓缓靠向浮在远处的“一号”。苏贝打开了座位边的全息监视图像，它能提供探测船的速度、方位、发动机现时功率及其它各种参数。舱里剩下的船员都趴在窗口望着外面。

苏贝对着座椅上的对讲器问：“怎么样？还好么？”

副船长的声音从那里传出来：“还好。那船真像新的一样！越靠近越感觉它不像在外漂游了一年的样子，这么多流星没有一颗打中它！”

“它有防卫的手段。”苏贝说。

副船长说：“但是没人操纵啊，谁启动的防卫系统呢？”

苏贝不语。

探测船靠近“漩涡一号”了，副船长说：“我们从右舷舱门进去，好吗？”

“尽量别惊动里面的人。”苏贝说，她把下半句话吞了下去，“如果里面有‘人’的话。”

无论从舷窗里还是从全息监视图上，都能清楚地看到，三条探测船轻轻地靠上了“漩涡一号”的右舷。它们停在那里，停了令人窒息的半分钟。副船长的声音又一次响起来：“现在我们进去了。”

“好。”苏贝尽力稳定着自己的声音。

从树叶般大的探测船里，漂出几个芥籽一样大的人。他们慢慢蠕动着，爬上大船的侧舷。苏贝的双拳不自觉地握紧，她还没有意识到，有一瞬间，自己屏住了呼吸……

“侧舷减压门已经打开。”副船长报告说，“我带五个人进去，留三个人守住探测船。”

苏贝命令：“从现在起，你们要用头盔摄录器，把信息发回来。”

座位旁的全息监视图闪烁了几下，变成副船长他们用头盔

摄录器拍下的图像。“漩涡一号”瞬间放大，它那如山的船体和陡直延伸的金属舷壁占据了整个视野。减压舱门正在缓缓打开，镜头前移，苏贝知道他们进去了。

全息监视图像线条清晰，但没有色彩。舱里的船员们仍然趴在舷窗上，望着“一号”和它身边停泊的三条探测船，似乎他们这么望着能帮上什么忙似的。

“现在，我要进入内层舱门了。”副船长说。苏贝看见全息图像上现出了减压舱的内层舱门，一只手伸过去，果断地旋动着门上的轮式把手。门开了，苏贝在全息图上看不到任何灯光和颜色，但副船长向她报告：“门里有光，好像里边的灯还没有灭。”

“把武器拿好。”苏贝低声嘱咐道。

副船长问：“我们可以开枪吗？我是说，在这种情况下，遇到危险允许开枪么？”他的声音第一次有些颤抖。

苏贝呆了一会儿。“漩涡一号”上面原有十七名船员，包括五位科学家，当然，其中还有她的丈夫。目前他们都是生死未卜。

苏贝最后对副船长说：“可以开枪自卫。”

全息图像运动起来，视角不停地变换，“镜头”往前推移着，副船长正领着队员们向“一号”的纵深处走去。苏贝熟悉全息图像展示出的一切，每条走廊，每个拐角，每一面墙壁，都与“二号”的一样。副船长他们的脚步声甚至也通过话筒传到了她的耳中，他又报告说：“船里有氧气，温度正常，完全正常。真不可思议。”苏贝把两手握在一起，注视着全息图像的每一点变化，似乎下一秒钟就可能从拐角后面闪出一个人来似的。

同时，苏贝觉得越来越不安，心里有个念头隐隐约约地转动着，却不肯明朗地显现出来。她本能地感觉到，这念头十分重要，是关于“漩涡一号”的，也是关于这次行动的。她有几次差点忍不住，要下令让副船长他们回来。他们正在探察的那个地方是大漩涡的深处，苏贝的心底有这种感觉。

“发现有人痕迹。”副船长的声音说。

苏贝低声问：“什么？”

全息图像上出现了一间打开的浴室，和所有飞船上的浴室结构一样，喷头和真空抽吸器，防水挡板，烘干装置。

“红外探测告诉我们，”副船长说，“至多在五个小时之前，有人还站在这里洗澡。他用了烘干器，是个很高大的人，不清楚是男还是女。”

苏贝知道用红外探测器观看人体留下的热迹的感觉，令人不快，仿佛透过一面模糊的薄幕窥视后面的鬼影。她沉吟道：“五小时……”五小时之前，那间空荡荡的浴室里曾经站着一个人，或者是个人形的生物……她轻轻甩了一下头，把可怕的念头赶跑。

“用红外探测器看过走廊了吗？”苏贝问。

副船长说：“刚才没想到，是经过这间浴室时才想起来的。”

苏贝说：“现在就用红外探测，看看走廊里有什么遗留的热迹。”

“好的。”副船长回答。

片刻之后，他说：“船长，我报告了，你可别奇怪：走廊里全是人。我是说，几个小时前，这里还有不少人走动。不会错的，热迹非常明显。”

那么，在短短几小时里，“漩涡一号”里面的人就都不见了。或者，他们都停止活动了？

“继续走吧。”苏贝简单地说了一句。

副船长边走边汇报：“船里的一切都井井有条，可以看出来‘一号’的船长是个很能干的人。空气成分严格保持在健康标准上，经过一年的飘游，能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看，船员卧舱到了。我们进去瞧瞧，大家拿好枪……”

苏贝面前的全息图像上显示出一间宽大舒适的卧舱，虽然也是标准的八人舱，但比一般飞船上的要大一倍。里面空空的。

副船长说：“这里没有热迹，难道船上没人睡觉吗？”

“一段时间之内没人睡觉。”苏贝补充道。

副船长没把握地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但热迹能保持将近一百小时呀。”

“在紧急情况下，可能连续一百小时不能休息。”苏贝说。她虽然在向副船长解释，但自己心中的不安却越来越强烈了。这种不安，这种不祥的预感在发现有“人”用过浴室之后就萦绕在她的心头。

副船长说：“我们再向里面走，好吗？”

苏贝停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她的心怦然跳动，她真想让这些人马上回来。但她说：“继续。”

副船长他们走到了食品贮藏室，苏贝愣住了：这里的食物几乎是原封未动，保存完好。

“一年了。”她喃喃说，“一年里面，没有人吃东西……”

“我可以检查一下食物吗？”副船长问。

“可以。”

一包脱水蔬菜被打开，展示在全息图像里。副船长说：“新鲜的，但我可不敢尝它。”

“你能想出合理的解释吗？”苏贝不由自主地问道，“‘漩涡一号’上的人，竟然一年没吃东西。”

副船长呆了一会儿，回答：“他们一直在休眠。”

“但五个小时之前还有人在洗澡，有很多人在走廊里面走动。”

副船长说：“他们几小时前刚刚醒来。”

“可是他们却不回答我们的呼叫。”

苏贝说到这里，心里突然灵光一闪，所有的疑问似乎在一

瞬间就要解决了，但那一点光亮又熄灭在她的头脑里。

副船长说：“这真是一艘鬼船。”

他指的是古代水手们经常传说的，在海上漂流的无人船只，那些船上一切完好如初，但一个人也没有。

苏贝回过头，向舷窗那边看了一眼。几个船员站在那里望着外边远处的“漩涡一号”，那大船静静地悬浮在太空，三条探测船贴在它侧舷上。苏贝深深吸了口气，她在椅子上坐好，相信自己马上就要想出这个谜题的答案了。

副船长的声音说：“我们继续往里面走，好吗？”

苏贝没有回答，她陷入了沉思中。

有两个船员从舷窗那边回头望着她，迷惑地摇了摇头。

随着全息图像的变换，副船长不断报告：“到了上层舱内，热迹更明显了。现在进了休息室，这儿就像刚刚开过联欢会似的，全是人的热影，有坐着的，有站着的。现在到了休息室外，热迹向前方延伸过去。那边就是中心指挥室了，我们过去吗？等等，用生物探测器看一下，这个距离可以用了……天哪！”

苏贝从沉思中惊醒，问：“怎么？”

“门后就有生物！”副船长压低声音道。

苏贝仰头望着舱顶，每当她的思考接近尾声时，她都是这种姿势。船员们担忧地从舷窗边扭头望着她。

“我们现在就要打开门，进去了。把枪拿好，注意，慢慢地过去……”副船长缓慢而沉着地说。

苏贝突然转头望着窗外的大船，她那双眼睛里闪出近乎疯狂的光芒，船员们都被她吓呆了。苏贝又转向指挥舱门。大声喊道：“等等！我命令，不准开枪……”舱门猛地被拉开，六个身穿宇航服、手持等离子射束武器的人冲了进来！

很难形容双方见面时的反应。舷窗边的船员都像木偶一样定住了，有两三个人把手咬在了嘴里。而冲进舱门的六个持枪人虽然戴着头盔，看不见他们的表情，但他们也绝不平静。其中一个甚至跌倒在地。

只有苏贝保持了冷静，她对那几个闯入者说：“别开枪！镇定一下！好了，把头盔脱下来吧。”

一个人脱下了头盔，正是副船长。他带着如梦如幻的神情问：“这是怎么了？我们是在哪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苏贝回头看看舷窗边站着的、惊呆了的几个人，又看看窗外的大船，说：“你们是在‘漩涡二号’上？”

副船长指着外面那艘大船说：“可是，我们明明是到那艘船上去了呀！”

“那艘船就是‘漩涡二号’。”苏贝坐下，平静地说。

“我真不懂，我是疯了么？那么这里又是哪儿？”副船长摸着头问。

苏贝指指窗外的飞船：“那艘船就是我们自己的船，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飞船，‘漩涡二号’。”

副船长笑笑，又说：“我听错了吗？你说什么？我们分明

是乘坐了三只探测船飞到那里，到那艘大船上去了呀。看看……”他激动地走到窗前，“看看！那三只小船还停在那儿呢。”

苏贝说：“我们去右舷减压舱看看吧。”

他们一起到了右舷。这下，副船长更觉得自己要发疯了：在这边的舷窗外，也有一艘大船远远地漂浮着。“漩涡二号”右舷的减压舱外也停着三只探测船，上面还各留了一位船员守着。苏贝命令他们也都上船来。

不顾副船长在耳边激动万分地质问，苏贝径自走向指挥室。

她说：“‘漩涡一号’的录像里，最后有人喊了一声：‘大船！’现在我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了。他们也像我们一样，看见了旁边有另一艘‘漩涡号’。但我们可以误会为看见了‘漩涡一号’，他们对这种现象却一时无法解释。也许在激动中，有人把飞船的控制系统搞坏了。”

副船长指着窗外，说：“那么您怎么解释？那艘船，或者像你说的，那艘‘漩涡二号’是怎么回事？”

“很容易解释。”苏贝说，“这里根本没有另一艘大船，只有我们这一艘。”

技术顾问这时突然也醒悟过来：“是空间弯曲！我明白了！”

苏贝点点头：“你说得对。空间弯曲。我们的飞船从地球来到这里，用的是‘折叠空间’的技术，但这种技术远未成熟。现在，把我们从一光年外瞬间送到这里的那股能量还没有消散，它造成了这片空间的小规模弯曲，把这附近的空间弯成了一个封闭圆筒，就好像水中的漩涡一样。”

副船长也渐渐清醒了：“我们看见的是自己的背面……”他说。

“对，站在左舷，我们看见了自己的右舷。反之亦然。”苏贝说，“这片空间是成环形封闭的，这儿的直线其实都是弧线。你们乘着探测船从左舷出发，似乎是笔直向前，其实绕了一个圆圈，又从右舷回到了‘漩涡二号’。”

副船长说：“所以我用红外探测器看到了船上的热迹，那都是我们自己在离开地球前留下的。我们用了浴室，我们在走廊里走动，我们在休息室聊天……”

“我们刚刚出来不久，当然没有把贮藏食品吃光。”苏贝说。

所有人都舒了口气。突然，一个船员喊道：“看！看！”窗外的大船消失了。“空间折叠”的力量刚刚消退。

“各就各位吧。”苏贝一如平常地说。这时，船员们对她已是言听计从了。苏贝说：“搜索这颗行星的轨道，把‘一号’找出来。”

当“漩涡二号”绕着行星飞行了半周后，通讯管理员报告说：“无线捕捉到了求救信号！”

大家都屏息静听，管理员说：“是‘漩涡一号’！他们还活着！这次是真的啦！”

一阵低声的欢呼在指挥室响起来。船员们都望着苏贝，她还是那么冷静，只不过，冷峻的脸颊上浮现出一抹红晕。

大快朵颐

张捷 浙江省东阳市东阳中学高三(7)班 322100

“这么急，找我什么事？”我问道。

“猜猜。”赫悠闲地坐着。

“是太闷吧？”

“也可以这么说。”

“唉，你们这些公子哥儿啊，什么都不用愁，我可不得不停地干活赚钱。天晓得你是怎样想的。”

“这话就不对了。”赫站了起来，踱到窗边说，“我早就让你在我这儿干，你不来，说什么要靠自己闯一番事业，结果呢，成了一个清心寡欲的工作狂。”顿了顿，他又说，“今天呢，陪我一天——你待会儿就明白，少挣一天钱，值得。”

我苦笑一声，只能应允，也不知他玩什么花样。

“好了，你既然答应了，就来吧，跟我来。”

乘他的磁悬浮飞艇，很快到了他的实验大楼。穿过一条长长的通道，我们来到一个宽敞的大厅。大厅中央放着一张长桌，两边各有一张软椅。

“你先坐一会儿，我去去就来。”赫说着，神秘兮兮地打了个手势，走进了旁边的一道小门，让我呆头呆脑地坐着。

没一会儿，那小子探出头，向我眨眨眼睛，说：“过来一下。”

我没好气地走过去，感觉自己像个木偶小丑，任人摆布。

赫拉住我，指着一个鹤发童颜的老人介绍说：“这位是觉远医生。”

老人友善地朝我笑笑，便问赫：“可以开始了吗？”

赫大咧咧地点点头，把我拉到一大堆机器旁边，说：“来吧，做个小手术，把能量补给器拿掉。”

我一听急了：“别，你把我的能量补给器拿掉了，不是要我的命？……哎，小子，你不会是拿我做什么医学实验吧？”

赫大笑了一阵，说：“没那么严重。”

觉远医生也走过来了，“呵呵”一笑说：“阿赫，别逗他了，说实话吧。”他转过头对我说，“小伙子，不用怕。阿赫不会伤害你，根本不是什么医学实验。”

赫在一旁搭腔：“你说，我们是不是最好最好的朋友？”

“那当然……”这话一出，我立刻感到很惭愧——我居然对这位“最好最好”的朋友存着戒心，“不过，你总得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啊！”

“我要让你好好享受享受。”

“享受？享受什么？”

觉远说：“妙的在后面。首先，我们把能量补给器拿掉。”说着摘掉了我的能量补给器。我没有阻止他。

“现在，我给你恢复腹腔里一些器官的功能。坐在那里去。”觉远指着机器中间的一张椅子。我有点犹豫，但还是照

办了。

“器官？什么器官？”

“胃、小肠、胰腺等等，古人统称消化系统。”

“好像听说过。”椅子的靠背缓缓地放了下来，我乖乖地躺着。

赫一笑，说：“这些器官对一百年前的人类来说，相当于我们的能量补给器。由于那时肠道疾病太多，以及摄食的过程太长——你知道他们奉‘时间’为‘金钱’——于是便逐渐用能量补给代替了那些器官，任凭它们萎缩、退化。”

机器上几个探头伸了下来，点在我的穴位上，一阵麻麻的。

觉远说：“这是刺激器，会激活你体内的细胞。过一会儿，你会感到肚子空空的，那是恢复了的消化系统产生的饥饿感觉，还有一种强烈的欲望，那是摄食的——或是吃的——欲望。”

“吃？”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词儿。

接下来的确如觉远所说，我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说不清，道不明，口腔中还分泌一种莫名其妙的液体——噢，这就是“吃的欲望”吗？

金属探头缩了回去，觉远笑着道：“好了，你的消化器官至少可以工作三十六小时。”

我转向赫，问：“你的恩赐，便是让我‘吃’吧？”

赫说：“没错，‘吃’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你会感到前所未有的快活，真是难以形容。”我看他倒有些飘飘欲仙了。

觉远说：“最后是你的味觉系统，这才是最主要的。”一个发光的半球状的罩子罩到了我头上，这次倒没感到什么不好受，罩子便缩回去了。“可以了。”

我们回到大厅，分主宾坐定。

“好了，你的‘恩赐’呢？”

“哈！馋起来了把？”赫笑道，“来吧，上菜。”

不用说，“菜”就是吃的东西了。

话音一落，另一道小门打开了，一部小小的机器端着两个小碟过来了。一到面前，就闻到一种令人愉快的味道——我敢说那肯定不是巴黎古典香水的气味，接着嘴里又流出不少液体（事后我才知道那叫涎液）。

碟子放在桌上，仔细一看，是一串串金黄色泛着油光的小块。赫迫不及待地抓了一串放进嘴里用牙咬嚼起来，一开一合的嘴含糊不清地说：“吃……吃啊。”

我疑惑地取了一串，迟疑地放在口中。刹那间，我感到一阵莫名的兴奋，那种异香在我嘴里乱窜，舌头上传感的一种美妙快感刺激涎液更大量地分泌，我连忙把它咽到肚子里，空空的感觉便减轻了一些……嗨！真的是“前所未有的满足”！

不一会儿，一碟子的食物便被“一扫而光”。

我吮吮指头，咂咂嘴，问：“还有吗？”

“好了，你这个馋鬼！你吃得够多了，再吃你的器官会受不了的，毕竟刚恢复不久。”

这未免让我有些失望：“刚才是什么？”

“是鸭肉，鸭是我花大价钱从动物园买的。”

“鸭？我还以为它只能被当作原始观赏动物呢，没想还有这用途。”

“我太爷爷的光盘资料中说，这叫烤羊肉串，但羊的种群已经消失了，只好用与羊同时代的鸭子。”

“咳，你可真会享福啊！”我边感慨边告辞。说真的——我都舍不得走了。

赫忙叫住我：“别走，我还有话要说。我明天还请你‘吃’。”

我听了顿时两眼放光：“真的？吃什么？”

“嘿！油炸面包片，香死你！不过，你先帮我在电脑资料库里查查：‘面粉’是个什么东西？”

奥林比亚科学院

沈华嵩

主持人的话：这篇文章很有价值。撞击，才有火花。“拜师不如访友，访友不如吹牛，吹牛不如舀油。”在成都茶馆里听到这顺口溜，觉得颇有深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在青年朋友的思想撞击之中孕育成熟的。我们希望中国青年朋友多开办“奥林比亚科学院”。

1900年爱因斯坦从苏黎世工业大学师范系毕业后便失业了，直到1902年经好朋友格罗斯曼通过他的父亲才把介绍到伯尔尼瑞士专利局工作。而从1902年到1909年（即爱因斯坦23-30岁）在专利局工作的几年，正是他科学活动中最富创造性的阶段。特别是1905年，这是爱因斯坦一生中最光辉的一年，也是物理学史上划时代的一年。这一年的三月他写了《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化的一个启发性观点》的论文；五月写了《热的分子运动论所要求的静液体中悬浮粒子的运动》；六月写了十分惊人的论著《论动体的电动力学》，提出了他著名的狭义相对论。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爱因斯坦在相对论、光电效应（提出了光量子假说）和布朗运动这三个不同领域取得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成果，这在科学史上是一个奇迹！

了解爱因斯坦在伯尔尼这段“愉快的年代里的科学生涯”是很有意思的，特别他同两个青年朋友在一起自学的方式——他们把它叫做“奥林比亚科学院”，对我们很有启发。

1902年爱因斯坦刚到专利局工作时是试用检验员，还得耐心等待转正，为了维持生活，他必须做私人教师，可是不容易找到学生，收入也很少。他在报上登了一个广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苏黎世工业大学毕业生，三个法郎讲一小时物理课。”后来成了爱因斯坦挚友的索洛文看到这个广告后，便登门拜访。他们一见面就热烈地讨论起来，从理论物理到哲学，海阔天空地谈了好几个小时。第二天他们又见面了，继续前一天晚上的讨论。最后爱因斯坦说，“坦白说吧，你不用听物理课了，讨论物理问题要更有趣得多。”他们还商量好一起读大师们的著作，并讨论他们所处理的各种问题。后来，爱因斯坦任家庭教师时认识的朋友哈比希特也参加进来了。

就这样，三个青年人每天下班后在一起吃晚饭，爱因斯坦特别强调一起晚餐的重要性。当然他们的食品极为简单，无非一点香肠、干酪、水果、蜂蜜和茶，但是大家都很高兴，像伊壁鸠鲁说的那样“欢乐的贫困是美的”。然后他们便开始读经典著作，非常热烈地讨论各种问题，有时，激烈的争论延续好几天。索洛文和哈比希特常常去爱因斯坦办公室的门口等着他下班出来，然后立刻继续前一天的争论。这样讨论轮流在各人的家里进行，有时也去一个叫“奥林比亚”的便宜的小咖啡馆进行。爱因斯坦常常在这种例会上介绍他的研究成果和进展。

他们一起读了斯宾诺莎、休谟、马赫等人的哲学著作，黎

曼的《几何学基础》，彭加勒的《科学与假说》等数学和物理学的著作、论文、讲演稿。有时也读一些文学名著，如拉辛、狄更斯、塞万提斯等作家的作品。休息时爱因斯坦还常常拉小提琴助兴。

在晴朗的夏夜，这种争论和学习完了以后他们有时到伯尔尼城南的胡尔金山迎接日出。这时爱因斯坦常常躲开还在争论的同伴，仰望庄严、神秘的星空。“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那个假如我追随一条光线将会看到什么的遐想又在叩击他的心灵。相对论在孕育中。

爱因斯坦以极大的热情参加这些活动，而且不允许谁缺席。三个年轻人热忱地渴望扩充和加深他们的知识，建立真挚的友谊。这种坚韧不拔的学习精神和深厚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他们的晚年。1905年11月由于索洛文和哈比希特相继离开伯尔尼，“奥林比亚科学院”才停止了活动。

在爱因斯坦一生中最富有成果的这几年来里，这些学习和讨论对他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爱因斯坦到晚年还怀着亲切的孩子般的喜悦回忆起“奥林比亚科学院”，诙谐地说他是“奥林比亚科学院”的“通讯院士”。1953年，爱因斯坦已经74岁了，哈比希特和索洛文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

敬致我们科学院的无比敬爱的院长：

我们这个举世闻名的科学院今天开了一个忧伤而肃穆的会议，虽然你缺席了，还是给你保留着席位。这个保留席位，我们始终使它保持温暖，等着，等着，一再等着你的来临。

哈比希特

我，这个光荣的科学院的往昔成员，当看到该由你坐的那个空席位时，也忍不住老泪纵横。留给我的，只有向你表达我的最微末、最诚挚的衷心祝愿。

M·索洛文

爱因斯坦写了《“奥林比亚科学院”颂词》作为回信，他写道：

“我们三个成员至少都表现得是坚忍不拔的。虽然他们都已经有点老态龙钟，可是你所闪耀的明亮耀眼的光辉依然照耀着我们孤寂的人生道路；因为你并没有同他们一起衰老，却像蓬勃生长的蒿苳那样勃发繁茂。

我永远忠于你，热爱你，直至学术生命的最后一刻！（《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568—569页）

爱因斯坦特别称赞这种年轻人敢想敢作的自学精神，他说他们创立“奥林比亚科学院”是为了同“那些傲慢的老大姐开玩笑”。“比起后来我所看到许多可尊敬的科学院来，我们的科学院实际上要严肃得多，要不稚气得多。”（《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454页）他也确实是在这几个默默无闻的青年的自学环境里，建立了使许多大科学家也为之瞠目结舌的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基础。真正的巨人不是在“经院”里产生的。

冈恩和《长生不老的人》

吴定柏

詹姆斯·冈恩（James Gunn）1923年诞生在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二次大战期间曾在美国海军服役，任少尉军官。战后，他进入堪萨斯州的堪萨斯大学学习，1947年获新闻专业学士学位，1951年获英语硕士学位。毕业后，他先在母校和西北大学从事戏剧工作，又在一家平装本书籍出版社任编辑。但他大部分时间是在母校工作，先担任校友杂志的编辑，后又任大学公关部主任的助理。1970年，他开始担任教学工作，主讲小说写作和科幻小说，1974年晋升为正教授，1993年退休。在此期间，他因在文学上的成就获“拜伦·考德威尔·史密斯奖”，并由于教学上的成就获“埃德华·格里尔奖”。

冈恩的科幻生涯始于1949年。那年，他的处女作《通讯系统》在《惊人故事》上发表，用的是笔名埃德温·詹姆斯。1952年，在发表了10篇小说后，他才开始用真名发表作品。冈恩擅长短篇小说的创作，即使是他的长篇小说，读来也似短篇小说的组合。至今，他已发表和出版80多则故事、19本书，包括短篇、中篇和长篇。他的主要作品有《这个堡垒世界》（1955）、《星际桥梁》（1955）、《太空站》（1958）、《快乐制造者》（1961）、《长生不老的人》（1962）、《倾听者》（1972）、《校园》（1977）和《危机》（1986）等。

除小说创作之外，冈恩的评论和学术专著也为他赢得了不少荣誉：1976年荣获美国科幻小说研究会颁发的“朝圣奖”，同年又因《交替世界：图文式科幻史》获“特别雨果奖”，1983年以《艾萨克·阿西莫夫：科幻小说的基地》获“雨果奖”，1992年获“伊顿终身成就奖”。

作为编辑，他的主要成就是编纂出版《科幻之路》四卷（1977—1982）和《科幻小说新百科全书》（1988）。《科幻之路》汇集了科幻小说的经典之作，系统地介绍了科幻的性质、发展、演变及其名家名作，是科幻爱好者的必读书。《科幻小说新百科全书》则是一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工具书，它体现了科幻界内部的观点和认识，尤其收集了大量的科幻电影资料；反映了最新的时代内容。

冈恩热心推动科幻小说的发展，参与许多科幻活动。他曾任美国科幻作家协会主席（1971—1972）、美国科幻小说研究会主席（1980—1982）。1979年以来，他一直担任“约翰·坎贝尔纪念奖”评奖委员会主席。该奖由专家组成评委，授给年度最佳科幻长篇小说。他经常应邀出席美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的科幻小说年会，并应美国新闻署邀请，赴许多国家和地区演讲，足迹遍及瑞典、丹麦、冰岛、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前苏联、日本、新加坡、中国等。每到一处，他总是满怀热情地介绍科幻小说。

《长生不老的人》是由《新的血液》、《献血者》、《急

救医生》和《长生不老》四个中篇组成。每篇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上没有紧密的联系，但是使人长生不老的血液和几位重复出现的人物，又把四篇故事联系在一起，构成了长篇。这显然是“冈恩法则”的又一次运用：一个故事，卖它两次。事实上，他的这个故事，卖了至少三次：杂志、出版社和电视台。《长生不老的人》是冈恩最满意的作品之一。

《长生不老的人》 故事梗概

年轻人伸出了肌肉饱满的左手臂，搁在巢上，血库的小姐熟练地用橡皮带绑在他的二头肌上，于是他的蓝色静脉血管鼓胀了起来。小姐用酒精擦洗了他的肘弯处，还抹上了碘酒。年轻人好奇地注视着她的动作，直到自己的血液通过针头，随着橡皮管子注入了标有 31197 的瓶子。他是 O 型血，是血库最受欢迎的血型。小姐问他愿不愿意长期为血库提供血液，年轻人摇了摇头。他献出了 5 分升血，拿了 25 美元报酬，就离开了血库。

在救护中心，一位名叫威佛的老人生命垂危。他并无致命的疾病，而是经受不住现代生活长期的紧张和重压，为了延长他的生命，必须进行输血。皮尔斯医生是老年病学家，虽年纪不大，却是中西部首屈一指的专家。他向血库申请了一个单位的血浆，而血库提供的正是那位年轻人的血，于是奇迹发生了。年轻人的血仿佛激发了垂死老人潜在的活力。两周后，威佛“返老还童”，看上去像个 30 岁的男子。他惊讶不已，要求医生告诉他献血人的名字和地址，只要能找到他，威佛深信自己就会长生不老。威佛和皮尔斯为了各自不同的目的，想要寻找那位年轻人。血库只知道年轻人叫卡特赖特，住在艾博特旅馆。

皮尔斯雇用私人侦探洛克去寻找卡特赖特的下落。一周后，皮尔斯在回家路上遇见脸青鼻肿的洛克。原来洛克挨了威佛手下人的一顿毒打，他告诉皮尔斯，卡特赖特是位年轻人，摄影器材的销售员，目前下落不明。皮尔斯感到失望。当他走进自己的房间，却发现威佛和他的秘书坐在里面。威佛威胁皮尔斯交待卡特赖特的下落，以便采取保护措施，并利用他发财。皮尔斯自己虽然没见到过卡特赖特，却声称已把真相告诉了卡特赖特本人，并劝他改名换姓，隐居起来，多生子女。威佛听了气得发昏。

焕发青春的威佛再次结婚，可是六周后，他却又变得老态龙钟，骨瘦如柴，奄奄一息。显然，伽马球蛋白的作用在血液中只能延续 30 - 40 天。通过输血获得的长生不老，显然是被动的，没有卡特赖特每月提供血浆，谁也不能长生不老。搜寻卡特赖特的工作于是紧张地进行着。

50 年过去了，威佛已经死去，但卡特赖特还是无影无踪。

一天，有个年轻人西伯特急匆匆赶到国家科研中心找洛克主任，告诉他已经找到了卡特赖特的女儿巴巴拉。洛克答应重金酬谢，并要他装扮成她的男友爱迪，尽量接近她。西伯特找到了盲女巴巴拉，并获得了她的信任，所以决定利用她为自己谋利。为了防备洛克手下人的暗算，他给《堪萨斯城市之星》杂志的执行编辑写了封信，要求编辑在他失踪 30 天后公开他的密信，把关于卡特赖特的秘密公诸于众。正当他准备把信投入邮箱时，洛克的手下人出现了，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恶斗。

巴巴拉来看望西伯特，发现他身负重伤。虽然他劝她赶快远走高飞，逃离魔掌，但是巴巴拉坚持把他送进了医院。当医生说西伯特已经无药可救时，巴巴拉请医生把她的血输给西伯特。巴巴拉的血使西伯特恢复了元气。为了安全起见，巴巴拉用药麻醉了医生，又和西伯特一起偷了一辆汽车逃走，摆脱了洛克手下人的追踪。西伯特知道，只要巴巴拉远离魔掌，洛克就不会杀他。所以他劝巴巴拉先飞往华盛顿，他自己随后就到。可是当他在机场被洛克手下人抓住后，经不起利诱，供出了巴巴拉的下落。当巴巴拉知道西伯特出卖了自己，终于醒悟到，不该轻信他人。西伯特在过去的女友丽兹的帮助下，逃出险境。可当他们赶到关押巴巴拉的牢房时，却发现巴巴拉已经无影无踪。洛克以为是西伯特放的人，重又把他捉拿到手。

急救医生弗劳尔斯驾驶着单人救护车在夜色里寻找门牌号码，一位盲女给他带路，找到了病中的鞋匠。她出于同情，照顾着病人。弗劳尔斯对于鞋匠的病无能为力，不得不送他进了医院。弗劳尔斯很赞赏盲女的善良之心，所以跟着她去看望她病中的父亲。盲女名叫丽亚，她父亲就是皮尔斯，增寿药的发明人。他生丽亚时，已经 100 高龄。人们总以为他是个中年人，只是近几个月来才见他苍老起来。弗劳尔斯只有 7 年医龄，对老人无能为力，只得告辞。

当他走进救护车时，发现有个人就躺在他的车前。他赶忙把那人拖到路边，然后打开车门。他听见丽亚一声尖叫时，自己头上就挨了一棍。等他醒来时，发现自己已被绑架来为有权有势的布恩治病。弗劳尔斯认为布恩只是疑心自己患病，因此拒绝进行治疗。布恩于是抓来丽亚和皮尔斯作要挟。为了使他们免遭毒手，弗劳尔斯答应对布恩进行治疗。在治疗过程中，他用超声波击昏了布恩，用毒针麻醉了警卫。他带着丽亚和皮尔斯逃出魔穴，找到了自己的救护车，驶向急救中心。为了不引起他人的怀疑，他让丽亚装扮成等做眼科手术的病人，自己直奔主任室汇报工作。主任因他对布恩的治疗不当而勒令他辞职，弗劳尔斯怒火中烧。在皮尔斯的请求下，他将皮尔斯的眼睛移植给丽亚。手术后，他们才发现医院已经被人包围，他们又一次被布恩手下的人抓住。布恩意识到唯有皮尔斯能够治好他的疑心病。

哈里是位年轻医生，对长生不老颇感兴趣，总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获得科研资金和实验设备，进行血蛋白的合成实验。一

天，主任派他前去给威佛州长送封密信。他感到奇怪，为什么不能打个电话，发个传真。主任告诉他，所有通向州长住处的线路三周前就全被叛逆者切断。主任同时告诉他，此行还必须带三个人同往。他们是州长的女儿玛娜、小男孩克利斯托弗和老盲人皮尔斯。哈里离开前，主任在他的手腕上套上了一个特殊的手镯，它与玛娜手腕上的手镯都由无线电控制。他们两个一旦离远，手腕就会被勒紧，疼痛难忍，而打开手镯的钥匙就在威佛一人手里。

哈里感到此行蹊跷，恐怕凶多吉少，却又无路可走，只能硬着头皮前往。一路上，他得知玛娜 17 岁，是卡特赖特的后裔。老威佛因为没找到卡特赖特已死去，可是现在的威佛已经活了 153 岁，靠的是每月从卡特赖特的后裔身上吸取血液而长生不老。为了保证血源，他与玛娜祖母生下了玛娜母亲，又与玛娜母亲生下了玛娜。由于威佛性功能不强，不可能多子多孙。现在他要与玛娜成婚，让她为自己生儿育女。玛娜痛恨威佛，无奈没有力量对抗。一行人抵达威佛住宅，经过一道道重兵把守的关卡，终于在屏幕上见到了威佛。威佛在自己这间装有电子设备的屋子里已经躺了 75 年，足不出户，却控制着全州人的命运。按照他的旨意，玛娜必须马上与他结婚。经过严格安全检查之后，身披婚纱的玛娜走进了威佛的房间，跟在她身旁的是哈里等二人。皮尔斯与威佛交谈，分散他的注意力，而玛娜则从腰上解下细长的尼龙绳。尼龙绳一头是个活套圈，哈里把尼龙绳一头握在一只手上，另一只手将活套圈敏捷地抛到了威佛的脖子上，并且立即用力收紧。威佛拼命挣扎想把手伸向床边的电子控制台，可惜他再也够不着了。他断气之后，玛娜他们立刻分头去寻找被威佛软禁在大楼里的祖母和母亲。

宠 物

亚静

虽然是夏日的午后，但屋内却没有丝毫的炎热感。二十一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人们已经不再为冬日的寒冷和夏日的酷热所困扰了。

我躺在安乐椅上——由于是纯木制成的，不含丝毫化学成分，因而十分昂贵——身边是我的宠物。

“亚格乖乖，我们来念一段故事好吗？”我拍了拍它的头。“汪，汪。”它很合作地叫了两声。我翻开了那本十分畅销的《失落的世界》，轻声地诵读着：“那儿有蓝天、白云，辽阔的草原和茂密的森林。天空中有自由飞翔的雄鹰，它有两米多长的双翅，犀利的双目以及钩状的嘴；还有轻盈的燕子，优美洁白的天鹅，有无与伦比的歌唱家夜莺……噢，亚格亲爱的，给我拿杯冰水好吗？我口渴了。”亚格摇了摇尾巴奔到自动取饮器上，抬起前爪按不下按钮，然后转过头口中叼着装卫生杯的宠物袋，我微笑着看着它灵巧敏捷地做着这一切。

喝了口冰水，我继续诵读：“奔跑在草原上的羚羊、斑马是一群温顺的食草动物，但四周常出现窥视着它们准备伺机进攻的狮子。而在热带雨林地区则有着据说是人类祖先的猩猩……噢，天哪，那会是个什么样子，我们的祖先？”我轻轻地叫了一声，俯身拍了拍亚格的头，啜了一口冰水继续念道，“在澳大利亚，还有一种奇特的动物叫袋鼠，它们的腹部有个口袋，用以哺育幼鼠，另外别具特色的则是树袋熊，又名考拉，整日懒懒地攀在树上，雌性树袋熊将孩子背在身上，样子滑稽可爱……小亚格，你一定没有见过这种叫树袋熊的动物，呵呵，我真想见一见呀。”我忍不住又拍了拍它的头，它也知趣地叫了一声表示回应。

“被认为世界上鼻子最长的是大象，而脖子最长的是长颈鹿，身体庞大的鲸鱼生活在海洋里却是用肺呼吸的哺乳动物。海洋是生命的摇篮，有着各种各样的鱼类、虾类……呵呵，生活在水中的小东西是怎样的感受呢？一定比在水下列车和潜水公寓要有趣得多吧，啊，亚格？”“汪，汪。”它又报以赞同的表示。

“生物们自己进行优胜劣汰的发展，在自然的支配下进行着数量和种类上的变化，维持着生态天平的平衡。直到人类的出现并无情地摧毁了它，他们无休止地繁衍，贪婪地占去了地球上本不多的陆地，继而进军天空、海洋，迫使其原来的支配者绝迹、消亡。天空中布满了浮动的物体但不再是精灵般的鸟儿，而是人类的空中楼阁；海洋中充斥了往来穿梭的物体但不是水中美神鱼儿，而是人类的水下交通网，盘踞在岩石上的潜水公寓俨然与这自然之美格格不入。人类，人类，人类，这两个字代替了世界上所有其它种类的动物。终于我们只能见到这

一类孤独的‘高等’动物群体独自活在这个星球上……”我的声音有些发颤，喉咙也有些干涩，又呷了一口冰水。“人类成了这一世界的代名词，而他们除了拥有自己外别无所有……”

“滴滴……？”刺耳的影形器的响声使我不得不停止了阅读。我取下套于眼前的影形器，亚格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矮个子年轻人。“对不起，您的预定时间已到，根据规定您该将‘宠物变形影形器’还给本公司了，这是‘幻想宠物公司’的收据，您的预约时间是每日八小时。好，明天八点我会准时来的，谢谢光顾。”这礼貌而生硬的职业性话语，宣告了今天我和亚格共处欢乐时光的终结，我合上书，从安乐椅中站起身来，面无表情地望着和我有着同样无表情脸孔的同类，淡淡地说了句：“谢谢！”

望着那身影从我的空中楼阁中消失，我踱到窗边看着被保鲜罩罩住的灰色大地，幻想着它本来的颜色——碧绿，眼前浮现出书中描绘的那些可爱的生物的轮廓却又如此的不实际，只有小狗亚格的印象最为鲜明，我不禁叹了口气。我想，宠物提供站也不会知道从前这个星球的动物究竟是怎样的生物，若没有一年前挖掘到的有关狗类的塑料图片，恐怕这个行业也根本不会存在，更不会如此生意兴隆吧！

我转身走向安乐椅旁又捧起了那本书，用颤抖的声音念起最后一句：“自然的法则终将会判决那些毁灭它们的生物，从无例外。”

宇航员信箱

问：前苏联有几个航天中心，最著名的是哪一个，情况如何？

别列佐沃依上校答：前苏联领土上共有三个航天中心，它们分别是拜科努尔航天中心、卡普斯丁亚尔航天中心和普列谢茨克航天中心。其中最著名的是拜科努尔航天中心，它至今仍担任着繁忙的航天任务。

拜科努尔航天中心位于莫斯科东南 2100 公里的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丘拉坦沙漠地带，始建于 1955 年，占地广阔，装备齐全。在前苏联境内这里是低纬度地区，非常有利于将各种航天器发射入轨。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和第一艘载人飞船都从这里飞上太空，后来的联盟号系列载人飞船，礼炮号和和平号轨道站以及部分人造卫星和月球号、金星号、火星号系列空间探测器也都从这里发射升空。在拜科努尔航天中心，火箭飞行路线可跨过朝东的一片杳无人烟的宽阔地带，空间轨道在前苏联境内就有几千公里，一直延伸到太平洋上的赤道上空为止。

列昂诺夫将军当年乘坐的“上升 2 号”飞船也是从拜科努尔航天中心起飞升空的。

问：美国前总统布什在 1989 年提出的空间探索新阶段观点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NASA 专家答：美国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唯一一个真正做到使人登上其它星球的国家，美国政府也十分重视人类的太空探索。1989 年 7 月 20 日，美国前总统布什在华盛顿特区“空气与空间博物馆”发表讲话，他第一次明确表述了人类已开始太空探索新阶段的观点，布什还坚定地把美国置于太空探索和太空移民的行动之中。

布什在讲话中宣布，到 2010 年，人类，至少是美国人将回归月球，而且这一次人们将会“留在那里”。布什也指出，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火星，它既是一个探索目标又是一个移民目的地。布什任命副总统丹·奎尔担任国家太空委员会主席，其职责是为下一轮的太空探索提供必需品，包括资金、人员和材料。布什总统要求国家太空委员会制定他所说的到达这一里程碑的“具体的时间表”，他还发出了明确的命令，要求这个委员会提出具体建议，以“指导朝着月球、火星和其它区域进发的这一持续发展的新行动”。

问：美国宇航局制定的星球旅行方案是什么？

NASA 专家答：美国宇航局共制定了五种星际旅行方案。
1、建立一个人造月球基地，以后不必移入火星。
2、直接向火星发射一个类似“阿波罗号”的一次性航天器，上面载有科学探险人员。
3、直接在火星上建起一个人造前哨基地，在此过程中无须以月球为中转地。
4、建立一个人造月球前哨基地，它将逐渐发展成一个大型基地，为我们提供有助于以后火星考

察的经验和科学知识。5、建立一个月球基地，它将被用作火星探险和移民的起点。

问：我是一名中学女生，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名宇航员，不幸的是我是远视眼，个子又不高，我的梦想是不是就此破灭了昵？

香侬·露西德博士答：宇航员对体格的要求固然很严格，但也不是绝对的，近视眼和远视眼只要在规定的—定允许范围之内，是可以接受的。其实许多宇航员都是远视眼，比如我自己，还有罗斯上校。再有，年龄的缘故也可能造成视力的改变，只要不影响正常工作就行。不过，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很好地注意用眼卫生，以免造成视力的进一步改变。

身高对于是否能成为宇航员也不起决定作用。1976年美国宇航局在全国首次招募航天飞机宇航员，当时有6名妇女获选，我是其中之一。我们6人的身高介于1.52~1.93米之间，通过了宇航局的二级体检标准。可见，宇航员的身高要求并不苛刻，所以你个子不高也无需忧虑。最重要的还是人的综合素质。

月球中的小兔

挡住月面的黑色阴影其实是巨大的火山岩“海”。它们形成于三十亿年以前的远古时代。那时，小行星与月球相撞，在月面上撞击出许多个窟窿，滚烫的岩浆翻涌而出，冷凝之后便成了火山岩。

世界上几乎每一种文化中都有对它的描述。在一些文化中，人们把它想像为月亮上的仙人，比如中国古代传说和东南亚的传说，但美洲阿兹特克文化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当宇宙的第四个时期走向毁灭时，众神聚集在特奥蒂华肯共商缔造一个新的纪元。这时，太阳和月亮诞生了。一位神灵纵身跳入火葬柴堆，火苗呼呼窜起，他随即化作太阳。另一位神灵紧跟其后，化作了月亮。日月同辉，交相辉映。

正当众神纷纷走向火海涅槃之时，其中一位神灵扔出了一只小兔，那小兔恰好砸在月亮上，后来也就一直嵌在那儿不动了。至今，我们仍可以看见月亮圆圆的好看的脸上有一只小兔的侧影。

海洋之心

黄丽娟

“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正通过全球卫星通讯网，现场直播由南非泰坦尼克号船运公司斥资数亿美元仿制的泰坦尼克号游轮沿当年航线作首航的盛况。众所周知，1912年4月14日深夜，被誉为‘梦之幻’的泰坦尼克号巨型游轮在从南安普敦驶往纽约途中因撞冰山而沉没。船上2223名乘客除705人幸存外，其余均罹难。而由20世纪福克斯公司发行的超级经典爱情巨片《泰坦尼克号》自1997年12月浮出海面以来，一路赚尽美金和泪水，上映不久，在本国就达12亿美元的票房收入，创造了‘真情永不沉没’的神话。该片并一举夺得11项奥斯卡金像奖的桂冠，成为全球轰动一时的爆炸性新闻。请跟着我屏息敛气静数120下之后，我们的巨轮将抵达当年泰坦尼克号遇难的海域，拥抱新世纪的曙光。届时，将有一位年逾百岁的特邀嘉宾与我们共同分享告别沧桑、展望未来的欣喜——她就是电影《泰坦尼克号》中主人公的原型露丝·金，有请这位世纪悲歌的真正主角……”

“美国之音”的杀手锏——记者托尼热情洋溢地拥抱静坐在轮椅上的露丝·金：“欢迎您的到来，露丝·金，您能向全球的观众透露此时此刻的感觉吗？”老露丝的脸上闪过一丝蒙娜丽莎式的神秘微笑。她缓缓地站立起来，慢慢地向船头踱去，然后默默地伫立在船尖，静静地张开两臂，一如既往地承受着近一个世纪的悲凉。她胸前那块有“海洋之心”之称的蓝宝石突然射出夺目的万道金光，沐浴在圣光下的老露丝随着轻轻地飘起来，落向海面，继而缓缓下沉，直至最后一缕银丝消失在浩瀚无边的大海里。一切信号突然中断，全球的观众从高清晰度的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唯有令人遗憾的雪花点……

“泰坦尼克号的最后一位幸存者在世纪之钟敲响时神秘失踪！”“世纪的呼唤，真情的回归！”时刻关注世界风云变幻的大小新闻媒体自然不会轻易放过这条21世纪的头号新闻。他们大肆渲染着整个事件的前后始末，就像若干年前，他们曾大张旗鼓地报道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在巴黎街头罹难于车祸。当这条惊世奇闻再次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泰坦尼克号的热潮时，我们还未来得及说说向世人袒露心声的主人公又在何方呢。

冰凉的海水浸没老露丝早已失去弹性的肌肤的那一瞬间，她蓦地忆起了杰克至死不渝的誓言：“如果你跳，我也跳下去。”她的心一阵悸动。如果历史能够逆流，她和杰克的生死恋还会注定是场悲剧吗？然的，她清醒地意识到，“海洋之心”正牵引着她飘向一个未知的世界……

不知在海中游弋了多久，前方才清晰可见一艘豪华游轮正在与即将沉没的厄运作殊死抗争。如雷贯耳般一声巨响，游轮

在无数惊恐的眼睛中折成两段，船前部与海面趋近垂直时开始迅速下沉。似曾相识的一幕，莫非 88 年前那可怕的梦魇再度重现？她看到了，在船尖的护栏上的那青年，一举手，一投足，都是那么的熟悉！没错，是他！那个多年来萦绕心间挥之不去的身影——杰克——她的挚爱。依偎在他身边的那个冷艳性感的贵族少女是谁？以上帝的名义发誓，是永远属于 17 岁的少女露丝！

老露丝开始不由自主地奔向那具含苞欲放的青春玉体，进入少女躯体的那一刹那，她忍不住暗想：105 岁的意识与 17 岁的躯体，多么不可思议的结合。老露丝的耳畔再次响起了极富磁性的男中音：“别放手，一起作深呼吸。”88 年前，杰克对她不也是这么说的吗？属于 1912 年的惊世悲剧的下一幕呢？平躺在木板上的露丝眼睁睁地看着理应与她共享新生活的爱人在刺骨的海水中活活地冻死。“噢，不！——”入水的那一刻，老露丝分明从自己的口中，不，是从少女露丝的口中听到了那声撕心裂肺的呼喊……

仿佛又过了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老露丝的知觉才开始复苏。睁开蒙眬的双眼，她惊奇地环视着周围的一切。远方参差错落着风格迥异的建筑群，近处是一个被金属外壳笼罩的庞然大物——无疑是如铜墙铁壁般坚不可破的堡垒。

“醒醒，杰克！”她纤细的手指轻抚着杰克坚毅的脸庞。

杰克揉揉惺忪的双眼，怔怔地站立起来，“露丝，我们不会是在天国吧。”

“噢，杰克，”老露丝满怀深情地挽住杰克的臂膀，“上帝保佑，当然不会。或许我们只是位于冥冥世界中某个不为人所知的角落罢了。”

“上帝，快看天空！”他俩不约而同地仰望苍天。零落星光点缀下的夜空豁然开朗，一颗耀眼无比的星得闪射出晶莹剔透的蓝光，令人仿佛身临蓝色的海洋。“海洋之心！”老露丝激动地脱口而出。

“你说什么？”这位二十世纪初叶的流浪画家流露出一副疑惑不解的神情。

“就是卡尔送给我作订情物的那条蓝宝石项链，正是它的神奇力量把我带回你身边的。”话音未落，沉重的嘎吱声从身后传来。他俩诧异地回首，阴森的大门内，一群人簇拥着一个白发苍苍的睿智老者缓缓地向他们走来。“‘海洋之心’回来了！‘海洋之心’回来了！”激动的人群欢呼雀跃着，仿佛在迎接救世主的重新降临。“露丝、杰克，非常感谢你们为我们带回‘海洋之心’。作为我们的贵宾，请不妨走进这座中心堡垒。相信你们会有兴趣听我讲一段真实的故事。”老者礼貌地微微欠身，作出一个欢迎的姿势。

露丝和杰克不得不对堡垒的富丽堂皇的陈设和雍容华贵的氛围赞叹不已。毋庸置疑，这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琳琅满目的博物馆。四壁的橱窗内陈列着奇珍

异宝和旷世文物，有古埃及的木乃伊，敦煌石窟内的飞天壁画，米洛斯的断臂维纳斯雕像，毕加索的大手笔……反正世界上报道过的失窃的稀世之宝都在这儿寻觅到了它们的第二故乡。

被安置在大厅内的座椅上之后，老露丝才第一次仔细地端详坐在对面的热情的主人。他们具有白色人种的蓝眼珠，黑色人种的存嘴唇，以及黄色人种的矮小身材，但他们的头发与皮肤都如同死尸般苍白，显然这是长期缺乏太阳光照的生理性反应。

老者用沉重的音调，缓缓地打开话匣子：我们是曾生活在世界第八洲——大西洲上的地球公民。由于疯狂地掠夺资源，肆无忌惮地破坏生态平衡，我们唯一的下场就是自取灭亡，和被埋葬在沙漠下的古巴比伦一样难逃厄运，我们美丽的家园被淹没在阴森的大西洋底。一百位心系民族存亡的科学家为了让我们的人民在海底世界重建家园，耗尽四十年心血，才从蓝藻中提炼出一种特殊的物质，铸成在外观上与蓝宝石无异的神物，发射至海底上空。它能把从海面上射下来的逐渐减弱的太阳光聚集起来，经过复杂的变化，供给我们赖以生存的光能和热能。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人民才得以繁衍生息，代代相传。如同你们尊称你们的万物之主——太阳为‘阿波罗’一样，我们尊称这轮海底的太阳为‘海洋之心’……”

“那它为什么会流传到我们的世界成为价格昂贵的蓝宝石呢？”老露丝不失时机地打断老者平淡的陈述。

“这是我们犯下的最不可饶恕的罪孽。”老者幽蓝的眼珠里闪着丝深沉的忧郁，“就如同你们世界的人在亲眼目睹了肥沃的田地变成贫瘠的荒原，繁荣的城市沦为荒芜的沙漠，深深感受到了满目疮痍的凄凉后，仍永无休止地向大自然索取，以满足日益膨胀的物欲。我们在经历了艰难创业的过渡时期后，渐渐淡忘了国破家亡、妻离子散的悲哀与痛楚，重新寻回了那曾经失落的纸醉金迷。我们攫取上乘的珍珠制成美妙绝伦的饰物；成批地猎获鲨鱼，把鲨鱼油炼成一流的指甲油；还贪婪地捕杀幼鱼，酿成鲜美可口的鱼酱……丰富的海洋资源也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暴殄天物的恶作剧，使我们再一次面对民族灭亡的残酷现实。百名科学家的优秀后代如异军突起，展示了比他们祖先更具创造力的杰出才能，他们大胆创新把‘海洋之心’改造成一部时空转换机，于是，我们从你们的世界夺走你们的文化瑰宝和文明结晶，以伪饰我们的‘文化沙漠’。好比一个靠不正当手段一夜之间跻身富翁行列的暴发户从不会珍惜轻而易举获得的财富一样，我们也将掠夺来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挥霍掉。我们认为即使有一天，地球上的资源被我们攫取完，也不只是我们孤独地面对死神的降临，届时将有地球上的50亿条生命为我们陪葬。更何况我们还有‘海洋之心’，我们可以向银河系，甚至河外星系拓展我们的生存空间。可是，我们丝毫未察觉由无数科学家心血浇筑的‘海洋之心’绝

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运输工具，它已被赋予了人的感情。直到有一天，我们仍像平日那样耗费天然气泡着温水浴，使用石油烤着鱼肉串时，怒火中烧的‘海洋之心’噙着泪、淌着血从我们的世界里完完全全地消失了……”

“失去了生命的支柱，你们又是如何生存到今天的呢？”杰克不解地问道。

“别忘了我们的祖先也曾在漆黑冰冷的海底度过了漫长的岁月，但这种水深火热的煎熬使我们刻骨铭心地体会到了天堂与地狱的差别。我们在垂死挣扎中企盼着‘海洋之心’的真情回归，却只能在一次次绝望中无言地喘息。光阴似箭，1912年，你们乘坐的泰坦尼克号游轮途经我们海域时，我们欣喜若狂地证实了‘海洋之心’的真实存在。于是，我们制造了那次海难事故，当然，我们只不过是移动的冰山上做了小小的手脚……”

“闭嘴！你们这群丧心病狂的疯子！”杰克怒不可遏地拍案而起，“把我们抓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让你们欣赏你们这幕自导自演的杰作吗？你们知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正在冰海中绝望地等待死亡？去你妈的吧，该死的‘海洋之心’！让我们回去，我们要与泰坦尼克号共存亡。咱们走，露丝！”

“已经太晚了，杰克。”老露丝挣扎着摆脱杰克强壮的手臂。

“到底怎么了，露丝？仅仅为了保全自己性命，你甚至愿意和这群恬不知耻的混蛋呆在一起。我怎么会爱上你这种——”

“噢，不是——杰克！”老露丝的脸痛苦地抽搐着，“我不知该如何才能向你说明清楚，其实连我自己也被搅得一团糟。我不属于大西洋底，也不属于你的世界，我很抱歉，我只能这么说，杰克。我来自21世纪，在2000年的曙光来临的时候，我被‘海洋之心’卷入了这个属于1912年的时空轨道，进入了17岁的露丝的身体，又和你携手并肩来到了这个海底世界。事实上，在我的世界里，我的杰克在88年前就同泰坦尼克号一起沉入海底了……”

“杰克——死了？”杰克失神地跌回椅子上，“那么请告诉我，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我’又是谁？”

“我很抱歉，可怜的孩子，为了我们难以启齿的卑劣行径，”老者歉疚地注视着杰克，“你的确已随同1912年的海难事故销声匿迹了。我们曾深信会再次拥有‘海洋之心’，可是——可是当我们看到你把生存的唯一希望无私地奉献给自己最心爱的女子时，我们的心中涤荡着从未有过的激情。一直以来，为了我们的民族能苟延残喘地支撑下去，我们甚至不惜以牺牲地球上的一切生命为代价。我们未曾料到，在你们那个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世界里，居然会有人甘愿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于是，我们让露丝平安地回到了你们的世界，我们意识到即使强抢回‘海洋之心’，它也不会重放昔日光彩了……”

“后来呢？”老露丝怆然泪下。

“我们为往日的姿意妄为忏悔。我们学着去珍惜每一份资源和每一个生存空间，并且发挥聪明才智和奋斗不息的精神改造包围我们的恶劣生存环境。杰克，正是你的永不沉没的真情，挽救了我们整个颓废的民族，请允许我代表我们的人民向你致以最崇高的谢意。”老人深深地鞠了三次躬。

“正是你们创造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唤回‘海洋之心’的。”老露丝深信不疑地断定着。

“莫非‘海洋之心’也被我们的爱情所感动，才让你我重温旧情？”杰克激动不已地嗫嚅着。

“我们并不敢奢望你们和那些沉冤在海底的孤魂的宽恕，我们只祈求竭尽所能来慰藉你们伤痕累累的心灵。只要你们愿意，我们将使用‘海洋之心’将你们送回你们的世界。”

“还能指望 20 岁的杰克和 105 岁的露丝从此像王子和公主一样过着幸福的生活吗？”老露丝震颤的音调使得偌大的大厅都跟着抖动起来。

“当然，如果你们一致赞成 20 岁的杰克和 17 岁的露丝永远活在我们的世界，不妨看看远处那幢最高的建筑物，从此刻起，它就是你们的新居了。瞧瞧你们的衣服和帽子，这种用鲨鱼皮经过特殊加工而成的新型材料，将帮助你们适应海底世界的生活。走吧，我们民族的英雄，去拥抱美好的新生活……”

“露丝——”

“杰克——”两人泪流满面，深情地拥抱着，久别近一个世纪的激情再次碰撞出爱的火花。然后两人相视一笑，携手并肩向远方走去。“海洋之心”的幽幽蓝光投射在他们相互依偎的身影上和洋溢着幸福笑容的脸庞上，如同在演奏那曲凄恻婉转的《My Heart will Go On》（《我心依旧》）……

时间机器

(意)迪诺·布扎蒂 著
姜倩 译

主持人的话：

迪诺·布扎蒂(1906 - 1972)曾任米兰《晚邮报》记者和编辑，也是一个颇有建树的主流文学作家。偶尔涉足科幻，也有精彩之作。

他平常喜欢读有关巫术、心灵感应和不明飞行物的书。他擅长于把日常的事情写得充满悬念，从而显出特别的文学才能。他认为：“幻想应尽可能接近新闻。”在我们看来，这是强调作品的真实感。他的作品平凡中见惊奇、恐惧和荒诞。这也是主流文学作家涉足科幻时常见的特点。

《时间机器》这篇作品是科幻中常见的长生不老的问题。作家处理这一题材，都会突出其中的负面影响，如波伏特《人总是要死的》。布扎蒂的描述同样发人深省。

第一个大型时间减速器建在马利斯加诺的格罗塞托附近。实际上，它的发明者，著名的阿尔多·克里斯托法里不是格罗塞托人。这个克里斯托法里是比萨大学的一名教授，致力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至少已有二十年了，并且在他的实验室做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实验，特别是有关豆类植物萌芽的实验。然而，他在学术界被认为是个空想家。后来，在他的支持者、金融家阿尔弗雷多·洛佩斯的赞助下，建造“迪亚科斯亚”的机构正式成立。从那以后，阿尔多·克里斯托法里被誉为天才，一个对人类有益的人。

他的发明由一个被称为“C场”的特殊静电场构成，在这个场中，各种自然现象完成它们的生命循环所需的时间比正常情况下要长。在最初的实验当中，时间的延迟不超过千分之五六，这在实际中几乎是察觉不到的。但克里斯托法里一旦发现了规律，他的实验就有了飞速的进展。通过设在马利斯加诺的装置，延缓时间的速度增加到了近一半，这意味着一个平均寿命为十年的有机体置于C场之后可以存活二十年。

这套装置设在山区，只在800米的范围内产生作用。在直径为一公里半的圆圈内，动植物的生长及衰老的速度比地球上其它地方的动植物慢一倍，人类则有望活到两百岁。因此，这套装置以希腊语中表示两百的词“迪亚科斯亚”命名。

这个区域内实际上还无人居住。原来的几个农户在让他们选择是留下来，还是搬至一个大的村落时，他们都宁愿搬走。之后，整个区域被高不可攀的篱笆墙围了起来，只留一个严密把守着的入口。在短短的时间内，许多巨大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在林立的大厦中间，有一家大型疗养院，专门接收那些希望延长生命的绝症患者；还有电影院和剧场。在这一区域正中，有一个高达四十米的圆形天线，类似雷达上所使用的那

种，这就是“C场”中心。发电厂则完全建于地下。

装置建成之后，向全世界宣告这座城市将对外敞开它的大门。要想进入这里并取得居住权，得花一大笔钱。然而，还是有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被吸引而来，所有的住房很快被预订一空。可是没过多久，人们又开始恐惧了，申请人数明显少于预期数目。

人们到底恐惧什么呢？首先，任何在这座城市里长期居住的人离开时都不可能不受损伤。想像一下，一个有机体已适应了新的、发展较慢的环境，突然之间将它从C场中移至一个生命运动速度快一倍的地方，每个器官都必须迅速加快运转。如果说一个人在奔跑时突然减速比较容易做到，而一个缓慢移动的人要想猛地狂冲出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剧烈的失衡会造成有害乃至致命的后果。

因此，任何出生在这个城市的人都严禁离开。一个诞生于那种较慢时间速度下的机体在被移至一个速度快一倍的环境之后，极可能面临灭顶之灾，这种推测是符合逻辑的。为了预防出现这种问题，在C场的周界线上将建起用来加速和减速的特殊隔离间，这样，任何进入或离开这里的人可以使自己逐渐适应新的速度，以避免由于突然的变化而造成损伤。这种隔离间类似于深海潜水员所使用的减压舱，然而它们属于精密设备，还在设计阶段，很多年以后才能投入使用。

简而言之，迪亚科西亚的居民比其他人都要长寿，但是不得不背井离乡。他们被迫放弃故土、朋友以及外出旅行的乐趣，失去了许多恋爱和与他人结交的机会。他们就像被判了终身监禁，尽管能享受到应有的奢华与方便。

可问题不止如此。擅自离去固然十分危险，而装置出现的任何损坏也同样可怕。不错，发电厂有两台发电机，如果一台停止运转，另一台会接着自动发电。但是，如果两台机器同时发生故障了呢？如果出现供电问题呢？如果旋风或闪电击中了天线呢？要是发生了战争或暴乱呢？

迪亚科西亚的落成典礼是在迎接它的第一批居民的庆祝会上进行的。第一批共有一万一千三百六十五名，其中大部分人已年过半百。克里斯托法里本人并不打算在城中定居，因此没有出席，代表他的是一位名叫斯托尔墨的瑞士人，他是整个装置的负责人。仪式十分简单。

在位于公共花园的发射天线脚下，正午时分，斯托尔墨宣布从那一时刻起迪亚科西亚的男男女女衰老的速度将减慢一倍。天线发出一种非常柔和悦耳的嗡嗡声，开始人们察觉不到情况有任何改变，一直到了晚上，有人才感到有些懒洋洋的，好像被什么东西拖着似的。很快人们谈话、走路和吃饭都恢复了以往的镇静，紧张的生活变得松弛下来，做什么事情都得费更大的劲儿。

一个月后，在布法罗《科技月刊》杂志上，诺贝尔奖获得者埃德文·麦迪内发表了一篇文章，为迪亚科西亚敲响了丧

钟。我们在这里只简单综述一下他的观点：麦迪内认为克里斯托法里的装置是把人们引向坟墓。因为时间总是向前奔流不息，如果没有任何阻挡，它的速度会逐渐加快，以至无穷。所以任何对时间流速的阻缓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而增加它的速度则没有丝毫困难。就像在河里若要逆流而上非常困难，但顺流而下就容易了。据此，麦迪内提出了下列规律：如果一个人想要加速自然现象，所需的能量与得到的加速度的立方成正比；相反，如果要想延缓自然现象，所需能量与得到的减速度的平方根成正比。例如，十单位能量能生一千单位的加速度，但同样十单位的能量用于相反目标时，只能产生三个单位的减速度。实际上，在第二种情况下，人类的干预只有与时间的方向一致时才起作用，也就是说，这是时间本身决定的。麦迪内认为 C 场对两个方向都能起作用，维修保养中出现的任何差错，或一个细小机械部位的故障都足以倒转它发射的结果。假使出现这种情况，这台时间机器非但不能将生命延长到它平常的两倍，反而会急促地将生命吞噬掉。在几分钟之内，迪亚科西亚的居民将衰老几十年。他随后附以数学根据。

埃德文·麦迪内阐发了他的这种观点之后，恐慌席卷了这座长寿城。有些人甚至不顾仓促重返“加速环境”会造成的危险而偷偷溜走了。然而克里斯托法里向人们保证这个装置所具有的功效，事实本身也证明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人们的焦虑不安这才平息下来。迪亚科西亚又恢复了它那日复一日千篇一律、平静安稳和单调乏味的生活。人们所能感到的快乐都是微不足道、枯燥无味的，令人心跳加速、如痴如狂的爱情在这儿也失去了原有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外界传入的新闻、声音甚至音乐由于速度太快而听上去不太令人愉快。总之，尽管可以经常昼夜娱乐，生活还是没多大意思。然而，这种单调乏味没什么大不了的，一旦人们想到明天当他们的同辈人一个个离开人世，而迪亚科西亚的居民还那么年轻强壮；当他们同辈人的子女逐渐死去，而他们还是充满活力；甚至当他们同辈人的孙儿和曾孙们也离开人世，而他们仍然健在，就可以一边心平气和地读着报上那些人的讣告，一边展望以后几十年的好日子。这种想法占据了全城居民的头脑，抚慰了那些焦躁不安的灵魂，平息了嫉妒和争吵。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不再像原来那样痛苦了，未来在他们眼前呈现出一片广阔的画面。每当遇到不开心的事，他们就会告诉自己，为什么要自寻烦恼呢？我可以明天再去想它，慢慢来吧。

两年以后，迪亚科西亚城的人口增至五万两千人，第一代迪亚科西亚人已降生，他们到四十岁才将完全成年。十年之后，十二万多人将那一平方公里土地挤得满满的，摩天大楼也升到了令人眩晕的高度，尽管速度要比其它时间稍纵即逝的城市要慢许多。迪亚科西亚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奇迹。一队又一队的旅游者挤满了它的四周，透过大门观察这些与众不同的人们，这些人行动迟缓，好像患了麻痹症似的。

这一现象持续了二十年，然后短短几秒钟之内它就被摧毁了。悲剧是如何发生的？它是人为的，还是偶然的呢？也许是某个技师忍受不了爱情或是疾病的折磨，想缩短他的痛苦，于是制造了这场灾难；或者他被这种空洞利己、只考虑维护自我的生活所激怒以致发狂，所以故意颠倒了机器的功能，将时间的破坏性力量释放了出来。

悲剧发生在五月十七日，一个暖洋洋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田野里，沿着周界线的篱笆站着成百上千名好奇的围观者，他们的目光被那些和他们同类但生命运动却慢一倍的人们吸引住了。从城里传来天线微弱而悦耳的声音，它有着钟声敲响的共鸣效果。笔者那天也在，看到四个孩子在玩球。我问那个最大的孩子：“你几岁了？”“上个月我刚满二十岁。”他很有礼貌地答道，可是说话的速度特别特别的慢。他们跑动的样子也很奇怪，动作非常轻柔、滞缓，好像电影的慢动作镜头，连那个球也弹不起来。

篱笆后面是一个花园的草坪和小径，再过去五十米是环绕建筑物的栅栏。一阵微风拂过树梢，树叶缓慢无力地摇动着，好像铅制的一般。下午三时左右，突然远处传来的天线嗡嗡声变得尖锐起来，而且越来越响，像是警报声，或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刺耳的汽笛声。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发生的事情，就是到今天，隔了那么多年，我还是常常在深夜惊醒，眼前浮现出那幅恐怖的景象。

在我面前，那四个孩子可怕地拉长了。我看着他们长高，变宽，变成了成年人，胡须从男孩子的下巴上长出。他们身上的孩子衣服在闪电般快速生长的压力下裂开了，身体一半裸露在外面。他们如此变着，自己也不禁惊呆了。他们想开口说话，但发出的是一阵我从来未曾听到过的奇怪的噪音。在被释放的时间的漩涡里，所有的音节都挤在一起，像是一张以极快而疯狂的速度放出的唱片。那种咯咯声很快变成了喘息声，随之是绝望的叫声。

四个孩子到处张望，想要寻求帮助，看到我们便朝围栏奔来。但是生命在他们体内燃烧，七八秒钟后，奔到围栏处的竟是四个老人了，白发银须，虚弱无力，骨瘦如柴。有一个用他瘦骨嶙峋的手抓住篱笆，随即和其他人一起跌倒在地，死了。这些可怜孩子的衰老身躯立刻散发出一股恶臭。尸体马上腐烂了，血肉消释，白骨现出，我眼睁睁地看着这些骨头也化成了一堆白灰。

直到这时，机器致命的尖啸声才平息下来，最后一切陷于沉寂。麦迪内的预言成为了现实。由于某种不可知的原因，这台时间机器反转了它的运转，仅仅几秒钟就吞噬掉三四百年的生命。

整座城市被阴森森坟墓般的寂静冻结住了。片刻前还闪耀着荣耀和希望的大厦此刻笼罩在破败的凄惨阴影之下。墙壁上起了皱褶，现出一条条不祥的线条和裂痕。墙角残存的蜘蛛网

渗出黑色的粘液，到处都是灰尘。尘埃，寂静，沉默。那二十万希望长命百岁的富有和幸运的人只剩下这里一堆，那里一堆，仿佛千年古墓上积聚下来的白色尘埃。

迷失太空：从电视到电影

胡承斯 编译

《迷失太空》是六十年代第一部搬上荧屏的太空幻想电视剧，即是后来在电影界誉为“灾难大师”制片人的欧文·阿勒恩继《海底之旅》后的第二部杰作。如今，另一部耗资1亿美元的同名科幻大片已与观众见面，影片中鲁宾逊家机器人那句“危险！威尔·鲁宾逊！”重新唤起了人们的热情，并成为当下的时行语。

电视剧《迷失太空》是1965年9月15日至1968年9月11日期间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放的。受该片的启发，新界电影公司以它为蓝本制作了电影《迷失太空》。影片忠实原电视剧的精神，保留了其中的人物，并以更大的力度渲染了跨星系幻想的宏大场面。它是新界电影公司拍摄影片中投入资金最多的一部。

影片讲述了一个太空历险故事。鲁宾逊一家当选为第一个试验超空间门和翘曲飞行的家庭，他们的任务是飞往太阳系的最远边际，探索该区域内星球殖民化的可能性。心怀叵测的扎迦利·史密斯博士受人指使偷偷混入将要启航的飞船，企图破坏此次太空飞行。史密斯摆弄控制器，改变了飞船电脑和机器人的程序设计，要使飞船最终坠落在宇宙中险象环生的一角。鲁宾逊一家遭遇到一场不测之战，他们在失事星球上意外地发现一艘来自异星的弃船，废弃原因估计也是由于不幸失事。弃船上生活着一大群极富攻击性的外星生命——蜘蛛虫人，虫人向鲁宾逊发动攻势，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在这个陌生的星球上鲁宾逊一家还遭遇了神秘莫测的时间隧道带给他们的奇谲经历，亲身感受到了现在和将来的自己。

《迷失太空》是一部动作大片，也是一部特效大片。它讲述了一个家族的跨时空历险，反映出人类寻求和探索新的家园的艰辛历程。

二十二世纪的地球濒临全面崩溃的边缘。生存环境恶化，大气层遭到无可挽救的破坏，气候终年潮湿，人们住进了有穹顶的城市，同时人口爆炸，粮食日趋匮乏。人类把生存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地外星系之中。鲁宾逊博士一家带着无限荣光成为探索新世界的首批公民。他们搭乘豪华宇宙飞船“木星2号”穿越茫茫太空、重重险阻去到遥远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计划在那里建立新的人类殖民地。

约翰·鲁宾逊和莫琳·鲁宾逊的婚姻原本根基欠牢，约翰的工作要求他频繁离家外出，加之为期一年的强化训练，更使本已紧张的关系岌岌可危。他们的大女儿朱迪是位美丽的青年科学家，研究工作使她无暇顾及内心的情感需求。二女儿彭妮虽然才只十几岁，却是个难对付的犟脾气女孩，对她父亲始终如一的宇宙热情迷惑不解，甚至心存反感。10岁的小威尔是鲁

宾逊家唯一的男孩儿，腼腆、不善社交却聪颖过人，常常沉醉于电脑屏幕带给他的快乐之中，是个电脑空间中的冲浪高手。

鲁宾逊一家此次超空间旅行需要十年时间，他们将在相对静止的“木星2号”上度过漫长的岁月。随行旅伴——环境机器人是个身高8英尺的庞然大物，它是为完成这次神圣使命，探索新世界环境状况而特别设计的。“木星2号”的飞行驾驶员梅杰尔·韦斯特大尉是二十二世纪飞行能手，但他对于鲁宾逊一家此行的前景并不乐观，希望自己超然置身于事外。

恶棍扎迦利·史密斯趁人不备闪进了“木星2号”底舱，他胡乱摆弄操纵装置，捣毁了飞船导航系统，但也罪有应得，正当他以为阴谋得逞，暗自高兴并企图逃之夭夭时却反遭帮凶一击，当即昏倒。这时飞船发射升空，穿过云层，直冲天穹。从昏迷中醒来的史密斯回过神来十分惊恐，为了活命，他迫不得已地唤醒了冷冻睡眠中的鲁宾逊一家。

“木星2号”偏离正常运行轨道，面临严峻的考验。形势万分危急，刻不容缓，为了保全飞船，更为了保全生命，机组人员被迫改变航行计划，作了超空间跳跃，却导致飞船在茫茫太空中迷失航向。

加里·欧德曼和奥斯卡奖得主威廉·赫特在该影片中分别扮演史密斯博士和鲁宾逊教授。著名女影星米米·罗杰斯扮演莫琳。希瑟·格雷厄姆饰大女儿朱迪，马特·勒布朗斯扮演飞船驾驶员梅杰尔·韦斯特。其他演员还有扮演鲁宾逊小女儿彭妮的蕾西·查伯特和扮演小威尔的杰克·约翰逊。

梅杰尔·韦斯特对鲁宾逊一家的外星拯救人类计划嗤之以鼻，他用别人讲过的一句话说：“连小学生都知道再循环技术已能够医治我们的环境问题，玩弄这样的飞行花招究竟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约翰·鲁宾逊的回答却是坚定而严肃的：“我们的再循环技术来得太迟了。所有的矿物燃料最终都将消耗殆尽，臭氧层已降到40%，用不了20年，地球就将再也无法承受人类生存的压力了。”

在母船“木星1号”的驾驶台前，鲁宾逊一家相互告别，他们就要将自己装入茧状睡袋进入冷冻状态，然后发射升空——以后漫长的10年他们都将始终保持这种状态。莫琳·鲁宾逊此时身着黑色宇航服，正为她的女儿整理头发，宇航服闪烁着璀璨的蓝光。

直到飞船起飞的那一刻，彭妮·鲁宾逊，这个倔脾气的小姑娘还在同她母亲嚼舌：“妈咪，别去！我敢说用不了10年时间这种星际旅行就会成为一种时尚。”她似乎是在恳求，却又气呼呼地等待挨一顿揍。母亲埋怨地盯她两眼，看着她极不情愿却又顺从地钻进了自己的茧状睡袋，那种笨手笨脚的样子，又好笑又生气。“干吗不把她的氧气扣掉一点点呢？这样的话，等她醒来后，就不致于太惹人心烦了。”小威尔已躺进了自己的睡袋，却仍说个不停，一副顽皮的模样。

约翰·鲁宾逊蹒跚地挪到彭妮身边悄声耳语，把彭妮逗乐

了。随后他转向小威尔，笨拙地将他紧紧拥在怀里。

“作为父亲，你的努力可以打满分，但父爱的表达只能打到及格。”莫琳的柔情里夹着一丝嘲讽的怪异。

由梅杰尔·韦斯特操纵的“木星2号”宇宙飞船满载着鲁宾逊一家的执著、希望和对彼此的盈盈祝福飞越茫茫太空，驶入宇宙深处。一路上他们经历了千难万险，但探索新世界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们征服了贪婪成性的外星蜘蛛虫人，还遇上了长着碟子般眼睛的蜥蜴猴——外星生物并非都是充满敌意，蜥蜴猴就是它们当中温厚善良的一个种群。使他们格外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登上了一颗神秘星体，时间之波毫不留情地吞噬着每一个人，使他们心灵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自我意识冲击。

“木星2号”导航系统失灵以后，意外地发现了太空中的一艘弃船。“木星2号”与弃船并排对接，鲁宾逊一家随即进入弃船舱内。然而，当他们一踏上这艘陌生的飞行器便意识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落入虎口，一群有如穴居动物般的蜘蛛状虫人向他们发起了攻势。奋力拼搏之后还牺牲了机器人作为代价，鲁宾逊一家方才脱险。但蜘蛛虫人誓不罢休，一些虫人牢牢地使自己附着在“木星2号”的舱顶上，负隅顽抗。机组人员一面机智地躲开虫人正面进攻，一面以电击的方式将虫人赶出飞船，但是这些可怕的怪物造成的巨大破坏最终导致“木星2号”飞船坠落在一个陌生而荒凉的星球上。

逃出劫难的鲁宾逊一家在庆幸之余却发现“木星2号”的能量再也无法使它从这个荒凉的星球上重新起飞了。正当鲁宾逊全家一筹莫展之时，他们用遥感勘测的办法在他们失事的飞船附近发现了一个可使时间发生畸变的能量泡。更令人惊喜的是，能量泡中心部分的能量就可以用作“木星2号”的助推能量。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个能量泡的奇特功能，鲁宾逊一家设法进入到泡内。在那里，存在着一条与不远的将来的时间分界线。将来，只有威尔·鲁宾逊、史密斯博士和一个修复的机器人得以在这个陌生星球上幸存下来。经过多年的苦心研究和实验，已经长大成人的威尔·鲁宾逊发明出一种时间隧道，经过它威尔将返回到地球。

史密斯博士似乎是因为同虫人作战时被咬伤而感染了。未来的史密斯发生基因突变，成了一个半人半蜘蛛虫的怪物。他独自冲入时间隧道，企图杀死威尔·鲁宾逊，携带他腹中正在孕育的蜘蛛虫人大军征服整个地球。

鲁宾逊一家回想起同虫人作战时的情景。知道这种蜘蛛状外星人会杀死同类中的受伤者。他们设法使突变后的史密斯受伤，他体内的虫人便蜂拥而出，风卷残云般吞食了这个怪物。

未来的威尔·鲁宾逊利用他的时间机器能源为鲁宾逊一家搭乘的“木星2号”提供了起飞的动力，却也因此失去了最后一次离开那个星球的机会。他知道，一旦这个家族的成员能够返回太空，时间自然就会恢复到常态，他自己也就不复存在

了，而那个年仅 10 岁的他和他的家人将会获得更好的生的希望。牺牲是值得的。

“木星 2 号”几经周折终于颠簸着重新启航，它将载着鲁宾逊一家向阿尔法半人马座星进发。由于没有坐标值，在找到目的地之前还会花上很多时间，但坚韧不拔就是他们的信心。

影片令观众更想知道的是，鲁宾逊一家的飞行是否从此便一路顺利。这是电影留下的一个悬念。按美国电影的作法，也许正是为下集拍摄做好切入口了。

科幻频道节目副总裁

巴尔·舒曼 专访

自 1992 年出任科幻频道节目副总裁以来，巴尔·舒曼对于将这个频道创办为全世界最有创见性和最富刺激性的频道之一功不可没。加盟科幻频道以前，舒曼是科幻节目的制作人，他制作的节目包括未来探索的两个特别节目《明天的世界》和《未来震惊》。这两个特别节目通过辛迪加在全国播放。《明天的世界》由威廉·夏特纳尔主演，他因出演《星际旅行》而闻名遐迩；《未来震惊》则有著名演员迈克·法雷尔加盟。

巴尔·舒曼的办公室位于纽约第六大街的高层建筑内，与其说它是一位繁忙的经理的办公室，倒不如说它是一个科幻收藏室，室内装饰着琳琅满目的各种科幻纪念物品。办公桌的对面是一幅巨大的由宇航员奥尔德林亲笔签名的招贴画，画中是奥尔德林登上月球时的英姿。另一件令他骄傲的收藏物是电影《吸血鬼》的招贴画，留有弗兰西斯·科坡拉的真迹。“我得到这个宝贝恰好是我刚到科幻频道工作的时候，”舒曼解释说，“要得到它并非因为我的工作缘故。我是一个真正的科幻迷！”

“能在这儿做节目在我看来比在任何其它频道都要好，”舒曼笑得很开心，“甚至比餐饮的、旅行的或者喜剧的频道都要好。在这里，你的想像力可以任意驰骋，当然，你就可以做你想得出的任何事情。故事可以以任何方式存在。从时间的跨度来讲，可以是将来，也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甚至是恐龙期。故事涉及的内容可以从 UFO 到外星人入侵，奇想，再加恐怖。科幻的类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不胜枚举。

“我们购买的节目多半是来自好莱坞的五家或六家电影制片厂。但我的工作中富于乐趣的那个部分则是开拓和播映新的有创见的节目，像系列片《滑行者》、《鬼》和《太空追击》等。制作新节目不仅是我热爱的，也是我们非做不可的工作。我们节目的来源固然十分广，但也并不是无穷无尽。”

“在新节目里，我们力求为观众展示从前不曾做过的事情。目前，我们正在拍摄《太空追击》，讲述的是一个成年人的未来太空历险。吉姆·亨森制作公司合成其中的怪物。我对我们的‘选集’系列节目也很感兴趣，都是些写得很漂亮的短故事，其中很多都出自名家之手，然后再搬上荧屏。”

舒曼曾于 1985 年春携家人访问过中国。对于科幻在中国的复苏，他抑制不住满腔热情：“能看到长期以来，在美国和欧洲以艺术和文化方式存在的科幻在中国的复苏，我内心感到十分激动。如果你问及许多艺术家、宇航员、物理学家和作家，是什么赋予他们以灵感和启发时，相当一部分人都会回答说是科学幻想。早在‘阿波罗计划’之前，科幻就已带着人类登上了月球。事实上，首批虚构电影片中的《月球之旅》就是科幻

片。”

“中国并不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就能赶上西方科幻的水平，”舒曼相信，“文化将会加速发展。年轻人和中年人将面临新的观念、新的思想——需要吸收的东西应接不暇，的确鼓舞人心！中国人口众多，我访问中国时，就曾为此感到惊愕，小小一个城市居然会有三百万人口。众多的中国人就有众多的向往和憧憬：他们也要看一看《星际旅行》，看一看《星球大战》！”

问及舒曼什么样的节目对中国科幻迷有吸引力，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像其他所有人一样，我相信中国观众需要的是写得很好、又讲得很好的故事。《星球大战》、《星际旅行》和《超人》不只在美国很受青睐，在全球反响都是很好的，这也是《泰坦尼克号》在全世界各地走红的原因——这部片子在中国也很受欢迎。科幻娱乐中流行的特效同样也具有普遍性的吸引力。当然，人们的审美感绝对不会太不一样。中国很快要有自己的首批宇航员翱翔太空，我想我们可以多开发一些与太空探索有关的节目。当然，反映近期科技发展情况的节目也非常看好。”

胡承斯 译

新世界杯

牛伟 陕西省西安市第十中学高二(3)班 710014

“熬到头了！”人们从深深的地洞里爬出，目送那些被迫撤走的外星强盗的飞船。这些可恶的外星强盗！在与地球整整三百年的战争中几乎将地球所有的地面设施都摧毁了，人们只能将住所垂直分布在深深的地洞中，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今天，强盗终于被赶走了，地洞中生活的人们，总算重见天日了！全世界都在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战后的人们沉浸在欢乐之中。

欢乐过后，还有重建家园的任务，战争中竭力保存下来的高科技，使这一切变得简单。不出一年，大部分的人们都已过上了优裕的地上生活，一部分人开始怀念起从祖先那儿听到的那种叫做足球的游戏了。

很多人听到过关于足球的传说，政府费了很大气力，搜寻到了一位收藏家的祖传至宝——真皮足球。甚至有人还找到一本有着二三百年的历史《世界足球队服图鉴大全》。护腿板、球袜……这些有关足球的文物相继出土，人们也知道什么是世界杯。但促成足球运动复苏发展，促使人们举办新世界杯的原因，还是因为苏黎世的重大发现。

考古部门从史料得知，原国际足联设在瑞士苏黎世。战争初期，足联也临时迁至苏黎世地洞，但后来地洞被毁，足联不复存在，足球运动也随之消亡。于是考古部门派出数百名考古专家，在苏黎世地洞里堆积的碎片中寻找那已被战火毁掉的国际足联的残存物。

考古工作持续了几十个日日夜夜，终于出土了一本已被烧掉一部分的《竞赛规则》。数百名语言专家与体育学专家经过仔细研读，总算弄懂了足球的基本规则。但令人不满足的是最后一页写有：“出现下列特殊情况，进球有效：一……”以下均被战火烧毁了。政府在遗憾之余，又派出第二支更大的考古队前往苏黎世，期待有更重大的发现。

一日清晨，一位中国考古专家在碎片中搜索到一块金属片，上面用西班牙文写着一些字。由于不是他的母语，他正准备用英语招呼他的西班牙同事，可突然听到同事一声大叫，连忙把手中的破金属片一丢，飞快地跑了过去。大叫的那位同事，手中高高举起一张光盘，手颤抖着，轻轻地把它放入自己的工作箱里。方圆几百米的所有考古专家把他团团围住，欢呼不止，他幸福得晕过去了。这不奇怪，毕竟这是战后考古史上第一次发现的声像资料啊，不管这是不是关于足球的。

考古队早晨的工作以这幸福的尖叫与晕倒收尾。下午，迫不及待的考古队员与体育学专家集中在临时放映大厅里看光盘。不得了！果真是足球比赛录像！看了数十分钟，一位体育专家站起来高呼：“这就是基本规则外所讲的‘特殊情况’，我们的工作可以结束了。”

工作可以结束了，现代的高效率证实了这一点。第二天所有的专家都齐聚放映大厅，依据光盘资料研究补充规则。

场景 1：1986 年世界杯，阿根廷对英格兰队。禁区内，马拉多纳跳起接球用手将球打入门内，进球有效。

新规则：身高 1.70 米以下的球员禁区内争顶可用手击球。

场景 2：1995 年美洲杯，巴西队迎战阿根廷，巴西 1：2 落后，这时一个传球又传大了，高速插上的图利奥用手停住球后射门球进。

新规则：落后一方在前场禁区附近可用手停球，但 5 秒内必须射门。

场景 3：1997 年美洲杯，巴西队埃德蒙多看到裁判并未注意到自己，便伸手击倒了身旁的玻利维亚球员，却并未受到惩罚。

新规则：一方队员在裁判未看见的情况下击倒另一方队员，裁判不能对此队员提出警告，更不能逐其出场。

场景 4：……

场景 5：……

每段录像都促成新规则的制定，录像结束以后，一部崭新的、精确的足球赛补充规则诞生了，新一届世界杯足球赛终于可以举行了。

新世界杯办得如此热闹，决赛由南美两强相争，巴西决战阿根廷。上半场阿根廷 10 号加拉多底线传中，矮个队员 19 号奥尔特加禁区内跳起争顶，他突然伸出手来，将球重重地扣进门里，阿根廷领先。下半场，巴西发动长传进攻，前锋 9 号突然插上，但球却从他头上飞过，显然这球传大了。这位前锋不慌不忙，伸出手来将球停下来，接着一脚劲射，球应声入网。真是那段录像资料的完美再现，裁判也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双方战成 1 1 平。但当裁判回头时，两名阿根廷球员倒在地上，他们的队友指着巴西几名队员请裁判出示红牌。裁判朗声宣布：“补充规则第 3 条规定，我没有权利这样做——因为我没有看见。”最后，在裁判身后那场 9 对 9 的战争未结束之前，巴西两名前锋又各入一球奠定胜局。

世界杯后，足球运动在世界上遍地开花，如火如荼。球迷有了自己心爱的剑条勇士、斑马球队等，并为他们精妙的手停球而欢呼，为他们精准的门前扣杀欢呼，为他们在裁判身后漂亮的拳击而欢呼。在整个地球上，足球运动热得发烫。

只有在苏黎世，只有那块一头埋在土里的金属片，才用略带嘲讽的眼光冷冷地看着这世界，因为它身上明明白白用西班牙文写着：“国际足联误判、漏判录像资料存放室。”

张晓雨 图

